情·仇·缘

可扯了，口沫四溅的，把东方兄弟描述得“白日见鬼”，“八面显灵”，本是如何的大，化钱如何利害，脾气如古怪一到了伙计口中，就成了天上少有，地下无“三”。

大约连城璧和尉迟玉也被伙什“吵”醒了，连城璧先在房中发话：“傅兄，听他胡吹什么！”

尉迟玉已走出房门，喝道：“伙计，你是大清早的乌鸦投胎的，呱狐叫。”

把伙计吓得一缩头，住了嘴，陪笑道：“小的就来伺候。”

一溜烟走开了。

尉迟玉笑道：“傅兄，这种人，就是天生一张‘呼风唤雨’的臭嘴，什么东方兄弟？一到了他的臭嘴里，就成了神了。”

傅震宇笑道：“大人不计小人过，二位小觑了东方兄弟可知他们就是……”

“知道！”连城璧在房里接口道：“这对宝，是‘江汉一蚨’东方青白的犬子。”

尉迟玉不屑的说：“只是两只仗着老子几个铜钱，胡帝胡天的小狗！”

傅震宇失笑道：“怎么？二位对东方父子嫌隙么？”

“没有！”

“那末，为何……”

“只是瞧不起铜钱。”

“铜钱？可是，世上人，尽是逐钱之夫，都在为了铜钱而忙呢，也难怪俗人对富可敌国的东方父子奉若神明了。”

尉迟玉冷声道：“可惜咱回来早一点，如果咱看到那对小狗乱出风头，不把个兄弟拆了骨头才怪哩。”

傅震宇笑道：“尉迟兄，好大的火气，我正想到‘锦绣别墅’去看看呢，二位是否有此兴趣。”

四十五

尉迟玉一怔，道：“傅兄，你要去东方青白处？”

连城璧也走出房，说：“傅兄，咱们犯不着去沾上铜钱。”

傅震宇沉声道：“我是想要东方青白大破悭囊！”

“呀！”尉迟玉失声道：“傅兄，你不是说要同去找狮子班？……”

连城璧飞快的插腔道：“这倒有趣，谁不知道东方青白是守财奴，一毛不拔……”

“我就要拔他的毛！”傅震宇哈哈道：“我就去一趟，二位可多睡一下。”

连城璧忙笑道：“善财难舍，能有人掏东方青白的腰包，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傅震宇道：“我自有办法，等会见。”

一举手，便要走。

连城璧忙道：“请傅兄慢行一步，咱和老三敬陪，也好凑点兴。”

傅震宇一笑，道：“也好……你们看，这个伙计……”

尉迟玉哈哈大笑，喝道：“呆什么，快点！”

原来，那个伙计，双手捧着面盆，大约听到他们三人说话，直翻白眼，楞在那儿，被剧迟玉一喝，伙什才回过神来，慌忙堆笑，捧上来哈腰道：“小的该死。”

连城璧冷声道：“快点，不要罗嗦。”

伙计忙跑步掉头，比狗还听话……

在龟山之阴，一抹高岗，林木葱郁间，朱檐高耸，书阁穿云，就是富冠江南的第一家“锦绣别墅”，也即是“江汉一蚨”东方青白的临老颐养之处。

龟山在汉阳城的东方北面里许外，为“大别山”之主峰，又名“鲁山”或翼际山。

山上有“禹王庙”“祖师殿”著名古迹是一篇碑文，为晋朝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撰文，为平南将军王世将刻石，记战征杠事迹。

另在山麓之北，有一巨石，俗称“状元石”

山北有“关马洞”，传说是蜀吴大战时，关云长藏赤免马之所。

至于“桃花洞”与“桃花夫人祠”，则有一段凄绝故事……“桃花夫人”为“春秋战国”时息候之妻楚国败息候，俘虏他夫妇，玷污其妻，一日，楚王出猎，息候得见其妻，相愧无颜，一同自杀，血滴如桃花，后人乃设祠祭之，也不知是悼其情，抑是哀其节。

可是，近十年来，天下武林，只知道龟山有“锦绣别墅”，不知其他，就因为“江汉一蚨”东方青白在那儿开山建屋，据说，地面不过四层楼房，地下却有二层，锦绣繁华，巧夺天工，比皇宫内院还要迷人，有“镜殿”，“迷宫”乃东方青白藏娇取乐之所，亦是藏金隐宝之处，外人不能轻人一步。

东方青白迷信风水，听到一位地理家说：“‘凤栖山’宝气一泄，风水全失，必须择地另居，否则，有家破人亡之灾才选定在‘龟山’建别墅。”

东升的旭日，为锦绣别墅抹上一片金黄色。

三个少年书生，连袂上岗，沿着大理石砌成的蹬道，停步在雪白的围墙照壁之下，紧闭的栅门前，挺胸站着两个青衣大汉。

两个手上，各牵着一条猛犬，丈许长的铁练，一收一放间，二犬时进时退，虎虎发威，一副豪门吓人的凶相，难怪三位书生顿住了身形。

为首的少年书生轻咳了一声，朗声道：“烦二位通报贵主人，有客来访。”

两个大汉只瞅了他们一眼，状如未闻，仍在逗着狗，靠左的一位少年喝道：“聋了么？瞎了眼的狗才！”

那两个大汉如被人抽了一鞭，牛眼双翻，一个冲着三人走来，怪笑道：“好个酸丁，再说一遍”

一面一抖铁练，那头猛犬，立时有择人而噬之势。

中间少年淡淡一笑道：“别后悔啊。”

左手少年一挥袖，道：“同狗才废话什么？”

那大汉额暴青筋，猛一抖手，喝道：“叫你们吃点苦头，再说！”

那头猛犬，一失霸勒，就带着放开的铁练，向左面的少年扑来。

同时，另一头猛犬，也拚命挣扎，磨牙怒叫，其声凄厉，实在吓人声势。

左手少年水袖一拂，一探掌，双指如剪，划空一闪。

吠声与哼声同出。

那头猛犬，贴地一滚，只惨吠了一声，不动了。

那个纵犬伤人的壮汉，连退了三步，双手掩耳，哼着，却说不出话来。

他掩耳的双手，转眼尽是血，成了个血手。

另一个壮汉本已嘻开的大嘴，刹那间，成了欲喊无声，中间少年轻噫道：“尉迟兄和奴才计较：……”

左手少年冷然地：“傅兄，对付狗才，只有这样，才痛快淋漓。”

上前一步，一指另一个壮汉，道：“如想留下一对听话的招风，快去告

诉东方青白出迎贵客。”

那个惊呆了的壮汉，回过神来，连退几步，一手抓紧铁练，口中连道：“是，是三位请交下拜贴，以便通报。”

左手少年浑手道：“废话！只说‘天外三侠’驾临就是。”

傅震宇道：“礼不可废，我佩了拜贴……”

探袖，飞出一张大红拜贴。

那壮汉面色大变，忙动劲贯掌想接住。

怪！贴子好象活的，突然像被狂风吹起，刷的一声飞起来了。

那壮汉接个空，吓的一哆嗦，猛听一声冷笑：“滚开！谁叫你两个怠慢贵客的？”

壮汉又是一震，忙躬身道：“师爷，高抬贵手，这三位……没有依例求见，老主人又高卧不起……”

“胡说！饭桶！快把朱三背走，别在此现世了。”

壮汉忙一手牵狗，快步走向那个痛得直喘气的壮汉，拦腰一扶道：“走！”

那个已双耳洞裂，血流如注的壮汉，一声不敢吭，低下头跟着走。

栅门开处，一个白面黑发，一身白色长衫，左手提着一支翠碧笼鸟的中年人，随手把乌笼一放，双手捧着傅震宇的大红拜帖，笑容可掬，连道：“三位，高轩下顾，蓬门生辉，请请。”

始终没有开口的连城璧，笑了一笑，道：“阁下很识相，才露的一手，也不错，足见‘绵绣别墅’人才济济！……”

中年人忙笑呵呵的道：“好说，混碗闲饭吃罢了。”

傅震宇道：“以阁下身手并不等闲，借问一句，如此阁下一样混碗饭吃的人才有几位？”

“过奖了，敝东翁虽已归隐，手下也还有不少老兄弟，如区区在下者，以千数计。”

傅震宇笑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实话实说，对方已躬身肃客，道：“请三位入座再聆教益。”

傅震宇含笑先行，进入栅门，眼界为之一亮。

在门外，不过是树木夹道，登道修洁而已，一入栅门就好象两个世界，树木清华，青竹参差，数株腊梅，老萼残花，仍有诗情画意。

除了直向大门的路是宽敞可容四车并驾的石道外，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的分径，隐没在苍松翠柏，水池假山之间，竟是五颜六色的碎石子砌平的。

大门是一眼可以望到的，可是中间却隔了许多人工修成的布置，许多一簇一簇的长青树，四季红，修剪成各种人物，鸟兽之状，或立或坐，或卧或蜷，是那么自然而悦目，如在黑夜中看去，一定当作是真的。

碧波水池中，是对对鸳鸯与五彩金鱼浮沉，不时飞起并翼双飞的白鸽，咕咕叫。

却四顾不见人影，更显得一片宁静，如在仙境。

由于占地极广，极目四望，也不能看清形势，移步换形，时有变化。

单是这巨大的人工布置，就非百万金银莫办，如非“江汉一蚨”谁能拥有这种享受？有钱人才有大手笔，钱可通神，何求不得，难怪世人重黄金，人为财死了。

那位师爷，款步徐行，殷殷领路，不时停步指点着周遭景色，略加解说，何处是洛阳的牡丹，罗浮的梅花，何处是黄山的松，庐山的石。

傅震宇不禁大笑道：“金谷园中，花卉俱备，山阴道上，木石皆奇，主人不俗，大好清福，不在神仙之下。”

尉迟玉冷然道：“只不过冲淡一点铜臭罢了。”

师爷始终陪着笑脸，岔言道：“这是前面，尚不足挂齿，后面略有园林之胜，乃集天下巧匠穷三年之力，陆续完成，外面谬称，独步园。……”

“什么意思？”尉迟玉问。

“那是说，后面的花园，是独步……江南第一园。”

连城璧笑道：“独步？恐怕是贵主人一个人才可享受的意思呢？”

“那里！少侠真会取笑。”

“如不是，等下咱们可以一开眼界么？”

“敝东翁一高兴，就会敬陪品赏，单是各种盆景，就逾五千之数呢，颇可一观。”

“如此，更非要看看不可了。”

一行边说边走，由华表下走上青石板台阶，大门就在眼前，四个锦衣大汉，已转面对外，注目肃客。

傅震宇昂然举步，神色突变严肃，连看也没看四个大汉一眼，跨步进朱漆大门。

连城璧与尉迟玉更是冷峻得很，使人感觉到有一股肃杀气氛。

那位师爷必恭必敬的把三人引入花厅，吩咐道：“奉茶。”

一面肃客入座，嘤咛娇声如莺转，鱼贯走出三位丫环，盈盈莲步，手捧玉盘，宋瓷盖碗，热气氤氲，扑鼻清香先到，再加上女儿家的脂粉香。

傅震宇沉声道：“真是一呼百喏，咄咄立办，只是，贵主人莫非沾恙不起？”

他的目光如两支利刃，凝注在师爷的面上。

言外之意，已经“不高兴”了。

师爷不但是老江湖，并出名的工于心计，老奸巨滑，一路上藉着交谈，已是一肚子的密圈。

因为，“江汉一蚨”东方青白自五十岁迁到“锦绣别墅”后，真个闭门纳福了，一改过去风兴夜寐，手不离算盘，眼不离帐薄的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仍在拥着娇妻美妾，在“迷宫”中的“如意榻”，“逍遥床”上消受温柔艳福，不成文的惯例，不到午后不见客。

他出身黑道，反正正派侠义道上的人是不会登门拜访的，凡是望门投止者，不是黑道上的巨掣凶憨，来分享一杯羹，就是过路打秋风，或作食客的下五门人物。

东方青白当然自得其乐，大享其福了。

这个师爷当然深知这种情况，所以对傅震宇等三人札数周到，那因为有三点原因：“第一，他适逢其会，亲眼看到尉迟玉举手伤人，功力奇高，是惹不得的“恶客”，硬碰不得。

第二：他听到尉迟自称是天外三侠，虽未听过，以字内奇人异士之多，他不敢猜测，只有先稳住三人再说。

第三：傅震宇的一张拜贴，赫然“傅震宇”三个字还不怎样，拜贴右上角竟有“虎啸山庄后人”六个小字，可把他吓了一跳，显然，当年“四大家”的傅家后人突然现身拜庄，公然自行标榜身份，单是这种气吞山河的磅礴魄力，已证明必有所恃，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了。

因此，他不得不以缓兵姿态先尽到迎宾礼数。

他也明知道东方青白现在正在酣睡中，任何人也不敢去打扰，而眼前形势迫人，傅震宇已经在几句闲话中露了锋芒，等于暗示，便知无法拖延时间，若不火速通知东方青白破例速出，必有不测之变，只要一动了手，是由他出面的，责任后果当然归他。

他当机立断，知道非自己亲自去催促东方青白，并面陈利害不可。

所以，师爷忙陪笑道："实在失礼，在下当亲自去请东翁火速出来陪客。"

傅震宇点头道："越快越好，听说贵东翁有二位少爷？出来见见也好。"

连城璧一挥手，冰冷冷的说："难道要咱们去请么？"

师爷忙告罪，欠身道："失陪一下，马上就来。"

他匆匆走向后院。

连城璧向傅震宇笑道："傅兄，你的打算，是先硬，还是软硬齐上？咱和老二好配合得当。"

傅震宇笑道："等他出面再说，先兵后礼也可，先礼后兵也行。"

"好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咱俩都看傅兄的，老二，你与咱同步进退，少开口。"

四十六

尉迟玉道："可恨之至，不过有几个臭铜钱，竟敢如此慢客？非给他颜色不可。"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尉迟兄，有钱人都如此，也许，是我们来得早了一些！"

"笑话？"尉迟玉道："日上三竿了，偌大的屋子，一片冷清清，好象死绝了一样。"

傅震宇突然一递跟色，朗声说："我们刚才渡江之时，正当日出，微有薄雾，云推日舞，渔帆点点，意态如画，江色幻变，忽青忽紫，确实好看，恐怕倪云林也画不出这种江汉奇景吧？"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已听出已有不少人掩到后厅，也自会意，尉迟玉刚一轩眉，连城壁道："不错，不错，傅兄形容得妙，唐宋六朝的诗与词，也大多是描写江汉的。"

猛听步履声响，那个师爷已大步走出，陪笑道："敝东翁正在更衣，马上向三位致歉请罪。"

目光一注傅震宇，道："敝东翁见过尊刺，得悉阁下乃傅大侠哲嗣，不胜之喜，几乎握发倒展出迎，还是在下提醒，容整衣出见。"

尉迟玉笑道："傅兄，还是托你的福，咱们沾光。"

师爷忙笑道："少侠客气，在下正要请教二位大名。"

尉迟玉仰面道："咱还没有问你呢。"

师爷恭声道："岂敢，在下南宫秀。"

连城璧"哦"了一声："原来'赛留候'就是阁下？"

"好说，在下现在不过滥竽一席账房清客而已。"

傅震宇笑道："真是大才小用，当日留候成自退，从赤松子游，阁下是随陶朱公游，果然古今辉映，幸会之至。"

"赛留候"南宫秀明知是讥刺他，毫不介意，缓声道："丈夫处世，能屈能伸，作客寄居，不算失德。"

傅震宇点头道："是，当年留候如无圯桥进履，忍辱襟怀，焉能得黄石

真传？而成汉家三杰之首？”

南宫秀从容沉声道：“时有不同，势亦各异，譬如君家，亦有盛衰，少侠突然问世，想必已得惊世绝学，重振家门，有厚望焉，先此致贺，能惠告师门更佳。”

是以牙还牙，也不含暗讥傅震宇之意。

步履已由远而近，香风先到，只见鱼贯走出十二位宫装美人，倾城倾国，环佩细碎，雁翅排开，分向左右一站，一声劲咳入耳，呵呵的笑声扬起：“傅少侠，宠降蜗居，老夫大喜之至……”

流苏飘处，一个痴肥如猪，挺着大肚子的红面老者，已缓步走出。

当然是“江汉一蚨”东方青白了。

傅震宇神色不动，扬声笑道：“可是由衷之言？”

好不礼貌，一开口，就叫人难以措词，下不了台。

东方青白眯成一条缝的细眼，笑得如弥勒佛一样，一面向傅震宇走来，一面哈哈道：“老夫生平，信用第一，当年与令尊，也可说得是同辈好友，托点大，称傅少侠一声贤侄吧？”

傅震宇凝声道：“前辈既以父执自居，晚辈敢有不情之请。”

东方青白胖脸一挤，放声笑道：“贤侄何必客气？只要愚叔微力所及，无不从命”。

傅震宇目光飞光，道：“前辈风范，见面胜于闻名，人皆言前辈视钱如命，枉受鄙吝恶名，三人市虎，曾能杀人，真是人言可畏晚辈几乎失礼了。”

说罢，离座，向东方青白潇洒长揖。

他一改倨傲清狂之态，语如金石交鸣，加之仪容俊逸，如玉山照人，赢得美人一致星眸轻注，妙目水旋。

连城璧和尉迟玉暗暗纳罕，暗道：“这是‘江汉一蚨’吗？好大方，俨然忠厚长者，胜过孟尝君之慨，真是奇怪。”

但仔细一想，人心隔肚皮，各人一张嘴，要如何说如何说，是否心口如一？另一回事，要看发展了。

连城璧也迅即起身，向东方青白一揖，道：“见过东方前辈。”

尉迟玉也如法泡制。

东方青白连声道：“免礼，免礼，尚请教二位……咳，咳，藐躬贱腿，年老多病，我们还是坐下再说。”

一面退向主位，全身肥肉直颤，坐入宽大的太师椅，连城璧和尉迟玉报了姓氏，各自归座。

傅震宇朗声道：“前辈财多身子弱，正宜纳福，珍摄余年，雄心大志，乃少年人的事，二位贤郎，允称跨灶之儿……”

东方青白嗳嗳接口道：“别夸奖我那两个不成材的犬子了，只会败家罢了，那一点能继承父志呢？……”

连城璧已瞥见“赛留候”南宫秀目光飞闪。

东方青白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咽了话。

傅震宇大笑道：“不然！前辈可知冯驭弹侠客孟尝，薛邑市义的故事？”

东方青白呵呵首，绿豆眼在一条缝中向南宫秀连眨。

南宫秀轻咳一声，笑道：“傅少侠胸罗万象，敝东翁正有此意，不然，也不容许二位少东这般散漫了。”

傅震宇暗笑道：“原来如此，老财奴是靠这个‘军师’耳提面授，由这

老狐狸安排的？南宫秀呀南宫秀，我熟读‘太公阴符篇’‘鬼谷纵横论’，你想同我斗智么？”

又迅忖道：“对方不明虚实之下，举棋不定，大不了一面布置爪牙应变，一面对我敷衍，如能先镇住南宫秀，才可敲山震虎，此其时矣，我正等你上钓哩。”

东方青白自己得“揭示”，忙道：“生子富如孙仲谋，犬子不过小有聪明，燕雀之志，奚足与三位鸿鹄比哉？咳咳。”

傅震宇大笑而起，震声道：“前辈真有试人之目，晚辈等也不敢妄自菲薄，专诚造扰，拟借黄白阿堵各百万两一用。”

东方青白挤成一条缝的细眼连张，疏眉连剔，呵呵道：“贤侄……你你……说什么？”

傅震宇大声道：“前辈可是重听？肾亏所致，岂可欠补？金钱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该是人用钱，而不是钱用人，请南宫师爷重述一遍。”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疑心自己耳朵有了毛病？听错了？

以他们二人的想法，傅震宇即使有找麻烦之意，借题生事，也不过黄金万两之数，在对一钱如命的东方青白来说，已够谈涎上涌有余。

不料，傅震宇随口一句，就是黄金，白银各百万两，真是狮子大开口了。

东方青白呢，他是先在内室听了南宫秀的面授机宜，并非看重傅震宇，而是想由他身上弄到梦寐以求的“空门四宝”。

他以为傅震宇初出茅庐，未经世事，年幼可欺，大不了百两，千两银子，把傅震宇应付过去，拉拢一下，再走下步棋，才不借以长辈自居，故示傻容。

傅震宇一句话，就够他破胆，难怪以为听错了。

只听南宫秀闲闲的道：“此数虽巨，亦小事耳，请教傅少侠作何作途？”

“当然有用！”

东方青白忙叫：“南宫老弟……”

南宫秀状如未闻，目注傅震宇，大声道：“傅少侠，在下洗耳恭听。”

傅震宇沉声道：“阁下可做得了主？”

“一句话，只要少侠言之有理。”

“阁下真会慷他人之慨，要天给一半，只要能保证，我当然有理。”

南宫秀扬眉道：“南宫秀愿以虚名保证。”

“得以尊头加上最好。”

南宫秀神色不变，笑道：“大好头颅，能值百万亦足自负了，请说。”

傅震宇狂笑道：“好，傅某家破人亡，再上江湖为人子者，报父仇，振家声，份内事，百废待举，在下需用，够了么？”

南宫秀点头道：“有理！此志可嘉。”

傅震宇沉声道：“只是借用而已，有借有还，如不够用，随时再扰。”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傅少侠，就是此意？”

傅震宇微笑道：“不错！”

“傅少侠，愿听一言么？”

“请说。”

“君家之仇，君之之破，应向元凶索取才对，敝东翁无此义务，然乎？”

本是又气又急，在喘气的东方青白，咕的一声，咽下了一口浓痰，连道：“对，对。”

“不对！傅震宇瞪目大喝：“东方前辈即以父执自居，请问在人情上，

道义上，是否有帮助故友之后的义务？”

“有！”南宫秀笑道：“少侠，可知‘肯是人情，不肯是本份’的老话？”

傅震宇仰天大笑，道：“留候之智，止此乎？”

“恕南宫秀不测高深。”

“请问东方全家人命，值得多少？”

“此何言耶？敝东翁与君家无仇无怨！”

“可是，有恩！”

“何意？”

“我，有对东方家救命之恩。”

“什么话？”东方青白抖颤着，站了起来，脖子都粗了，可见他的气愤。

傅震宇大笑道：“夏虫不可语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谁能保证前辈安全？”

“哈哈！”南宫秀大笑起身，道：“傅少侠，你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呢，当今之世，敢说一句，无人敢于擅动‘锦绣别墅’一草一木。”

傅震宇扬眉道：“就凭阁下这班人手么？”

“已够了。”

“再加一倍也不够！”

“笑话！”

“阁下，你才是愚不可及哩，就以阁下而论，你能接我几招？”

“傅少侠家学渊源，自有惊人身手，南宫秀虽微不足道，以此地能人之众，无殊龙潭虎穴，少侠如不三思，恐贻伊戚有失敝东翁爱护后辈之雅意。”

“好话，好意，在我视之，不过土鸡瓦犬罢了，南宫大侠久闻阁下文武兼长，傅某不才，愿以三招为限，擒你于反掌之间。”

此方一出，那十二位美人为之失色，亦为之忍笑。

南宫秀面不改色，徐徐道：“年青人，目无馀子，勇气可嘉，但不可大生，傅少侠，据我所知，傅家只有阁下一子……”

傅震宇大笑道：“强者，力敌万人，彼此不妨一试！”

一仰面，向南宫秀移近两步。

这真是咄咄逼人，非迫人动手不可。

南宫秀也自心惊，他明白，狂者取，能发大言者，不是虚声吓人，却是足以自恃……

他刚叫了一声：“傅少侠……”

猛声一鼓舞怒吼：“南宫师爷请退，割鸡何用牛刀？让我来打发这上门欺人的小子！”

话落，人出，一条人影，挟着凌成狂风，由后面涌身扑向傅震宇。

这一刹那间，没有一个人开口，也没有别人插手。

东方青白气极了。

南宫秀是想先试一下傅震宇的斤两。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有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情。

来人十分迅疾，出手也辣，惊风狂卷，双手一抖，就是“大琵琶”手。

傅震宇昂立如鹤，状如不见，眼看对方连人扑到，掌力快要打实，他连眼皮也没动一下，水袖一摔，如弹灰尘，冷笑一声：“回去！无知狗才！”

来人真听话，“呼”的一声，来得猛，去得快，仍是倒飞回原处。

只把飞卷的流苏荡得老高。

这是什么玩意？十二美人齐掩上口。

傅震宇仍是目注南宫秀道：“阁下，吝于露一手么？

车载斗量，不过如此，我三招擒你，再请比你高明十倍者出来。”

南宫秀沉声道：“阁下如此见辱，当舍命陪君子。”

“快如并剪哀梨，最好，南宫大侠，请。”

南宫秀吸了一口气，神色从容，呼吸平静，不见一点怒气浮痕。

四十七

南宫秀一声：“少侠是客，请。”

傅震宇长笑一声：“强宾不压主，傅家一向不先犯人。”

南宫秀陡扬劲叱：“得罪！”

进步连环，水袖一卷一扬，双掌已如片云飞展，却不带一点声息。

傅震宇笑道：“八九玲玫手？请攻三招。”

话声中，已在袖影卷圈中进一步，退两步，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连城璧为之一凛，忖道：“不简单！”

尉迟玉传音道：“老大，邪门！……”

南宫秀已挫腰顿掌，双掌平张如扇，轻飘飘地连照三下。

傅震宇欢声道：“阴阳巧转碎心镜！真不同凡俗。”

只见他上身如风吹柳，连仰三仰。

南宫秀突然目光一射，双掌交叉如十字，猛振双腕，上身不动，双脚已腾空飞起。

“千字手！追魂脚！”傅震宇淡淡一笑：“承让了，请回座！”

奇事！

以连城璧和尉迟玉的锐利眼光，又在全神凝注之下，也只见傅震宇双臂一抱胸前，向下一兜，眼看可抓住南宫秀双脚，南宫秀突然平地飞回座位，不差分毫，只是座椅猛向后倾，南宫秀双脚一沾地，才稳定了，一张白如敷粉的玉面，刷然成了红布。

只见他低头赦然，抖声道：“少侠高明，我愧不及。”

傅震宇已转头面对双手按椅把，张大细眼的东方青白，沉声道：“我，还尊你一声东方前辈，并非我有求于你，而是同你说生意，做交易，请安坐。”

东方青白哑声说：“傅……贤侄，你……你好高明的身手。”

“谬赞，我早已听南宫大侠说过，府上高手如云，自当一一领教，不过，前辈身为主人，纵容手下奴才无礼，未免疏于家法，前辈如认为有不听话的悍仆狂奴，可以叫出，我代你教训一下。”

又一仰面，道：“南宫大侠，是我向他请益，当是例外。”

东方青白的胖脸，一扭一曲，时青时白，连道：“那里，贤侄做得太好了，等下我会处罚！”

“我得奉告一句，要找前辈麻烦的人，身手胜我十倍，请前辈好好考虑。”

淡淡一笑，他回座了，向连城璧，尉迟玉点头道：“献丑了，二位是否也要向主人周转一点急用？”

东方青白满头冷汗，只向南宫秀瞅去。

南宫秀低着头，却在嘴皮转动。

他是在向东方青白传声。

东方青白哦了一声：“傅贤侄，愚叔不过想看看你的所学罢了，真是后生可畏，故人有子，愚叔有与荣焉……”

“好说，时不我待，还是谈正事要紧。”
“贤侄，一句话，站在愚叔立场，帮助贤侄再建家园，责无旁贷……”
“谢过了。”
“不过，请贤侄屈驾几天，愚叔吩咐各地银号，速即送现。”
“有理，黄金，白银各一百万两，再有钱，也得调集。”
“可以的。”
“还有一点，贤侄可曾佩有令尊信物？”
“前辈对我有所怀疑么？”
“非也！”
南宫秀接口了：“敝东翁之意，请阁下勿误会。”
“敢闻高论。”
“少侠能不见怪？”
“以事论事，各有理由，何见怪之有？”
“敝东翁之意……是认为当年傅大侠严襟日月，公正严明，不取一介之财，少侠继承父烈……”
“唔！你是说我有恃强索金之意？有辱傅家清誉？”
“不！少侠也知人言可畏之理，别人知道，江湖是非多，就很难说。”
“尊意如何？”
“如少侠随身有令尊信物，不妨出示，敝东翁可以故友知已身份，全力支持少侠，而由敝东翁自动自发，可杜悠悠之口。”
“这样，我倒真变成有求于人了，有违家训。”
“少侠高见？”
“我已说过，是为救人之急而来，非取非分之财可比，彼此不涉恩怨，有借有还，不过转手而已。”
“傅少侠，真不愧为虎父虎子，只是，你能应付来人？”
“是。”
“这又矛盾了。”
“何也？”
“少侠适才不是说过，有人来找麻烦，而来人之身手，强过……”
“原来如此，关键就在这里，退敌之责在我。”
“好，请问少侠，来敌何时可到？”
“三天之内！”
“少侠为何知道？”
“有根据而来。”
“事后付给？”
“当然，阁下如有所疑，不妨调集高手，如能退敌，就作罢论，不然，再由我出面不迟。”
“好，我敬代敝东翁答应少侠。”
“三天为期，我也只能逗留三天，阿堵物请预备装船。”
“遵命！不须指定镖车？”
“如我不能自保的话，那家镖局能保？”
“这样吧，少侠可以佩带敝东翁水票一本，随时随地可以支付。”
连城璧点头道：“这样，更方便，傅兄……”
傅震宇笑道：“二位周转多少，不妨向主人闲话一句，我是实事求是，

不喜欢用银票的。”

连城璧轩眉道：“好，傅兄如此豪气咱俩人也各借百万好了！”

东方青白又气又痛，手捂胸口，闻言上身一仰，直翻白眼！

南宫秀栗声道：“二位又凭什么？……”

话未了，连城璧厉声道：“阁下，你以为咱不能向你讨教一下么？看看有没有资格借一百万？”

尉迟玉悍然一笑：“咱们二个的艺业，虽逊傅兄一筹，尚不至于不如阁下……”

南宫秀忍气吞生的截口道：“二位误会了，在下拙见，是傅少侠与敝东翁的关系，和二位根本不同！……”

“有何不同？咱们也是有借有还。”

“可是，二位出身，似乎与傅少侠有所差异。”

“什么话！”用迟玉怒笑道：“你欺人太甚，一双势利眼，把人瞧扁了。”

南宫秀接口道：“二位别多心，就算我们看重名门世家之后代，二位想必出身甚高？请教。”

他竟是想盘底了，却无一点痕迹，逼人自行说出，而且非说不可。

以“赛留候”之智，他岂有不知道这个道理？

这三个少年，虽自称“天外三侠”又是一路同来，好像是师兄弟或盟兄弟。

可是，连城璧与尉迟玉的无意中言行举止，竟被南宫秀发现他俩是一对搭挡，与傅震宇有一种无形而明眼人可以意会的“隔膜”。

依理，三人同行，傅震宇既开例于先，他二人继之于后，自当一体看待，不分厚薄。

依理，东方青白以父执自居，和傅震宇先拉上关系，竟公然以叔侄相称，傅震宇既未言明反对，等于是“默认”了，自然有亲疏不同。

如能借此逼出二人的细底，摸清了路数，再相机应付不迟。

以“赛留候”的心计，尚有深意，他竟想相机利用，逐步制造尉迟玉，连城璧与傅震宇间的矛盾。

如能使对方三人先起利害冲突，窝中反，再好没有，至少，大可使二人互相抵消实力，小亦可使三人面和心不和，彼此牵肘，无异去敌之翼，助我之助，计之上者。

所以，他不入过任何一线可利用的机会。

尉迟玉果然眉挑目怒，叫道：“傅兄是世家之后，咱们也是名门之徒！……”

南宫秀忙陪笑道：“是么，我们洗耳恭听，只要我们认为有值得借的条件，一切照办，便是再吩咐，也无不遵命。”

尉迟玉大声道：“行，咱们师尊，就是天下闻名，也可说与四大家并驾同时的……”

连城璧倏地目光一闪，截口道：“凭你们，够资格知道咱二人师门么？”

尉迟玉也有所警觉，接道：“不错，阁下当有自知之明。”

“好话！”南宫秀大声道：“二位未免大自大了，当今之世以敝东翁的身份，地位，那怕是名震天下的‘四海游龙’或‘八荒一剑’，也只与敝东翁同辈而已，便是在下，也敢说天下没有一个能使我不够资格请问的人！”

尉迟玉刚向连城玉看去，沉声道：“老大，咱们就……”

“ 废话！ ”连城璧冷笑道：“ 太简单了，由咱向阁下对教几招，就不难知道咱们师门够不够份量。 ”

不错，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如能动手过招，只要能看出是那一门的招数，就可知道是艺出何人了？

南宫秀想不到对方有此一记冷箭，真是回马枪，不易接下来。

答应比划高下吧？

鉴于刚才之失，他已被傅震宇的神功吓昏了头。

如不答应，又无词可藉，难以下台。

一次丢人已够难受，如果再丢一次，可不得了。

他很清楚，如果不是傅震宇适才手下留情的话，他南宫秀的双脚就先废了。

他二人既然与傅震宇在一起，当然一身所学也不会比傅震宇差了多少？

而“ 赛留候 ”刚才已尝过傅震宇的厉害，他明白，以傅震宇的身手，高出原来的估计十倍，“ 锦绣别墅 ”虽然高手如云，不乏黑道中凶名远震的人物，就以刚才突击傅震宇的大汉而论，那大汉与齐鲁道上有名的“ 单掌开山 ”胡彪，竟不值得傅震宇举手之劳。

就是他南宫秀自己，一身所学，成名多年，在目下的“ 锦绣别墅 ”的全部实力，也非傅震宇等三人对手。

何况，东方青白与南宫秀又是咫尺之间，如傅震宇一怒翻脸，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二人倒霉。

如果不忍下这口气的话，“ 锦绣别墅 ”会在眨眼之间变成血染别墅。

这是“ 赛留候 ”面宫秀不惜自辱，委屈求全的心理原因。

至于傅震宇所说的别有比他高明的强敌要来找东方青白的晦气，既言之有物，当非空穴来风，危言耸听，傅震宇既自告奋勇，也未尝不可待机观变，先把傅震宇等三人稳住再说。

南宫秀明知东方青白视钱如命，突然间，有人要他付出如此巨大数量的黄金，白银，当然等于是割心剁肉一样，而又在这种最不光采的屈辱下化巨金换气受，也难怪东方青白要去了半条老命。

东方青白是一则心疼巨金，二则是恼羞成怒，而又被傅震宇的身手震住，不敢轻动，三则是恨自己平日豢养了这多人，竟不能用于一朝，传说开去，“ 江汉一蚨 ”东方青白一生挣到的名与利都栽到了家！

这些情况，“ 赛留候 ”南宫秀都了然于胸，在连城璧与尉迟玉逼迫之下，势非出手不可，只见他徐徐的起立，含笑道：“ 虽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能抛砖引玉，领教二位不传之秘，藉悉二位那位盖世高人门人，也虽败犹荣。 ”

你看他能屈能伸，神色从容，以其说是荣辱不介于怀，不如说是他太深沉了。

连城璧扬声一笑，起立道：“ 南宫秀以你身份，本可尊你一声前辈，但是，你甘为财奴之奴，恬不知耻，有愧智者之誉，咱可不客气，不会像傅兄那样浅尝则止，手下留情…… ”

尉迟玉已迫不及待的抢出三步，叫道：“ 何必废话！让咱送他回老家去。 ”

虎虎生威的大步向南宫秀走去。

连城璧欲言又止，退回了两步

南宫秀心中怒火大盛，杀机云涌，暗骂：“ 小狗欺人太甚，我纵横江湖，几时受过这种奇耻大辱？…… ”

猛地，一个意念涌起，想到自己为何甘愿屈身东方青的手下，以及原来大计时，又暗叫道：“我怎么沉不住气，几误大事！”

尉迟玉已傲气逼人的向下首一站，叫道：“你请！”

双后一叉胸，这是那一家？那一派的“起手”。

只有尉迟玉和南宫秀立即明白，表示：轻蔑是也。

南宫秀暗吸了一口气，沉声一笑道：“三位特立奇行，有这种登门强借的方式，真是天下奇闻，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敝东翁的令名……”

“慢着！”东方青白突然挣着立起，摆手道：“不必了，老夫一切照办，听凭吩咐。”

本已轩眉欲出手的尉迟玉为之一愕，感到意外。

连城璧也目光一闪，沉声道：“老二，退下。”

尉迟玉只好退了三步。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如何？到底姜是老的辣，不伤和气最好，何况，我们是好意，此来并无恶意。”

到底是好意，是恶意呢。

恐怕是鱼儿饮水，冷暖自知了。

南宫秀骤然如释重负，心底暗松了口气，他对东方青白突然的“大方”，也有点意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傅震宇那句“姜到底还是老的辣”使南宫秀顿时大悟，也更震于傅震宇之“深度”，不但老于江湖，且能洞悉先机，绝对与他的年龄不合，也更使人刮目相看了。

东方青白咳了一口痰，还没吐出，只见俏影一闪，十二美人中已有一人手捧白玉痰壶，巧巧的接过了东方青白的一口浓痰，使人并不感到恶心。

傅震宇扬眉笑道：“前辈有何高见？”

东方青白忽然张口大笑，笑得见牙不见眼地，道：“真是……痛快，我只是试试三位罢了，果是不凡，长江后浪推前浪，自古英雄出少年，愚叔已是老了，能见到三位少年英雄，别说区区之数，即使老夫倾家荡产也值得为三位投下去！”

喏，东方青白会这样“爱才”而不爱“财”？简直判若两人，叫人难以相信这种豪气绝伦的话是出于东方青白之口？

连南宫秀也有点惑然的道：“东翁，义重如山，轻财如土，真叫人佩服。”

东方青白摆手道：“南宫先生，单是你这份心意，我岂能眼看你们真的伤了和气。”

一顿，哈哈道：“有烦先生，敬陪三位，好好尽地主之情，以上宾之礼，……咳咳，老夫宿疾又发得入内服药，失陪。”

说着，点头堆笑，俨然长者风度，一团和气。

傅震宇拱手一笑，道：“前辈请便，打扰了。”

南宫秀忙道：“东翁只管请便，由我来陪三位少侠头话。”

东方青白咳着，在十二美人族拥下入内，只留下一阵香气。

四十八

南宫秀仍是满面笑容，重新请三人入座，道：“这真叫做不打不成相识，三位人中龙凤，真是旷世之材！……”

傅震宇沉声接口道：“过奖，请问阁下，贵主人是何宿疾？”

“这个……”南宫秀飞快的接口道：“请三位勿见笑才好。”

“那里！”傅震宇朗声道：“福寿康宁，固人之所欲，死亡疾病，亦人

所不能无，唯智者能调，太人自玉，何见笑之有？”

“对！”南宫秀鼓掌道：“傅少侠，也许是‘富者多肝病’敝东翁打从十年前起，就得了哮喘之疾，每当动了火时，发作更烈。”

“如此，我们三人把他气坏了。”

南宫秀轻声道：“说来说去，如论病本探源，由于寡人之疾，三位该心照不宣吧？”

傅震宇刚哂然一笑，猛然点头道：“有人来了，请阁下外出一看。”

南宫秀霍然道：“少侠有‘天听’之术？”

连城璧与尉迟玉已经凝功侧耳，并没听出什么异动，附近更没有人行动，也不禁看着傅震宇。

傅震宇淡然道：“人在五里处，至少有二骑至三骑飞驰，正是对着这里来，由马奔之急，恐有急事！……”

话未了，南宫秀等也听出些许铁骑飞驰声息。

南宫秀刚一挑大母指说声：“佩服。”傅震宇已站起身来，道：“准备应变！”

南宫秀一呆道：“难道这是……”

猛听一声尖锐啸声，起于前面。

“原来是二位公子练习骑术回来？”南宫秀摆手道：“请坐，我为三位介见东方兄弟。”

傅震宇冷冷的道：“未必吧？……”

南宫秀喝道：“谁？”

那是衣带飘风声息，起于百丈外。

“师爷，请速出！”

几十丈外，有人疾声叫道，十分沉劲。

南宫秀神色一紧，拱手道：“失陪，马上就回。”

从容的走了几步，猛腾身，疾掠而出。

花厅之后，也连续响起一阵破风声息，至少有几十人，都是由左右及屋面上掠向前面。

尉迟玉嗳了一声道：“咱可糊涂了，傅兄，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连城璧也道：“傅兄可预有安排？能见教么？”

傅震宇微笑道：“二位不是要‘教训’东方兄弟么？人家已回来了。”

答非所问，尉迟玉刚叫：“傅兄，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连城璧目光一闪，道：“咱们出去看看。”

人已起身向外掠去。

尉迟玉马上跟着。

傅震宇端坐不动，好象在思索什么？

当他目送二人背影消失后，飘絮无声的反而向后院隐去身形。

在“锦绣别墅”的大门外，正有慑人的场面。

三匹棺鞍金登白马，全身血迹，几乎成了桃花胭脂马，每匹马上，各背着一个伏着的人。

正是东方兄弟。

东方玉面如金纸。

东方英面色铁青。

别一个，正是东方兄弟的义弟，东方青白的义子东方俊。

他那一张吹弹得破，比东方玉与东方英更美秀的脸蛋，成了五颜六色的怪花脸。

三人相同的，就是口鼻流血，全身伤痕寸裂，不省人事，尚有一丝游气未断外，与死尸无异。

却是被人用他们的腰带，再撕下水袖，紧紧缚牢在鞍上，那三匹牲口，大约认得路，自行奔跑回来。

他们三人，东方兄弟是昨夜出去的，四更左右才回来又把东方俊找了出去，他们三人，一向任性胡闹，等于小霸王，连东方青白也管束不了，整个“锦绣别墅”谁敢管？由于他们三人各有一身武功，且都奸诈多智，在江汉之间，已经闯出大名，谁也敬若鬼神，一向狼狈为奸，独来独往，在外胡帝胡天，非得他们吩咐，连仆从也不敢跟随。

“锦绣别墅”中人，都以为昨夜是“河神”大祭，他们兄弟当然要去狂欢通宵，大出风头，一早出去，也以为是每天例行的练习骑术，所以，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弄成这样。

早有三个壮汉，拉紧了牲口，却都骇地不敢轻动一下，因为，东方青白的“命根”，从小娇生惯养，除了他俩肯下苦功习文习武外，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东方青白只差没把天上的星月摘下来给他兄弟玩。

现在，成了这个惊人的样子，生死不明？万一因为触碰了他们身子，一个不好，负不起这个责任。

“赛留候”南宫秀一抢出，立时变了色，却冷冷地先挥手，吩咐手下，向四面大撒网，一有发现可疑人物速即飞报。

一面慎重查看东方兄弟的脉象与身上伤痕，却看不出是被人独门点穴？抑是中了什么奇毒之，连南宫秀也束手无策。

只有他们三人身受重伤，失血过多是眼前事实。

南宫秀略一思忖，便沉声吩咐：“请老爷子，不要多说话，更不可惊动内眷。”

先后一步，蜂拥而出的六十多个黑道高手，也傻了眼，相顾失色，不等南宫秀开口，都迅速近前察看东方兄弟，却都是蹙眉不语。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现身了，他俩不认识东方兄弟，身在客位也不便多所表示。

南宫秀向他们二人沉声道：“奉告二位少侠，这三位，就是敝东翁二位公子和另一位义子……二位难看出他们是受了何种手法暗算么？”

尉迟玉脱口道：“好象是被人毒打了之后，先受极重内伤？或是中了毒？嗳嗳，受伤不轻，先要止住血！……”

连城璧冷声道：“废话，老二，未认定真想以前，不必多言，徒乱人意！”

南宫秀道：“傅少侠呢？他或能看出来，说不定，就是他所说的……”

顿道：“敝东翁来了，等他看过再说。”

连城璧也因未见傅震宇现身，也感奇怪，瞥见东方青白在十二金钗簇拥下急如救火，幌着肥胖臃肿的身子，由大门中冲出。

连城璧忙向尉迟王飞快的递一眼色，退向侧边。

东方青白连道：“怎么一回事？怎么这样？……”

一面已到了爱子身边，怒声道：“是谁把我儿弄成这个样子？”

现面目光四扫，沉下了脸。

谁能回答他呢？

南宫秀忙道：“先让三位公子歇下再说。”

东方青白如死鱼翻眼，肥猪般的身形气得颤抖，只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是么？

以“江汉一蚨”挟财雄势大，傲视江南的自负，连遇意外挫折，岂止气而已，简直要炸破肚子。

南宫秀忙道：“施救三位少东最要紧。”

东方青白喝道：“你们还呆个什么？”

立时，有三个壮汉应声上前，正要伸手抱下东方兄弟，南宫秀轻噫一声，“且慢！”

三个壮汉一怔，南宫秀一伸手由东方玉衣领里取出一封谏帖，那种色彩，正是一般讣闻用的繁白。

东方青白迅速地递给东方青白。

东方青白一手接过，道：“南宫老弟，你看一下就是。”

南宫秀道：“是致东翁的，恐有不便。”

东方青白只好自己启拆，展开，入目变色。

只见他猛一摔，呀呀怒叫。

“气死我了！杀！杀！杀！……”

南宫秀忙一场掌，一吸一收，把东方青白摔出的柬贴抄在手上。

他飞快的一瞥，只见一张毛边纸上，歪歪扭扭的写着：“字谕东方青白：你的造孽钱太多，天下之才，天下人用，岂容你一人独吞，限见字于三天里，以折合黄金五百万两之数值珠宝，置于状元石上，为你们消灾散福，区区之数，在你家九牛一毛罢了，你的孽子，邪毒不堪，略示薄惩，已加以本门心法本人于收到如数珠宝后，当代一命，否则，绝后之痛，你可自作自受也。

追魂客手沏。

另外，还附有一行更潦草的字——

如稍延误，克日血洗锦绣别墅，并揭你的家丑，遗笑天下，勿怪！

一索五百万两，还说是区区之数，够风凉的，而且，先伤人示警，并留了独门手法在东方兄弟身上，以绝后嗣为要挟，最后，是血洗，层层紧逼，步步迫人，真是叫人喘不过气来，又像决非空口恫吓，虽怪东方青白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南宫秀起初还能沉住气，以为是幼稚的恐吓勒索，可是，当他看到“并揭你家丑”六个字时，竟心弦连震，几乎窒息。

“追魂客？”何许人也。

像这样没头没脑，突然发生的奇变，又分明在眼前，南宫秀也感一时无计，只好沉声道：“东翁万安，天下没有不可解决的事，先安顿好三位少东再慢……商量。”

一顿，向连城璧与尉迟玉看了一眼，道：“何况，尚有‘天外三侠’在，天大的事，地大的人，东翁放心好了。”

一摆手：“好，轻轻的背起三位少东。”

三个壮汉依言，小心翼翼地把东方兄弟由马背上轻轻托下，直往内走。

东方青白一顿脚道：“反了！反了！岂有此理？岂有……”

猛听傅震宇朗笑道：“就算有此理吧！我的话如何？”

说着，已负手缓步走出。

在这个时候，他还“幸灾乐祸”，叫人气煞？

傅震宇又淡淡的笑道：“没立时追魂索命，还算客气了。”

东方青白怒嘿一声，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宫秀目光一闪，忙陪着笑道：“东翁，别乱了分寸，以傅少侠一身所学，当可着手成春，东翁还不快请傅少侠帮忙？”

东方青白立时缓过脸色，到底是老奸巨滑的人，只见他呵呵大笑道：“贤侄这算什么？吃了江湖饭，虽免有不测，有劳贤侄与二位少侠看看犬子，有无得救？老夫先此谢过。”一面挥手止住三个壮汉。

说着，连连拱手。

四十九

东方青白在十二美人簇拥下，刚及栅门，已听到门外扬起了娇脆的声音：“打扰了，不敢当。”

真像珠落玉盘，好听极了。

原来，“赛留候”南宫秀，竟不惜降尊纡贵的，亲自去开车门，躬身肃客。

车门开处，美人现身，使日处绮罗香，脂粉阵中的东方青白也为之一呆。

跟着他的几十个壮汉也停了脚步，都直了眼。

只见马车前，俏生生的立着两位绝色的美少女。

站在较前面的，一身银白淡妆，如洛神出水，绝代风华。

站在略靠后的，却是一身浓妆，一身火也似红，桃红欲吐，火齐艳色。

同样是鞭蓉如面柳如眉，秋水为神玉为骨。

初看去，当然是红艳艳的较注目。

可是，稍一凝视，浓淡对比之下，绝美迷人的淡妆穿一身缟素衣裳。

二女之美，能使十二钗相顾失色。

而淡妆少女之美，更是别有动人心处。

两张花容，飞舞不定，使东方青白以下，目弦神态，为之魂不守舍。

便是连城璧与尉迟玉也为之目光凝注，尉迟玉脱口自语：“好美的妞儿，咱是第一次看到。”

只有傅震宇状如未见，目光远注，如望天际白云。

因为，他早已听出声音，可不是黄鹤楼头吹玉笛的姑娘？

她终于来了。

不同的，是她已经换了妆，以本来面目出现在“锦绣别墅”。

那红衣少女，正是昨夜的青衣小童，这一回复女儿身，经过打扮，就使人刮目相看，太乔乍喜小乔娇，她俩是姐妹花？是主婢……”

总算南宫秀能沉住气，朗声笑：“有劳二位玉趾光降，主人已经亲自出迎，二位姑娘，请。”

东方青白回过神来，可笑他似乎已忘了生死不明的儿子，或是难得修养？哈哈一笑，又是见牙不见眼的，连声道：“欢迎，欢迎，二位姑娘光降，无异仙女下凡，真是蓬壁生辉，请进，请进。”

一面已摇幌着胖腿，下阶来迎。

十二金钗如彩云舒卷，一齐向二位姑娘福了福，娇声道：“二位姑娘请进。”

东方青白噢了一声：“好好打发车把式。”

南宫秀道：“已经……”

银衣姑娘一笑嫣然的道：“是私家代步，谢赏。”

一偏螓首，向车夫道：“你在这儿等着。”

那个车夫，本是低着头，闻言一仰面，道：“知道。”

傅震宇眼中一亮，暗道：“原来是你呀！”

车夫是谁？

昨夜在黄鹤楼上伸手小叫化，是他。

虽然，他已换了一身车把式的装束，仍是太嫩，在面上涂了一层桐煤与烟油，初看去，好象是二十所岁的傻小子，却瞒不过行家，因为，他一对漆黑的眼珠，就有说不出的古怪，精灵。

难怪他老是低着头，垂着手，大约自知不够老吃老做，又在东方青白带着这多江湖上的老行尊面前，眼皮下脸，他心虚了？

他这一仰面，本是想看清东方青白等人的面目吧？却不知自己反而露了跛绽。

首先，他的眼光已使人心动。

其次，他的手，虽经过污垢堆积，但掩饰不了嫩小，如是真正的车夫，不论年纪大小，一定很粗糙皮厚，或手背上现青筋，掌中厚茧的。

最主要的一点，他不会改变声音，使人一听，便知是童音。

傅震宇所以一眼就认出是小叫化，就因为他有这么多“马脚”而不自知。

傅震宇不由暗道：“再聪明，也是年纪太小，既无经验，在这这多老江湖面前，恐怕要糟，但愿没有注意他……”

只听南宫秀笑道：“原来是姑娘的私家车子？难怪这样讲究。”

他这一说，大家的目光不由集向车子看去。

起初，不过是当作一辆普通的碧油轻车罢了，但是，仔细一瞧之下，不由都心底叫了一声：“不简单！”

原业，那辆马车，娇小如扇坠，比一般官眷所御的碧油车小了三分之一，而华丽过之。

车座上是上好的桧木与梨木，不但坚固，而且名贵，连车夫的位置也是锦垫。

车门黑亮中泛紫色，不知是何物漆成？却有七个小圆洞，嵌了透亮的琉璃，大约可以由内面启闭？却无法看到车中形象。

垂着的挡风油布，却是罕见的火浣布，微开一角。

车蓬是方形，却又隐现梅花状，是上好的绿呢，四面飘拂着七彩流苏，车轩隐见亮光，显然是上好的白铜打造，车前与车后，竟是作尖锥形。

这还不算希奇，由驾马的勒肚至丝缰，都是上好的紫金丝裹的锦带，驾车的小川马，蹄铁是紫金！

还有，和一般马车绝对不同的，是四面车下有一层乌黑的木板，好象是挡泥水的？却把车轮蔽掩了，傅震宇等锐利的目光下，也只能依希可辨车轮是青铁与白铜包裹，多了不少锋利的齿轮，如犬牙交错，这是一般马车绝对没有的“设备”。

难道这辆车子也会有什么装置？

对！只是其中消息，全在车座之下与缩在车轮边的小车轮，和车里的铁轴上。

如果知道它不但陆上是车，当它最快时，疾逾奔马，在水面是船，可以贴波如飞，展开来，可以做床铺，拆开来，可以打成包裹，按动车中机关，

又可伤人的种种古怪，不马上把它掀翻，看个明白才怪呢。

大家也只觉得它不同于一般的车子，有点奇怪，认为能拥有这种非巨金莫办的私人车子，不简单而已，在直觉上，它竟又是属于两位花玉般嫩的姑娘所有，由车看人，她俩是“不简单”。

东方青白哈哈道：“请，请，快请。

南宫秀偏不识相，只见他呆呆地在车身上下，左右扫视，目光一凝，看着车夫，满不在乎的笑道：“连这位驾车的小兄弟，也是……难得！”

一伸手，笑迷迷的说：“小兄弟，下车歇歇，晌午啦，吃个便饭去，车子有人看守。”

右手，已向车夫左腕搭去。

车夫本是又低下了头，闻言见状，目光一闪，僵硬的道：“不用！”

姑娘适时笑道：“师爷勿客气，他是老实人，别窘了他！”

罗袖轻拂，谁也没注意她这小动作。

怪！

南宫秀倏地缩手，比伸出时快了几倍，噢了一声：“是么，姑娘……请。”

东方青白叫道：“那有立着说话之理，尤其是二位姑娘，请不到的贵客，老夫领路。”

说着，一转肥躯，满面堆笑，真个先行。

南宫秀目光一闪，连连拱手，道：“是我慢客，姑娘请。”

她俩轻移莲步，袅袅拾级上阶，柳腰儿娇又软，恍如垂柳舞风前，真叫人恨不得扶她一把，免被风吹倒。

傅震宇暗暗心惊，忖道：“真是小看她了，南宫秀真是难缠，不但心计超人，眼光更毒，他已起疑了，我正想开口打岔，引开他的注意力，他已伸手试斤两，却被姑娘不着痕迹的使他自行放手，知难而止，设非姑娘干得恰到好处，使南宫秀心中有数的话，非当场砸锅不可。”

一行进栅门，步石路，东方青白拖着肥躯，却是分外有精神的陪着二位姑娘，几乎并肩而行。

这么一来，十二金钗也就只好跟在屁股后了。

那班平时杀人如草的凶神恶煞，大约为姑娘的美色所惊？也斯文多了，由于主人在前，他们只好放慢了龙行虎步，落在后面，就成了众星捧月，连城璧和尉迟玉与他们作品字形走，把正他们三人也当贵客，用不着客气，何况已露过一手，谁也不敢怎样，好象成了三个为姑娘领路的。

她俩落落大方，好象两朵能行的牡丹与红莲，冉冉移动，阵阵香风，倒便宜了跟在后面的凶神恶煞的鼻子。

在南宫秀嘴皮微动下，传音示意，东方青白绝口不提二女来意，倒像是熟识的，只偶而指点一下景物，告诉二位姑娘，这是啥？那是啥？

傅震宇一摔袖，竟向碎石路走去，连城璧与尉迟玉当然亦步亦趋。

东方青白噢了一声：“傅贤侄……”

“前辈有客请陪客好了！”傅震宇头也不回，扬声道：“这里风物不俗，我好好品赏一下。”说着，已经走出十多丈。

东方青白大急，哦哦着，大约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句，南宫秀笑道：“主随客便，在下奉陪便了。”

说罢，也转身走向岔路。

东方青白眼珠一眨，嗯唔着：“也好，贤侄尽可留连，何争一时，马上要上席了，南宫先生，请好好陪着。”

南宫秀点头道：“在下省得，不需要人来催，在下会陪同三位少侠入席。”

说声中，他已紧随傅震宇三人隐入花木丛中。

姑娘适时笑道：“奇怪了……”

“什么？”东方青白道：“有何奇怪？”

“不便冒昧”。

“那里？姑娘只管有话就说，不必客套。”

“那三位公子是主人子侄辈？”

“是么。”

“一位姓傅？”

“对。”

“大约他三位尊长是主人的好友至交？”

“不错！”

“另二位是姓？……”

“一姓连，一姓尉迟……”

“能忝为主人子侄辈，一定是名门之后了。”

“好说，也当之无愧。”

“哦，姓傅的，没听到江湖上有此名门望族。”

“姑娘也是江湖上的人？老夫失敬了。”

“那里，亭亭弱女，萍踪江湖，茫茫人海，雏燕无家，也只好自承是江湖人了。”

“啊，真了不起，花样的美人，敢闯江湖，真使老夫佩服得紧……”

“客气。”

“哦！对了，二位姑娘艺出何人？”

“恕难奉告，亦不足以动尊听。”

“姑娘太谦，老夫薄有浮名，也不过是多吃了几年江湖饭，只要是成名的人物，不分男女与黑白两道，敢说没有老夫不知道的，如蒙见告，或者令师与尊长可能系老夫故交素识？”

“师命难达，乞谅。”

“好说，二位一定是真人不露相了，老夫也是，交浅何能言深，一面之缘，已慰快感老怀了。”

“多承美意。”

“是么，姑娘如非绝代巾帼，又怎能得识老夫犬子？”

“我姐妹与二位公子，也只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东方青白讶声道：“何时相识的？是犬子敬邀降宠蜗居么？”

他大约已经起了警觉，竟忘了南宫秀刚才向他传音的话，南宫秀是要他让二女进入内院后，重门似海，先占地利之宜，再向二女详问要问的话，才可万无一失，不怕二女作怪！……”

却不料，二女一开口，就使东方青白“情不自禁”的“冲口发问”了。

姑娘嫣然一笑，如百花开放，媚态横生，妙目波澄，凝视了东方青白一眼，道：“主人能猜得到么？”

东方青白顿时如雪菩萨向火炉，有点融然欲化似的感觉连道：“老夫失

言了，多此一问，当然是犬子隆重奉请。”

“也不一定。”

“怎么？”

“如我姐妹是不速之客呢？”

“哦哦，当然……一样欢迎。”

“我姐妹谢过了，该是应邀上门，还感冒失呢。”

“哪里，哪里，二位是老夫请不到的贵客，也是到过寒舍最标致的姑娘……”真有点忘形了。

“奇怪！主人过奖了。”她截了话，却有点前言不对后语的笑道：“二位公子在家么？”

东方青白“哦哦”连声：“难怪姑娘奇怪了，如犬子……在岂有不早早出迎凤驾之理。”

“是么，真是不巧，我姐妹原是，应二位公子今日之约而来……既然……这样，当即告辞。”

东方青白胖脸扭动，忙道：“那有进门不入之理，请，请……”

五十

“恕打扰了，有劳主人亲迎。”姑娘花容一肃，强笑道：“二位公子，是存心避而不见面了？那又何必约我姐妹？未免豪门气味太过份了。”

已止了步，螓首一偏，娇躯转转，柳腰一摆，道：“妹妹，回去。”她是怪东方兄弟不出迎。

不但东方青白傻了眼，连那么多的老江湖，也不知所措了。

十二金钗为首的黄色宫装丽人笑道：“二位请听妾身一言如何？”

“请说。”

“既然是二位公子约请二位姑娘，决无避面之理……”

“是么？我还以为来得太早，二位公子尚在洗漱呢。”

“那么，就更失礼了，二位公子约了二位姑娘，一定会三更就起身，在旁伫立翘候芳驾了……”

“事实呢？”

“实不相瞒，二位公子是一时不适……”

“不会是暴疾突发，连走几步也不行吧？”

“姑娘，妾身据实奉告，二位公子如能行动，病再重，也会出迎的。”

“那么是……”

“不能起床！……”

“为何？……头几天还好好的……”

“是今早的意外突变！”

“唔！呀呀！”关切之色，尽在不言中。

“二位姑娘入内一看便知。”

“哦！哦！”

“请……问不妨事么？……”

“不妨事！”东方青白本色已急得挤眼，黄衣娇妾拉上话，他本要阻止，这时忙笑道：“老夫本是怕二位受惊，其实，没有什么……”

“那怎么会这样……严重呢？”

“是……这样的，犬子为歹人暗算，受了伤……”

“呀呀！不能……起床了？一定伤得十分重！”

“老夫本来马上会着手治伤，正好二位驾到，请请，也许犬子一见二位，就会好了一半。”

“那么，我姐妹该去看看……”

“对！对！请。”

“是什么伤？”

“外伤！”

“这还好！”姑娘松了口气，兰息一舒，道：“是什么人伤的？我姐妹……也颇知医道。”

“好极了，有劳二位看看。”

姑娘就加快移动了莲步。

东方青白不无嘉许的，溜了黄衣爱妾一眼。

东方兄弟二人是躺在他们的卧室榻上，一排三间宽大的精致华屋，外面是二间书房，内面有门相通，当二位姑娘在东方青白与十二金钗簇拥下到了东方玉的床前时，姑娘迅步走近，先柔声轻唤着：“玉大公子……”

可惜，东方玉仍是死人半个，眼皮也没动一下。

姑娘呆住了，有难喻的沉默，是痛苦？是悲伤？是绝望？……只有她芳心清楚。

这时，除了婢女伺候在室外，只有东方青白与十二娇妾，其他的人，当然都不能轻入内院一步。

东方兄弟的血污虽然经过清洗擦拭，那只限于面部，其他地方，都不敢妄动一下，更谈不到换下血衣了。

姑娘伸出了玉手，轻颤着，玉指探了一下东方玉的鼻息，若有若无，不过一丝馀气未断而已。

东方青白也觉得不妙，虽强镇静，仍掩饰不了心中的抵犊之情，丧子之忧，还有，五百万两使他心疼的……”

姑娘开口了：“府上高手如云，能人尽多，都已看过了么？”

东方青白苦笑道：“多已看过，外伤好治，只是……不知被歹徒弄了什么手法？”

又道：“姑娘不是精于歧黄么？”

黄衣丽人接口道：“敢劳姑娘切下脉看看……”

姑娘沉吟不语。

东方青白直搓手，黄衣丽人恍然道：“姑娘有授受不亲之嫌么？别说姑娘与二位少爷是……熟识的人，事关救人，不妨从权，何况医者仁心，姑娘忍心……”

姑娘点头道：“我知道，只是没把握……”

“没有把握是另外一回事。”东方青白道：“只要尽到人事而已，死马当作活马医，小犬的性命，就算交付给姑娘了，不论如何，老夫感激不尽……”

“好吧！”姑娘决然地：“我来试试，只要心脉尚存，药石可治的病，自信有九分把握。”

“好极了！”东方青白大喜道：“全仗，全仗，请姑娘费神，老夫告退。”

一挥手，十二金钗全部一福，低头退下，是怕分了姑娘的神心，一声也不响，东方青白道了一声：“拜托。”

也悄然退出。

黄衣娇妾瞥了他一眼，他一摇头，竟向外走。

黄衣丽人当然是不放心二女，陌生的姑娘，一切情况不知，万一是趁机而来，对东方兄弟猛下毒手，真是想抢救都来不及，难怪她多心了……

但是，这是不能出口，也不能形于词色的，只好环列在室外沉住气，静以观变。

只见姑娘迅速地由襟底抽出一支小银管，一展机括，倒出九支细如人发的金针，和一圈丝绵。

十二金钗都紧张，几乎出手抢进。

姑娘一甩手，一支金针已插在东方玉露出锦被外的左脉门上。

黄衣丽人刚想有所动作——

姑娘已轻声道："妹妹，你把被子移动些，我先用'金针度脉'查看一面，可能会用'金针放血'之法……"

红衣姑娘，应声移步近床。

却是纤掌轻扬，锦被就揭起小半，她马上低头退步。

十二金钗才把吊起的心情松驰下来。

姑娘已把丝绵一抑，丝绵笔直飞出。就缠在金针上。

姑娘屏息定神，把丝线缠在自己玉腕上。

十二金钗相顾一呆。

她们虽不懂得脉里医道，却多少看出姑娘并无恶意，是她们空紧张。

姑娘的抛针，抛线手法，使十二金钗吃了一惊，因为，若非内功通玄，已到劲透发梢毛际，无法如此得心应手，只这一手，十二金驻就自叹不如。

猛听书房内有轻轻以指敲桌声息。

黄衣丽人一招，其他十一金钗就悄然蹑步，片絮无声的先掠向书房。

东方青白一点头，一呶嘴，先转身。

十二金钗随着他直到东方青白的书房，已隔了近二十丈，等于远离了病房。

南宫秀已起身相迎，原来是他在等着？

东方青白低声道："他们三个……"

"放心，都坐在客厅品名。"

"还好，他们没有花样？"

"花样！可能是想出花样，被我盯住，也变不出花样来了。"

"劳神！"

"看他三人之意，原是想折向栅门外，但找不到路，正在张望，我已跟上了，他们说要看看后园，我说马上要开宴了，他们就说，随便走走看看，总算什么地方也没乱闯，以我之见，他们不是有什么事要商量？就是想藉机会勘一下盘子。"

"好小子！可恨……"

"还有，他们似不愿与二位姑娘照面？故意避开，使我有点……疑心……"

"那一点？"

"我以为他们三人可能与二位姑娘相识？却故作不理会……"

"哦！这么说，那两个丫头靠不住？"

"我只是猜测而已，对来历不明的两个丫头当然应多小心，以防万一。"

"那么，老弟为何要我招呼她们出来？连一个照料应变的人也没有？"

"这是欲擒故纵，先安住二个丫头的心，并不关大局。"

“万一呢？”

“不会！她俩不会这么笨，等一下再看发展！”

“老夫也是此意，小玉，小英，小俊即已惨到如此，只好碰下运气了，她俩再会作怪，也得先想到她俩的性命，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

“东翁说得是。”

“也罢，这叫做病急乱投医，老夫今天几乎‘死了’几次了呀。”

南宫秀心中明白，忍住笑，像今天一连串发生的事，何异要了“江汉一蚨”几条命，可说是真心话。

东方青白又道：“老弟，我方寸已乱，全仗老弟替我运筹了。”

“东翁万安，以东翁之睿智，大风浪不知见过多少，何在乎区区几个无名小辈？”

“咳老弟，三个小辈恃技勒索的事怎么办？”

“这不过缓兵之计，放马外厩而已，我自有安排。”

“好的！”东方青白大约最高兴听到这种话了，一拍南宫秀的肩头道：“老弟，真不愧吾之子房！”

“东翁适才之急智，亦令我五体投地的叹服！”

“其实，也不算什么，老弟乃我之肱股，岂能让你受了小辈之窘？也望老弟大展经伦，解我今日之困……”

“当然，当然，敢不效犬马之劳。”

“行，一句话，我一定全力支持老弟列名武林新组五大家之林，取代以前的四大家！”

“先谢过了。”

“老弟，眼前的事……”

猛听脚步声响，外面轻声道：“二位姑娘有请老爷。”是女婢传话。

东方青白胖脸一挤，紧张起来，脱口道：“怎样？”

南宫秀低声道：“东翁务必冷静沉着，看她俩如何？”

“老弟，你也同去，为我答话……”

南宫秀点头道：“敬陪。”

十二金钗拥着东方青白，迅即和二位姑娘照面，东方青白父子连心，一看姑娘双眉紧蹙，便脊背发冷，强作镇静的拱手道：“劳神，小犬……”

“难！”姑娘沉声道：“真是抱歉，我以‘金针度脉’的‘青囊’秘法，也弄不清二位公子是何奇病……”

“可是中毒？”

“不是！绝对不是广！”

“哦！”东方青白嘘了一口气，道：“这还好！那一定是被制了奇经偏穴？”

“这很难说。”

“姑娘。”南宫秀抱拳说：“二位竟知‘金针度脉’的不传之秘，可是‘青囊仙子’门下。”

“就算是吧，请主人火速另请高明，迟恐无救，我已察令郎经脉逆行，一个周天，就难……”

她咽住了话，使人一听，便知已到魂游墓府，生死须臾的危急关头了，把南宫秀想说的话逼回去。

东方青白惨声道：“姑娘，如此……小犬返魂无术了……？”

“也不见得！”

“哦，姑娘可是有……”

“不！以府上能人之多，如能在一周天的限期前，找到那位下手的人……”

东方青白失望的哦哦着，翻白眼，等于五百万两非脱手不可。

“姑娘！”南宫秀沉声道：“我们早已在事发后，立即派出大批人手了，姑娘既得‘青囊’绝学，当不乏续命灵丹，敢烦先换魂九幽，我们再倾全力追觅那位……朋友如何？”

“是……是，老夫也有此意，当不吝重酬……”

“唔”。姑娘弗然不悦，冷然道：“请主人收回这句话。”

南宫秀忙道：“姑娘请谅，敝东翁爱子心切，情急失言，以二位姑娘与敝少东相识之雅……”

姑娘截口道：“我知道，何吝丹药，各位没有听到我刚才的话么？人在经脉逆行之下，灵丹下喉，是速其死！”

“死”字特别说得重，姑娘甘犯不讳，却使人心惊肉跳，东方青白双手捂胸，哦哦道：“怎么办？怎么办……”

姑娘沉吟道：“我有一点猜测，只不能断定。”

“姑娘，请教。”

“我姐妹虽然是武林后学，对各家独门点穴也知道不少，像这种手法，好象……好象是……一种绝传的奇技之一。”

南宫秀目光飞闪，道：“请姑娘不吝明教。”

“如我姐妹臆断不错的话，当是百年前空门四大绝学中的‘指定乾坤’！

“呀！”东方青白与十二金驻都脱口而出。

南宫秀沉声道：“有理，如非姑娘提醒，我们只有束手了！”

“南宫老弟。”东方青白道：“空门四宝，失踪多年，怎会出世？”

南宫秀道：“东方翁请想一下，以我们合府的人，如是江湖上的各家点穴，恐怕瞒不过我们这多人吧？……”

“有理，有理！”东方青白连声道。

“老弟，空门四宝，为四大家所得，老弟可记得‘指定乾坤’落在那一家？”

南宫秀目光连闪，道：“傅家！”

“呀！好极了，傅贤侄不就在么？快请，快请！”

五十一

“慢着！”南宫秀苦笑起来，道：“东翁，如果傅少侠已得此绝学的话，岂有袖手之理，他早上也是明明看不出呀。”

东方青白一沉脸，怒嘿一声：“难道，就是他做了手脚？难怪来得这么巧……”

“东翁错了！三位公子受制时，傅少侠已是我们座上客了……”

姑娘接口道：“原来主人有三位公子？”

“一个是老夫义子。”东方青白搓手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姑娘轻哦道：“原来那三位公子是今早才到的？”

“不错，姑娘有何高见？”

“我姐妹只是觉得他们对主人的口气，很生疏，而主人又说他们三人是侄辈，有点奇怪罢了。”

“二位姑娘真是有心人，能由三言两语，听出可疑之处，以二位姑娘的看法，那三位有可疑之处？”

“请主人说出他们三人的来历。”

“姑娘，没听到我们刚才说过的么……”

“那位傅公子竟是已遭劫十多年的傅家后人？”

“正是。”

“另二位呢？”

“也不等闲，是当年与四大家齐名的‘四绝诸葛’汪浩然门下。”

姑娘目光一闪，哦声道：“这就难怪了，如他们三位是求上门的话，那就……差不多了！”

“正是有所……”东方青白话未罢，南宫秀忙接口道：“实不相瞒，傅少侠是向敝翁暂时周转一笔巨金，以作重建家园之用，敝翁与傅大侠啸天有旧，也义不容辞……”

姑娘美目连闪，哦了一声：“原来如此，主人重义轻财，当此叔季之世，真是不可多得……”

东方青白胖脸一热，讪讪地连道：“姑娘谬赞，份内之事，不足挂齿。”

姑娘道：“恁地说，又不可能。”

“姑娘何意？”

“傅少侠既……如此，有求不遂，才会伤人，既然这样，他没有先伤主人爱子的必要，也不合情理。”

东方青白吸了一口气，眼瞟向南宫秀。

“嗳！”南宫秀陪笑道：“姑娘兰心慧质，七窍玲珑……这点且慢慢推敲，尚未请教二位姑娘贵姓芳名。”

东方青白哦哦道：“老夫真是糊涂，连这个也没请问，失礼，失礼。”

“我闺名安琪，舍妹，安瑶。”

南中秀道：“原来是安姑娘，府上在……”

“我姐妹尚未请教阁下……”

“在下南宫秀。”“哦，原来是‘赛留候’南宫前辈，在南宫先生面前论智，真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

南宫秀红了脸，竟有点尴尬的道：“那里，那里！在下是枉负虚名，现在已是智穷力竭，束手无策了。”

“客气，眼前人命关天，依我看，还是尽出贵府人手，全力……？

“这个不须吩咐，马上会有回报，在下再传牌令召回一些人手查问就是。”

“如此，就好，请问南宫前辈，空门四宝落在四大家，‘指定乾坤’真的是在傅家？”

“这个，不错的，因为道上人都如此说。”

“那末，其他三宝如何？”

“据传说。”南宫秀不假思索的说：“‘一字禅功”落在林家，‘隔空投物’落在龙家，‘纵横九式’落在马家。”

姑娘沉吟道：“不会错么？”

南宫秀道：“姑娘，能由众口公认，当是信而有证。”

“前辈可知‘众口烁金’的话？”

“姑娘有所疑么？或是另有可据的发现？”

“不！我只是根据推理，何况，前辈也只是根据传说，天下事，凡不亲眼看到，不足为凭。”

“姑娘说得有理，愿闻高见。”

“这很简单，如果傅家所得确是‘指定乾坤’他就难脱嫌疑，掩耳盗铃，任何理由也难推卸事实的，反之，如落在别人手上，就等于傅少侠绝对没有私曲。”

“有理！”

“还有，大家都知道，四大家已遭劫十多年，空门四宝，究竟落在谁手？是一个无人可解的谜，设或是……”

“啊”姑娘是疑心空门四宝已另落他人之手，炼成了绝学，肆虐江湖，为了闯字号，又可嫁祸四大家后人？”

“前辈真不愧为智大如海，事事想得周到。”

“岂敢，设非姑娘提醒，在下也未想到这点。”

东方青白哦哦道：“确实大有道理。”

“但是，也有商酌之处。”南宫秀轩眉道：“姑娘，如有人练成绝学，已足傲视天下，闯出旗号，易如反掌吹灰，尽可以真面目出现，正好一举成名天下知，又何必如此藏头缩尾？”

“这个么？”姑娘道：“也许是此人绝学初成，不知虚实，想先试试手，等适当机会，再出头露脸。”

东方青白叹了一口气道：“姑娘，这么一来，老夫是越来越糊涂了，如何才好？”

“其实，这些都是假定的，我也没有断定就是‘指宝乾坤’，只是如此推想罢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一切还是等贵府人手回报，才可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

“行。”东方青白点下头。

南宫秀道：“姑娘，先请入席，请敝东翁十二位如夫人敬陪。”

东方青白连道：“是么，是么，老夫直是急昏了头，多多简慢二位姑娘了，请，请。”

安琪笑了，摇摇头，道：“此时，此地，虽有天下美味，也难下咽。”

东方青白哦哦道：“犬子何幸，得二位姑娘如此关怀？，老夫先此谢过了。”

南宫秀道：“凡事急也无用，先定下心来，细细商量，哦，安姑娘，马上要和傅少侠他们见面了，二位姑娘有什么不便么？”

东方青白道：“二位姑娘当然就在内院设席。”

“不必。”安琪笑道：“我姐妹虽是女流，既然人在江湖，就不拘这些世俗男女之见，随便好了。”

“姑娘真是不愧巾帼须眉，在下实在汗愧。”

南宫秀说罢，一剔眉道：“他们已经回来了！”

前面已传来三响云板，一串银铃猛震。

南宫秀忙道：“姑娘，等下见到三位少侠，尚望多多费神，如能有所得，敝东翁上下感激不尽。”

东方青白立时会意，知道南宫秀已在二女身上下功夫，要借仗她俩向傅震宇等三人用“手段”了。

当下，忙道：“仰仗，仰仗。”

安琪沉声道：“一切等下再说，请速召见贵手下。”

南宫秀向东青方青白道：“东翁，是我出去，抑或是东翁……”

“当然由老弟作主。”

“不？”姑娘沉声道：“恕冒昧，最好能请贵手下到此回话。”

“对！对！”东方青白挥手道：“快叫进来，这种事，非姑娘裁决不可。”

“不敢，可免转告之劳，现在是争取时间第一。”

南宫秀已步移照壁下，一按壁上的太极图，东方青白一摆手，十二金钗退去，四个俏婢已移正座位，当然是东方青白坐在主位，南宫秀陪坐，二位姑娘就坐客位。

四人刚坐定，步履如风，两个葛衣老者和一个硕壮如牛的大汉，已经暴声道：“我等回报。”

“请进。”东方青白一抬手，道：“请详细说来。”

三人拱手而入，大约见有两侠位绝美少女在座，又是陌生人，这是内院，女眷皆已回避，有女宾在座，他们不敢随便开口了。

安琪凝声庄容道：“主人不妨引见一下，免有拘束，如有不便，我姐妹告退。”

“那里！”东方青白忙道：“这三位是老夫得力弟兄。”

一指二位老者，道：“二老是‘邙崃双雄’查氏兄弟。”

一指壮汉，道：“这位老弟是‘崂山神力宫’主人座下八大弟子老二‘铁臂金刚’伍震东。”

安琪姑娘柔声道：“都是大名鼎鼎，我姐妹见过三位。”

姐妹盈盈起立。

东方青白又道：“这二位是安家姑娘，也是犬子敬邀而来的难得贵客，你们尽可据实而言。”

查氏兄弟与伍震东，一齐抱拳道：“见过二位姑娘。”

姐妹俩还了一福，安琪道：“三位请坐。”

东方青白道：“看坐”

侍婢移来三把金交椅。

三人道了谢，欠身坐下。

“邙崃双雄”实是匪号“双枭”，以轻功和毒手闯出凶名，老大查明沉声道：“据咱兄弟查证，三位公子是在……祭神大典的祭坛上献艺时被人暗踢了盘子……”

“怎么？”南宫秀截口道：“三位公子上台，我们去看热闹的兄弟不少，怎么不会听说。”

查明吸了一口气，道：“师爷明见，当时‘点子’并没出面，只是暗中捣蛋，几乎让三位公子当场出彩，总算三位公子挣住了面子，大家都没有觉察，这是首席执事告诉咱的。”

“说下去。”

“三位公子下台后，因人山人海，实在不知是那一个捣蛋？就同到……琵琶巷去……喝酒。”

东方青白哼了一声：“畜牲就是这个……德性……”

南宫秀接口道：“正是五更天时分，那儿却是最热闹的时候，那班……姑娘们出了许多诱人的花样，花灯上尽是谜，彩头又邪门的诱人，所以挤了好几千人，水泄不通……”

“ 废话！ ” 东方青白冷声道：“ 该谈正题。 ”

查明道：“ 三位公子是骑马，也许是因为人太多，一时无法让路，三位公子就下马……凌空越过，想登上‘ 满春楼 ’……。

“ 怎样？ ”

“ 就在三位公子横空而过时，被人暗算，摔下来。 ”

“ 哼！ ” 东方青白白胖脸扭曲了下来。

“ 一个不三不四的汉子开口了，说三位公子由这多人头上跨过去，是存心触大家的霉头，倒了他的好运，中不了彩，要三位公子赔出黄金一千两，给大家消掉霉运！ ”

“ 胡说！气煞老夫了！ ”

“ 三位公子一见有人出头，当然想……先下手为强……一言不合，那厮出手贼滑，就把三位公子……整住了…… ”

“ 畜牲，这样没用。 ”

“ 那厮一得手，就当众大放厥辞，对三位公子肆意侮辱，并把……姑娘家的……裙子罩在三位公子的头上，而后，当众折辱了三位公子，再把三位公子拴上了牲口，叫人牵着牲口，直送回来。 ”

“ 就这样？我们的人都到那里去了？ ”

“ 当时，咱们的人就四散阻截那厮，竟被他先后制住了十多位，溜了！ ”

“ 气死我也！你们……你们…… ”

“ 东翁息怒！ ” 南宫秀徐徐的沉声道：“ 就没了线索。 ”

“ 弟兄们所以未及时赶回来招呼，就是分作好几路找寻那厮，直到咱们赶了去，才知道这些经过。 ”

“ 一点头绪也没有？ ”

“ 有是有的！ ”

“ 快说。 ”

“ 咱们先查出那厮曾经往南门“ 悦来 ” 栈下脚，据老板说：“ 那厮曾经回栈一趟，结了帐就走了，还是昨夜三更天时下的栈，经过咱们多方打听，有的说那厮又溜进了琵琶巷子内去了……咱们家家去搜过了一遍，没有…… ”

“ 又是废话！ ”

“ 可是，刚才得到几处的人指证，说那厮已经来咱们这儿了。 ”

“ 那有这种事？三位是老江湖了，会相信么？ ”

“ 好多人都这么说，那厮还叫了船过江，指明是要来‘ 锦绣别墅 ’。 ”

“ 好大的胆子，他会来送死？ ”

“ 咱们得悉此情后，所以立即驰回。 ”

“ 这，简直是……白日见鬼？哼哼！ ”

东方青白气得直翻白眼！

南宫秀忙道：“ 东翁，这是说不定的，也许那厮会真的来这里？不知怎样耽搁了，查老大也算查得一清二楚了。 ”

“ 一清二楚？ ”

“ 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来报又发现那厮踪迹…… ”

安琪姑娘点头道：“ 这也算难得了，至此为止，各位可有什么高见？ ”

东方青白道：“ 那家伙见不得人，当然不敢来此送死！ ”

“ 双枭 ” 与“ 铁臂金刚 ” 忙同声附和道：“ 东翁说得是。 ”

安琪姑娘目注在思索状的“赛留候”南宫秀，道：“南宫前辈呢？”

“下步么？”南宫秀蹙眉道：“那家伙可能会来，也可能不会来。”

五十二

东方青白震声道：“这是什么话？老弟？”

南宫秀沉声道：“东翁，此人不简单，是存心冲着我们来的，他既有意找麻烦决不会就此罢手，这是我推断他会来的原因。”

“为什么又说……”

“说他可能不会来的原因，困为对方已经和我们订……有三日之约，他要来，也必在三天后，他这样鬼祟祟，目的在惑乱人心，使我们风声鹤立，时时为他担心着，他必然隐身在不易发现的地方，好教我们空自紧张，此乃‘孙子’攻心之计……”

双目一亮，握紧头一扬道：“此人可说是我们当前劲敌，切不能因他只一个人现身而轻敌，稍一疏忽，后果难料！”

安琪姑娘点着螓首道：“前辈分析得道理，我妹妹也有同感，只是，对方已和你们订了三日之约？”

东方青白直看着南宫秀，又眨着金鱼眼。

南宫秀忙向东方青白传声道：“东翁放心，她姐妹大可利用，没有隐瞒的必要，说不定大有所得。”

东方青白金鱼眼一转，没吭声。

南宫秀已笑道：“在二位姑娘面前，我们无不据实奉告请东公翁……”

东方青白挥袖取出那封讣闻似的柬贴，欠欠身，递给安琪姑娘，接口道：“真是存心敲诈！”

安琪姑娘纤指微探，接过展阅。

“双枭”与“铁臂金刚”相顾一眼，他们是奇怪这二位陌生姑娘来得突兀，东方青白和南宫秀为何把她俩当作可以推心置腹，俨如一家人看待？

安琪姑娘和红衣姑娘并肩看过柬贴，安瑶姑娘脱口道：“好大的口气，五百万两？”

她始终沉默一边，这一开口，如黄莺出谷，巧转如簧。

东方青白仰面道：“五百万两，并难不到老夫，只是太气人了……好有一比，如是二位姑娘开口，那只要一句话。”

真是暴发户的大口气。

安琪姑娘道：“先伤人，再索巨金，确是欺人太甚。”

“是么？”东方青白道：“安姑娘，你想，老夫能丢得起这个人么？”

“为今之计呢？”

南宫秀道：“尚望二位姑娘不吝指教。”

“请前辈先说。”

“在下拙见，我们一方面按兵不发，不动声色，以不变应万变，一面严密戒备，并暗中再添人手，搜查那厮的去处，只要能逼他出面，再做道理。”

安琪姑娘点头道：“有理，可是，三位公子……恐怕不能多延一刻。”

东方青白忙道：“那怎么办？”

“我的意思……有不便启齿之处。”

“不妨，老夫恭听。”

“依我的看法，主人应当火速依照柬贴所说……”

“是这样？”东方青白失声道：“这不是老夫自认栽了？”

“这是权变之计，照柬行事，至少，对方非出面不可，只要人家现身，再定下步棋。”

南宫秀轩眉道：“姑娘，如对方不出面又如何？”

“我相信，人家一定会出面的，因为他的目的只是勒索，否则，没有无故伤人，藉此要挟的必要，而我们只是让此人出面，才好见机而作，总比大海捞针，到处追踪的好。”

东方青白道：“老夫……就听姑娘的……要不要与傅贤侄三人合计一下？”

“用不着！”

南宫秀道：“傅少侠有言在先，只要那厮出面，傅少侠等三人也不会袖手的。”

东方青白道：“好，就这么办。”

安琪姑娘道；“钱财身外之物，三位公子比什么都要紧。”

“老夫正是此意，噢，来人……”

南宫秀道：“就请查家昆仲和伍老弟立即过江，通知八大银号与有关方面调集，分批送到山下。”

东方青白，摆手道：“不必，惊师动众，如这么做，马上会被外面传开了……”

南宫秀目光一闪，接口道：“东翁，数目巨大……”

东方青折截口道：“烦老弟通知帐房，拔出十人，至此候命。”

说着，站起身来，叫了一声：“阿娇。”

屏风后嘤咛应道：“老爷有何吩咐？”

“你，取第七号锁匙，去开第七号金库。”

屏风后应了一声，莲步细碎。

南宫秀已匆匆离座走出。

东方青白目注“双枭”与”铁臂金刚”道：“请三位老弟辛苦一趟，过江去通知大家，注意盯人！”

三人应声而起，拱手而去。

安琪姑娘笑道：“主人决事明快，真如并州剪，哀家梨。”

东方青白欠身而起，呵呵道：“耽搁了这么久，上席。”

外面应道：“早已伺候。”

东方青白抬手道：“二位请。”

一行到了前面花厅，只见连城壁与尉迟玉二人正由二位师爷陪着闲谈，一见主人出来，都移目起立。

东方青白一面致歉道：“为了犬子，弄得大家不安，老夫失陪了，久甚三位勿怪。”

一仰下巴，目光向两个师爷一凝，道：“傅少侠呢？”

连城璧沉声道：“傅兄正在外面散步。”

东方青白噢了一声，看着两个师爷道：“还不快请。”

两师爷躬身向外走。在锦幔后，已摆设三席，水陆并陈，象牙筷，白玉杯，食具皆是窑瓷，俏婢十二，各捧金壶，真是豪门场面。

安琪姐妹，相视一眼，没来由，螓首半低间，已把连城璧与尉迟玉看了一眼。

这时，傅震宇正在栅门外，背着手来回踱着，好象难得悠闲。

其实，他已经把那辆马车的前前后后，都看过了。

并且，还传声和那个小叫化冒充的车夫交谈过，他和小叫化，都是心情激动的很……

虽然有两个守门的大汉，外加一位师爷在旁，隐有盯人之意，无奈傅震宇根本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在散步而已，连开口也没有，能对他怎样？

那车夫始终低着头，更没有挑眼的地方。

谁又知道傅震宇和小叫化，都是心事重重呢。

好容易，那两位师爷扬声出来，“傅少侠，请入席，敝东翁在恭候。”

傅震宇笑了一笑，道：“我就来。”

当他由二位师爷陪同，到了花厅时，南宫秀也已在座并专为他引见了二位姑娘，互相介绍了姓氏，她俩落落大方地向他们三人衽裣为礼，傅震宇与连城璧尉迟玉拱手客套了几句。

二位姑娘由那位黄衣丽人与另一位紫衣丽人陪着入席。

东方青白与傅震宇等三人同席。

另一席，是另两位师爷和一个秃头胖子，是“锦绣别墅”的总帐房，也可说是总管家，姓匡。

能作为当今富甲江南，应酬八方，钟鸣鼎食的豪门巨富家的首席管家，当然也不是等闲人物，也可以说是仅次于主人的手下的头号人物，集三位师爷，一位管家，加上主人与内眷亲自奉陪，在“锦绣别墅”说来，已是极难得的荣宠，罕见的贵客。

傅震宇已对姓匡的总管暗中留意。

他心中当然明白，此人不简单，必有特别过人之能，看他外表，十足的脑满肠肥土财主，如果堆笑上脸，十足的大肚弥勒佛，可是，却极少能看出他有表情，但又不见阴残冷酷，证明是一城府深沉的难惹角色。

但是，此人是在大家入席时，才施然出现，对主人及客皆是淡然，绝无巴结，献媚的俗态，东方青白只简介一句：“这位是寒舍匡总管。”

别外二位师爷，一个皮笑肉不笑，一个开口就哈哈，都是十足的老奸巨滑，也只知一姓时，一姓阳，和“赛留候”南宫一样是“幕宾”身份。

傅震宇对不时哈哈，谈笑风生的阳师爷及难得开口的时师爷，都不十分注意，却全神贯注在匡总管的身上，暗中察看他的一举一动，而两位姑娘，也正在暗中对傅震宇留着神呢。

他心中忖度着——

由此人身份，地位而言，该在南宫秀之上，决不在南宫秀之下，如果说东方青白对南宫秀特别倚界重视的话，姓匡的总管该是并重的左右手，也是东方青白最恰当的心腹，不然，就不会托以一人之下的重任。

可是，东方青白竟似对他冷淡，抑是一家人不拘这些？或是有意疏忽，使客人对匡总管不予注意？

再逐一思索当代武林中，上一辈的成名的人物，正邪两路黑白二道，不但想不出姓匡的来历，这时阳，二位师爷，也茫无头绪。

设非三人乃无名之辈，或师父隐迹时尚未成名，就是假托名姓，否则，以恩师见闻之博，加上傅震宇自己也已在江湖上萍踪三年，决不会对此三人，毫无所知之理。

他本想传音向连城璧与尉迟玉询问是否知道此人？但是，已经入席，主人和南宫秀就在咫尺面对，不可失仪或使人动疑，也只好藏在心底。

东方青白自捧杯起立，欣然作欢声道：“今朝何幸，承二位姑娘凤驾枉顾，傅贤侄等三位少侠莅止，麟凤呈祥，都是后一辈中杰出人物，老夫不胜欣慰，引为退隐林泉十年来之第一件高兴的事，莫嫌粗肴淡酒务必尽兴。”

他自己一仰脖子。

先照了底，虽无丝竹管弦之奏，女乐侑酒之雅，主人当尤患大时，乃不失江湖豪气，前辈本色，亦足见虚名难以幸致了。

安家姑娘，当然只是玉杯沾唇而止，傅震宇等已慨然倾杯相向。

“酒过三巡，菜上六道，仍是闷酒，宾主之间，陷入沉默，显然，主人方面在考虑措词，宾客方面也不便先发议论。

这好象家常欢宴，气氛宁静，各人的心情，只有各人明了。

整个“锦绣别墅”，也是外驰内张，由高大的粉墙掩去了内面的动静，好象什么事也没有。”

骨子里，却是紧张之至。

首先是大批高手，在紧急部署，一半留下，分布在四面八方，作应变之计，虽在白天，也有兵临城下，刁斗森严之势。

另一半，全部向四面扩大搜索，集中注意力在任何可疑一个人物身上，因此，凡是穿着稍岔眼，容貌有使人注意的行人，都几乎受到监视与试探。

武汉三镇，已是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那因为东方兄弟被人毒打的消息，迅即传扬，由于打人的地方，又是金粉渊薮，酒色风流的琵琶楼，王孙公子的销金窟，那地方，是有钱人的去处，一般人，只有望帘门而垂涎的份，平时东如流水马如龙，在这种地方，又当着元宵夜，祭神节，人山人海之时，东方兄弟竟被人打得遍体鳞伤，在一般人听来，真是天大奇闻。

要知道“锦绣别墅”不但财雄势大，在江汉间的人们眼中，无殊帝王，神仙，巴结都来不及哩，叫人羡慕，何况东方兄弟又会武功，被人一传说，就成了神明，可是，一夜之间，这个“偶像”被人打倒了，“锦绣别墅”中人“毫无办法，连打人的人也没找到，茶房酒肆，街头巷口，谈的都是这件事“再被人加油添酸”绘声绘影的一说，就更是耸人听闻，有的说是为了“琵琶巷”中的“绝色”而起，有的传说是为了觅仇而起，整个武汉三镇，像倒翻了一锅热粥。

在客栈，酒楼间，已惊动不少江湖客，纷纷集中浮江去“龟山”想弄清事实真相……

因此“锦绣别墅”中，云板连响，不时一叠声的传报：“客到。”

这一来，可就显出那位“匡总管”的“重要性”和“能力”来了。

只见他端坐不动，只淡淡的吩咐下去：“有请，只说东翁有事不便分身，一律请到‘迎宾馆’流水席招待。”

还有，是吩咐手下的：“视来客身份，妥为接待，着令宾馆主事弟兄随时通报情况。”

手下的人，早已暴喏退去。

他徐徐起立，端着酒杯，亲自向傅震宇敬酒。

傅震宇起立与他“对”了三杯，笑道：“总管指挥若定，不辞怠慢其他来宾之嫌么？”

匡总管笑了，慢吞吞的道：“客有先后，事有缓急，三位少侠与二位姑娘，是我们现在唯一的贵客，决不容许别人打扰，等席散后，我再出去……”

话声甫落，云板连响九下。

东方青白咳了一声：“是谁来了？”

外面步履声急，朗声报道：“‘九连山庄’史庄主与二位公子，一位千金驾到，请主人出迎。”

南宫秀目光飞闪，道：“是史庄主？东翁非移驾不可。”

东方青白一面起身，一面笑道：“他难得来，怎么这么巧？听说他在五天前过江北上，竟过门不入，又来得这么快？……”

匡总管接口道：“东翁且只管陪客，我与南宫兄代迎即可。”

一面飞快地向南宫秀递了一瞥眼光。

他自己不等东方青白表示，掉头外向。

东方青白刚噢了一声：“还是我自己去，老史有点小心眼……”

南宫秀已起立笑道：“东翁不是说史庄主日前过门而不入么？礼尚往来，有我与匡兄出迎，并不算失面子。”

“东方青白哦哦道：“也罢……”

南宫秀已大步紧随匡总管之后，出了花厅。

东方青白刚坐下，傅震宇轩眉笑道：“史庄主夙以‘施风刀’名震江湖，今日能够识荆，也不失为快事！”

东方青白道：“当然要为贤侄等引见，说来，南庄北堡，也与令尊及汪大侠有旧，也不算外人。”

傅震宇暗想：“偏是你会套交情，却不知正邪不并立，冰炭不同炉之理？熏犹展器，我这个‘贤侄’实在做得太委屈了。”

再想起昨夜在“黄鹤楼”偷听东方兄弟与两位姑娘的对话，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冷眼向安琪姐妹看看去，不料，她俩四道波凌，也正向他投射过来，使他心中一动，忙避开眼光。

他原以为是无意中的接触，但是，他立即觉得她俩似乎是有意的看他，尤其是安琪姑娘，一瞥柔光中，他能感觉到还有不可形容的“启示”，是幽怨？是传情？是暗示什么？他一时无法体会得到不可捉摸的主题。

他不敢再投去眼光，那因为身在客位，当着主人的面前，他绝不能有使人“起疑”的任何失态，那是失礼之事。

五十三

连城璧突然朗声说：“咱有一点请教主人，能否据实见教？”

东方青白细目发凝，含笑道：“老夫是知无不言。”

连城璧沉声道：“先谢过了，咱听道上人说，‘南庄’史庄主和主人是亲戚？”

“不错！”

连城璧仰面道：“还听说史庄主和二位令朗有‘江南四公子’之称？”

“是的，那不过是一般俗人客套罢了。”

傅震宇暗道：“姓连的倒知道的不少，可见处处留心，所知可能不在我出道三年来的见闻之下。”

冷眼一瞥，两位姑娘正在凝神倾听。连城璧沉吟了一下，又道：“还有一点，似嫌冒昧……”

“那里，老夫一向不拘小节，有话只管说。”

连城璧一剔眉，震声道：“据道上传言，史庄主与‘北堡’宫堡主雄心万丈，有再拉拢同道，共创五大家之说……”

“这个么，大约是空穴来风吧？”

“不！据说其中就有贵主人在内，且是坐镇中央。”

傅震宇暗道：“果然不简单，只是为何在这个时候询问？”

东方青白哦哦道：“江湖朋友，就是嘴皮太快，这点，老夫承认有人提出此议，却无具体结论。”

“不！主人恕咱直言谈相，道上纷传，却说得活灵活现，并指出为期在尔，只等安排妥当，向天下宣告而已。”

东方青白胖脸扭动着，道：“得，得道听途说……就算有这回事吧？少侠是由何处听来的？”

“风闻已非一日。”

“那么，令师当然知道……”

“是。”

“令师有何高见？你和尉迟少侠又有何定论？”

“客气，咱们是想先证实一下，如主人已经承认，当先听取主人高论。”

“少侠认为有所不当么？”

连城璧看了傅震宇一眼，大声道：“傅兄也在座，咱窃以为期期不可！”

“愿闻不可之理由。”

“第一，如此议实现，不言可喻，是要取代昔年四大家的地位，在道上亮出旗号。”连城璧目光一注东方青白道：“如此，主人就先对不起傅兄了。”

东方青白道：“有理，愿闻第二。”

“第二：如五家旗号亮出，等于轻蔑四大家后人无能，无力重振家声，傅兄与其他三大家的后代，如何自处，情何以堪？”

东方青白笑道：“少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既然是以五家并称，即表示与四大家无关。”

“主人差矣，多一家，也不过掩耳盗铃而已，各人心底有数，这不是可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

“还有，提此议人，是鉴于十多年来，四大的的后代寂没无闻，武林纷扰又多，如果我们能树出旗帜，使众望有归，不失为造福同道，减少流血之事……”

“也不尽然，当年四大家专打不平，以天下为公，排难解纷为已任，以义服人，德威皆备……”

“嗳！”东方青白佛然截口道：“少侠是认为老夫等条件不足，是么？”

“主人勿以辞达意，王道与霸道有别，如果此议一成，势必各占地盘，划地为界，徒然更增纠纷，必至终无宁日。”

东方青白哦哦道：“令师也如此说么？”

“不错！”

“老夫几乎忘了，令师现在何处？”

“也许就在江汉之间。”

“如此，很好，二位少侠能请令师大驾光临寒舍否？”

“主人有此诚意么？”

“笑话！”东方青白大笑道：“令师汪大侠，冠冕群伦，如他能够出山，老夫愿勉尽棉薄，听他号令。也不去争论四大家与五大家的问题了。”

连城璧目光一闪，沉声道：“可是，现在傅兄已经出道，傅兄也急于晤见家师，不妨听听傅兄的意见。”

傅震宇已大约知道连城璧庄安什么心？打什么主意了，无非是“取瑟而歌”，制造别有用心的形势而已，他刚一扬眉，东方青白笑道：“傅贤侄请你说说看。”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这根本不是问题，当初家父与三位伯父义结金兰，只是志同道合，尽一份武林道义，做人的责任而已，并无结党之意，四大家乃江湖上称呼，如果不分是非，不足服人，就成了朋党私意了……”

“对！对！贤侄分析得条理分明……”

傅震宇续道：“凡是以私结党者，就难免有偏袒，不足以服天下，如能一本而论，人人皆可自立门户，就好比历代宗派一样，若‘少林’‘武当’等，已立派数百年，后起门派如林，并未闻‘少林’‘武当’有任何异议……”

“对！对！”东方青白连声敲桌道：“贤侄知情识理，足可代老夫未尽之意，以答连少侠的询问。”

尉迟玉张目叫道：“傅兄，你……为何长他人志气。”

傅震宇大笑接口道：“我虽不才，并未灭自己威风，门派如林，并行不忤，谁能取信天下，谁就能久立不衰，即有衰时，也有盛日。”

东方青白吸了一口气，道：“对！对！有盛有衰，有衰有盛，傅贤侄有此志，必可光大门户，重振家威，但不知其他三家老友的子女如何？贤侄可有所知？所闻？”

一仰面，又道：“如能见三家老友子女再上江湖，又有贤侄这样的志气，老夫一定全力支持，重见四大家再起武林……”

傅震宇刚忍住肚痛，欠身称谢道：“足感高谊，其他三家的兄弟姐妹，我虽苦寻不得，但可断定不久将一一投身道上！”

“但愿如此！”东方青白细眼没了缝，哈哈道：“这是老夫最盼望的事，好多年了……”

猛听步履声传来，有一个嘿嘿的笑声老远接口道：“老白！你好高兴呀，陪着故人之后，难怪吝于移步，……也让我高兴，高兴如何？”

东方青白立起身来，笑道：“老史，你来得正好，自家人，也会怪我不会出迎么？”

目光一注连城璧和尉迟玉，道：“史庄主来了，二位尽可向他询问。”

说着，人已离席，降阶迎出。

那两位丽人，身为小妾，忙含笑避席，紧随在东方青白之后。

竹冠，麻衣，当先现身的，正是“旋风刀”史钊。

傅震宇等，因对方到底是道上前辈，也都离座而起。

安家姐妹也站立一边。

只见匡总管与南宫秀，陪着史钊，大步走入，在三人身后，二男一女，男的锦衣华服，女的翠袖蛮装，天青色的玄狐披风。

二少年十分英俊，只是眉浓如刷，隐透杀气，精眸闪烁，眼光不正。

那位少女，却是淡施脂粉，美而不媚，别有一种风韵。

却说不出恰当的形容。

二男一女，虽然走在后面，四道精光，两瞥柔波，已经向傅震宇等三人及二位姑娘身上扫了一遍。

只见二少年目光连闪。

那位少女也星眸一亮。

东方青白和史钊拉住手，并肩上阶，呵呵道：“老史，你的阿钺，阿镇

和阿璇一年多不见，又长大了不少……来来，傅贤侄先见过史庄主，你们和他的儿女是平辈，可以自行相见。”

傅震宇只好向史钊躬身一揖，道：“后学傅震宇见过史前辈。”

史例乾笑着，连道：“傅少侠免礼，果然一表非凡，必卜跨灶……汪大侠的二位高弟，老夫已听南宫老弟说过了，还是和小儿，小女见过，大家不必拘礼。”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是一揖。

史钊目光一转，停注在安家姐妹身上，哦了一声：“二位安姑娘，真是……人间罕见的美貌佳人，不知他目谁家贤郎有此福气？……”

安家姐妹已含笑裣衽。

东方青白已摆手吩咐重整杯盘，婢俏八人，忙于移座，奉上香茗。

大家重新入座，史钊指着二男一女，道：“这是老夫两个犬子，老大家钺，老二家镇，小女闺名家璇，都是顽劣驽纯，你们多多亲近，同气相求，切磋，切磋。”

史家兄弟和史姑娘，因老父入座，当然也只好待立身后，兄弟俩目光不停闪转，姑娘却半垂螓首。

傅震宇暗道：“匡总管和南宫秀，出去好一会，才陪客进来，不知商量什么鬼主意？倒要留心了。”

连城璧嘴皮微动，已向他传音道：“傅兄注意，姓史的出名老奸巨滑……”

傅震宇只好装作未闻，暗暗好笑，忖道：“还用招呼？”

史钊啜了两口香敬，向东方青白道：“老白，让小辈们放松些，我有话同你说。”这是暗示到密室谈话。

东方青白已得到南宫秀传音暗示，笑呵呵的道：“老史，都不是外人，有话，只管说。”

史钊沉声道：“刚才南宫老弟已经和我说了一些情况，外面的人已经胡扯满天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问你，有什么打算？”

东方青白嘘了一口气，苦笑道：“事已至此，为了三条命，我只好认栽了，准备向对方订城下之盟。”

“这么说，你是孤注一掷了，连老本也要赔掉了？”

“是么？不这样，又能怎样了！”

“风吹鸭蛋壳，财去人安乐，破财是小事，这口气……”

“也只有忍下了，这叫做打掉牙齿和血吞。”

“老白，你是想连‘江汉一蚨’和‘锦绣别墅’都除名江湖了？”

“也许，我总不能不顾三个畜生的性命吧？”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

“老史你真是的……东方青白扭动了一下胖脸，道：“如果有办法，我会这样自辱身份么？”

“我不服！”史家镇叫道：“我和老大想斗斗那厮！”

“乱说话！”史钊叱斥道：“你们两个，不知天高地厚，你们比阿玉，阿英如何？”

史家铖道：“也许是那厮只靠暗算，玉哥和英弟猝不及防所致！”

“好不晓事，你们又比南宫叔及这么多的伯伯，叔叔又如何？”

兄弟俩可哑了口。

东方青白笑道：“阿铖兄弟，这份胆气，已不愧老史的儿子！”

史钊摇手道：“老白，你别宠他俩个，不知天下之大，如能比得上傅少侠等一筹，才好！……”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前辈过奖了。”

东方青白岔开话题，问道：“老史听说，你目前过江北上有这种事？”

“有的！”

“为何……这么匆忙？”

“老白，你是怪我？难道这么天大的事，你还不知道？抑是说风凉话。”

“什么？”

“连当年四位老友的所有的‘空门四宝’已有发现，你也不晓得？”

“谁？我确实不知。”

“笑话！当然是符振扬和章大钧两个。”

“哦！”东方青白细眼大张，道：“他二人，已十多年不闻消息了，难怪……”

“我就是闻风赶去的。”

“你已经和符章二人照了面子了？结果？”

“白跑一趟。”

“为何？……以符章二人的个性，身手，也确实难讨好！

“我和宫北堡所见到的，只是他们的内眷与子女。”

“哦！云中慧，万方仪，也是不好惹的。”

“惹她们的人太多了。”

“怎样！”

五十四

“大略说来，是以阎皇和他的老鬼婆为首的出面。”

“老鬼夫妇，一向躲在地底称孤道寡，不轻出面，一出就是‘鬼的天下’难怪你和老宫白跑一趟。”

“老鬼夫妇也是丢人现世，毁羽而去！”

“云中慧和万方仪有如此厉害？”

史钊目注连城璧与尉迟玉，皮笑肉不笑道：“说来还是汪大侠做的好事。”

“好事？”东方青白道：“汪大侠也参与了？”

连城璧与尉迟玉都有点紧张地等待史钊开口了。

傅震宇暗骂：“鬼话连篇！汪浩然会做好事？若不是龙武昨夜已告诉了我，我也莫明其妙呢？”

史钊干笑道：“事实上，是汪大侠下手管的闲事！还有独狐虹老怪物插足。”

“结果如何？”

“汪大侠神功通玄，据说被他了结了不少道上好手，力保云中慧和万方仪脱困，出围。”

“有这种事。”

“我不妨据实奉告，由于江大侠出面，折了不少朋友！大家就……知难而退。”

“以后如何？”

“我与老宫因发觉苗头不对，就是得手了，也难逃大家抢，赶到的人太多，只凭我和老宫二个人，再强也不保险！何必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这样空手而退！”

“只有如此，才不失为智者，识时务，老宫和万方仪订了后约，就撤身了！何况……”

东方青白点头道：“这点！我也知道，老宫是花朝日出生的，他要赶回老巢去准备寿诞，当然不愿无谓耽搁。”

“是么，老宫对他的五十大寿十分重视，他三十，四十皆未做寿，这次非大大铺张一下不可，因此，我邀他来看你，也只叫我打个招呼就走了。”

“反正要会面的，不争在一时，有汪大侠保驾，计算日期，想必已经到了江汉。”

“这也是我来看你的原因之一，据我所知，在江汉地界，没有人能瞒得过你的耳目……”

“这个，她们恐怕不可能，南下我虽不想参与，吃不着羊肉，惹了一身膻，如果符章二位大侠的眷属是南下过江的话，我多少会有所知的。”

“老白，这就奇了，这两天，道上朋友追过江的不少，都已认定她们一行是向南，你如果处置不当的话，真会惹上一身膻。”

“那会有这种事？我根本没有趟这场浑水！”

“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你按兵不动，大家越会对你起疑，不少道上朋友，都已盯住你的动静，以为你是惯于‘闷声大发财’的主。”

“岂有此理！”

“天下没有人人都讲理的呀，老白，你儿子出了事，你的人在四面活动，道上朋友却认为是声东击西，是在对付符章一行眷属呢。”

“那只好由别人说了！我现在，真是自顾不暇，方寸大乱，你来得正好，不给我出主意，还要扰乱人心！”

史钊干笑起来，道：“老白，别生气，放着南宫老弟在此，还愁个什么？”

“不敢！”南宫秀郝然也拱手道：“史庄主，愧我无能，已智穷力竭，老谋深算，还非借重您不可。”

东方青白盯着史钊情急现于眉宇。

史钊沉吟道：“让我先看看，他们如何？”

“好教史前辈得知。”安琪姑娘沉声道：“晚辈已经看过了，我们如只是坐着空谈，是无济无事的。”

史钊注目道：“安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秀忙接口，把姑娘金针度脉，疑心是“指定乾坤”的绝学所伤的意思扼要说出，一面留神注意傅震宇的神色变化，述说一毕，摊手苦笑道：“史庄主，你说辣手不辣手，显然是有人居心叵测，嫁祸于傅少侠。”

傅震宇平静的说：“天下事，无须庸人自扰，弄清事实真相再说，不论是有人影射‘指定乾坤’也好，是真正已有人得到这种绝学也好，凡是涉及我的事，我会自行了断，迟早会有结果的。”

他几句话，已说明了他的立场，不容别人置喙。

史家钺突然沉声道：“此理极易，傅兄是否已得此真传绝学？”

众人都是眼中一亮，实在“空门四宝”太吸引人了，所有的目光，几乎全凝注在傅震宇的身上。

史钊咳了一声，道：“多此一问，少不解事，傅少侠当然记得家传，旷代绝学，也不会轻于眩露，怎可乱问？傅少侠请勿见怪。”

“各位是想开开眼界么？”傅震宇淡淡的说。

口气虽然狂，但无人敢于不服，实在，如果傅震宇已得“指定乾坤”的

心法的话，足可睥睨天下，震撼武林，一点也不算自大。

史家铖首先大声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史家镇道：“恭候，恭候。”

连城璧一递眼色，止住尉迟玉的激动，他心中忖道：“姓傅的真是莫测高深，以他的智慧，决不会轻于当众眩露，自显浅薄的，而他自己开口了，是何意思？能看清楚也是不虚此行……”

安家姐妹也相视一愕，看着傅震宇。

史姑娘星眸一亮，又低下臻首。

这不过一眨眼的变化，东方青白哦哦着，却没说什么。

史钊抚须道：“近百年来，为此四种绝学闹出无限风波，我们这一辈人，更是记忆犹新，虽已二十年前，为四大家所得，并不曾听到有多大造诣，也未见四大家施展，傅少侠能得此不世之奇学，足为武林放一异采，能为我们一饱眼福，自是欢迎之至。”

东方青白哦出声来，道：“真是，老夫一定要开一盛会，让傅少侠当着天下朋友面前大展绝学。”

傅震宇笑了，道：“那样，敬谢不过，而且，要施展这一手功夫，在与人过招时，才见其奥妙。”

东方青白噢了一声：“要人？”

南宫秀含笑起立道：“傅少侠，我给你再做一次活靶子如何？

“使不得！”东方青白摇手道：“这不是玩的。”

南宫秀大笑道：“不过游戏性质，傅少侠不会伤我的。”

一面站起身来。

大家凝神，都静看傅震宇如何。

傅震宇笑道：“我虽火候不足，拿捏之间，尚不至轻重，请南宫前辈只管施展任何身法，手法，向我进扑也可，向四面飘身也可，听凭尊意，点到为止。”

南宫秀笑说了一声：“好！”

水袖一挥，右掌闪电探出，劈空抓向傅震宇。

这时，其他的人，都已离座退向一边，花厅本就宽敞，回旋十丈，也绰有余地。

傅震宇笑道：“拿云手！”

人已移开三尺，双手负在背上。

南宫秀贴身欺进，掌指齐发，连攻六招六式。

傅震宇如鱼在水，在指力掌风间长衫轻曳，避开了毫厘之间的力道。

史钊脱口道：“家学渊源，正是傅啸天的‘偃月流云’步。”

南宫秀已十招落空，猛然凌空飞扑，双掌一振，十指联珠弹出。

“天山‘百禽心法’‘连珠指’南宫前辈真是能者无所不能。”

傅震宇话声从容，身形如风摆柳，只脚下移动左八尺，右三尺，进七步，不但让过了南宫秀的猛攻力道，且已到了南宫秀难于回旋变化的“死角。”

也即是说，傅震宇的位置，已在南宫秀力道难施的角度上。如果他趁此出手，南宫秀只有挨打。

南宫秀双臂一曲，双腿一伸，以鱼跃龙门式，向前射出丈许，半空一翻，“犀牛望月”喝声“打！”

阴手翻腕，三粒形如松子的银丸电射而出，直袭傅震宇面门。

傅震宇却悠闲地转身相对，双方相对约二丈多远，二粒银丸，在射出丈处突然变化，由品字形分作三点向下斜射，打向傅震宇的背部。

眼看三粒银丸已快打实，傅震宇仍状如不觉。

三粒银丸忽然一闪不见了。

已经飘落实地的南宫秀一声轻咦，道：“佩服！”

连退了三步。

大家正感莫明其妙，傅震宇缓缓回身，笑道：“献丑了。”

东方青白揉了一下眼，道：“怎么搞的？”

南宫秀抹了一下眼，把儒巾取下，道：“叹观止矣。”大家目光一亮，只见南宫秀的儒巾正中那方寸许大的白玉上，多了三点白影。

一字排开，三粒银丸像是嵌在玉上，与玉齐平，如果不是南宫秀自己取下头巾，又特别显示的话，谁都不知道。

东方青白讶声道：“老白，说外行话了，如能看出动手，就不算出神入化的绝学了，这一手，我只有叹服！”

连城璧等都目瞪口呆了。

为何使他们与她们惊奇不置呢？

因为，傅震宇始终是双手负背，绝未还击，只凭身法在南宫秀杀手齐施下游走，连他毛也没沾一根，这一点，已极难。

当南宫秀只攻不守时，有不少次的还手机会，虽是一瞬之机，旁观者清，使连城璧等都心中一动，认为傅震宇一定会出指。

而都估计错误了，当南宫秀“鱼跃龙门”“犀牛望月”打出阴手暗器之时，好象一切全在傅震宇的预计中，他已回身前向。

就在这种不差毫发，险到极之时，傅震宇没动一下，背负着的双手已在背后出指了，而瞒过了在场这多行家，无人发觉他是怎样出指的。

就在这种目不及瞬之下，他把分散为一排平行，相距二尺左右的三粒银丸集中反震，射入了南宫秀的儒巾冠玉，也没有人看出三粒银丸反射的影子。

三粒银丸与冠玉一齐平，却没有伤及南宫秀冠玉后面的半点皮根，这份眼力，指力都是神乎其技，何况，他脑后并没有长着眼睛。

使南宫秀一连退三步，是猝然受惊？抑或是三粒银丸尚有弹震之力？只有南宫秀心里明白。这一刹那，三位姑娘都是星眸异采一闪，忘形地看着傅震宇。

东方青白，的两位娇妾，面面相觑。

史家钺兄弟，倒吸了一口气。

尉迟玉向连城璧扬着眉毛。

史钊一声“好！好极了，这就是绝学，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向两个儿子一瞪眼，喝道：“见过世面没有？你俩个，平日总是不长进，现在呢……”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史庄主，见笑了，二位贤郎如见猎心喜，也可彼此切磋，切磋……”

史钊笑喝道：“听到没有，你俩个，那个想先出丑？”

史家兄弟，低下了头，不作声，他俩心里明白，和预料的大大不对，把原来的虚骄之气，想露几手的主意都化成了冷汗，如果不识相，真要出去的话，是现成的，在自己的妹妹面前还没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特别是安家两位姑娘面前，实在丢人不起。

不敢下场，虽是丢人，总比当场出彩好点呢。

东方青白忙道：“大家坐下来，傅贤侄这一手，实在要得，太妙了，哈哈，老史，我是自认老朽没用了，说句笑话，你能接得住吧？”

史钊仰面道：“彼此，彼此，我们都老了，年纪不饶人，当是他们年青一辈人的天下了。”

东方青白道：“吃过饭再说吧！”

原来，俏婢们已经重整杯盘，又再添设了一个席。

史钊道：“也罢，不登泰山，不见平地，你俩个，还有阿璇丫头，以后要多向你们傅大哥请教。”

一面入席。

那两个丽人已经挽住史姑娘入席。

就轻轻把窘人的场面带过了。

连城璧恍然大悟，暗道：“原来姓傅的已看出史家两个小畜生夜郎自大，故意露了一手，无形中已给史家兄弟颜色看了，这确是示威而不露痕迹的方式，现在已经证实，姓傅的已得一种绝学真传，千万不可力敌，只可智取。

他当然不知道傅震宇还有更进一步的深意。

只听傅震宇笑道：“我已用过了，想出去走走，史庄主，暂时失陪。”

一拱手，潇洒地缓步向外。

连城璧刚想依样画葫芦，史钊已点头道：“不必拘礼，大家随便好了……”

一抬头，向东方青白笑道：“老白，我还有很多事和你说，江湖又是一天的星斗了，除了这次截击‘空门四宝’的事外，还有几件，可说得一件比一件石破天惊！”

东方青白细眼连张的道：“还有比这一件更大的事？”

五十五

连城璧一听，好奇心起，眼看傅震宇已走得不见影子。

他把欠起的屁股又放下，暗道：“难得有此机会，且听听史老头子胡扯一些什么三字经？”

尉迟玉是以大师兄马首是瞻的，连城璧没动，他也老实坐下，东方青白能在儿子生死未卜之时不当一回事，性急的尉迟玉顿感姜是老的辣。

史剑乾了一杯酒，道：“这要一件一件的说。”

他想了一下，声音低沉的发闷，道：“第一件，当年的绝绝教，又有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势！”

东方青白以下，都是神色一紧。

连城璧和尉迟玉心中“当！”的一跳。

南宫秀道：“这还得了，听说六十年前，几乎成了绝绝教的天下，幸得‘空门四奇’联手约斗绝绝帝君轩辕霸于华山苍龙壁，千尺幢上，与轩辕霸和他属下力拚三昼夜，才把轩辕霸震落万丈绝壁，四奇也因此功力大耗，先后化去，等于以身殉道，轩辕霸一死，全教精华也十九葬身华山，冰水瓦解了，又有谁敢再犯天下大不讳？”

史剑道：“详情不知，绝绝教，是以组织严密著称，不过，已经在‘关东大豪’处发现了‘绝绝令牌’……”

那是真的了？

“至少，轩辕霸的最小一个儿子轩辕烈已经再次出山，并且已经派出门下，参与此次截击“空门四宝’之役。”

东方青白噫了一声，“轩辕烈也出了手，符章二家怎能苟免，请二位少侠不必见怪，就凭令师汪大侠保驾，也决难幸免，这不难明白符章二家所以没有现身江汉，十九是遭了轩辕烈的毒手！”

一仰面，叹了一口气，道：“难怪，他一出手，谁也别想打‘四门四宝’的主意了！”

史剑连摇头道：“不对！据道上传说，在九里关过来不远之处，曾发现蜂阵，但是，也有人发现轩辕烈门下狼狈遁走。”

“哦！”这大约是轩辕烈轻敌，他自己没有来，只派几个门下的话，当然不是汪大侠的对手。”

史剑道：“当年绝绝帝君，是因为得了域外秘魔宫的‘绝绝魔经’才称尊宇内的，而唯一能克制绝绝魔功的，也只有空门四宝，就难怪他们要起而争夺了。”

“这是一件了。”东方青白道：“还有什么事。”

史剑一仰面，干了一杯，道：“天外四魔没有死！”

东方青白胖脸扭了几扭，张大了细眼。

史剑闲闲的道：“符振扬与章大钧可能已经遭劫了。”

“呀！不会吧，他二人，一个是天下第一奇才，一个是天下第一剑手，当今之世，有谁能奈何他们？”

“笑话！不说别的，这多年来，有谁知道他二人在做什么？就说这一次吧，连他二人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自顾不及，如他们二人在世的话，会袖手么？会如此无能么？”

南宫秀目光连闪道：“这个，也不一定，假使他二人正好鞭长莫及，远隔千里之外的话，又当别论。”

“南宫老弟，错了，连自己家属难保，此谓失策，不能防患未然，此谓无智，所谓一代奇才，一代剑手，又安在哉？即使他二人还活着，又有何面目再上江湖，如果是我……嘿嘿，不气死，也会自杀以谢天下。”

一剔眉，又道：“这还不奇，据‘魔弓鬼箭’独孤虹告诉我与老宫，符振扬的老父……”

“哦，‘银发矮仙’符威！”东方青白接了口。

“已被孙老毒物的‘鬼不知’连毛发化掉请看姓符的算得人吗？哈哈，还有一件更惊人的事……”

“呀哟！”东方青白脱口叫了起来：“老史，你别危言耸听好不？……”

“不听算了，老白，你当作奇闻，绝不相信的事，不久就会明白，还有更使人不可相信的事呢！”

“愿闻，老史，我真是孤陋寡闻！”

“当然，锦绣成堆，粉脂成阵，绮罗香里风流福，你还知道东南西北？能不忘记贵瘐，已算不错了。”

他这一挖苦，可把东方青白的脸窘成猪肝，在小辈和姑娘家面前，真是挂不住脸。

他的两个娇妾，当然也羞红了脸靥，低下了头。

三位姑娘也含羞半敛眉了。

史钊沉住声道：“老白，不是我老而不尊，对你开玩笑，我有提醒你的必要，请记住‘温柔乡是英雄冢’这句话的涵义。”

“老史！”东方青白口吃的道：“你……何必……这样……？”

“不这样，你一定宁愿老死温柔乡，而别人不会容你闭门自守，终必失去一切。”

东方青白矍然立起道：“老史，你语重心长，必有教我，我一向也佩服你的深谋远虑……”

史钊大声道：“本来，我想与你密室深谈，现在，既然大家不是外人，我不得不告诉你，大祸迫在眉睫，你将有家破人亡之惨，还蒙然不知么？”

此言一出，举座骇然！

“赛留候”南宫秀心中有病，神色一变，强自镇静。

匡总管心中忐忑，暗吸一口气。

安家姐妹有点不安，但不易被人看出。

连城璧与尉迟玉都心中狂跳。

便是史钊的子女，也因乃父语出惊人，都愕然相视。

这，只能说是每个人，当听到意外惊人之语，惊人之事时的反应。

但是，各人心中的真实反应，只有各人心中知道。

那两个丽人，更是神色不安，张惶不已。

东方青白细目连眨，向史钊一拱手，道：“钊兄，请入内面再谈。”

显然，他是心惊之下，认为如此重大的事，非二人密谈不可。”

史钊摇头道：“老白，你失态了，话已说明，岂可见外？”

东方青白哦哦道：“是，是，小弟敬聆教益。”

史钊目光四扫，道：“在座的人，如果能开诚相见，谨守秘密，可以参与机密，如自觉要避嫌的话，不妨自便。”

这种，严重已极如果“自便”，就证明居心不良，有对主人不利企图了，如“参与机密”，谁又知道史钊会说出一些什么话，把在座的人拉下水去。

这里，除了尉迟玉，连城璧和二位姑娘是客，也可说是外人之外，可以说都是有“参与机密”的资格。

尉迟玉刚想开口，连城璧已笑道：“史庄主，凭四绝诸葛的门下，能取得信任么？”

“当然，否则，老夫不会如此冒失。”

安琪姑娘焉然一笑道：“我姐妹似有避嫌必要吧？”

东方青忙道：“二位姑娘安坐，勿使老夫难为情。”

一仰面，道：“钊兄，请说。”

史钊搬着指头，沉声道：“如果我为你设身处地一想，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你关起门来自做皇帝，享你的温柔福，别人能否让你安享，是另一回事，可能随时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就是你目前的处境。第二……”

他顿了顿，向连城壁与尉迟玉看了一眼，续道：“你如不甘束手待毙，只有寄人篱下，听人号令，受人庇护，凭着你的家财，你的地位，如能忍得一口气，还不失可供利用条件，虽不能这样坐享大福，还可苟全一时，保住身家性命！”

东方青白震声道：“钊兄，请说清楚点。”

史钊嘿嘿笑道：“你是当局者迷，闭门自大，你自恃敌国之富，独霸江汉，雄视江湖，却不知树大招风，别人会容得你么？”

“谁？我倒想知道是那一个容不得我东方青白。”

不知何故？连城璧和尉迟玉都紧张得全身如绷上的弓弦。

史钊慢吞吞的道：“老白，你沉住气，你要明白，你挟财雄势条件，是武林野心家，为王为霸都注目的对象，如能争取你，利用你，你能答应的话，就可保全身家，否则，别人必要先除掉你，懂了么？”

“懂！但当今之世，哪有能使老夫俯首听命的人物？”

“眼前就有。”

“谁？”

“汪大侠如何？”

“如是汪大侠以他身份，要求与我合作，自可商量一下……”

连城璧忙站起身来抱拳道：“主人言重，家师……决无此意。”

尉迟玉振袂而起，向史钊怒目道：“史庄主，咱们尊你为前辈……你凭空挑拨，是何居心？……”

史钊冷笑道：“什么话？……”

尉迟玉大怒，叫道：“不容别人玷辱家师，请说明白点。”

连城璧喝道：“老二，你退后，有我在！”

尉迟玉恨声道：“可恶，可恶。”却退后了一步。

连城璧笑道：“史庄主，尚请教高明。”

猛听一缕传音，震到耳膜，道：“是令师的意思，交代老夫作说客，你二人千万别冲动。”

这不是史钊向他们示意么？

连城璧心情狂跃，几乎脱口大笑，忙传音道：“晚辈理会得。”

史钊慢条斯理的抹着鼻子，史家钺与家镇已目相向，瞪着尉迟玉与连城璧，大有一言不合，就要扑出之势，空气也骤然紧张。

东方青白咳了一声，道：“二位少侠息怒，其实以令师之名望，地位，如真有君临武林之意，对老夫而言，并不过份。”

南宫秀也忙道：“有话好好说，彼此不必意气用事。”

东方青白道：“钊兄，请明白见教。”

史剑皮笑肉不笑的：“到底是年青人，嘴上没毛，算是老夫失言了，哼哼……”

连城璧忙接口道：“敝师弟个性如此，史庄主请勿见怪，前辈风度，也不会与后辈一般见识。”

尉迟玉不作声了，大约已受了连城璧传音警示。

史剑点头道：“这还像话……”

目光一注东方青白，笑道：“老白，我只是举例而已，你要知道，与汪大侠功力相等的人，还多着哩，比汪大侠更利害的，也可能有吧，你平什么闭门自大呢？”

东方青白满头冷汗，道：“老史，我并无自大的意思，只想……安享天年，不插足江湖是非罢了。”

“好主意，你不管别人是非，别人可要找你，如何？”

“笑话！”东方青白大笑起来：“我并不是怕人找麻烦的，不论是谁，要看我愿不愿意，高兴不高兴，这份自信，是有的。”

“很好，请问眼前的事呢？……”

“问得好，老史，你不妨看下去，我只是为了儿子的性命而忍耐，我会要天下人知道，东方青白是最不好惹的。”

“壮哉，不愧闯出这个名头，我本想为你借著代筹，既然如此自负，我

还是喝酒吧。”

一仰面，干了。

“钊兄！”东方青白叫道：“虽然如此说，你别故作玄虚，我还是向你竭诚讨教。”

史钊道：“东方兄，事情很简单，如果你要享清福，可以谢绝宾客，遣散手下，隐姓埋名，老死温柔乡里，如果雄心不死，想保住身家，就寄人篱下，托庇强过你的人。”

“钊兄，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当然有，但你不敢，走等于无路可走了。”

“什么话？请教。”

“言多必失，不如不说。”

“什么话？钊兄，你与我的交情，仅是如此？”

“免得误会，话不投机，反而伤了你我多年的交情。”

“小弟掬心候教。”

“好吧，如你算得一号人物，应该即采取惊人行动。”

“什么惊人行动？”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钊兄！”东方青白真的急了，促声道：“小弟在听着。”

“例如！立即宣布择日成立五大家，由你主盟，小弟自当全力支持，宫北堡也无问题。”

“这个，这个……”

“我说如何？当机不能断，等于废话。”

“是，傅贤侄已经出道了，言犹在耳……”

“这是另一回事，也是傅家自己的事，他有志气可以重振家威，与我们何关？就算你要以父执辈身份帮助他吧，也当众宣布，谁不对你刮目相看。”

“对对！”东方青白拍案而起，连道：“钊兄，你一句话，使小弟茅塞顿开，真叫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

史钊皮笑肉不笑的冷冷的道：“不过是身体发福，积痰太多而已，只要平时少……一体撑天，自然不会越老越糊涂了。”

他这一句话，又叫人哭笑不得！

那两个娇妾羞得差点钻地洞。

东方青白，因为高兴极了，脸皮也厚起来了，呵呵道：“老史，你就是这嘴巴不好，谈正经大事……”

“我又说错了么？”

“好！好！老白！你还算得‘孺子可教’。”史钊老气横秋的道：“以你的财富，如不做守财奴的话，会化钱，天下事无不可为，如知守财，即使天下之财尽归于你，也变成了死物，结果，就是人为财死，你随时有不测之祸，什么也带不进棺材，懂了么？”

“懂！懂！钊兄，真不负你和我相交几十年，你如早说就更好了……”

“现在也还不迟。”

“好！南宫老弟，你和匡老弟立即着手速办，呀，快请傅贤侄进来共商大计！”南宫秀与匡总管忙应着。

五十六

东方青白目光一注连城璧与尉迟玉，笑眯眯的道：“二位少侠，说句老

实话，当傅贤侄与你二位开口借用时，老夫虽然……不在乎阿堵物，心中确实不好受……哈哈，现在呢，心甘情愿，只要老夫能够做到的，一定照办。”

说罢，仰面笑个不停，真像换了一个人。

连城壁暗道：“真不愧奸雄本色，这老财迷，难怪能混到这种地步，老史固然老奸巨滑，不失为奸雄，老财迷更有进一层的深沉，真会这么慷慨么？”

口中忙谢道：“谢过前辈垂爱。”

又向尉迟玉道：“老二，你还不快向主人与史庄主道失态之罪？”

尉迟玉只好红着脸，起立拱手，却不开口。

东方青白大笑不已道：“免了，老夫今天最是高兴，来人，吩咐下去，摆宴奏乐，请大家都来见面。”

外面唱喏应着。

匡总管起身道：“由我再去一趟，向来客一一致意。”

南宫秀也笑着起立，道：“我去请傅少侠。”

二人先后出去。

安琪姑娘凝声道：“主人豪气如云，我姐姐十分钦佩，只是三位公子的事……”

“姑娘宽心好了。”东方青白摆手接口道：“还有三天时间呢，老夫并不急……”

连你身为人父，尚且不急，还有什么说的？

两位姑娘一惊，不作声了……

东方青白向史钊道：“钊兄，我已经领教了，适才不是说还有更惊人的事么？一并见教如何？”

史钊沉吟道：“说来真叫人难以置信，天下事就是这么奇怪！”

“奇怪什么？”

“老白，我问你，有一个小孩子，贴出布告，指明凡是参与这次截击夺宝的人，一律限期在三个月里到洛阳听候处理，逾期不去者杀无赦，你奇怪么？相信么？”

东方青白大笑起来，道：“老史，你是专门说笑话了，这种小孩子的话，你也当作惊人之论。”

史钊正色道：“老白，正因为他是小孩子，我更是注意，而且在预感上，不久将有一个小魔头出世！”

东方青白笑得见牙不见眼的呵呵道：“别说了，我肚子要笑破了……”

“老白，真的，这不是一般小孩子。”

“是谁家的小孩？”

“你猜？”

“我怎么能猜得着。”

“告诉你，就是‘四海游龙’符振扬的孩子。”

东方青白一呆，道：“真的，别人不怎样，如是符振扬与章大钧的儿女‘家学渊源’又得了‘空门四宝’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空门四宝不可能全在他们手上。”

“怎么说？”

“云中慧与万方仪都说没有。”

“这是哄小孩的话了，老史，你也相信？”

“相信。”
“笑话！”
“我本来不相信的，天下也无要相信，可是刚才亲看到傅少侠旋展‘指定乾坤’我相信了。”
东方青白哦了一声，道：“这个……是证明‘空门四宝’不是符章二人受四大家之托取走？”
“应该说是四大家把四种绝学藏在他们儿女身上，而且是贴身之物。”
“我们问问傅贤侄看。”
“不可，这是探人隐秘的事，岂能轻言？”
“符振扬有几个儿子？”
“四个！”
“听谁说的？”
“独孤老怪物。”
“他怎么知道？”
“他和云中慧与万方仪一起，还伸手帮过忙。”
“帮云中慧与万方仪？”
“是！”
“真是一个老怪物，自找苦吃。”
“可是，他已知道了大家不知道的事，他可以说比大家聪明。”
“聪明？”
“如他不这样做，能够接近云中慧与万方仪么？”
“果然有一手！”东方青白哦了一声：“你是说符振扬的四个儿子写了布告？”
“对！但是，却是符振扬第三个儿子，叫做学谦的署名。”
“符学谦？”
“是，贴子大约不只一千张？北到洛阳，南到江汉，都已在了这张布告。”
“这就奇了，短短几天中的事，一个小孩子，敢作此大言，必有所恃。”
“大约是小孩子的赌气话。”
“那你太小看了‘四海游龙’符振扬与‘七巧仙子’云中慧的儿子了。”
“这个么，我相信大家会付之一笑的，不当一回事，有什么惊人之处？”
“不久就会知道的！”
“老史，不能先透点天机么？”
“不是我不愿说，而是说不定，我也希望不会成为事实，如果真的会出现，惊不惊是你的事，我也急于回九连山庄去。”
“什么事？能使你急于回家？”
“就是听到传说中石破天惊的事。”
“笑话！老史，不论如何，你得留下三天再说。”
“我现在也是自顾不暇。”
“天大的事，也用不着这么急，你若不留下三天，就不够交情。”
“好吧！”史钊无可奈何的道：“但愿是空穴来风，望无实据……”
“你只管畅饮，我准备和来访的道上朋友见见面，顺便宣布一下。”
“请便。”
××　　××　　××
在“锦绣别墅”的“群英馆”宾舍里，筵开二十席，宾主近二百多人，

除了陪客的知宾人员外，全部是今天先后赶到的各路人物。

由于“江汉一蚨”东方青白虽然在表面上是豪门富户，俨然一方人望的晋绅，出身却是黑道，所以，座上嘉宾，十九是大江南北的元凶巨憝。

虽然不少凶名远震的人物，在“江汉一蚨”面前，也矮了一截，与他平辈的，也因财势，地位不如他，以能得到他的接见而自感光采。

何况，东方青白还亲自出来入席陪酒，大家一想到迷宫，镜殿中的种种神仙享受，先酥麻了半边，因此，欢笑声中，气氛十分热烈。

却没有人敢于启口询问东方兄弟被人殴打的事。

日已西斜，快到黄昏，“群英馆”中，灯烛交辉，笙歌不绝，酒酣耳热时，东方青白站起身来，举杯道：“各位先干十斗，我有话说。”

大家轰呼照办。

“江汉一蚨”的面子多大，就在大家讨好巴结的细节下见微知著了。

东方青白清了一清喉咙，朗声笑道：“各位朋友，难得在顾舍下，正好适适其会，也可省得我一一发柬敬邀之劳。”

顿了一下，四扫一眼，看大家正在凝神倾听，续道：“藐躬以年老多病，退隐山居，与人无急，与世无争，谬承道上朋友错爱，仍不忘路过下顾，引为安慰，不料，别人欺我老朽无能，横逆相加，使我痛心疾首，不得不向各位有所交代。”

座上群雄，都以为东方青白因爱子被殴辱，大家虽不知东方兄弟是中了独门点穴，魂游墓府，却知道东方青白丢了大人，一定是向大家求助。

如此，则对方必是极难惹的人物，否则，以“锦绣别墅”高手之下，决不会向人求助。

或者，是东方青白争取“舆论”的门面话？

大家都在好奇心之下，想见见敢于殴辱东方兄弟，扫东方青白面皮的人是何方神圣？这班黑煞星，一向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有热闹可瞧，顺水洗船，现成人情，何乐而不为之？

因此，马上有人先后开口道：“东方老大的话，我们无不遵命。”

“当尽棉薄。”

“恭候吩咐。”

东方青白向“赛留候”南宫秀道：“烦南宫老弟代言，免我词不达意。”

南宫秀应声起立，向大家含笑点头，缓缓的道：“敝东翁之意，也是受激而发，鉴于有人犯到头上，人在江湖，不得不起而应付，敝东翁位居天下之中，滥竽主盟……”

在座的人，都是一怔，才知道不简单，不是“面子”的小事，而是“主盟”的大事，都凝神注意。

南宫秀沉声道：“现在，已经有史南庄与宫北堡二家加盟，一切细节，容尽速公告天下，预定在清明节至端午节间成为事实，各位有何高见？敝东翁竭诚领教。”

近百名的黑道高手，除了少数在静以观变，不动声色外，另有部分在嗡嗡私语，交换意见，立时，有人接口叫道：“好极了，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东方大哥如愿出山，兄弟自当追随听令，先此致贺。”

说话的，是江南黑道中有名的“九宫铁伞道人”。

他说罢，还向东方青白打个稽首，表示由衷祝贺。

在群雄来说，这样，正是争名夺利，混水摸鱼的大好机会，群雄割据，

各拥地盘，不论是那一家，都有“混”的条件，当然得其所哉，一唱一和，汇成一片道贺赞成之声。

东方青白连连拱手道：“先谢过各位拳拳之意。”

南宫秀续道：“各位朋友既然衷心拥戴敝东翁，都是一家人，借重各位之处正多，敝东翁当然推心置腹，不会亏待朋友，今日在座的朋友，就算是核心骨干，风虎云龙，齐集一堂，大家就着手各尽其力，准备五大家创立之事，各抒高见，来，干。”

大家又鲸饮照底。

这种江湖话，不须多说，各人心照不宣，南宫秀等于把在座的人，视为心腹，倚为肱股，都成了东方青白的属下，那一句不会亏待朋友等于代表东方青白示意大家既成了自己人，自然随心所欲，苦乐与共，那么，身为“从龙”之臣，“锦绣别墅”中的迷宫，镜殿，一切都可以随意受用了，也正搔着群雄的心底痒处，本来嘛，他们对东方青白的财雄势大，神仙享受，就心往响之，总想能登门入室，分一杯羹，乐一乐，现在，不止于大欲得尝，不需担心自己不够资格受用，从此，可以出入风云雷雨，倚仗“锦绣别墅”的财势为所欲为了，当然都由心眼里透出起劲。

南宫秀深知大家心理，要言不繁，几句话，就使君雄皆大欢喜，乐于听命献命了。

这时，东方青白也有“躇蜘满志”的得意心情，细眼眯成一条缝，目注傅震宇等。

特别卖力表现的向傅震宇笑道：“傅贤侄，老夫为你引见引见这班道上早已亮出万字的朋友如何？”

傅震宇大笑道：“不忙，彼此见面时多，来日方长呢。”

分明是婉言拒东方青白引见群雄，在江湖礼数上说来，是失礼的。

正因如此，赢得座上群豪注目。

有的性暴急燥，已经怒形于色。

东方青白笑道：“也罢，我向大家特别说明贤侄的身份如何？”

“不必！”傅震宇朗声道：“我就是泰山傅啸天之子，其他无可奉告。”

也不知东方青白究竟是打什么主意。

是想拉拢傅震宇，套亲近，使大家知道他和傅啸天的交情，有这个贤侄呢？

或是他存心要让群雄注意傅震宇？……

他居然一点也不恼，呵呵笑道：“恁地说，愚叔也就罗苏了好在都是自己人，愚叔必尽力使啸天兄含笑九泉，看贤侄光大门楣……”

“此时，此地，前辈还是和大家商量正事，决定大计要紧。”傅震宇淡淡地说，一点也不假以辞色，不论由那方面来说，都显得他孤傲冷漠，不近人情，活像一个初出茅庐不明世故的嫩雉儿。

可是，经此一来，在座的人，已明白他就是四大家中“泰山傅家”的后代，只身出现“锦绣别墅”也就使人刮目了。

在座的人，虽然看不惯他的这份态度与言谈，有几个几乎开口出粗话，但是，到底是老江湖，一则震于傅啸天的令名，他的儿子，敢于目中无人，除了年幼无知，任性之外，必有惊人实学，才敢恃才傲物，一则主人东方青白都对他“过分”迁就，此中必有文章，因此，都忍着怒火，看在主人面上，也不便发作，却投以“敌意”的眼光。

这时除傅震宇和连城璧尉迟玉三人是由东方青白，南宫秀特请列座外，安琪姐妹与史钊子女，都没出面。

南宫秀看出气氛不对，忙传声给东方青白：“东翁火速岔开话题，现在是应当适可而止。”

一面扬声笑道：“各位，据傅少侠对敝东翁说过，四大家的子女，不久将出现江湖，道上将是他们年青一辈的天下了，敝东翁也有意帮助四大家后人重振家威，还望大家多多关照。”

说罢，笑哈哈的向四面拱手，俨然前辈爱护后辈的口气与姿态。

群雄只好喏喏，呵呵表示礼貌。

大家心中有数，道不同，不相与谋，黑白分明，傅震宇如果要继承父志，必然觅父仇，立场就与黑道是死对头，只不知东方青白为何会这样，更不知傅震宇为何会“依靠”上门？

有的人，想到歪内去，以为傅震宇不过是一个雏儿，因东方青白财雄势大，乃望门投拜，想仗着傅啸天儿子的身份，趋炎附势之余，沾点好处罢了。

谁不知东方青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老狐狸，想在他身上动脑筋，何异“与虎谋皮”？

大约是东方青白想对这雏儿有所利用？

事实摆在面前，东方青白既要成立“五大家”就等于有取代以前四大家地位的企图，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还能容得卧榻之侧，有小辈鼾睡？他不对四大家子女赶尽杀绝，已是天大人情，想靠他帮助重建“四大家”何异痴人说梦……”

这些，群雄只能放在心底思忖，是不能宣于口的。

东方青白看着连城璧与尉迟玉，沉声道：“各位，可知这二位少侠是那一位高人门下？”

群雄皆不知道他二人来历，当然说不出他二人的师承，宗派了。

东方青白笑道：“如果由我说出来，定教各位大吃一惊。”

群雄目光就移注在二人身上。

连城璧玉面一沉，冷声道：“主人不必客气，先顾到眼前的大事要紧，咱和敝师弟素性不喜欢对外称道师门。”

等于和傅震宇一样意思，先堵住了东方青白的嘴，而态度与言词，较之傅震宇还要“不客气”了。

群雄为之色变，有人高声叫道：“请教东方老大，我们谈正经事如何？不必为小辈多费口舌。”

“这样最好！”连城璧仰成道：“学成老少，达者为先，请主人记住，咱俩和傅兄同是客位，并无参与机密之意，为了避嫌，咱先告退。”

霍地起立，尉迟玉当面照样。

南宫秀笑道：“三位如不耐枯坐，大可随意，不必误会。”

一面向东方青白迅速递眼色。

东方青白忙笑道：“各位请干十斗，酒后余兴，舍下颇有招待的地方，兄弟当与大家同乐。”

说罢，仰面哈哈的笑得好神秘。

他这一说，真有效，把几个要有“表示”的绿林巨寇听得为之邪火上升，怒火下降，心想“迷官”与“镜殿”的“味道”一想到酒下的色字，都东得借酒装疯，哈哈大笑起来。

傅震宇一言不发，拂袖而起。

连城璧与尉迟玉也向外走。

五十七

南宫秀忙道：“三位少侠，可要……参观一下？”

东方青白呵呵道：“这个……不方便，请南宫老弟陪他们到后园走走吧。”

南宫秀道：“好的，请，请。”

傅震宇已经走出去，南宫秀忙跟着走。

群雄目送他们四人背影消失，都有些不忿之色，刚有人向东方青白冷然问道：“东方老大，何必对这三个无知小辈客气！……”

东方青白一抬下巴，哦道：“南宫老弟，你……”

却是南宫秀出而复入，十分匆促的走向东方青白，附着东方青白的右耳，低声说了几句。

群雄已知有异，如无惊人之事，南宫秀决不会当众失札。

只见东方青白胖脸痉挛了一下，沉声道：“有这样的事？去拿下来看！……”

南宫秀沉声道：“最好是请东翁亲自去看看。”

东方青白一顿脚，道：“走。”

又挥手道：“各位，只管行鲐‘极乐洞天’走，来人，带各位弟兄进宫。”

马上有二位师爷和知宾人员同声答应并举手肃客内请。

群雄虽知必有什么重大的事，但不便询问，行乐要紧，在知宾人的前导下，个个紧跟而入，天倒不管。

南宫秀陪着东方青白，由左面花径，折向山后，一面悄声道：“适才小弟陪着他们三人，正好内面派人前来报告，我把他们三人支开了，东翁务必沉着。”

又噢了一声：“东翁，你看。”

东方青白气咻咻，急吼吼地直往山后走，脚下飞快，一点也不因体胖而缓慢。

闻方，立定身形，抬头仰望。

只见几十头山鹰，正在半天盘旋，不时向下冲刺，好象群鹰嬉戏。

东方青白恨恨骂道：“都是死人，那地方也客人上去，一点也不知道？”

一面飞快的腾身疾掠。

穿朱栏，过水树，九折回旋上天桥，二人鱼贯登上一座高台。

金漆的楼口上方，大书“胜铜雀”三字”

原来，东方青白晚年穷奢极欲，异想天开，整府“锦绣别墅”全是集天下巧匠，苦心设计，集历代帝王行宫内院和古今名园布置而成，无奇不有，在靠山后的九座崇楼峻阁中间，傲三国曹操的“铜雀台”余韵，架空金梁矗立玉柱，建了一座“胜铜雀台”。

台上，立着二十四个金人，各高三丈六尺，姿势不同，唯一同样的，就是头顶各琢一个玉铸的“承露盘”专接露水，每天早上，专人上去取露水一次，以露水和珍珠等研细，调成糊状，就是“玉液琼浆”。

台是独立的，却有回栏天桥，连接九座高楼峻阁，如由外面看，这座台为其他九座楼阁所掩，只有在九座楼阁上，才可看清楚。

这儿，有人专司其责，门户严密，除了东方青白本人和分别藏娇九座楼阁中的娇妾艳婢外，连南宫秀也未到过，其他男人，更是不能踏进一步，是

内宅中的禁地，也是东方青白一人行乐荒淫的所在。

他和南宫秀一登台，四个专司取露的俏婢已在跪伏着，是畏罪？是迎接主人？都是娇躯抖颤，面无人色。

东方青白一眼之下，一张胖脸，青了白了黄了，气得猛一顿脚，大吼一声：“气煞我也！”

为何？原来，在矗立如林的二十四个金人最中央的一个金人的脖子上，一条绣带，悬空吊着两个赤身露体的男女。

而且是一男一女，面对面，二身相合，紧紧缚在一起，早已气绝，男女身上皮破肉绽，血污狼藉，全是山鹰爪喙造成。

二人面目，依稀可辨，那个女的，正是东方青白心爱的宠妾之一，名叫“藏珠”东方青白叫她“肉蒲团”。

因为这个女人天生尤物，一身贱骨如绵，床第间，着体欲酥，别有奇趣，又善媚功，东方青白把她当作宝贝心头肉。

那个男的，虽然满面血污，东方青白却能一眼认出是谁，他的一对细眼几乎喷出火来。

乃是东方青白的心爱弟子之一，有“毒潘安”雅号的石中秀是也。

说来真是丑不可言，令人恶心，石中秀因为貌比潘安，东方青白是老淫，对这弟子，有“分桃”之好，“龙阳”之亲，可称上床娈童，下床徒弟。

也因如此，最得东方青白欢心，一身所学，也倾翼传授，常对人说石中秀是他衣钵弟子，登堂人室的高足。

不料，他竟升堂上床，向“师娘”讨教功夫来了。

这也就是东方青白气极，怒极的原因。

东方青白口喷白沫，咬牙切齿的连骂：“该死畜生，该死贱人！……”

猛飞起一脚，把跪得最近的一个俏婢踢出二丈多外，他怒叱道：“你们都是死人，气煞老夫……”

又要再踢其他三个俏婢。

“东翁息怒，”南宫秀忙拦住暴怒的东方青白，沉声道：“处理后事要紧，还有，承露盘中的那封贴子……”

东方青白气喘如牛地，连道：“岂有此理！为何直到现在才发现？这几个该死的小贱人……”

南宫秀忙接口道：“东翁，这不能全怪她四个。”

“胡说！她们干什么的……”

“东翁，此理简单，第一点，取露是在早上，她们把楼门依规定上锁，她们看不到，第二点……恰好在这中间的金人身上，东翁知道，不论由何方看，都看不到这里……”

“那她们怎样会知道的？”

“东翁气昏了？她们是看到山鹰……才发觉有异，开锁探看的，而且，一发现，就立即报告，不能尽怪他们，由外人进入这里，来去无人发觉，责任该是大家的。”

“老弟，我们栽到底了。”……

“东翁,该是来人功力高得可怕,也可能就是那个伤人投贴勒索的家伙？也许……那厮在贴中所说的……家丑，就是指这个？……。”

“老弟，劳你驾。”

南宫秀接口道：“理当效劳。”

双臂一振，身如怒箭冲天，一下拔起三丈多高，半空一旋，贴身在金人的背上，伸手解开绣带，手提一男一女的残尸，飘落。

东方青白恨无可泄的连踢了两脚，把两个死尸踢出一丈多外，连骂：“该死的东西……”

南宫秀已经再次弹身，一手环住金人脖子，一手凝功防备贴子沾毒，伸出二指，拈住承露盘上的一对尺许多的大红贴子。

他飘身落下，双手捧贴，递给东方青白。

“老弟，你念给我听。”

南宫秀迅速开启封，展开，扫了一眼，神色一变，道：“果然来了！”

“什么？难道就是老史说的符——学谦那个小畜生？”

南宫秀道：“不是！”

东方青白问：“谁？”

“东翁请听着，贴上是这样的：柬告东方青白，汝敛聚无数，临老荒淫，无耻已极，本公子绝学将成，拟开府继承绝绝道统，一时鸠工不及，特降殊恩，借汝别墅一用，为期一年，见此字，限汝十天内立即迁出，本公子当贷汝一命有赏，如敢故违，绝门无赦，勿贻后悔，切切此令。”

南宫秀念完，一顿，道：“东翁勿怒，好好商量！”

东方青白已胖脸铁青，气得发抖，闻言，怒嘿着说：“还有什么商量，难道是要我忍辱照办？”

“可以从长计议？”

“这个，明明是符家畜生的口气？”

“不！东翁有何根据？”

“他不是自称公子？不是符家小畜生是谁？”

“不一定，公子二字是人人可称呼的。”

“那会是谁？”

“东翁！”南宫秀颤声道：“当然是‘绝绝教’的新任掌教。”

“没有署名？”南宫秀道：“没有。”

“老弟有何根据？”

“贴上不是说他要继承‘绝绝’道统么？当可推想得到。”

“我岂能为一封贴子吓倒，让天下人笑话。”

“东翁，这不是赌气的事，如真是绝绝教，昔年的事，东翁当能想到？”

不知怎的？又怒又气的东方青白，立时不作声了，只是呼呼喘气。

半晌，才惨然的道：“想不到我东方青白会到今天地步！……”

“东翁，不必泄气！”

“老弟，可有好主意教我？”

“眼前先装作没有这件事，把死人料理再说……”

“料理什么？让这贱人和畜生喂了鹰就是。”

“不！公翁，事已至此，好在只有你知，我知，别人还不知道，我们再好好计议。”

“老弟，我心乱如麻了，三个小畜生的事，已使我头昏，又来了这个……。”

“有了，东翁勿忧！”南宫目光一闪，道：“三位少爷的事，反正我们已经有行动表示了，等下再看对方如何出面？这点……不必急，如果要三位公子不出岔子，我们尽可从容应付。”

“难道要我十天之内，真的……”

“不！东翁，我们正好利用这种事，加速进行我们五大家的大计。”

“老弟，现在还能谈这个么？连家都快完了，自身难休，还想什么五大家？”

“东翁误会了，我的拙见只等于了结三位少东的事，我自有计较……”

“能先告诉我吗？”

“三位少东如无问题，东翁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先赶去宫北堡那里祝寿，也即掩饰了我们本意，又不落口实，以后再见机而作。”

“这倒有理，还是老弟高明。”

说句老实话，如以“江汉一蚨”东方青白的雄视江南，具有的实力，什么也不在眼里，如在平时，象这种恐吓性的柬贴，他高兴则一笑置之，不高兴则会派出人手，把可能投贴的入“切掉。”

现在，却又不同，傅震宇等三人，就使他锐气大挫，东方兄弟的倒霉，使他六神恍忽，精神上虽然强自镇定，心理上，已经崩溃了。

这封柬贴，由于涉及“绝绝教”，人家虽然没有出面，已够东方青白惊魂，有钱的人，什么也不怕，唯最怕死，当外来力量，能危及他的生命时，他就软了，因为，如命保不住，任你钱再多，势力再大，也是一切完蛋……

“绝绝教”三字对他的威胁最大，那因为昔年该教横行天下时，对抗命者之惨酷，空前绝后，能使人心碎胆裂，这一封柬贴，就等于阎王贴子催命符。

东方青白呆了一会，目光杀机涌现，向那四个匐伏在地，如待决之囚的俏婢扫过一眼。

刚才那个被他踢了一脚的俏婢，无巧不巧地抬起头来，奇异的眼光，盯着南宫秀。

南官秀心中一凛，暗道：“好贼婢，想要挟我么？正好趁此让老乌龟杀之灭口，借刀杀人，一点也不露痕迹……”

倏地，他瞥见东面“倚红楼”上的纱窗映过一个半身美人影子。

东方青白已经哼出声来。

南宫秀知道东方青白每当杀人时就这样，不过举手之劳，那四个俏婢同时警觉地抬头，南宫秀忙吓了一声：“不好！有……”

身形一移，已经横出三步，恰好挡住东方青白出手位置。

东方青白一怔，道：“在那儿？”

南宫秀向北面一指道：“有几条人影，掠过‘绿珠楼’东翁火速下去，避免任何形迹落入别人的眼中，我去看看……”

一挥手，向四个俏婢低喝：“你们滚开！”

她们立时应声而起，飘身疾退。

东方青白以为有“强敌”潜窥，隐身附近，又惊又怒之下，毕竟这种事是见不得人的，更不能惊动别人，忙飞身下了，‘胜铜雀台’只说了一声，“老弟小心，务必弄清楚。”

南宫秀装模作样，就无形中解了四个俏婢的杀身之祸，暗驾“瞎眼的老乌龟……”

人已凌空弹起，以“八步登空”一式，化为“流星经天”横空五六丈，脚下一点天桥栏杆，上了北面的“绿珠楼”，一晃而没。

他原是一时急智，平空捣鬼，正想由另一面进入“绿珠楼”和“绿珠”

温存一下，再向东方青白砌词搪塞，不料，一条人影，突如流星，正由“绿珠楼”的别一面纱窗射出，窜入黑影中。真的有人？南宫秀脱口喝道：“谁？”那条黑影头也不回，向后山枫林中猛窜。

五十八

南宫秀忙吸一口气，全力盯住追下。

“龟山”本就不高不大，除了林木山涧外，并无险处理依，任何人都难以遁形，可是，那人一身轻功，高得不可思议，凭南宫秀一身所学，也始终和对方隔了六七丈远近，连对方面目也没看到，只见背影，眼看对方将窜入一抹丛林中，南宫秀心中大急，暗驾：“这家伙比兔还游滑！若让溜脱，我还能混么？”

他二人一前一后，已经离开了“锦秀别墅”五里外，由于又是后山，又当大批人手调出之际，值班巡视的人，都不能进入内院禁地，所以，竟无人发觉。

南宫秀突然停步，哑声笑道：“原来是一位见不得人的朋友，夜入人家非奸即盗，你走吧，我南宫秀最够朋友，绝无恶意，否则，早已叫人了，还能让你跑了这么远么？”

因为那条人影，已掠入林，“逢林莫人”南宫秀不敢轻进，只好以退为进，出言讽刺。

只听林中哈哈道：“南宫秀，外公有话和你说，你怎么不敢进来？”

“笑话了，有何不敢？”南宫秀一面说，一面向林中缓步走去，暗中戒备，心中忖道：“好家伙，是找我说话？倒会反激？”

林中冷声道：“南宫秀，见不得人的是谁，心藏奸盗的是谁？你心里明白吧？你能瞒得过东方青白那只老乌龟，能瞒过外公么？”

南宫秀为之颤然止步，心惊变色暗道：“这就奇了，我多年心血，不惜忍受屈辱，就是为了想达到取代东方青白的位置，这家伙是谁？好象知道我的秘密？……”

目光一眨，又忖道：“十九‘绿珠’那贼人争风吃醋，偷吃野食，勾结了这个家伙，泄漏了秘密，哼哼……”

他下意识的握紧了拳头。

林中笑道：“南宫秀，你别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肚鬼八封，在外公面前没有用，你老实些，外公是和你谈谈条件，谈得来的话，外公会成全你。”

南宫秀回过神来，他是十分深沉的人，足智多谋的老行尊，立时缓过脸色，陪笑道：“朋友，果然高明，真叫南宫秀佩服，朋友既诚意见教，请出面见如何？”

他还是提心吊胆，怕林中有险，不愿自投陷井。

林中哈哈道：“南宫秀，你太胆小了，凭你这份小家子气，还想气吞全牛，人财两得么？”

南宫秀一轩眉，豪声道：“行，南宫秀愿移樽就教。”

“哈，还象话，你带了美酒佳肴来了？”林中喷喷着道：“外公刚才到过大厨房，顺手牵了两只脆皮鸡，一罐洞庭春，咱们就对酌一下，现成的，你也不用移樽了。”

南宫秀觉得此人不但充满神秘，而且十分有趣，回头四扫一眼，口中笑道：“朋友真是妙人，得识荆为幸。”

一面飘身入林，他实在控制不了好奇心，想要弄清楚对方是那路神圣。

林中一片黝暗，影绰绰，在三丈之外的一株大树下，坐着一人，背靠着树根，手中执着一只鸡腿，向南宫秀晃了一下，道：“ 俺不能作人家座上嘉宾，只好做梁上君子了，你请。 ”

指指挂在树枝上的两只皮鸡，自己却捧起酒罐，咕噜噜牛饮着。

南宫秀几乎感到恶心，心中一阵难受，恨不得一掌劈下。

为何？

他凝聚目力，在暗影中大略看清了这位自称“ 外公 ”，操着江北口音的家伙，除了一身还算新的长衫外，没有一点顺眼的地方。

爆牙，断眉，大嘴，水肿眼，缺耳朵，好丑像。

一手执着油淋淋的鸡腿，一口一口咬着，这时在灌着酒，吃相更是难看。

还有一双向内弯的罗圈腿，真叫人不相信他有一份追云掣电的绝顶轻功。

能有如此造诣，其他也一定不含糊。

这也是南宫秀不敢出手的原因。

他当然不认识龙武，只觉得这个丑鬼太难看，被他戏弄大感屈辱，丑鬼龙武把酒罐向他一递，滋牙道：“ 洒不赖，这样喝最痛快，你请。 ”

南宫秀忙道：“ 请用，我已用过了。 ”

“ 哎，俺倒忘了，你是大师爷，天天好吃好喝，睡人家的女人，捧人家的臭腿，哈，坐下吧。 ”

南宫秀心头火大发，杀机大炽，强自忍住，沉声道：“ 阁下有何见教。 ”

“ 不忙，咱们好好谈谈。 ”

“ 阁下，当知道，我不能多耽搁。 ”

“ 是么，东方青白把你当作臂膀，在这个骨节眼儿上，更是少你不得。 ”

南官秀吸了一口气，越觉得对方不简单，心中一动，散去提聚掌力，陪笑道：“ 阁下能见教大名及师承么？ ”

“ 不用，咱们又不是攀亲戚，俺和你谈的是大生意，别看俺好丑，心却是白的，你，知道。 ”

南宫秀为之啼笑皆非，这是什么时候？还有一搭没一搭的扯淡，他只好点头道：“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南宫秀岂是世俗的人。 ”

“ 是么，凭你‘ 赛留候 ’三个字，俺委屈自己，同你打交道。 ”

“ 好说，阁下怎么知道我的……事？ ”

“ 纸是包不住火的，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你自以为天衣无缝的秘密，俺来江汉一天，就知道了。 ”

“ 一天？阁下是由那一路来？ ”

“ 由来路而来。 ”

“ 往何处去？ ”

“ 往去处而去。 ”

“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阁下如何吩咐，我当尽力照办。 ”

“ 简单，只要你老实回答俺三个问题，俺不难为你…… ”

南宫秀几乎冷哼出声，气炸了肺。龙武拖长了声音道：“ 你要知道，淫人之妻，又想夺人之财，这种事，为天下正道人所不容，不必杀你，只要被人一知道，你就无面目见人了，懂么？ ”

竟把“ 赛留候 ”南宫秀当作小孩子教训了。

南宫秀沉声道：“不错，阁下是想以此为把柄，要挟我么？”
“什么话？俺才不会管这种臭事哩。”
“阁下，你要明白，捉贼见赃……”
“好家伙，你以为俺没有把你从床上抓住，就不算把柄？”
“阁下聪明，当知凭口说是不足取信的。”
“笑话！你太笨了，俺如果要捉双，太方便了，这是老乌龟自己的事，他不在乎绿帽子，背石牌，别人不会管这种事。”
“对！”南宫秀面不改色地，道：“东方青白居积黑心财，贪色荒淫，糟塌女人无数，如讲天道报应的话，又算什么？”
“是么，俺也就是想了这些，老乌龟造孽太多，悖入悖出，俺才想到和你打交道的。”
“谢过了，如阁下所言真能在一天之里，知道我的事？……”
“俺用不着诈你，不但有人对俺说，俺方才也看到些蛛丝马迹。”
“谁？是绿珠？”
“笑话！凭俺？又不是讨女人喜欢的小白脸，那女人怎么会对俺说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有理。”
南宫秀轩眉道：“阁下既是有心人，和我过不去，可以对女人逼供。”
“俺才不会让这类臭女人玷污俺的手哩。”
那末，阁下明明是由……”
“不错！那女人被俺点倒，包括了几个小丫头……”
“如此，阁下……”
“俺只是为了找一张图，根本没有问你的臭事。”
“一张图？什么图。”
“俺刚才已说过，只要你回答三个问题，这张图就是第一个问题。”
“阁下，我不知道。”
“是老实话？”
“请阁下明白点。”
“好，俺听说老乌龟所以发横财，是得到一张藏宝图，那张图就在他以前在‘凤楼山’得到的。”
“呀，我也听人说过，但没亲眼见到，就不可靠，也不可信。”
“好话，你做了这多年的师爷，为了什么？”
“阁下，人各有志，这是南宫秀愿意的。”
“你的志，很大，这张图是你最大的志向吧？”
“由阁下怎样说，恕我不知。”
“大约你还没得手？据说，那张图上有说明，是当年李在春，那个大流寇搜刮天下珠宝，由心腹分别藏在五处地方，‘凤栖山’只是其一，另四处，却不知下落。”
“阁下，够了，如真有此图，已落入东方青白之手他早就囊括独吞了，还会等到现在让别人去脑筋？”
“据俺所知，这老乌龟不知打什么主意，始终没有动手，俺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但愿阁下能得到手，恕我所知都有限。”
“好，第二个问题有人指证，当年参与毁掉四大家的人中，也有老乌龟

一份，你能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么？”

南宫秀心神大震，暗道：“好利害，怎么连这件事，也有泄漏的时候？好小子，到底太嫩，这种事，也能问人？人家会实说么？”

口中忙作惊讶道：“有这种事？不可能，我连想也没想过。”

“你，是老实话？”

“阁下，你也不想想，即使东方青白有这回事，也是他个人绝大的秘密，他会告诉我么？”

“俺认为他会的。”

“为何“

“因为你是他的心腹！”

“抱歉，不论他对我信任程度如何？这件事，从未听他说过。”

“这个，不要紧，你不说，俺自会和老乌龟当面谈，再把那些骚女人摆布一下，不怕不知事实经过。”

“那是阁下的事，不必以此挟制。”

“好，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你们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东西？什么东西。”

“这个！”龙武伸出右手五指，摇晃了一下。

南宫秀大吃一惊，脱口道：“阁下不是……”

“是俺问你，不是你问俺，据实回答。”

“敝东翁已经照办了。”

“是心甘情愿的么？”

“阁下，那是他心中的事，我无法回答。”

“你没参与意见？”

“有。”

“怎么说？”

“阁下，由于三位公子被，被……独门手法所制，敝东翁以人命关天，当然只有照办。”

“这么说，他不是心甘情愿的。”

“阁下，能易身处地，为人想想么？”

“好话，如果俺的儿子被别人打伤了，又要送金子给别人、俺一定忍不下这口气的。”

“如此，也是人情常理吧。”

“还有，俺一定会图谋报复，全力对付那个人。”

“阁下如此说，我无意见。”

“那么，老乌龟想打什么主意？”

“不知！”

“真正不知道么？”

“阁下，敝东翁即使心中忿想对阁下不利，那也要等到三位少年东复原无事之后……”

“不是现在么？”

“他的儿子悬阁下之手，他会笨到把自己儿子性命当作儿戏么？”

“有理，谅他也不敢！”

“阁下真是高明。”南宫秀奉承了一句，心中却暗笑道：“好小子，你以为知道我的秘密，就可逼出我的实话？你太不懂事了，我‘赛留候’是靠

什么成名的？好小子，等下有你的乐子，我一定放不过你。”

只见丑鬼闭上水泡眼，似在沉思默想什么？

南宫秀忙道：“阁下，我已知无不言，据实回答了你的三个问题，我不能久留，告退了，恭喜阁下发了大财，不过举手之劳，我除了佩服之外，只有力促敝东翁恭候大驾了。”

一拱手，正要走。

“慢着！”龙武眼开眼，自言自语道：“师爷说过，世上只有‘贪’字害死人，俺别人为财死吧？……”

一蹬罗圈腿，站了起来，道：“南宫秀，俺已问过了，你也回答过了，一问三不知，等于没说，是么？”

南宫秀吸了一口气，沉声道：“阁下，我已据实回答了，知道的就说，不知道的叫我如何说，阁下明理，当不会强人所难吧。”

“总是你有理！那么，五百万黄白物已经准备好了？”

“是！”

“交到指定的地方？”

“是。”

“真是大手笔，‘状元石’要改名‘黄金石’了，你可走了。”

南宫秀如释重负，心头一块石头落下，抱拳道：“就此别过，届时敝东翁一定恭候大驾，我当尽力促成此事。”

“很好，俺到要看看老乌龟有多大的神通？能够一下子运交如此巨数？”

南宫秀暗笑道：“你小子是财迷心窍，利令智昏了，也不想想，东方青白富可敌国，五千方两也不当回事，还愁人家交不出，只是你这小子，怎么运走？只好连命留下交出了！”

他只是这么想，当然不愿再多说一字的，正要飘身而起，又停了脚。

他已听到有人来了，不由心中紧张了，如果是“锦绣别墅”中人赶到，难免启人疑窦了。

五十九

他装作不知，故意扬声笑道：“阁下，如能就此移驾，由我敬陪去见敝东翁，更好，我们还可负责代阁下搬运到阁下指定存放的地点，不必去山角状元石那里了，也可避人耳目，是么？”

龙武一拍脑门，道：“不错！……只是，已经约定，不必更改，你可告诉他一句‘东西’只要值钱，越小越好，免多费力。”

“对，一定代为达到，敝东翁也正有此意，彼此方便。”

“那么，一言为定，你走吧，此时不必惊动别人，免被人误会你和俺有勾结，来个二一添作五！……”

“那里！那里！……”南宫秀心中大急，如果来的人是东方青白手下的话，一定会听去，越描越黑，这口黑锅背上，再也洗不净了，忙一迭声的道：“阁下最会玩笑，容再相见。”

人已腾空而起。

龙武笑道：“再说，俺刚才是由那个叫什么‘绿珠’的女人房中出来，你刚才没有声张，就够聪明了，如果俺现在同你去，等于瓜田李下，连俺的清白也玷污了。”

南宫秀已掠出十多丈，听得清楚，恨得牙痒，暗骂：“好小子，你说给

谁听？是存心栽我的脏了。”

此时，他只求火速离开，也顾不得有人到了附近，只好装作不知到底，向来路飞射。

倏地，他由半空猛打“千斤坠”星拽而下，口中轻轻喝道：“谁？”

因为，有一把松针向他射来，他只好开口了。

只听一声冷笑道：“南宫秀，你就留下来吧，还有老朋友要见你呢。”

南宫秀已听出人在三丈外的一块大石后发话，只好立定身形，沉声道：“是那位朋友见教？”

“贵人多忘事，听不出老朋友的口音么？”

南宫秀实在听不出口音是谁，又急于脱身，歉声笑道：“恕我一时耳生，请即出面，同到敝居停处欢叙如何？”

“铜臭之地，老夫不去，你不会过来么？”

南宫秀实在心中发毛，他明白，此时此地，要找他的人，决不会是什么善男信女，真想发啸传警，勉强沉住气，一面步向大石，一面抱拳道：“南宫秀不敢不就教，阁下是那一位……”

一个沉劲的少年口音截道：“见面自然明白，难道要本公子动手？”

南宫秀听出口风不妙，猛掉头，就想一走了事。

要知道，南宫秀是在被龙武拆穿秘密之下，心虚胆怯，不论什么人，在被人揭露见不得人的隐私事，心理上的本能反应，就是恼羞成怒，立时下手对付揭他隐私的人，如自问力量不够，就会急子脱身，以摆开心灵上的负荷，也即是无颜见人之下，理不直，气不壮，只有逃避了事……

“赛留候”南宫秀就是即不敢对丑鬼龙武下手，又怕“锦绣别墅”中人潜藏附近，不敢停留之下，骤然间，又被不知来历的人阻止，又听出语气不善，不是好想识，所以他只说了一声：“急事在身，暂时失陪……”

人已破空而起，再留下一句“我在‘锦绣别墅’候驾。”

猛听一声冷笑道：“你太笨了，留下。”

南宫秀刚掠出五丈丈，闻言，却不见有人出手阻截，连暗青子也没有，以为对方大言恐吓，也冷笑一声：“南宫秀不是吓大的，失陪。”

再次腾身，一去四五丈。

“你是年纪活在狗身上了！”这句话刚出，一条人影已一幌而到。

南宫秀一掌拍出，喝道：“休得无礼。”

猛觉掌力走空，眼前掌影迷离，好象有三四只手抓到。

他大骇之下，另一掌刚一式“拒虎门外”守住头面门户，突然感到左肩一麻，痛入骨髓，立时脱力，真气一泄，被人抓住左臂一同下坠。

南宫秀是身不由主，欲抗无力，脚刚一落地，便被人夹背一击，打得心血上涌，眼冒金星，喷出大口鲜血。

只听一声：“去见我爹。”

南宫秀已被震出二丈多远，又被人隔空一兜，刚好便他，立地身形，否则，他非落个头破血流不可。

在那块大石上，这时已盘膝坐了一人，火光一闪，原来那人还在吸着烟哩。

南宫秀定了定神，吸了一口气，压住上涌的热血，咬紧牙关，忍住左臂被抓裂肩骨的疼痛，哑声道：“朋友是谁？南宫秀并未得罪……”

只听背后冷声道：“我爹好意招呼你，为何掉头而去？无礼已极，这叫

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南宫秀明知道刚才一招把他制住的人，由声音的未脱重音，当不会超过二十岁，竟有如此惊人的身手，真是栽得冤枉，心中寒气直冒，却不敢回头，只向石上跌坐的人看去。

在黑影，烟雾中，加上烟火微弱的光芒照映下，依稀可以看出是一个年纪五十左右的老人。

只见老人喷了一口烟，慢吞吞的道：“南宫秀，你也算得一号人物，为何如此没种？只知开溜，枉负‘赛留候’之号，难怪挨骂，自讨苦吃。”

一抬头，看着他，又道：“关于你见不得人的事，言之污口，我们不愿再提，你如果聪明的话，快把那张藏宝图交出来。”

南宫秀心中一凛，强作镇定的道：“我不知阁下所言含意。”

猛觉一掌心已印在他命门穴上，背后冷冷的喝道：“你可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南宫秀虽明知背后有人，却是等到人家掌已按实才知近在咫尺，这时，真是生死关头，只要人家稍一吐劲，立时完蛋。

可是，他仍镇静的道：“我刚才已和那位……朋友说过，我实在不清楚这件事的情况。”

“真的么？可是要我提出证据？”老人把旱烟管指指南宫秀，道：“再不漂亮点，真是辱没了你混了几十年的名头。”

南宫秀暗忖道：“你会有证据？笑话！”

老人已接口道：“不愿老老实实交出来是不？”

南宫秀道：“请说说看。”

“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等于不打自招了。”

“阁下未免强词夺理，因为没证据，我才向你请教明白。”

“好吧，南宫秀，你可知道老夫是谁么？”

“正要请教。”

“你又知道刚才吃的苦头是那一家路数么？”

“一并请教。”

“真正不知？还是装蒜？”

“不知！”

“你是在负虚名，真要老夫说出来么？”

“洗耳恭听。”

“你刚才是挨了一抓，是么？”

“是。”

“你不会由此推想？以你的一身所学，竟避不过这一抓，当今之世，有谁？”

南宫秀心跳如捣，再也不能装糊涂了，脱口道：“难道是‘麟半爪’？”

“总算你没有白活几十年。”

南宫秀已知大祸迫在眉睫，噢了一声：“这样说来，这位少侠，当是林大侠的贤郎了？”

“不错！”身后冷笑一声：“现在告诉你，正是时候，如你早知道，一定当作奇功一件了。”

“少侠好说，我不是那种人，少侠刚才称呼……”

“是我爹。”

“南宫秀，你不用多心，老夫就是……”

“噢，阁下原来是林家四大家臣……”

“我们不是有过三面之缘么？”

南宫秀心头扑扑跳，故作讶声道：“林兄，恕南官秀健忘，除了二十年前，‘老河口’过渡时与林兄见过一面外，何来第三次？”

“忘了么，第二次在‘岳阳楼’时在端午节的头一天，阁下和‘鸟蒙五魅’在一起……”

南宫秀神色一变，呀呀道：“小弟不曾与林兄照面，真是失礼。”

“是么？当时老夫带了人皮面具，阁下正逸兴遗飞，老夫不便打扰清兴，却听到‘五魅’说了什么话？”

南宫秀知道今夜完了，仍存万一希望，就是等待东方青白手下有人赶到，那必须尽量拖延时间不可，口中忙道：“林兄，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小弟当时只是和他们五人不期而遇，他们五人胡言乱语，与小弟无关。”

“该说第三面了，你可记得林家遭劫的第三天？在辰州言家的密室里，你和东方青白说了什么话？”

南宫秀眼前一黑，只惨笑道，不开口了，他已理拙词穷，无话可说，一身冷汗，低下头去。

背后怒嘿一声：“南宫秀，你认命了吧，爹，我要摘他的心了！

林浩目射精芒，瞪定南宫秀，轻喝道：“明白了吧？你和东方青白参与趁火打劫，自以为经过易容化装，做得十分秘密，天网恢恢，也有今日，你未想到吧？”

南宫秀凛声道：“林老大，我认了，我只是……一时之错，为人利用而已，为此，我屈身东方青白处十几年，后悔不及。”

“说得好听，以你之智，会受别人利用么？”

“实不相瞒，我一生自负才智不在别人之下，熟……料，聪明反被聪明误，别人比我高明百倍，直到事后，我才知上当。”

“那么，主谋是谁？”

南宫秀心跳了一下低头道：“恕难奉告。”

背后一声冷叱：“你至死不悟。”

南宫秀惨然道：“我认命了，一步错，全盘错，全盘错，夫复何言？”

林浩沉声道：“只要你能据实相告，并把那张图交出，老夫念在你昔年并未多行大恶，尚不失为有才份上，留你一命。”

南宫秀苦笑道：“林老大，说来惭愧，我的女儿及妻子皆在别人的手里，我一死尚不足惜，如多说了一句，不但我难逃一死，何必连累我妻子儿女？”

“原来如此，你是受人挟制？好吧，你先把图交出，老夫网开一面。”

南宫秀心情狂跳，真是自认必死，又有生机，忙道：“遵命，我愿献图赎罪，只是，还少了中间一块。”

“什么？”

“林老大，东方青白是‘人老精’，他把那张图分为十三块，除了十二块分散在十二个小妾的藏宝箱中外，中间最要紧的一块，不知他藏在何处，也是我苦等到如今，尚未下手的原因。”

林浩沉吟了一下，道：“这一点，我可相信，东方青白确实老奸巨滑，他利用女人贪财的心事，各给她们一个宝箱锁匙，如果不像你这样会走邪路，任何人也不无法得到其中一个锁匙，真是匪夷所思……”

南宫秀脸红过耳，惭愧难禁，倨促不安，真有无地自容之势。

林浩想了一下，又道：“既然如此，你自问几时可以到手？”

南宫秀心中一动，轻叹一声：“事到如今，是船到江心补漏迟，我既已对不起他了，只有豁出去了，一定尽力在最短期间，不惜任何手段把它弄到手。”

林浩沉声道：“这种事，言之太丑，我们决不会玷污自己，也不是因为东方青的横财来自不义，取之无愧，而是……”

一顿，目中精芒熠熠，道：“为了这笔敌国之富，不落入居心莫测的巨魔之手，我们不得不及时行动？”

南宫秀心头大震，脱口道：“林老大的意思，是另有人想侵夺这个……”

“对！而且，迫在眉睫，随时会发生巨变，难道你还不知道。”

南宫秀凛声道：“可是指‘绝绝教’？”

“只可如此说，据老夫了解，另有巨奸在暗中策划，虽不敢断定是谁？多少会与“绝绝教’有关。”

南宫秀一头冷汗，吸了一口气，道：“尊意如何？南宫秀效劳之处，一定有以赎罪。”

“你，能有一份良知未泯，以你的才智，如能澈悟回头，仍不算晚，希望你能开诚相见，要知道，这是武林大劫之前，如有人能尽力挽回，有补大局的话，实是无上功德。

南宫秀颤声道：“林老大还能相信我否？”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南宫秀道友，请放心，你虽然有不齿于人之邪行，我们决不会以这种事对你要挟，也绝对不会揭露这件隐私。”

南宫秀大为感动，哑声道：“林老大，冲你这份好意，我愿知无不言。”

“好，阿华，你给南宫前辈推理一下。”

南宫秀只听身后应了一声，左肩上被三指扣紧，左臂被抖震几下，一阵奇疼过后，就复原了，已被奇门手法接上骨节，同时，贴在背心的手掌也已撤走了。

林浩站起身来，道：“我们到林中去。”

南宫秀道：“此地地处‘锦绣别墅’不宜多留，我正奇怪我已出来这么久，他们竟毫无动静，实在反常。”

“放心好了！”身后的少年道：“我们还有人把风，没有人能进入百丈之里。”

南宫秀松了一口气，抹了一把汗，道：“这样最好，刚才，我还寄希望他们会来，现在却不希望有人打扰了，二位，先请。”

林浩点头，单脚一顿，腾空五六丈，向刚才那一片密林中掠去。

南宫秀一怔，才发现林浩是一个拐子，心中连动，暗叫：这不是汉阳狮子队教头拐八爷么？唉！听说他来了七八年了，我竟一点也没留心，真是报应。

他也起步了，三人入林，南宫秀不由想到适才和那个神秘的丑鬼一番对话，有点讪讪的不自然。

六十

他想，那丑鬼决不会远去，也可能已听到了他和林浩等二人的谈话，如果丑鬼再现身的话，那真是大姑娘看女婿，说多难为情就有多难为情了……

三人在一株大树下席地坐下，南宫秀已看清那个一身黑衣，面黑如铁，

精眸如电，英气逼人的少年，虽然他可能经过易容，但已可以看出他精悍，英挺的轮廓，真是后生可畏，不愧有“金麒麟”之号的林起涛儿子。

南宫秀心想：“他一定是狮子队的第一个‘狮头’了，我只听说汉阳打从四年前起，一个老拐子教了一班毛头小娃玩狮子，他们练习时，又不准外人看，只知道要在本届祭神节出场亮相，原以为是小孩子爱玩这些东西，不料，竟是……”

林浩已打亮火石，燃起了烟，吸了一口，道：“南宫道友，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有什么说什么……”

旱烟管向少年一指，道：“这孩子名叫‘光华’，是家主人唯一骨血，他除了在面上经过易容药洗黑外，一切都是货真价实，你看看，他像不像家主人？”说着，又打亮火石，照了一下。

南宫秀已看出光华除了面黑如漆外，五官长相，正与当年“金麒麟”林起涛一个模子塑的，不禁脱口赞道：“林少侠与林大侠一模一样，如此年少，已有如此身手，真了不起，我衷心佩服。”

林浩道：“阿华，从现在起，你该改了称呼，叫林大侠，孩子，由现在起，你可说正式走上江湖了，以后就得看你的了，林家只有你一个儿子啊。”

林光华虎目含泪，低头道：“华儿记着。”

林浩道：“南宫道友，当年，也与你爹有同道之雅，人事无常，世情多变……不说过去，只说现在与将来，孩子，别把南宫道友当作大仇，他必有难言之隐，孩子，你要听我的话。”

林光华，默然不语，南宫秀只觉得热血冲心，羞愧无地惨然道：“林少侠，我自知罪恶如大，一死难赎……唉，我并不希望你能原谅我，我也知道你心痛父仇，人子之心，我甘愿由你处置！……”

林光华虎目一张，精光如电紧逼南宫秀，大有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之概。

南宫秀平静的续道：“此时不暇多说，我只求少侠能听我扼要说一下，你要如何下手处置我，我一定随时束手引颈，我当年虽未直接向府上下手，但确实做了帮凶……”

“我已说过了。”林浩截口道：“过去的事不提，老实说，我带他来汉阳住了七八年，主要是监视你和东方青白，‘锦绣别墅’我和他去过多次，他也多少知道些情况，现在，我们只谈眼前和今后的事，阿华，听大叔的话。”

南宫秀暗道：“原来如此！……”不由又是脸热。

林光华威态一敛，眼一红，瞪大虎目，看着天，忍不住思亲伤心泪……

南宫秀矍然道：“不错，我只能奉告几点，免得他们找来，毕竟惹厌……”

他一顿，凝视着林浩，诚恳地凄声道：“林老大，承你不嫌我的……失德之过，我懂得你的意思，让我见到林少侠，如面对当年林大侠，我披肝沥胆的说，即使身受惨劫，妻子儿女遭劫，我也毫不顾虑，我，是一时不慎，中人暗算，而致不可自拔。”

“是谁？”林浩问。

“惭愧！”南宫秀摇头道：“我只知道中了一种‘无形无影’的慢性奇毒，每当毒发时，非人所可忍受，非吃下毒者按时发下的解药不可，却迄今弄不清楚是谁？……”

“这很简单，只需向当世道上擅于用毒者推究。”

“当然，我也为此费了不少心力，以擅毒出名者，除了‘无毒先生”孙无量和“四绝诸葛’汪浩然与四川唐家，‘鬼圣’阎皇夫妇各有千秋外，下

五门中，亦有各擅专长的独门玩意，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既不能认出是什么毒？如何追究？冒失问人，必遭讽笑，既然问到施毒者，也必矢口否认的。”

林浩点头道：“有理，我未想到这一点，凡是用毒者，都是见不得人的。”

“由于我暗中查究，就受到隐形的人警告，当我第一次毒发时，正当自绝无力之际，有人投入柬贴，附了解药，是严令守密及各种戒条，要我依令行事，并劫走了我的家属，为了苟延残喘，贪生怕死，只好落水了，为恶至今，总想能完成交下的任务后，得到特赦，死也弄清楚是谁害我才能瞑目。”

说到这里，南宫秀也流下两行伤心泪来。

林浩点头道：“原来如此，确是形势所迫……”

林光华沉声接口道：“士可杀，不何辱，阁下现在不在乎妻子儿女么？”

南宫秀苦笑道：“林少侠，所责甚是，我已犯了戒条，依照他们严令，已是全家惨死有余，可是，我想到作孽多端，一朝事败，妻子儿女亦无面目见人，生不如死，又何必牵挂私情呢？”

林光华默默不语。

林浩沉声道：“对方交下你什么任务？什么叫做‘特赦’。”

南宫秀道：“就是‘藏宝图’也可说是他们指定我最后一次要办的事，如成了，就全部解去我的奇毒。”

“你也相信？”

“不信又如何？命悬人手，不能自主，唉！惭愧！”

“东方青白是否也是……”林浩话未说完，南宫秀早已点头接口道：“他也一样。”

“这就奇了，他既已受制，为何不交出那张图？”

“因为‘老奸商’耍无赖，藉口该图已经被人偷走……。”

林光华冷笑道：“这种自己骗自己，连小孩子也哄不了的话，人家会相信他？笑话！”

“林少侠有所不知，凡是爱财如命的人，他宁愿死去，不愿交出……”

“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有钱的人，特别怕死，你忍受不了，他能熬得住毒发时的痛苦？”

“这就是老奸商聪明之处，他看透了人家是要图，如让他毒发死去，永远找不到那张图了，所以，他就死赖活赖，每当毒发，快要断气时，人家只好送来解药，加以警告，就这样，被他拖延到现在。”

林浩点头道：“有理，东方青白知道，如他真的把图交出，也是他真正命尽之时，对方一得图，目的已达必下毒手灭口，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全归了人家，连现在有的财产也保不住了。”

南宫秀道：“正因如此，他们才把这件最困难的任务指派给我，直到现在……”

话未了，二人同时警觉，有人来了，南宫秀刚挺身而起，人影一幌，一声哈哈：“你也该走了，人家可怕你迷路了，先后已有七八人向这边来，都被俺客客气气好好招待，请他们躺下来养养神……”

又是丑龙武来了。

南宫秀涨红了脸，刚一拱手，想向丑鬼表示歉意，龙武已摊手道：“俺都明白了，浪子回头金不换，说实话，咱们还得借重你呢……”

南宫秀忙道：“好说，能尽力者，无不从命。”

龙武一擦鼻子，道：“俺告诉你吧，俺是今天大早揍了那三个小杂种后，

依照傅大哥的意思，去找了林老伯？……”

南宫秀哦了一声：“傅少侠？……”

“不瞒你，咱们都是一伙的，早就商量好，如果不是林老伯相信俺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小龙侄子，立时认了亲，由老伯告诉俺一切，俺怎么会知道你……们的机密八封？……”

是么？原来龙武是找到了林浩和林光华，一家人，当然无话可说，不然，他又不是神仙，刚刚抵达汉埠，如何能够搞出这些名堂来？……

南宫秀失声道：“你也是……四大家中那一家的后人？”

“俺不是小龙么？只是比泥鳅还难看罢了……”

“哦，你是龙大侠的……”

“不瞒你，俺是家父偏出的。”

“难怪！我几乎弄不清楚了，龙少侠，你还有两个小妹妹，可有下落？”

“有了下落再奉告吧！”龙武道：“现在，请你帮忙……”

“何事？”

“赶快回去，顺便把那几个睡在地上的王八羔子带回去，正好掩护你。”

南宫秀道：“原来如此，多谢少侠安排得好，我走了……”

一拱手，又哦道：“几乎忘了一件大事，龙少侠注意那‘东西’被东方青白做了手脚……”

“俺知道了，你自己多小心就是了，快走吧，别把东方青白和……那些人急死了！”

南宫秀知道龙武取笑他，实在阴损，一红脸，向三人一点头，腾身飞射。

林浩目送南宫秀背影消失，无限的感慨的叹了一口气道：“做人太难，一点错不得！……”

林光华恨恨的道：“太便宜他了，这种无耻之徒，杀之最好。”

“阿华！”林浩唏嘘道：“凡事要由大处着眼，小心着手，人家是被迫的……”

“他只是怕死贪生，丧心病狂的鼠辈而已！”

“孩子，千古艰难唯一死，能成仁义尽的到底很少，严以律已，宽以待人，是你父亲的做人原则，不过一时之快，无济于事，他已诚心悔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就放他一马。”

“大……叔，这人以诡计多端出名万一他又出花样，误了我们的事……”

“不！孩子，以人心换人心，再奸诈的人，也会激发天良的，他连自己生命和家属的命都看得淡了，只要我们不负人，人家不会害我们的，至少，我能保证他决不会误我们的事。”

“华儿总觉得工于心计的人靠不往，不可信任。”

“不妨看下去吧，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加一就过份了，此人成名多年，得名不易，今天被我们这样对待，可说是一生难忘的奇耻大辱，也可说是他一生最深刻的感动……我们走吧。”

龙武笑道：“俺只想臊臊他的皮，俺和傅大哥，原来不过是想惩戒一下那三个小杂种，敲他一笔造孽钱，示示威，在江汉打出旗号，好教天下知道四大家的后人，已经出头露脸了，不料，勾出这么多的鬼名堂，可说是意外的收获！”

林浩道：“傅贤侄处，有没有招呼过？”

龙武点头道：“俺已及时通知了，他也认为是极大的发现，只是来不及

详细策划，他要俺代他问候您和林老弟，一切由您主持他可随机配合。”

林光华道：“傅大哥在人家，不会在意外吧？”

“不会的，俺最佩服他，不论那一方面，他比俺高明，身在虎穴，安如泰山，就是再加一倍的人，也不在他眼里。”

“傅大哥有这么大的本事，好极了，明不怕，暗难防。”

“不用为他担心，他适才已经来过一趟了，俺和他谈了一盏茶的时候，因为姓汪的两个门下也赶来，为了避他们二人耳目，只好匆匆分手。”

林浩沉吟道：“我相信傅贤侄不等闲，姓汪的两个门下，却要特别小心应付！”

龙武笑道：“这下可有好戏了，咱们把‘锦绣别墅’闹成母狼窝，让老财奴心痛割肉，也是过瘾的。”

林浩正色沉声道：“龙贤侄，你机智过人，所学也好，就是嘴皮上，以后注意厚道些，别让人家太难过，刚才，已使南宫秀受不了，只恨他无地洞可钻。”

龙武垂手受教。

林光华愤然道：“对这种贪淫好色，无耻卑鄙的小人，就是唾他的面骂他一个狗血喷头，也不为过吧。”

“不！”林浩肃声道：“良言一句三冬暖，伤人一句六月寒，凡事要适可而止，人要脸，树要皮……”

“他就是不要脸，才做不要脸的下流事。”

“不能这么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都不愿自承是坏人，耻于做坏事的，如果做了，内心是愧疚不安的，只可婉言告警，过份了，往往造成恼羞成怒，一直错下去，不可救药，非做人之道。”

龙武和林光华只好应是。

林浩道：“我们离开为是，说不定他们会再派出大批人手搜查。”

龙武噢了一声：“俺忘了，适才傅大哥告诉俺，有一双姐妹突然出现在东方青白家，十分神秘，傅大哥一时摸不请她二人的真正来龙去脉，要俺向你请教。”

“这个，我们回去再说吧……”

三条人影消失在林中深处。

可惜，他们疏忽了一点，尚有一个人藏身在百丈外的一处密菁里，正在以耳朵贴地，用“地听”之术，把一切说话偷听了去，三人一走，他也悄悄起身，只留下一声冷哼，向“锦绣别墅”飞射而去……

在“锦绣别墅”中，由初更到二更，像一锅百沸开水。

那因为，东方青白本人漏了破绽。

当他急急下了“胜铜雀台”后，眼见南宫秀已经追踪上了“绿珠楼”去了，他本来不想声张的，只望南宫秀马上有动静。

他隐身在天桥暗处，等了一顿饭的时间，仍不见有声息，又不见南宫秀回来，他就断定南宫秀必已发现敌踪，追截下去。

他略一思忖，由于敌人己深入禁地内院，非同小可，觉得事态严重，南宫秀单身追踪，可能有失。

加之，刚才在“胜铜雀台”亲眼看到的丑事，酸气攻心，怒火大盛之下，在潜意识中，认为有人深入内院藏娇禁地，十九是和如花似玉的娇妾如此这般，那还了得。

他立时下定决心，非把这些该死的全部抓到不可。

他不动声色的飘身上了“倚红楼”，花名“倚红”的娇妾，正御转纱，晚妆浓抹，大约闻声而起，正在凭着纱窗向“胜铜雀台”上看，花容失色，惊如木偶。

东方青白只哼了一声，她就娇呀着，向他扑去，投入他的怀抱。

东方青白在这个时候，那有心情温存享受？只嗯了一声：“早睡去，不要外出。”

把她推开，又折向其他八座高楼绣阁。

他很快地“了解”了一下情况，除了发现“绿珠”和几个美婢被制了穴道外，别无异状“绿珠”只说了一声：“有一个贼人进来，又匆匆逃了。”

就娇啼婉转，伏在床上哭成了雨梨花，那不过表示她受了委屈与惊吓，希望他多抚慰罢了。

东方青白却一言不发，掉头而出。

他迅作决定，“绿珠”虽然只说“有一个”可是，适才明明听到南宫秀说有几个人影，如此“外人”决不止一个，南宫秀只有一人，绝对难以制敌。

他立即下令，四面紧急搜索……他认为敌人既有几个，决不会做一路逃走，必然是各奔一方，以分散追截耳目。

因此，整个“锦绣别墅”就乱成了一片了。

东方青白还特别派人招呼傅震宇与连城璧和尉迟玉三人,说明可能是‘投贴人”前来窥探，傅震宇立即招呼连城璧和尉迟玉向后山追出。

半路上，傅震宇便示意他二人分开搜索，一有发现，立即作啸通知。

除了“旋风刀”史钊和安琪姐妹坐镇内院外，史家兄弟和史姑娘也临时做了内院女眷的“护院”。

正在“迷宫”“镜殿”中行乐的群雄，也惊觉了。

他们一听说有外人闯入，为了讨好主人，为了在美人面前充英雄，都急于立功自见，纷纷披衣“下马”也如潮水般向四面追出。

本来，“锦绣别墅”中人，已有大半被派出去追查“凶手”踪迹去了，一加上这班新到的煞星，声势不小。

结果，追向山后一方的七八个人，先后被龙武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点了穴道，他们连声音也未发出，有的只眼前人影一幌，便告倒地，有的只觉穴道一震，就糊糊涂涂的被制住了。

经过“赛留候”南宫秀一一解开穴道，说明敌人已被逃脱，无功而返，大家自身难保，除了苦笑外，也只好讪讪地跟着南宫秀回转“锦绣别墅”。

其他的人，也陆续回来，落帽风也没捉到，因为根本没有发现敌踪，徒劳往返。

六十一

傅震宇先一步赶到山后，和隐身一边的龙武以传音方式谈话，交换了一些意见，连城璧与尉迟玉也跟到，傅震宇表示没有发现，敌人一定远逃，放马后炮也没用，就此回头，连城璧与尉迟玉只是想“盯”住傅震宇，别管对方青白如何，根本事不关已，不愿管别人的鸟事。

东方青白一无所得，南宫秀只表示把人追丢了，绝口不提七八个高手被人制住的事，东方青白空自激怒，也无可奈何。

他对傅震宇等，除了道过辛苦外，也无话可说。

大家在推测是那一方面的人深入重地？意图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

是。

只有“旋风刀”史钊在捋须冷笑，一句话也不说。

东方青白暗道：“老史一向深沉，莫非已有什么发现？在这多人面前，不便询问……”

他一抱拳，道：“小事一桩，明天再说。”

道了安置，告罪退入内室，大家也各自歇息。

在密室里，烛影摇红，只有东方青白与史钊相对而坐。东方青白道：“老史，打由今早起，事故频频，风波迭起，我是生平第一次感到辣手，却理不出头绪，要请教你了。”

史钊道：“你先把一切经过，包括一句话，一个动作，详细告诉我再说。”

东方青白苦笑道，真的把傅震宇等三人与二位姑娘先后来到的经过，逐一述说。

史钊连连点头，道：“还有么？必须一件也不漏，因为，要判断一件事，必须巨细无遗往往看来不相干的事，却有连带作用，稍一疏忽，就会毫厘之差，如事事想到，才有可靠而正确的结论。”

东方青白因已心乱如麻，想由史钊处得到主张，只好尴尬地把“胜铜雀台”上发生的丑事，甚至连自己的怀疑，到九座楼台巡察一遍的经过也一一说出。

史钊不住地捋着胡子，不时嗯嗯呀呀，听完了，把胡子捋断了几根，站了起来，背着手，打着圈子道：“果然可疑，果然可疑。”

东方青白道：“谁？”

“人可疑，事也可疑。”

“人是谁？事又是那一件。”

“人嘛，可说包括今天来的人及你的手下，皆可疑，事嘛，就是闺房疑云。”

东方青白切齿道：“如是那班骚女人作怪，我会把她门一概干掉！”

“舍得么？”史钊冷笑道：“她们个个是你的心头肉呀。”

东方青白怒道：“有什么舍不得，天下有的是女人，也没有金钱卖不到的女人。”

“笑话！真正的女人，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换句话说，金饯可以买到的女人，最不可靠，因为，她是嫁给金钱，并不是嫁给你的，当你没有金钱时，她也走了，不要怪她们无情。”

“就算这样吧，她们现在也不会背叛我……”

“因为你现在有钱，而且富甲江汉是么？”

“我没这个意思，不论如何，只要是她们背叛了我，我就毫不留情‘切掉”她们！”

“听说她们个个是人间绝色，你量珠买来，女人尽多，绝色难求。”

“你以为我真正舍不得？瞧着吧。”

“老白！”史钊板着死人脸道：“别说意气的话，你也大把年纪了，难道连捉双与见赃的话也不懂，我又没有断定她们与外人有奸情。”

东方青白杀气满面，恨声道：“希望没有，如有的话，哼哼。”

“老白，依我的推断，这顶绿头巾，恐怕难免。”

“请教谁最可能？”

“我不管你床上的鸟事，老白，你当知道女人除了黄金可动芳心之外，

还需要的是什么？”

“还不是那回事儿。”

“对了，试问你能雨露遍洒，使她们‘九口’之身，可以无饥矣么？”

“这个……难说，这些女人，个个出身青楼，也是我常不放心的原因。”

“广田自荒，怪得谁来？所以，我从来不二色，虽无艳福享受，守着黄脸婆也永远无石碑压背之忧，多少人，皆毁在女人手上，你也快遭祸水之变了！”

东方青白几乎跳了起来，道：“老史，请明白教我。”

史钊慢吞吞的道：“你愿听不听我的话？”“当然听。”“什么都肯听么？”

“当然。”

“如我说了，你不听又如何？”

“听凭处置。”

“好，一句话，我言出必行，不容更改，更不是做生意，讨价还价。”

“一句话！我听你的。”

史钊走近东方青白，近于耳语道：“你首先必须有做王八的度量，当乌龟的气度……”

“你说什么？”东方青白额暴青筋，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老白，你又食言反悔了？”史钊冷冷地走开。

“王八好做气难受！”东方青白细眼怒瞪，咬牙道：“老史，你能叫我受得这口气？”

“你要听我的，就必须忍受，而且得忍人所不能忍。”

“哦，我明白了。”东方青白大悟地低声道：“你是要我沉住气，假装不知，待抓奸夫淫妇时再……”

“不！”

“为何？”

“就是明知奸夫是谁？亲眼看到在床上，你也要装作没看见，不知道。”

“这是什么话？”

“天下第一好话！”

“老史，你冤苦我了，我是在向你讨教。”

“这不是玩笑，就是教你。”

“世上能有人做得到？”

“只有能忍人所不能忍，才可为人所不能为，老史，要成大事，就必须有做瞪眼乌龟的忍耐。”

“愿闻这个道理。”

“老白我听了你刚才告诉我的话，我已断定，你已帷薄不修，必藏家丑，而且断定给你绿巾的，不是外来的人，而是你的属下。”

“证据？”

“你的高足，做的好事！”

“你是说那畜生？他已完了。”

“还有别人。”

“谁？”

“你猜猜。”

“这个，不是猜的事，如我知道是谁？早已……”

“你到底还是忍不住？……”
“好吧。”东方青白切齿道。“老史，我一定听你的，只请你说明是谁？”
“你能保证不乱动么？”
“一定，老史，我不听你的，还听谁？”
“你不是最喜欢听枕头状的么？”
“老史，别挖苦我了。”
“你不是最相信两个人的话么？”
“你是说南宫老弟和匡总管。”
“除他二人之外，还有谁？难道是我姓史的？”
“老史，现在我是听你的了。”
“未来呢？”
“也唯你的话是听。”
“好吧，谁叫我们有几十年的交情，又沾亲带戚的。”
“我在听着。”
史钊死人脸扭曲了一下，摸摸鹰钩鼻，道：“附耳过来。”
东方青白真的凑过耳朵去。
史钊一字一句的：“就是他们两个！”
东方青白成个跳了起来，道：“有这种事？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只有那种事，哼哼！”
东方青白双拳紧握，咬牙作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喃喃地好象梦呓着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视他们二人如心腹兄弟，等他们不薄啊……”
“是么，不薄……一点也不薄，娇妾也可送给人荐寝，他二人该说‘厚我，厚我！’了。”
东方青白吸了一口气，凛声道：“老史，这是天大的事，你根据什么？”
“根据你说的话？”
“我几时说过他们二人？……”
“此理极明，我是旁观者清，你是当局者迷罢了……
“请分析一下。”
史钊点点头道：“老白，你能如此镇定，虚心讨教，就不愧混了这么大的世面，也不枉我一片苦心了。”
“我要听听。”
“我先问你，南宫秀是不是当年和你一同参与对付四大家的事？”
“对！”东方青白全身一震，道：“老史，你最清楚，因为你也是局中人，当年火攻林家，是由南宫秀策划布置的。”
“事后，他就一直跟着你，是么？”
“是，自从那一次共患过难后，他就未再闯外面，做了我的师爷，这多年来，他为我殚心竭智，连这座别墅，由请巧匠到设计兴工，监督鸿造，都是他和匡总管二人不辞劳苦……”
“匡总管又是何时跟着你的？”
“是四大家先后被毁后的第三个月。”
“如何进来的？”
“由南宫秀推荐，他也确实能干，我把家务全托付给他了，这多年来，也省了不少精力。”

“真不错，的确省了不少精力。”

东方青白胖脸一红，哑声道：“老史，我有哭不出之感，你还取笑什么？我要你详细告诉我听。”

“不告诉呢？”

“我的心，像要炸裂了。”

“你先喝口凉茶吧，先要平静心气。”

东方青白苦笑着，真是啜了半杯香茗，由于二人是密室交谈，无人伺候，香茗也都冷了。

史钊与东方青白促膝而坐，慢条斯理的道：“老白，你可知二十年前，道上有‘七智’之说？”

东方青白道！“知道，与这个何关？”

“关系大着呢，凡事要由头说起。”

“我只听人说江湖间，共有七人以足智多谋出名，有合组‘七星盟’之说，后来也没有了下文。”

“你可知七人是谁？”

“当然是‘四海游龙’第一……”

“不对！”

“符振扬是公认天下第一奇才。”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我说的是现在，何况，符振扬以侠义自居，个性又淡泊，那会创帮立盟？现在，更轮不到他了。”

“那么，第一当属‘四绝诸葛’汪浩然了。”

“对！”

“第二是“八手伯温’邓中仪，已多年不闻消息了。”

“说下去。”

“第三，当是‘活曹操’魏世才，也不知下落。”

史钊笑了笑，道：“还有呢？”

“当然是南宫秀和‘玉面子牙’姜传远，‘黑心无用’吴百用了。”

“还有一位。”

“那就不清楚了，其实，道上多智多谋者，不知多少，以你来说，如不是‘南庄’的万字已够响亮的话，也可以称得一号。”

“我么？差得太多了。”

“总比我高明。”

“以智出名，当然必是出类拔萃，有鬼神不测之机，决胜千里之策的人。”

“那么，还有一位是谁？”

“不知先生蒋淡如！”

六十二

“什么？我听也没听过！”

“你认为你知道的六人中，何人最高明？”

“当然是‘四绝诸葛’。”

“如果依我来说，应是你不知道的一个。”

“蒋淡如？究竟是谁？”

“此人向不为道上所知，就因为他最得大智若愚之旨，而胸罗之广，泣鬼惊神，为你建造这座别墅的‘活鲁班’蒋四维就是他的弟弟。”

“呀，我为什么没听过？”

“老白，你真糊涂透顶，还用我多说一句？”
“不明白！”“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就是……”
“嗳，你是说匡总管？”
“对了。”
东方青白霍地站起，道：“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告诉我的。”
“谁？”
“汪浩然。”
“呀！越说越奇了，汪大侠不是站在符振扬一边么？你何时与他见面的。”
“不久之前，也即是此次劫宝前的五六天之间，我正往太行山找宫北堡，在‘信阳’碰到他。”
东方青白搓手道：“我被蒙了这多年，现在……怎么办？”
“装作没有这回事，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他为何如此对我？”
“为财，为色。”
“这个么？”东方青白矍然道：“如有此意，这多年了，他为何不下手？”
“因为你有一件护身符。”
“什么？”
“藏宝图。”
“哦！”东方青白张大了口，直吹气，翻白眼。
“老白，如你肯听我的话，才有办法。”
“愿闻！”
“你把此图献给汪浩然，他可保证全力支持你。”
“他……可靠么？”
“当然可靠，论智论力，也只有他有此条件，你，想得到？”
“不！”东方青白幌着拳头道：“我靠此物保命，如一交人手，我早完了。”
两人同时目光一闪，东方青白轻喝：“谁？”
只听门外甬道中有人应声道：“东翁，是我。”
刚说曹操，曹操就到，正是匡总管的声音。
东方青白面色一白，变得好难看！
史钊传音道：“快沉住气，他是刚来，你要冷静。”
东方青白吸了一口气，沉声道：“何事？”
“有点急事面谈。”
“不能等到明天？”
“这是不可稍等的事。”
“好吧，请。”
他自己亲自移步，开了门。
匡总管缓步走入，是多么从容，看到史钊在座、神色不动的问道：“史庄主还未安歇？”
史钊笑道：“老白为了儿子的事，睡不着，只好陪他闲谈。”
“这种事，急也尤用，我们已有准备，不必为此担心。”
东方青白道：“有什么事？”

“东翁，能借一步说话么？”

“不妨，老史是自己人，任何话都可说。”

史钊笑道：“匡总管，请坐。”

匡总管欠身入座，冷冷地道：“好教东翁得知，南宫师爷和外人勾结。”

“什么？”东方青白张大了细眼。

史钊也是一怔，道：“请详细说来。”

匡总管道：“适对，当大家分头索敌时，我认为山后‘苦珠林’一带最易隐藏踪迹，我独自去转了一匝，在回转时，发觉有异，原来是南中师爷在林中与人说话。”

东方青白道：“说些什么？”

匡总管道：“恐怕东翁不相信，我也实在碍口。”“只管据实说好了，匡总管。”史钊帮了腔。匡总管就把自己隐身在密菁中，偷听到南宫秀与别人的对话，一字一句的说出来。

东方青白听着，听着，气得全身肥肉抖颤，竭力忍耐着，还是暴跳了起来，往外闯。

史钊文风不动的道：“世上的人，都是小不忍，自贻伊威！”

东方青白挫牙道：“老史，换了你受得了？”

“受得！”

“风凉话人人会说。”

“这种事人人会生气！”

“是么？”

“只有真正的高人才能不当作一回事。”

东方青白呆住了。

“匡兄”史钊向匡总管沉声道：“空口无凭，这样对人说，也难服人，匡兄职掌家务，可有什么方法取到证据？”

匡总管搓手道：“是我疏忽失责，愧到东翁……”

东方青白已得到史钊传声指示，忙截口道：“匡兄，我向你请教，如何处置？”

匡总管目射杀芒，右手一挥，作刀切状，道：“把他干掉！”

“有什么证据可以动手？”

“我就是证人。”

“不行！”

史钊道：“匡兄，以你的身份，不行，也不宜。”

“为何？”

“匡兄，大家都知道你身为总管，虽人会误会你妒才忌能，嫁祸诬害他。”

“我可与他当面对贤，使他无所遁形。”

“还有，你是……听老白提及，匡兄是他推介的？”

“不错，由此，也可证明我没有私心。”

“别人会说你轻义卖友。”

“这种事，实在使我气不过，也太不够朋友了，东翁待他优厚，他竟如此……”

“这又是另一回事，匡兄，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匡总管沉吟了一下，道：“那只有忍耐着，等抓住他的无耻证据……只是，恐怕他做贼心虚，突然遁走。”

“不会的！”史钊道：“他尚不知奸谋已露，未得藏宝图前，不会走。”

匡总管转向东方青白道：“东翁，你真有那张……图？”

东方青白点头道：“不错！”

“为何不按图去……”

“时候未到。”

“东翁藏在何处？不怕他……”

“这倒不必担心，谁也想不到，猜不出的。”

“那我没办法了……”

匡总管徐徐起立道：“我告退，得监视他。”

东方青白刚要开口，史钊已起立欠身道：“我先代老白拜托匡兄了，仰仗大力，除此奸贼。”

匡总管一愕道：“这是我份内的事，东翁不究我疏忽之罪，我也感到感愧无地！”

史钊正色沉声道：“为朋友谋而忠，为宾主谋而义，匡兄兼此二者，史某钦心无比，此事只有你我三人知道，千万勿打草惊蛇！”

匡总管道：“这个当然。”

史钊道：“那张图，老白藏在一处秘密地方，只他一人知道，我正要人去取，大约十天内……”

匡总管忙接口道：“此乃机密，有便与闻，东翁只要防备就好。”

史钊道：“放心，这是何等大事，我们自有对付他的方法，小弟新近得到一种独门杀着，可以毙之于举手之间。”

匡总管目中暗芒一闪，道：“我知道就是，还有那三个小辈……”

史钊笑道：“我自有计较，明天再与匡兄商量。”

匡总管拱手退出。

史钊随手关门，背往门上贴，嘘了一口气，连连摇头，半响道：“好险！险！”

东方青白木然的呆立着，好象气糊涂了，闻言，哼道：“老史，我差点控制不住，一下劈了他！”

史钊皮笑肉不笑的道：“如果我不在此的话，恐怕先下手的该是他了。”

“他敢？”

“有何不敢？他怕你，敢……欺你么？”

“他凭着什么？”

“你忘了，你是‘活鲁班’的兄长。”

“如何？”

“至少不会在你我之下，谁知道他有些什么奇巧的玩意？”

“他为何在这时对我不利，他已知道了？”

“因为刚出了事，又因我在此。”

“他知道你能推断出来？还有，他告南宫秀的密，是何用意？”

“想当然耳，他的智力在你我之上，当然想先下手为强。”

“他说偷听南宫秀和别人的话，可信么？”

“这点倒可信的。”

“他为何……”

“这叫做恶人先告状，表示他对你的忠心，反证他的清白。”

东方青白道：“他这一手，并不高明。”

史钊道：“你别忘了，他是以‘总管’的身份对你说话的，是来看风声的，如他认为你已明白的话，当然会下手。”

“我还猜不透他的用意。”

“现在是什么时候？”

“三更左右。”

“老白，半夜三更，他为何会找你？”

“不是为了报告南宫秀的事么？”

“他为何不到你寝处去？却找到这里来？”

“内院是不准男人进入的！”东方青白有胖脸一扭曲，道：“他是总管，也不例外，大约是由侍婢处问出我在这里。”

史钊嘿嘿笑道：“家贼难防，偷过屋梁，他是无处不可去，比南宫秀还要方便呢。”

东方青白咬着牙，不吭声，双目通红，布满了愤怒，气愤的血丝。

史钊沉声道：“显然，他二人有勾结。”

“那么，他为何又把南宫秀通敌的事告诉我？”

“这不过是故作姿态，虚虚实实的手段而已。”

“老史，你快帮我拿个主意，我真要气炸了。”

“急也无用，气也无用，我估计，他和南宫秀必然已有部署，共商对付你之策略了。”

“可恨！”

“所以，你必须沉住气，对他装作不知，对南宫秀，也不可先露形色，随机应变。”

“没有先下手对付他二人的方法么？”

“那是必须的，但不是现在，如操之过急，逼他们狗急跳墙，正好碰着你儿子要命的骨节眼上，对你更不利。”

东方青白一惊道：“好险，我几乎忘了照顾他们兄弟。”

说着，就往外走。

史钊道：“不忙，我断定他们现在决不会行动。”

“为何？”

“我已用了缓兵之计，可以保证十天之内，他二人不会有异动。”

东方青抹了一把汗，道：“你真是有办法，我到底不放心，得去看看阿英阿玉他们。”

“不行，你这时去，是自露破绽，越糊涂越好。”

东方青白顿住身形，长叹一声：“我一向不服人，现在，内忧外患交迫，我真没了主意了。”

“主意是有的。”史钊附耳道：“只等阿玉兄弟这桩事过去后，你可如此，如此……”

接着，是一阵低语。

六十三

东方青白细眼连眨，道：“只有这样，也该睡了……”

“你还是去渡人的春宵吧。”

东方青白苦涩的一笑，在门口分了手。

一条人影，由屋檐下的暗处，一幌而没。

是傅震宇。

他如一缕轻烟，飘向了宾馆。
连城璧和尉迟玉已在，都没睡下，连城璧悄声道：“傅兄，如何？”
“听到了姓史的胖子说话，竟是家务事，家常话。”
尉迟玉冷声道：“傅兄，家常话，何须在半夜谈？”
“是不可告人之事，他二人怀疑南宫秀与内眷不清白。”
嗤！嗤两声连城璧与尉迟玉笑了。
傅震宇道：“二位有何发现？”
连城璧笑道：“人言色胆包天，咱今天才相信。”
“什么？”
尉迟玉哼了一声：“南宫秀进了后面的‘倚红楼’大约现在还没出来？咱和老大不耐烦，懒得管这种臭事，只好回来。”
傅震宇噢了一声：“不成话，真大胆！东方胖子刚刚回到后院去呢？”
又摇摇头，道：“胖子是永远抓不到证据的。”
连城璧打了一个呵欠，道：“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是人家的事，咱们睡吧。”
四更左右。
整个“锦绣别墅”很静，很静。
在后山那片林子里，先后出现两条人影。
先到的轻轻七击掌，后到的也击掌相应。
两人迅即会合一处。
竟是南宫秀与匡总管。
匡总管冷声道：“老弟台，刚由热被窝出来，不怕着了凉么？”
南宫秀笑道：“蒋兄，还有闲心取笑。”
“你已和她们联络好了么？”
“还差那一块。”
“事急了，有姓史的一来，恐怕更难下手了。”
“蒋兄可是看出苗头？”
“老王八似乎还不知道，我想，姓史的是出名的老狐狸，难免会疑心生暗鬼，胡思乱想的。”
“蒋兄意见如何？”
“那张图，证实中间的那一块，是老王八另藏在一处秘密地方，只是他一人知道。”
南宫秀神色一变，讶声道：“蒋兄如何得知？”
“是刚才听到老史说的。”
“老狐狸怎会知道？又在这时说出？莫非有诈？”
“不管他，反正要，等十天后，据老史的口气，是要老王八取回，来回得要十天左右。”
“老王八同意了？”
“只看他们这十天内的行动就可判断了。”
“话出自姓史的老狐狸口里，靠不住。”
“老弟有何高见？”
“先下手为强，我想，不如就此摊牌，向老王八霸王硬上弓，逼他吐出来。”
“恐怕不行，我们等了这多年，又何在乎多等十天？”

“还有一计，趁外人困扰他的这个时候，我们把三个小狗劫走，再以外人的口气，留字逼他献图，赎回三条小狗性命！……”

“这个么？”匡总管沉吟道：“恐怕不妥当吧？”

“这叫做破釜沉舟。”

“似非万全之策。”

“蒋兄有何高见？”

“如照老弟之意见行事，有很多碍难处。”

“那方面？”

“第一，老弟明知老王八是何种人？他如一横心，别说三个小狗的命不值钱，就是要他的性命，也是宁愿死的，这多年了，你还没看到他是死拖活赖硬撑着。”

“嗯，有理。”

“第二，有了傅家小畜生在此，他又有诺言在先，我们虽弄不清这小子到底打什么算盘，无疑的，如果我把老王八逼急了，他一定会向小狗求助，岂不白费了我们多年的心血，这点最不智。”

南宫秀矍然道：“是么，我就是顾虑这一点，还有，姓史的早不来，迟不来，在这时来此，一定也是存心不良，老王八最听他的话，如果我们露了马腿，被姓史的抓住了小辫子，一样是全盘输掉了，我才不得不先下手！”

匡总管沉吟道：“原则上不失为一策，细节上要商讨，我们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万一失手，栽在几个小狗的手上，才是张天师被鬼迷了呢。”

南宫秀道：“蒋兄，你把他们估计过高了，如论力，姓傅的小子果然难惹，如论用智，哈哈……”

“老弟有几成把握？”

“九成！”

“能先具体说说么？也好打个商量。”

“正要请教。”

“我听着。”

“这可从两方面来讲。”南宫秀以近乎耳语的声音道：“一方面，主要看这两天中的变化，如果那个敲五百万两竹杆的家伙要钱不要命，老王八的布置有效，你想想，是个什么局面？”

匡部管点头道：“那家伙如果中计入井，大可燥燥姓傅的小子，他三人一定负气而走，无颜再留，或者，我们再相机对付他们，别忘了，这也是大功一件。”

“是么？”

南宫秀目光一闪，道：“能摆布姓傅的，四大绝学中的一种就有了结果，确是不世之功，值得我们多用一点脑筋。”

“依我看，傅小子不简单，不用非常手段，是弄巧成拙，自找麻烦。”

“这个，可以等下再研究。”南宫秀突然悄声说：“假定老王八马失前蹄，那家伙居然福命两大的话，当然是老王八的破财消灾，反正是慷老王八之慨，我们索性要老王八大方点，依照那三个小子的要求，照数打发，她们三人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了。

匡总管连连点头。

道：“不错，一正一反，皆对我们有利，只要傅小子走了，就是我们的天下，可以放手作为。”

南宫秀笑道：“就算他们满载而去，也不过放马外厩，我们可以再相机弄回，何况，还可以对外公开，使道上朋友对这几个小子轻蔑……”

“对！”

“再说我们这一方面，凭着我俩，加上早已布置好的暗卡，想下手的话随时皆可行动，老王八也只有干瞪眼了。”

匡总管一掌拍在南宫秀肩上，道：“老弟，此留候所以为留候乎？”

还的挑大拇指。

南宫秀道：“此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乎？”

“彼此，彼此，心照不宣。”

“其实”南宫秀道：“小弟有自知之明，如论用智，对别人不敢多让，在‘不知’兄面前，甘拜下风……”

“老弟，几时学会戴高帽子了。”

“说真话，单凭你来此十多年，老王八只知你是‘匡济时’一个能干精明的总管，竟不知是你，这一点，小弟就五体投地了。”

“不知先生”蒋淡如淡淡一笑道：“好说，老弟刚才是‘一体撑天’过了？”

南宫秀耳根一热，失笑道：“这是什么时候？我只是对她们指示机宜，老王八就回转后院了，还能做这种事么？”

“说来也真滑稽！”蒋淡如道：“依我判断，老王八竟茫然无知，也真是笑话？”

南宫秀心中一动，道：“蒋兄，他真毫无所觉么？别是奸在骨子里，想利用我们，等到他认为可以时，再对付我们？”

蒋淡如微笑不语。

两人都是心中有事，各怀鬼胎。

南宫秀是想到这种不可告人的丑事，自己以为做得神鬼不知，把东方青白瞒过了，可是，一想到竟被林浩等泄机密，也不禁一阵迷惑，愧怍。

蒋淡如则是另有打算，双方都用了心机，表面上，仍是莫逆于心，各展机谋，暗中却在等着“算计”对方而已。

沉寂了半晌，蒋淡如化名的匡总管，仰看了一下天色。举手道：“此地不宜久留，见机行事，好在我们可以随时联络，占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量那几条小狗也作不了怪。”

南宫秀欲言又止，沉重地吸了一口气，挣出两句：“不可轻觑，小心为是……”

两条人影，一左，一右，腾空而去。

东方已麻麻亮，又是一天的黎明。

可是，却一片黝暗，乌云过处，下起雨来。

内张外驰的“锦绣别墅”打由一早开始，就陷入一片紧张中。

昨天派出的“追踪”的人，一无所获，却听到漫天谣言，他们只呼东奔西跑，等到发现十多处所谓“可疑”的目标都是道上朋友，却根本与要找的“点子”无关时，幸好没有动手，只好以江湖礼数，请邀那些人到“锦绣别墅”作客。

折腾了一天，也都陆续回来，依照惯例，都一一先向南宫秀和匡总管汇报了。

只有那班在“锦绣别墅”作客的道上人，却是得其所哉，死人不管，在

“迷宫”“镜殿”中大作其乐，不知天南地北。

最紧张的就是“江汉一蚨”东方青白和内眷了。

因为，东方玉，东方英，东方俊三人，除了心头还轻微跳动外，那丝欲断未断的游气黄腊似的面色，僵硬的手脚，完全与死人一样。

看三人的样子，何能延到三天之期？随时皆会气绝身亡，东方青白虽然一肚子的鬼胎，但一想到那人可能不出面上钩，或者万一被那人发觉中计时，让别人逃走的话，他就要绝后了，事大如天，安得不紧张……

他的属下，因为奉到密令，忙着布置，面对大敌，将有不可测的后果，也叫他们沉不气。

好容易，一直到午时，未见一点风吹草动，表面上一片平静，东方青白的神色却越来越沉重，心也更下坠。

他几次与南宫秀等商量，如何才能让那人自行现身出面？用揭贴么？太丢人了，闷声不响么？又叫人窒息，万一那人一溜了之，又如何……”

南宫秀却竭力要东方青白咬紧牙，沉住气，等。

而且，他还要他若无其事的参与午宴，和群雄应酬。

东方青白面对这位给自己戴了绿头巾，压上石碑的师爷，老弟，真有王八好作气难受之感，几次恨不得对南宫秀下手。

可是，形格气禁，史钊的再三叮嘱，他也只好咬紧牙关，沉住气，等了。

在那块“状元石”上在蒙蒙细雨中，柚洞布包住几大堆东西，如果揭开来看的话，会吓你一跳，使你眼红，那是十足赤金打造的四只金箱子。

如果再揭开箱盖子的话，能使你目瞪口呆。

内面尽是珍珠，钻石，祖母绿，翡翠，猫眼石，金钻刚等等，如能拥有一二件，已够你吃几辈子，面团团作富家翁了，因为每一件，都有“传家宝”的资格，何况是四大箱呢？

可是，并无人看守，上顾迷茫，除了雨蒙蒙外，不见一个人影。

真的没有人看守么？不过藏身在目力不及的地方罢了，而且，全是“锦绣别墅”中一等一的好手。

依照东方青白等估计，如果“点子”是为贪财而来，一定会注意“状元石”的动静，如发现有“目的物”在，一定会来窥探。

只要“点子”一现身，东方青白，就要采取文来和武去两条路，或者，还文武并用，软硬齐施，以他们的如意算盘，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点子”先解救兄弟三人，而后再走下一步棋……

终于，有人来了。

沿着山边小径，一人踽踽而行，由东而西，似似沿着“状元石”登山。

看清楚了，还打着桐油布的雨伞哩。

因此，也无法看清来人的面目，直到越来越近，才隐约看出是一个黑面的英挺少年。

藏身在连夜赶工，挖成的地道石穴中的东方青白等不认识来人。

只有一人认识……就是“赛留候”南宫秀了。

他一眼便认出，来者正是昨夜对他露了一手“一麟半爪”的林光华。

他心情骤感紧张，想起了昨夜的谈话经过，迅忖道：“姓龙的丑小子不来，却派他来，何意？”

东方青白正在南宫秀身边，似要表示。

南宫秀忙低声道：“东翁切勿轻动。”

只见林光华已大步登上山径，看也没看“状无石”一眼。

难道竟是冒雨游山的人？未免太雅了吧？

这时，分别藏身在附近的，除了东方青白和南宫秀外，匡总管在家中坐镇，没有来，只有“旋风刀”史钊带了二子一女隐身在三丈外，另外，就是特别选出的八个高手，傅震宇与连城璧，尉迟玉三人却被安排在百十丈外的山林中，这是南宫秀的意思，非到双方干戈相见。而形势危急时，不劳他三人出面。

安琪姐妹被留在“锦绣别墅”。

如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和八个东方青白的手下在现场，眼看林光华已拾径上山，并无可疑之处，真叫人沉不住气。

南宫秀心中一动，低声道：“我去探探风声，东翁千万不可此时出面。”

东方青白只好颔首。

南宫秀一长身形，先掠出七八丈，才放缓脚步，哼了一声，算是打招呼，表示还有他这个游人。

已经走上二十多丈的林光华果然闻声回头。

南宫秀老远拱手道：“请兄台等等。”

林光华冷冷的说了一声道：“有什么事？”

南中秀道：“这天气，雨越下越大，想与兄台共伞。”

林光华不搭腔，身形却停住了。

南宫秀快步走上了登山石极，沉着蹬道一直走到林光华面前，才笑一笑道：“借光了。”

林光华仰面道：“我几时答应你了？”

真叫人好窘。

六十四

南宫秀神色不动的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兄台……”

“我就是不方便。”

“兄台不愿，当然不会勉强，反正雨不大……”

“真是多此一举，你是不是‘锦绣别墅’中的人？”

南宫秀本已掉身准备走，闻言回头：“兄台是要到‘锦绣别墅’么？”

“我只是问问。”

南宫秀忙道：“可要我为兄台领路？”

“我自己没有脚么？”真是没礼貌，又加了一句：我不过是帮人送信罢了。”

这句话，使东方青白等精神一振，南宫秀忙道：“我，正是‘锦绣别墅’中人。如有信柬，我可代达敝东翁，可免足下辛苦。”

“你够资格么？”

“小可不才，为师爷……”

“你能代表东方青白？”

这句话，听在南宫秀耳中，真有不便回答之感，语涉双关嘛？又可能不是？……”

林光华又道：“我受人之托，要面交东方青白。”

“老夫在此。”东方青白已声出人现，他实在忍不住了，向林光华一抱拳道：“小兄弟，老夫就是东方青白。”

林光华一怔，咦了一声道：“你就是东方青白？”

南宫秀忙道：“正是敝东翁。”

“笑话！”林光华一仰面，道：“你两个，鬼鬼祟祟的，突然现身，倒像打闷棍的朋友？……”

这个玩笑可开得不小，竟把名震江汉，天下知的东方青白与南宫秀二人当作“剪径”的小贼子。

东方青白神色一变，有受侮辱感觉，但他毕竟老奸巨滑，打了个哈哈道：“小兄弟真是妙人，天下有几个东方青白？”

林光华道：“实在叫人不相信，听人说，东方青白只会钻在钱孔里和……女人堆里，还会在这个天气，好象躲在地洞里的毛贼似的？”

东方青白太窘，因为以他的身份，实在不够光明正大，先虚了心，被人当面拆破了，更是难堪，何况，面对的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只听一声断喝：“兀那小子，不得无礼！”

却是那八个高手中一个蹩不住了，出头发狠。

林光华目射冷茫，哼了一声：“果然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还有几个？给我滚出来！”他一旋雨伞，伞柄骤然旋转起来，身形也撤出几尺。

南宫秀心中一动，恍然大悟，才知道林光华不止是对他装胡羊，表示不认识而已，完全是存凡生事示威而来。

他忙道：“足下息怒！”又向那个壮汉喝道：“东翁在此，你们不必开口。”

那个壮汉，正是昨天逞英雄，猛扑傅震宇，被傅震宇反震回去的“单掌开山”胡彪。

他昨天被傅震宇震得心血上涌，吃了大亏，已是一肚皮的火，黑道人物，欺软怕硬，所以，他不敢惹傅震宇，现在，他认为林光华不过是一个小伙子，此是他显威风的时候，竟想藉此出口鸟气。

他虽受了南宫秀的叱责，还不识相，双手叉腰，吓吓笑道：“送信的小子，烦你带个信回去，告诉那个不敢出现的家伙，说咱们在等着他。”

气得南宫秀喝了一声：“闭嘴。”

东方青白也忍不住瞪了胡彪一眼。

胡彪是死星照命，干笑着道：“东翁，师爷，咱没说错！”

“是么？”林光华冷声道：“你没错？可惜错到底，完全错了。”

胡彪喝道：“好小子，你说胡爷错在那儿了？”

“有拳养你的主要在这里，乱开口，是一错，开口就胡说八道，是二错，当面不识高人，是三错……”

“小子扯蛋！”胡彪吼道：“胡爷要教训你！……”

身形刚动，突然暴吼一声，横尸在地。

这真是目不及眨，使人不容转念之间发生的事。

当胡彪腾身向林光华扑出刹那，南宫秀已飘身移位，准备喝阻。

他身形刚出，声尚未出，胡彪已告了帐。

东方青白等根本未见林光华出手，只是看到雨伞飞旋而已。

呼喝声中，其他七个高手也藏不住，纷纷抢出，不约而同的，掠到胡彪身边，先一步的两个老者，正是“邙崃双枭”查家兄弟。

查明先俯腰一瞥，再一挑右脚，把胡彪尸体翻了身，扫视了一眼，鼻中喷了一口长气，没作声。

显然，他没看出胡彪是因何致死的。

查亮噢了一声：“邪门儿，好扎手的小子！”

林光华冷声道：“又来了，再叫一声‘小子’试试。”

查亮怒嘿一声：“你要怎样？二爷要看看小子是什么变的？”

话未完，身形一抖，好象打了一个冷噤，幌了一下，就要仆倒！

查明及时伸手，一把抄住查亮右臂，道：“老二怎样？”

只见查亮双目怒张，眼珠像要爆出，狞厉可怖，查明失声惊呼：“老二，你……”

“死了！查老大，你们退下！”南宫秀沉声如刀：“不得抗命！”

其他五个高手，包括了“铁臂金刚”伍震东，本在惊怒并交之下，作势扑出，闻言一凛，却顿住了身手。

查明厉笑一声：“杀弟之仇，岂可不报？小子你……”

南宫秀冷笑一声：“不听话，请便！……”

查明已甩开查亮尸体，双目喷火，双臂一振，卜卜作响，话声中，已凌空向林光华扑去。

林光华背身相向，冷然地：“又来一个！”

眼看查明已经扑近，双掌一抖，吐劲刹那，倏地一声闷，哼，栽落地上，一动也不动。

这一来，伍震东等人固然目瞪口呆，东方青白也像泥塑木雕，做声不得。

因为，林光华并未出手，就把三个好手，折于倾刻之间，胡彪功力稍差，还可说，查氏兄弟，乃积年老贼，凶名素著，也死得这样莫明其妙？

只有南宫秀沉着脸，内心虽然震骇，还能不失态。

林光华冷冷的道：“真是抱歉，闻名不如一见，这年头，欺世盗名的人太多了，我听说‘锦绣别墅’中卧虎藏龙，高手如云，怎么尽是这种酒囊饭袋？”

言下，连连摇头，大有不胜失望之慨。

东方青白回过神来，真是说多恼怒就有多恼怒，胖面上一阵青，一阵白，却叫一声：“南宫老弟……”

却没有再说下去，但是，却使人不言而喻，南宫秀更明白，东方青白是怪他为何近在咫尺之间不向林光华下手？又不及时阻止查明？

“东翁！”南宫秀僵硬着脸，没好气地道：“承你多年相待之情，我现在向你辞去师爷一席之位了，容耳相见。”一拱手，转身掉头，就走。

“什么？”东东方青白沉声道：“南宫秀老弟，这是何意？我并没有得罪你。”

“东翁是没得罪我！”南宫秀淡淡的道：“可是，我的话，没有人肯听，死了人，我又于心不安，尸位素餐，不辞何待？”

原来如此，他是生死人的气，怪查明兄弟不听他的话呀。

东方青白心忙意乱，连道：“南宫老弟，南宫老弟，看我薄面，先和这位……这位少侠交代清楚再说。”

他不叫“小兄弟”了，一下子死了三个得力手下，还得低声下气。

南宫秀心中一动，停了身形，拱手道：“东翁，我人微言轻，不在这位少侠眼里，最好请史庄主出面，比我高明多了。”

他竟借刀杀人，把缩头不出的史钊逼出来做挡箭牌了。

东方青白刚一呆，史钊已老气横秋的咳了一声，吐了一口痰，施然由地道中现身，道：“南宫老弟太客气了，老夫怎好越俎代疮？”

二子一女，也大步走出，一现身，六道眼光，已一齐投注在林光华的身上。

史家兄弟是本能的敌视，有怒目金刚状。

史姑娘呢？凝眸处，一片迷茫，双添一段新愁？

南宫秀道：“史庄主与东翁谊属一家，无分彼此……”

目光转向林光华，道：“阁下，要不要我引见一下这位‘九连山庄’主人及……”

“不用！”林光华截口道：“我只是代人送信给姓东方的，管什么阿猫，阿狗，主周，墨子？”

有这种特有的语气和态度，真叫人火起无名。

史家兄弟勃然大怒，史家铖怒叫：“你敢辱及家父？”

一步刚出，被史钊水袖一展，冷冷一声：“好好站在一边。”

史家铖退了两步，怒视着林光华。

南宫秀忙道：“阁下，你错了。”

“我有错？”林光华欺进一步，道：“何处？”

咄咄逼人，南宫秀昨夜已吃过亏，又怕出丑，不禁心虚地退了一步，忙传音道：“少侠留情，千万勿乱大计，能让史家父子栽个跟头最好。”

一面双手乱摇，拖长了声音道：“阁下讲理否？”

“我何处不讲理？”

林光华又逼进一步。

“能讲理就好办！”南宫秀徐徐的道：“足下有如许身手，当然是武林高人门下。”

林光华道：“我不喜欢戴高帽子。”

南宫秀道：“既是道中人，对‘南庄’史庄主，不论如何说，也算是道中前辈吧？”

“看他一把年纪，不错。”

“如此，就好，南宫秀固然不足道，放着史庄主如此敝东翁又在此，都可称得上是阁下前辈，岂可无礼？”

东方青白和史钊都不禁暗暗点头，静待林光华如何回答。

林光华一仰面，作睥睨状，道：“敬老尊贤，礼所当然。”

东方青白忙笑道：“少侠果然明理……”

史钊也颔首道：“阁下，真是后起之秀……”

“慢着！”林光华一按右手，道：“这要看其人身份，道德，操守而言，不能以年纪而论……”

南宫秀道：“史庄主与敝东翁名震天下……”

“那只是臭名远扬而已！”林光华冷笑道：“武林人物，谁不知东方青白好钱贪淫，一文如命，又谁不知姓史的奸诈百出，鬼计多端！”

这一下，真叫人下不了台！

南宫秀肚中好笑，却装作口张结舌，尴尬万状。

东方青白胖脸连连扭曲着，直翻白眼。

史钊目中隐泛凶光，吸了一口气，嘴皮微动，传声止住了二子怒极欲动之势。

林光华又道：“至少，我没有这种鬼鬼祟祟的前辈，藏头缩脑，躲在乌龟洞内的人，能不自愧……”

一飘身，向刚才史钊隐身的地洞掠去，道：“我来替你们留下纪念！”

一举右手，道：“九连山庄史钊率子女在此藏身，或者……来此一游？”

他边说，一面挥指，隔空注力，在洞口崖上留下一行字迹。

东方青白忍不住怒嘿一声：“小狗欺人太甚。”

史钊暗暗聚功，一手已按住“旋风刀”的刀柄，口中却笑道：“少侠豪气逼人，真是后生可畏，可肯听史某几句话？”

林光华一幌身，到了刚才东方青白与南宫秀藏身之处，哈哈一笑道：“有话等下再说，我且到乌龟洞里看看。”

说着，人已探头向内窥探。

东方青白大急，南宫秀也神色一变。

因为，洞底有见不得人的“玩意”。

林光华噢了一声：“什么东西？还有长虫（蛇）么？”

一面探身进洞。

东方青白一挫牙，就要……

史钊一挥手，示意止住，口中却干笑道：“少侠不妨仔细看看……”

猛一甩手，三支蓝汪汪的淬毒柳叶旋风刀已电击而出，没有一点声息，只见三溜蓝光，旋风般连闪两闪，便已射到林光华的背心。

林光华正要低头俯腰，上半身刚进入地洞，背脊以下空门大露，洞口又仄，转身不易，眼看三把飞刀已经打实。

南宫秀暗暗一叹：“到底年轻……”

史家兄弟刚一喜。

史姑娘一闭星眸刹那。

猛听林光华呀了一声：“是引线火药，好家伙。”

人已一闪不见，进入了地洞。

三把飞刀，也跟着一闪不见。

东方青白怒喝一声：“杀此小狗……”

人已当先扑出。

史钊一振腕，蓝光一闪，他的成名刀刃，向来不轻出鞘的“旋风毒刀”已经人手。

六十五

寒光乱闪，史家兄弟和史姑娘的兵刃也已亮出，一式的淬毒的旋风刀。

这是史家的独门兵刃，长二尺四，宽只半指，两面开锋，刀背略厚，九锋斜弯作弧形，不止吹毛断铁，因淬剧毒见血封喉，由于是左手执刀，配以独门解数，不易被解，出刀又快如旋风，故有“刀出人亡”之说。

而且，此刀乃史家祖传之宝，有刀在人在，刀折人亡的训条，平时不轻出鞘，一经出刀，非见血不止。

显然，史钊在三支飞刀打空，恼羞成怒之下，已动了杀机，露出了狞狰面目。

史家兄弟，早就跃跃欲试，乃父刀已出鞘，他二人已向前抢出。

只有史姑娘虽然跟着，芳心深处，却有一种难言的滋味，她适时的娇呼一声：“爹，不等问清楚么？……”

史钊哼了一声：“还用说什么？小狗欺人太甚，丫头，你退下”

姑娘一低头，退回丈许。

史钊喝道：“老白，让他出手。”

又叫道：“你两个，站开。”

史家兄弟，应声分向左右掠身。

南宫秀四扫一眼，疾声道：“慢着！”

东方青白气呼呼的在地洞外丈余处，立定身形，怒声道：“还有什么说的？”

南宫秀向地洞里沉声道：“阁下，凡事好商量，你自投绝路，不必困兽之斗。”

他是提醒林光华了。

其他五个高手，以为林光华身入地洞，真是自投陷阱。

只要把洞口挡住封死，等于瓮中捉鳖，时机不可失，立时兵刃入手，暗器控住，瞪定洞口，只等痛下杀手。

只听洞口冷笑道：“好夕毒的卑鄙家伙，竟想用炸药暗算？我来试下看！”

南宫秀忙道：“阁下，使不得！……”

因为，洞中是埋了雷管引信，一直伸延到状元石，广布十多丈方圆，也是东方青白等穷半夜之力，苦心布置的杀手，想等“点子”来取财宝时，现身包围，以此为要挟，使“点子”束手待缚，以交换解救东方兄弟为条件，不到不得已时不用，如一被林光华点燃了引信，立时大爆炸，不但心机白费，所谋成空“点子”必然惊觉，如远去无踪，等于是送了东方兄弟三条命。

东方青白也急得冷汗直流，史钊沉声道：“就让他试试好了，不过先把他自己炸得尸骨无存而已，哼哼！”

这是“攻心”的虚实测话。

史姑娘花容一紧。

东方青白忙接口道：“老史，天机岂可泄露？……”

只听洞中轻嘿一声：“我就生平不信邪。”

东方青白双扭曲了胖脸，瞟着史钊。

史钊目光一闪，一摇手，人已飘到洞口左侧，五支“柳叶旋风飞刀”分面梅花状，夹在五指中。

他是想凭耳力判断林光华的位置，下杀手。

南宫秀知道地洞是临时赶挖的，虽有二丈多深，也有曲折转弯隐蔽，如果林光华一个疏忽，也逃不过史钊的独门飞刀。

即使林光华点燃了引信，也不过把状元石附近炸毁罢了，却无法伤入东方青白等人，如真正把东方青白激怒了，一横了心，在这种形势下，林光华武功再高，也难逃这多人的围攻的。

他刚轻喝道：“史庄主，还是好好商量！”

又扬声道：“聪明人不做傻事，阁下不惜玉石俱焚么？”

史钊迅瞥南宫秀一眼，正要脱手飞刀。

猛听一声轻喝：“让我们来吧。”

是傅震宇发话了，虽在几十丈外，由于音注罡气，十分震耳，人已“鹤舞轻云”飞掠而下。

南宫秀暗松一口气。

史钊道：“傅少侠，这时还不敢劳动三位。”

“笑话？”飞身随着飘落的尉迟玉道：“你们这多人，对付人家一人，不怕砸了招牌么？”

史钊老脸一红，道：“是这小辈无礼在先”。

连城璧笑道：“ 史庄主，你也不见得礼貌周到吧。 ”
史钊只好撤身丈许，皮笑肉不笑的道：“ 就由三位交代好了。 ”
傅震宇朗笑一声：“ 洞中的朋友，傅震宇候教。 ”
林光华已迅速地把雷管引信拉断，他一听傅震宇来了，便知道“ 傅大哥 ”关心他，怕他受暗算，口中却冷冷地：“ 我就看看你们有什么三头六臂，除了这种下三流的卑鄙手段外，还有什么见得人的玩意。
话落，大方走出，完全无视于任何突击暗袭。
豪情胆气，够！
傅震宇欣然道：“ 阁下，我先代主人致歉，这种布置，也非对付阁下。 ”
林光华仰面道：“ 无论对付谁，都是卑鄙可哂。 ”
东方青白和史钊都有被人掴面的感觉，以他二人身份，竟受一个后生小子辱骂嘲弄，而不敢怎样，也够肚炸了。
傅震宇点头道：“ 阁下言之有理，阁下有何见教，我可代替主人交代。 ”
林光华为了表示站在“ 敌对 ”地位，哂然笑道：“ 这年头，趋炎除势的人太多了，到底是有钱人好。 ”
傅震宇笑道：“ 就算如此，我们也得先谈眼前的事。 ”
林光华道：“ 我是受人之托，向东方青白投柬。 ”
傅震宇一伸手，道：“ 请交来。 ”
林光华道：“ 你能代表东方青白？ ”
“ 闲话一句，一切，一切，都可由我接下来。 ”
一仰面，傲然道：“ 当然，如阁下要显露几手的话，我可以代替奉陪。 ”
这句话，最有“ 份量 ”。
本来，连城璧与尉迟心中有点不忿，觉得傅震宇独断独行，喧宾夺主之外，太擅专了。
可是，一听傅震宇一切揽在身上，完全是“ 任劳任怨 ”的样子，便知他必有用意，都在猜测着，也不插口。
东方青白等本觉不是味儿，但能坐山观虎斗，弄清林光华的虚实也好，所以，也袖手旁观，不置一词。
林光华冷笑一声，：“ 好，接着！ ”
一探手，由袖中取出一封请柬贴，一甩手，柬贴就缓缓地平飞而出。
傅震宇扬手一招，柬贴向他疾投过来。
他随手向东方青白递过去，道：“ 请过目。 ”
东方青白道：“ 有劳贤侄了。 ”
迅即拆开柬贴，细眼一扫之下，连道：“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
林光华一挥手，道：“ 信已投到，我走了。 ”
东方青白忙叫道：“ 且慢！ ”
林光华轩眉道：“ 有什么事？可以找正主儿谈，与我无关。 ”
东方青白道：“ 少侠，不是这个意思…… ”
“ 难道要把我也留下来？ ”
“ 好说。 ”东方青白抱拳道：“ 老夫是想劳神代送几句话给那位少侠。 ”
“ 说吧。 ”
东方青白已在说话时，把柬贴交给史钊，这时，眼光看着史钊，在等待他出主意。
史钊已看过柬贴，走向傅震宇，笑道：“ 这个，还是请傅少侠一并交代。 ”

傅震宇负手于背，淡淡的道：“人家又不是写给我的，怎么……”

“虽然是写给东方老儿，但是，多少与少侠有关。”

“与我有关？”

“少侠一看即知。”

好吧！”傅震宇接过柬贴，只见贴上歪歪扭扭的写道：字谕守财老奴东方青白，俺老子一片好心，你却对老子狼心狗肺，想害老子，俺老子不管你的死话了，坐船去扬州啦，你如果想保住三条小狗的命，立即把石头上的箱子搬到江边去，并派船送到扬州第八号码头，把箱子送到善和坊风月第一楼，俺可派人留下三条小狗命，否则，走着瞧，再者，俺最后警告你一声，千万别出歪主意，那是自讨苦吃，只有老老实实，你有种，可以在这件事了帐后，派狗腿子来善和坊找俺，姓傅的小子，俺在扬州等着他哩，有种的放马过来。

俺老子操你奶奶　　即刻

傅震宇当然一看就知道是丑鬼龙武的手笔，这原是他二人在武昌吃夜酒时商量好的步骤之一，再由龙武相机行事，不过是逼着东方青白破财罢了，却未料到龙武会来这一手妙绝的柬贴，不禁对丑鬼大为佩服。

他忍住笑，却装作大怒状，一下子，把柬贴扯碎，双掌一搓，便成碎片，东方青白等欲阻不及，直瞪眼，傅震宇怒笑道：“真是欺人太甚，可恨，可恨！”

东方青白唉声叹气道：“傅贤侄，请息怒，眼前的事，怎么办？”

傅震宇道：“我马上下扬州，去找这厮算帐！”

东方青白忙道：“小儿的性命怎办？”

傅震宇道：“那是你的事了，你如照他意见办，就没问题，谁叫你们瞒着我的？出鬼花样，他既然走了，我的诺言已经做到了，你们不信任我，就是小看了我，怪谁？”

一拱手，朗声道：“就此，告辞，款也不要了，真是竖子不足与谋！”转身就走。

东方青白急得直翻白眼，南宫秀忙道：“傅少侠请留步。”

史钊加了一句：“傅少侠之意如何？”

傅震宇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我看，你们索性一毛不拔，省了这笔巨款，是上策！”

冷笑一声，又走。

连城璧与尉迟玉不等招呼，也跟着傅震宇走。

东方青白喘着气，叫道：“凡事好商量，傅贤侄，老夫，听你的。”

傅震宇头也不回，道：“早不听我的话，现在，迟了！”

东方青白道：“老夫认错，老夫认锗。”

史钊冷冷的哼道：“老白，别废话了，你认了吧，马上派人把这些劳什子送到船上，直放扬州好了。”

东方青白哭丧着脸道：“老史，就这样认栽了？”

史钊没好气的骂道：“那你就留着，给三个儿子做金棺材吧！”

东方青白眼看傅震宇等已远去几十丈，林光华也不耐烦的要走，史钊又气他，南宫秀直搓手，他可没有了主意，连道：“好，好，我照办……”

向铁臂金刚“伍震东”等五人一挥手道：“请你们五个，立即把箱子送到江边，再上船押送，直到扬州，由你们送善和坊风月第一楼，听到么？”

伍震东等只好躬身道：“知道了。”

“你们就去吧”东方青白差点软瘫下来，不住叹气，伍震东等真的掠向状元石，拉下桐油布，一共四口箱子，一人一个箱子上了肩，空出一人，当先向大江掠去，其他四人看了东方青白一眼，见没吩咐，就走。

他们决未想到，以他们的身份，成了给人扛箱子的挑夫。

六十六

林光华拱手道：“我告辞了！”

东方青白道：“烦你转告那位，老夫已照办了，小儿的事，也望他有个交代。”

林光华点头道：“我只要能再看到他，一定代你带到。”

史钊道：“这样吧，你，还有傅少侠等三位，就请四位一同上船，顺水下扬州好了。”

南宫秀点头道：“不错！反正人家已先去了扬州，你们四位，正好顺水行船，到扬州找那位朋友！”

林光华想了一下道：“我不能去，他们三位，由你们问问。”

史钊道：“少侠为何不能去？”

“各人有各人的事！”林光华道：“我没有这份义务。”

东方青白拱手道：“算老夫劳你大驾，务必帮我把话带过。”

史钊道：“少侠帮忙，我们自有一番意思。”

林光华道：“如果他们三位愿意，我可考虑。”

史钊忙连气高声叫道：“傅少侠，有劳三位，就趁船下扬州如何？”

傅震宇等三人已走出五十多丈，闻言停步，道：“我们可不管你们的事，不过，如另备一船，我们也无不可！”

史钊大声道：“照办！连同三位所借之数，一并上船！”

东方青白刚一呆，史钊已瞪着他，沉声道：“快照办。”

一面又丢了一个眼色。

东方青白忙道：“是，是，我马上吩咐下去，傅贤侄，请上船，随时欢迎你们再来舍下盘桓。”

史钊拱手道：“祝三位一路顺风，恕不远送。”

傅震宇一摆手，表示告别，走了。

史钊转注林光华道：“如何？”

林光华道：“我就走一趟吧！”

史钊拱手道：“先此谢过。”

东方青白也拱手道：“拜托，拜托。”

林光华举手间，转身而去。

现在，只剩下东方青白，史钊，南宫秀和史家兄弟与史姑娘了，另外，只有三个死人。

雨越下越大了，东方青白抹了一把面上的水滴，道：“老史，你……”

史钊摇手道：“回去再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几个小狗，任他奸似鬼，也吃老爷洗脚水！……

南宫秀一挑大拇指，道：“到底，是史庄主高明！”

史钊哑笑道：“若论用计，哪里比得上南宫兄……我们走吧……”一行人影，在雨茫茫中消失……

××　　××　　××

三艘双桅客船，是“铁臂金刚”伍震东等五个“锦绣别墅”的高手，押

运着四大箱奇珍异宝。

第二艘船中，有四个美少年，他们就是傅震宇，林光华，连城璧，尉迟玉，外加黄金王百万两。

第三艘船，舱中尽是密封的银箱，那是金银，也是傅震宇，连城璧，尉迟玉三人向东方青白借的款。

三艘船，都“吃水”根深，尤其是第三艘，更是满载，可是，第三艘船上，除了船家外，只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虬髯大汉押运，傅震宇等只知此人姓涂，当然也是东方青白的手下，却不知此人就是黑道中凶名鼎鼎的“独眼龙”涂镇江。

在三艘船后面的里许外，另有三艘“满江红”大船，也顺流向东。

大江上，来往帆墙，何止千百，谁也不知道那三艘“满江红”上，，由“旋风刀”史钊指挥坐镇着，南宫秀率领四十多个黑道高手，改扮成客商模样，在“盯”住前面的三艘双桅客船。

傅震宇和林光华，互通了姓氏，装作骤然意外的样子，互相拥抱起来。

连城璧和尉迟玉口中不住称贺，连称：

“幸会，幸会，真是大喜事，傅兄与林兄相遇，看来，四大家的后人，相聚一堂已不远了……”

心底呢，却是又惊，又恨。

惊的是傅，林二人在一起，他二人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恨的是，傅震宇身手那么高，显然是已得了“宝门四宝”中“四大奇技”之一的心法。

而林光华呢？虽然还不知底细，只看他在状元石边，露了几手，就可证明一身所学，不在他二人之下，真叫这对师兄弟七分恨，又三分怕。

以他二人平日的自负，现在，傲气大杀，只有恨在心底。

不过，既已发现了四大家的后人，而且一连碰到几个，也算意外的收获。

当下，就由连城璧提议，置酒为贺。

好在船上是出发前，早已准备了一切。

尉迟玉道：“想不到‘汉阳小虎’的银狮队，竟是林老弟台，真是大好身手，真叫咱们佩服。”

林光华答道：“那不算什么？只是为了争口气罢了。”

连城璧道：“那位拐脚老爷子是谁？”

“是我义父。”

“呀！”尉迟玉又问：“那夜，有人暗算你？是为什么？”

林光华道：“还不是有人妒忌！”

连城璧道：“老弟知道对方是谁么？”

林光华摇头道：“人太多，拿不准是谁？不过，是汉口‘狮王’队那一边的人，可以十不离九。”

尉迟玉道：“他们真是下流无耻！不怪自己玩艺不行，只会放冷箭。”

傅震宇笑道：“放冷箭，是好徒概用的伎俩，并不限于某人，从古以来，尤其是武林道上，暗算伤人的鼠辈太多了！”

连城璧和尉迟玉笑了一笑，傅震宇又道：“我想起来了，那用四个鸭蛋垫着桌脚的事，到底是为什么？”

尉迟玉呵了一声道：“咱正想问呢。”

林光华道：“是四个银蛋，两头尖，嵌在桌脚里，是为了稳定重心，预

防万一的。”

尉迟玉哦了一声，道：“那个火炉和大油锅又是怎么一回事。”

林光华道：“先有一兄弟藏在桌底下，桌子中间有一块活板，可以开闭自如，当耍球的兄弟把球抛下油锅时，桌下的人接住，放在火炉上，四面的人看不到，不过让大家惊奇一下罢了。”

原来如此呀！

尉迟玉道：“油锅是烧热的，为何不烫手？”

林光华道：“带了三层鹿皮的手套。”

傅震宇失笑道：“总算明白了，那四个‘执事’又是谁？”

林光华道：“每届江神大祭，都公推四个管坛的人，称为执事，依例是由镖局中人推出的。”

傅震宇道：“镖局？大概也是东方青白的手下？”

林光华道：“正是，汉口有四大镖局，都是东方青白手下的人，那四个执事，就是四个镖局的总镖头，他们是‘豹头金鞭’翟君石，‘银环夺命’上官奇，‘双拐追魂’五大空，‘插翅虎’古飘萍。”

尉迟玉哂然道：“都是不足挂齿的鼠辈！”

傅震宇道：“轻敌者败！这一趟，以我估计，本是冒险，却未料到形势急转直下，兵不血刃，就由我们满载而去。”

尉迟玉笑道：“总算老财迷识相，也可说是姓史的救了他，否则，有他们苦头吃的。”

又哦了一声：“傅兄，咱们去扬州，如果武兄到了，‘黄鹤楼’咱们两个错过了，怎办。”

傅震宇暗笑道：“龙武早已来了，还用你着急？”

口中却笑道：“不妨，他如到了，见不到我们，会等的……”

尉迟玉搓手道：“这样，咱们再由扬州赶回来，来不及吧？龙兄是很有趣的人，少了他这个伴，好扫兴。”

傅震宇笑道：“急也没用，他如果真的来了，迟早会见面的，不久，我自有办法使他来找我们。”

尉迟玉刚要开口，连城璧看了他一眼，道：“老二，别死心眼儿，听傅兄的话，定不会错。”

傅震宇笑道：“过奖了。”

连城璧又道：“傅兄，你猜，那个对付东方家三个小畜生的老兄是谁？”

“你说呢？”

连城璧失笑道：“咱要知道，还会请教么？说句笑话，当林老弟在龟山现身时，咱以为他就是……”

林光华接口道：“不必问我，我说一句，到时自知。”

尉迟玉忙道：“林老弟，那人托你投贴，是什么模样的？有多大年纪？”

林光华道：“和我们差不多的年纪，也许……他戴了人皮面具或易了容？”

尉迟玉摩拳擦掌道：“咱真想会会这位朋友。”

傅震宇道：“你要斗斗他。”

尉迟玉道：“不打不相识，其实，他这次干得太痛快了，咱很想和他交朋友呢。”

傅震宇插言道：“连兄，以你看，东方青白真的这么慷慨么？”

连城璧笑道：“天晓得，谁不知老财迷视钱如命，如此之大的巨数，等于要了他的老命，不知如何心痛肉疼，话又说回来，他现在是长虫钻入竹筒里，只好走这条路了。”

尉迟玉拍掌道：“老家伙富可敌国，几百万两银子，在他说来，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咱想，如果咱们多问他敲一笔，他也只好拿出来了！”

傅震宇摇头道：“凡事要适可而止，不可过份，老实话，别说如此巨数，那怕是千两，百两老财奴也是舍不得的……”

尉迟玉道：“他不是舍了么？”

傅震宇笑道：“尉迟兄，你别忘了，他是被迫如此，何况是向他敲竹杠？他若就此罢了，还能在道上混么？”

尉迟玉冷笑道：“这次生意，他是输定了，他能夺回去么？”

傅震宇道：“不论如何？他会不惜一切力量弄回去的。”

尉迟玉道：“凭他也配？就是动员所有爪牙，也别想讨得好去！”

傅震宇一仰面，问：“尉迟兄你的水性如何？”

尉迟玉一愣道：“还过得去，你问这个……”

傅震宇截口道：“我是打个比喻，在大江之上，如果有人挖了船底，你怎么办？”

尉迟玉哦声道：“傅兄是说，他们会在水底做手脚。”

傅震宇道：“做了又怎样？”

“他不怕三条命报销？”

傅震宇笑道：“这是另一回事，他可以推说不知道，我们抓不到证据，又如何？而且，明明是我们等于押运人，出了岔子，我们先哑了口，还能质问他么？”

六十七

尉迟玉骂道：“老财迷敢这样做，咱一定‘切’了他！”

连城璧沉吟道：“傅兄说得是，咱说嘛，老财迷会这样大方爽快？原来早已存心不良？”

傅震宇笑道：“我也只是推测而已，别忘了这是姓史的出面招呼的，姓史的必有下一步棋！”

连城璧叫道：“不错！姓史的是出名的老狐狸，决没有好事，何况，还有南宫秀在，黄鼠狼给鸡拜年，那会有好心？如果他们真正由水底来，咱们确实吃瘪了，因为，咱们即使能够自保，大江属于老财迷的势力范围，金银一沉江，咱们干瞪眼，却难不到老财奴！”

尉迟玉猛一拍腿，道：“有了。”

三人都看着他，他放低声道：“咱们只要把那五个‘切’了，加上后面船上的独眼狗，一并了事，把船靠了岸，岂不……”

傅震宇摇头道：“不行！这么做，我们等于是抢劫，落入话柄，非智者所为也！”

尉迟玉道：“只要咱们做得干净些！”

连城璧哼道：“胡扯，你明明知道大江属于老财迷的势力范围，咱们一中途靠岸，能瞒得过谁？”

尉迟玉摊手道：“那就没法子了，真叫人蹩扭！……”

一仰脖子，灌着酒，不吭声了。

傅震宇道：“这些，且抛在一边，不必多猜测。”

连城璧猛然哦了一声，道：“傅兄，有一件事，咱闷了两天，想请教。”

“愿闻。”

“就是那二位姑娘，傅兄，她们来得好突兀，咱想来想去，想不出她二人的意思。”

尉迟玉一甩头，道：“老大，两个黄毛丫头罢了，也值得一提？”

连城璧哼道：“你敢小看女人？迟早会吃大亏的！”

傅震宇道：“我已注意到了，以连兄的看法如何？”

尉迟玉不在乎地转着酒杯，道：“不过两个粉头娼妓罢了！”

连城璧瞪眼道：“老二，你胡扯什么？”

尉迟玉道：“咱当然有根据。”

“你说。”

“这很简单，她二人是来找东方兄弟的是不？”

“是又怎样？”

“老大，东方兄弟是仗着老子有钱的花花公子是不？”

“是又如何？”

“这就很明白了，老大，你想，是东方兄弟约来的朋友，会有什么好路数？”

连城璧哼道：“这个，算你有点歪理。”

一抬头，道：“傅兄，你看如何？”

傅震宇心中实在不是味道，勉强笑了一笑，道：“尉迟玉兄分析得也有理，天下事很难说，我敢说句不错的话，她姐妹，显然是‘有为’而来。”

连城璧道：“这很简单，姐儿爱俏，又爱钞，因为东方兄弟有的是钱！……”

傅震宇摇手道：“没这么简单。”

尉迟玉道：“还会有什么名堂？”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如我的推断不错的话，她二人志不在小，其欲甚大……”

尉迟玉接口道：“是么？如果她们迷住东方兄弟，做了老财奴的媳妇，将来，这大的家产，就等于被她们把持了……”

傅震宇摇头道：“不对！”

连城璧瞪了尉迟玉一眼，道：“老二，多听少开口，好不？”

尉迟玉只好只顾灌酒。

傅震宇笑了，一字一句地：“她二人，十九是为了东方青白的‘藏宝图’而来！”

“藏宝图？”连城璧与尉迟玉同时问，也都瞪大了眼。

“是的。”傅震宇道：“二位不知道东方青白有这份东西么？”

连城璧点头道：“听说过，也只是传闻而已，老财迷已经富可敌国，还希罕什么‘藏宝图’？”

傅震宇笑道：“连兄，你不懂财迷心理，越是有钱的人，越是爱钱，好比好色的人，恨不得集天下之美色供他一人受用一样……”

连城璧哦声道：“咱明白了，傅兄，就算二位姑娘有此企图，她们凭什么？……”

傅震宇道：“就凭她们自己！”

“什么？”

“美色是最大的本钱，也是最有力的武器！”

“哦”。连城璧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她二人是想以美色为饵，迷住东方兄弟之后，得到……”

傅震宇点头道：“她们的用意，大约是如比，你想，如果东方兄弟一旦为色所迷，必然不顾一切的，即使老财迷不愿意拿出来，他俩可以得地利，人和之便，伺机下手窃取，这叫做‘家贼难防，偷过屋梁’！”

连城璧吸了一口气，看着尉迟玉道：“老二，如何？你还敢小看天下女人了么？”

尉迟玉呸了一声“下流！女人只会这一手？……”

连城璧笑道：“女人最可怕的地方也是这一手？……”

傅震宇凝声道：“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我们是以事论事，不必一概而论，女人也是有好有坏，和我们男人一样，不能因一个女人坏，就说天下女人都不好，便是对安家二位姑娘，也得等事实证明。”

连城璧与尉迟玉相视一眼，默然一会，连城璧道：“傅兄高见甚是。”

林光华道：“我附和傅大哥的意见。”

尉迟玉道：“傅兄说的当然不错，只是，为什么大家习惯称女人是‘祸水’？为什么孔老夫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朱元璋为什么有‘我若不是女人生，天下女人都杀尽’的话？”

连城璧瞪眼道：“胡说八道！”

尉迟玉道：“老大，这是谈正经，咱是向傅兄请教。”

连城璧还没开口，傅震宇含笑道：“真理愈辨愈明，有疑，才可明辨是非，多学多问，才是学问，关于尉迟兄这个问题，我有一二之愚见，试为分析一二，不当之处，大家一同研究。”

尉迟玉欣然道：“傅兄，咱在听着，咱们之间，不必客套。”

傅震宇微微一笑，道：“杰纣以女色而亡国，古来为美色而小则身败名裂，大则杀身破家者不知凡几，因此，论者归咎于女人身上，有‘红颜祸水’之说……”

尉迟一玉道：“当然是因好色所致，没有那些女人，天下就太平了。”

“不对！”傅震宇肃声道：“这是男人之昏悖所致，男人如不迷于色，色决无碍于明君的英明果断，妲已，褒蚁之不齿于人，姑不置论，古之贤后淑妃更多，若西汉之薄太后，东汉的阴皇后，唐之长孙皇后，明之马后，岂可统称‘女人祸水’……”

连城璧笑道：“傅兄，据传说，马后出身平康娼门……”

傅震宇摇手道：“评论人物，不究出身，马后虽是娼妓出身，茂德懿范，足可垂世，何况由来侠女出风尘，我们对人，对事，要出于公平，论是非，分善恶，而不计其小节，人心如秤，诸葛武候指出人的心是最公平的，人性本善，奸诈邪恶等皆起于人心多欲，故庄子说‘其人欲多者，天机必浅’天机就是人性良知的反映……”

尉迟玉道：“傅兄，咱们谈女人，不是引经据典……”

“我知道。“傅震宇续道：“一个人的好坏，取决于他或她一生的善恶，春秋大义，也取决于此，故古有盖棺定论之说，十恶不赦之徒，能一念回心向善，也有可取之处，故佛家有因果报应之说，因天下事，都必有它的因果循环之理，为善者，虽一时不幸，终必为人所景仰同情；为恶者，虽逞一时大欲，终必受人唾弃，辱骂，儒家以忠恕一贯，也是此意，如此说来，女人

中，有好有坏，‘ 祸水 ’也者，只可单指淫贱狠毒的女人而言，不可把好的女人也一竹杆打尽，正如我们男人一样有好有坏，才有邪正黑白之分，几曾听过把全天下男人不分好坏，一律指为‘ 祸土 ’的？ ”

“ 祸土？ ”尉迟玉道：“ 咱没听人说过？ ”

看着连城璧，道：“ 老大，你读的书比咱多，你说…… ”

“ 咱也不知道出于何典？ ”连城璧笑道：“ 得请教傅兄了，咱也是第一次听新鲜。 ”

傅震宇笑道：“ 我说的‘ 祸土 ’系由祸水推衍而来，如果可以分别，那么，对坏女人，何以为‘ 祸水 ’对坏男人…… ”

“ 可以称为‘ 祸土 ’是不？ ”林光华接了口：“ 傅大哥，凡是邪魔外道，专做恶事的，一律可称之为‘ 祸土 ’好了…… ”

傅震宇大笑起来，一手拍在林光华的肩上，道：“ 痛快，贤弟真是颖悟过人。 ”

连城璧与尉迟玉相视一眼，也只有陪着笑。

他师兄弟却不知道，傅震宇是极有“ 深度的人 ”他早已对“ 四绝诸葛 ”汪浩然有所怀疑，惜无证据，对他师兄弟的个性心理，多少已有了解。

他又觉得他师兄弟虽然投错了师门，受了汪浩然的熏染，但聪明才智与一身所学，却是一流之选，如果他二人中毒不深，能在彼此同行相伴之际，在言行上给他二人正确的观念，或可收潜移默化之效。

如能对他一人有好影响，导之正道，未尝不是大好事，一则拯救了两位年青的杰出同辈，二则也可能由他二人身上旁敲侧击或可多知道一些汪浩然的不可告人的秘密，间接对他自己的觅仇有所帮助，直接多了两个可用的帮手。

这是博震宇的想法，尉迟玉与连城璧当然不能体会得出，他俩只听从师命行事，一脑袋争名夺利，幻想着未来的作威作福，予取予求，当局者迷，聪明误用，在表面上，他二人不得不极力与傅震宇和林光华接近心底，却又是另一回事……

傅震宇向蓬窗外看了一眼，只见微雨迷茫中，远山如烟，近树笼雾，船行顺水，贴波如飞，疾若奔马，感慨丛生，不禁出神。

林光华道：“ 傅大哥，为什么世间尽多不平之事，奸恶之人，春风得意，善良之人，每陷不幸呢？ ”

傅震宇回过神来，点头道：“ 这是因为作恶的人，都是聪明过度，只顾自己的大欲享受，他如要满足自己的大欲，就非损人利己，巧取豪夺，损害别人不可，他们知道，正道好人，决不容许他们横行，他们势必不择手段，以对付好人，好人被毁灭，坏人可横行无忌，可以为所欲为的长久满足享受，这是必然之理，正邪并立，好比冰炭不同炉一样。

林光华道：“ 这个，我也知道，为什么恶人得志，好人不易长久站住呢？ ”

“ 这就是武林永远多事的原因，也是世间永远有不平的缘故！ ”傅震宇仰面道。凡是恶人，必然以聪明济其奸诈，只求达到卑鄙目的，不惜任何手段，好比，恶人要对付好人，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暗算，直到好人被害为止，好人存心厚道，不比恶人那样心毒手辣，律己严，对人宽，所以，好人长吃亏，每每不是恶人对手，可是吉人天相，好人能合天心，即使一时身死家破，一到恶人报应临头之日，就是好人重新出头之时，古今忠奸，以岳飞，秦桧二人而论，世人无尊敬岳王，而痛恨秦桧，这就是‘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

的必然结果，后世会给你一个真正的评判……”

尉迟玉一轩眉，接口道：“傅兄，咱要问你，岳飞虽然算是忠臣，以咱来看，那只是愚忠，不算智者，如果换了咱，尽可独行其是，直捣黄龙，秦桧纵然妒忌他，假传圣旨，连下十二道金牌，他尽可不理，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到大功告成之时，还怕天下不明白么？”

傅震宇肃容凝声道：“尉迟兄，岳王幼受母教，以忠孝自勉，他如抗命，就是不孝，不忠，应当了解他当时的心情，与处境，这是做人之道，如他照你的话去做，虽可逞快一时，却难逃悠悠口实，他即使得到盖世功名，有何可贵？”

尉迟玉大笑道：“傅兄，咱认为这是迂腐之见，如果是咱，只要兵权在手，对昏君，可以兵谏，或干脆取而代之，才不失为大丈夫！”

“错了！”傅震宇正色道：“一个人如果不忠，不孝，虽得天下，又何足贵，何况，岳家军之所以能够所向无敌，兵心士气，皆由于上下一心，为忠、为孝，岳王如果任性而行，先失民心，又折士气，上不正，下必歪，即使他能成一时之功，别人亦可照样对他不忠，取而代之！”

尉迟玉叹了口气，啧嘴道：“照傅兄这么说，岳飞做得对？”

“当然，亦千古之定论。”

“可是！”尉迟玉道：“岳飞虽忠，遂令金兵入主，大宋也完了，如此，他既不是孝子，也不算忠臣，不过千秋罪人罢了。”

“不然！”傅震宇一掌下按，有力的道：“那是臆测武断之词，人心如镜，只归绺于秦桧之奸，不会否定岳王之忠的！”

尉迟玉笑道：“以咱看来，秦桧虽奸，也享了一生的荣华富贵，都受用了，总算不虚此生，大丈夫当如此，至于后世的褒贬，人一死百了，那里管得这么多？”

“千古子孙愧姓秦！”傅震宇沉声道：“一个人，贻羞子孙，祸延后代，被人千古笑骂，生前的世俗受用，不过云烟过眼，能配做‘人’么？”

“大丈夫不难留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尉迟玉轩眉道：“傅兄，咱认为，一个人，如能让千秋百世，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就不算虚度一生了，说好说坏，那又何必认真呢？”

连城璧笑道：“傅兄，凡事认真不得，所以，把‘真’字当作直八最好。”

林光华勃然变色，叫道：“这是什么话？”

傅震宇知道他师兄偏见太深，不是三言两语，可以一时说得清的，恐林光华和对方翻脸，忙笑道：“我们只是闲谈，不必意气用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请问二位兄台，你们肯承认自己是坏人？是奸徒吗？……”

尉迟玉变色道：“傅兄，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二胡扯！”连城璧忙笑道：“傅兄是打比喻给你听……”

傅震宇大笑起来道：“是么？人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坏人的，这就叫做是非之辨，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尉迟玉强笑了一下，道：“傅兄，咱们谈女人，扯到哪里去了？”

傅震宇正色道：“我们说来说去，还是女人和男人的好与坏问题，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笑话！”尉迟玉讶然地：“女人能和咱男人比么？”

“当然！”傅震宇道：“女人虽然不能直接如男人一样创造历史，却可以间接创造历史……”

“什么话？”尉迟玉哂然地不屑。

“尉迟兄，你如读过廿四兄，就能明白，我问你，古来多少名臣，名将，英主，豪杰，那一个不是女人生的？一个人的好坏，从小受母教影响，不好的娘，很少有好的儿女，好的娘，很少有坏的子女，这是必然的。”

尉迟玉张口结舌了一会，悻然地道：“傅兄，就算你说得有理，没有咱们男人，女人能生儿女吗？……”

“这是男人与女人与生俱来的道理，不能讲什么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的意思，身为男人，不可轻视女人，要轻视女人，得先想自己身由何来？”

尉迟玉不作声了，只顾喝酒。

连城璧笑道：“傅兄，咱承认你的话，无奈，世上的男人，都看不起女人……”

“所以，我们要能脱俗，自具见解。”

六十八

“说真的，咱们道上也把‘和尚、道士、女人、小孩、残废’列为‘五忌’，一碰到，不可大意，咱也承认，女人狠毒起来，比咱们男人还要利害……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谈眼前的事吧？”

傅震宇道：“二位有何高见？”

又注目林光华道：“贤弟！你呢？”

林光华道：“我想先听你们的，要多想想。”

连城壁道：“傅兄，我怀疑那位找东方父子麻烦的仁兄是‘金婢脱壳’之计。”

“根据？”傅震宇道，“请具体点说。”

连城壁道：“那位仁兄，可能是托词已去扬州，而仍隐身江汉，不过是声东击西，把东方青白玩弄于股掌这上罢了。”

“不对！”傅震宇摇了一下头。

尉迟玉道：“也请傅兄具体一点说。”

傅震宇屈指道：“第一，江湖中人，信义第一，讲究的是一言九鼎……”

“可是！”连城壁截口道：“虚虚实实之司，也未尝不可！”

傅震宇笑道：“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位仁兄并无要东方父子性命的意思，他用不着骗人，二位想想，如他真是要命的舌，他早已把东方兄弟毙了，何必噜苏？”

连城壁点头道：“有理，这位仁兄是要钱不要命，专是敲竹杠？”

“当然！”傅震宇道，“另有一层意思，三代之下，无不好名，这位仁兄，大约是想借此机会，扬名立万。”

连城壁道：“不错，傅兄好像深知那位仁兄肺腑似的？只是如果他人去扬州，又怎么能分身用救东方兄弟的独门手法？”

傅震宇道：“他不是在给东方青白柬贴中说明如数收到黄金后，会派人……”

“派人？”连城壁道：

“既称独门手法能派人代替么？”

“当然可以！”傅震宇道：

“他点了东方兄弟的偏穴，必有解穴之处，他只要把解穴名称，位置告诉他所派的人，岂非应手而解？”

连城壁道：

“有理，只是，东方青白视钱如命，他岂甘白受损失，恐怕会难为去解救他儿子的人？”

傅震宇笑道：“这位仁兄既有超人之能，必然会想到这点，另有挟制之法。”

“对！”尉迟玉道：“只要一句话，就够东方老财奴老实了。”

连城壁道：“老二，一句什么话？”

“这很简单。”尉迟玉道：“只要告诉东方老财奴，‘当心再来一次’！”

连城壁大笑起来。

傅震宇和林光华也笑了。

他们的一片笑声，却使前面船上的“铁臂金刚”伍震东等五人和后面船上的“独眼龙”涂镇江咬牙发狠！

“独眼龙”满面狞笑，自顾喝着闷酒，自言自语的：“小狗们，让你们高兴吧……”

“铁臂金刚”伍震东等五人也在喝酒，却在悄声窃议着。

那另外四个人，两个是“巴山双煞”兄弟俩，老大雷鸣，老二雷震。

还有两个，一是“丧门剑”孔亮。

一是“秃鹰”吕大光。

都是成名多年的黑道凶人。

孔亮阴恻恻地开口道：“真正气死人，咱们可说是阴沟里翻船了……”

吕大光摸着秃头道：“孔兄，大江之上，别说丧气话，说不定真会翻了船。”

雷鸣挫牙道：“说也奇怪，凭着咱们那多人手，老头子（指东方青白）为何俯首束手，听命于人？何况又是几个小狗！”

雷震道：“是么？南宫师爷智谋百出，也是一筹莫展，连史庄主也是太稀松，真叫人肚胀！”

吕大光一剔残眉，道：“依咱看来，老头子和南宫师爷，史庄主他们，并非真个力竭智穷，不过是为了三位公子性命，投鼠忌器罢了，必有安排，咱们急个什么，多喝几罐吧。”

孔亮阴声道：“不是咱灭自己的威风，说句丧气话，这几个小狗的‘活儿’也实在高得出奇，真的‘开片’，凭咱们几个，也实是马尾提豆腐……”

雷震瞪眼道：“老孔，你怎么狠不起来了？”

伍震东本是闷声不响，这时，闷闷的道：“好晦气，这几个小狗，不费吹灰之力，一下子搞到这多黄的，白的（指金银），咱们八辈子也弄不到！”

雷鸣突然嗳一了声，打着“黑话”道：“并肩子，亮招儿，隔船一朵鲜茉莉……”

他是说：“伙计们，快看呀，那边船上有一位漂致的姑娘。”

原来，雷鸣面对蓬窗，可以看到那一面的来往船只。

伍震东等都伸长脖子，向外张望。

这时，船行其速，正是江水最阔的一带，左岸是“刘家集”，右岸是“华容”，前面就是“黄刚”与“鄂城”之间，烟波浩瀚，细雨迷蒙中，只见几十丈外，一艘二层楼船，正顺水而下，和他们三船参差并肩。

只见绣幕高挑，有一位绝艳丽人，正在凭窗而坐，虽只能依稀看到她的上半身，但使人一瞥之下，已够心动神移，好美的女人。

这五个人，除了“铁臂金刚”伍震东是粗汉，不喜女色外，其他四外，都是“酒色财气”，四字俱全的家伙。

骤观美色，人眼都直了。

“不是玩笑，你知道，咱这对‘鹰眼’，是比你亮一些的？”

一指雷鸣道：“何况雷老大也看到了？”

雷鸣点头道：“孔兄，你是花了眼，或者，站的位置不对？咱确实看出那妞儿唇下有个小红点，隔了几十丈，也没看错，如果秃兄不说，咱也没留心这一点。”

“老大，那两个妞儿，来得邪气，如果是她们，怎会赶在咱们一路？”

“谁知道呢？”雷鸣道：“反正不干咱们的事？”

“有了！”吕大光一掌拍大腿上，吵着鹰眼道：“等天黑后，咱们去……看个清楚。”

孔亮别有会心的邪笑起来，道：“秃兄这句话，说到咱心眼上去了。”

雷鸣道：“就这么办。”

伍震东突然呀了一声：“咱们有人在后面跟下来了？”说着，一伸大手往后面一指。

雷震等四人手搭凉蓬，探头往后面看，果然，在三里左右的后面，三条大船，一字排开，随波而下。

“秃子！”孔亮道：“你猜后面来的是谁”

吕大光道：“那是咱们的船，不错，难道是老头子等自赶来了？”

雷震道：“别大声，咱们可以放心了，反正跟下来的人不会少，当然是帮咱们来的？”

雷鸣噫了一声：

“快瞧，还有信鸽上后面的船呢？”

吕大光聚拢目光看了一会，点头道：“不错！共是三头信鸽，刚由船上飞起，正是回庄的方向。”

孔亮揉揉眼，道：“算你们招子比咱亮，咱们可以放心躺下来睡觉了，奶奶的，两夜没有睡，比上窑子干了通宵还辛苦！”

说着，真的一仰面，就躺下来了。

吕大光大等邪笑着，逗着他，道：

“不瞧美人儿了？”

孔亮骂道：“看不到了，就是美人儿再现身，咱们偷看着有何作用！别把火气看上来了。”

吕大光邪笑道：“直娘贼！女人这个玩意，不能看，看了就想，越想越起火，还是挺尸的好。”

一歪身，也躺下来。

雷鸣打了个呵欠，道：“最好现在就到三更天！”

他们五人刚先后在舱中挺尸，在后面的那三艘船上的史钊，南宫秀等却是一头冷汗，乱了。

为何？

那因为，三头信鸽，先后飞到船上。

南宫秀一招手，它们就落在他肩上。

南宫秀迅速地由它们瓴下取下三个小布卷。

拆开金丝，一看，呆了。

那是东方青白的亲笔草字，第一块白绢上，写着：

“火急，你们走后不久，阿玉等三人失踪！”

南宫秀一面迅即递给史钊看，一面又展开了第二团白绢上面是———

急急，二位安姑娘失踪，留下字条，说是北上洛阳，阿玉等三人系也二人劫走！

再展开第三团白绢，潦草不堪的，可见东方青白的手忙脚乱，写的是——

匡总等追敌未返，着人传信，说他已紧追北向洛阳，要南宫秀老弟火速北上驰援，船上之物。请史兄处置，咱火速北上追敌，老夫方寸乱矣……

南宫秀虽强镇静，心中也是又急，又怒！

他急的是眼前的事必须紧急处置，不能照预计行事。

怒的是匡总等“出卖”了他，别人可以瞒过，瞒不过他南宫秀，分明是“不知先生”蒋淡如趁他上船东下之际，来个奇兵突出，先下手为强！

说不定，连安琪姊妹也是受蒋淡如的唆使利用，甚至是同谋串通的。

“岂有此理！”史钊匆匆看过三团白绢，怒嘿一声道：“真叫人不可忍受！”

南宫秀沉声道：“史庄主，为今之计……”

史钊道：“南宫老弟，你看如何？我们先栽在几个小辈手上，现在，又栽在两个黄毛丫头手上，被人家暗算了，连人影也没见到，现在，连人都丢了，老白留下那多人是干什么的？”

显然，史钊也沉不住气了，尽是气话。

六十九

南宫秀道：“史庄主，当前的事，是如何处置前面几艘船上的东西？我们势非火急弃舟上岸，向北不可。”

史钊决然道：“沉掉它！”

“沉船？”南宫秀低声道：“妥当么？”

“那里管得这么多？难道真的白送给人？……”

“不是这个意思！”南宫秀道：“姓傅的那几个小子，不是好惹的！”

史钊阴笑道：“就是因为他们不好摆布，才要破釜沉舟！”

南宫秀道：“如被他们发觉怎么善后？”

史钊皮笑肉不笑的道：“南宫老弟，你是不是越活越糊涂了？”

南宫秀苦笑道：“史庄主，说句不好听的话，姓傅的小子实在利害，在下吃过他的苦头，不得不特别慎重！”

史钊厉声道：“不会把他们一并送进‘水晶宫’去嘛？”

“这个？”南宫秀苦笑摊手，道：“史老，如果他们是这样好摆布的，还用着多商量么？”

史钊道：“他们水性如何？”

“不知！”南宫秀道：

“要下手，就必须干净，没有一点痕迹，否则难以善后，汪浩然第一个不好应付！”

“汪浩然？”

史钊嗯了一声：

“老弟没有良策？”

南宫秀头道：“惭愧，一时想不出万全之计。”

史钊一拈鼠发，唔声道：“老夫想想看！”
摆手道：“都出去！”
南宫秀会意，也挥手示意，同他二人一船同舱的，除了史家兄弟姑娘外，只有两个俏婢，四个壮汉，余者就是掌舵，摇橹的人手，
其他高手都在另外二条船上。
两个俏婢和四个壮汉本是侍立一边，立即退出。
史钊扫了二子一女一眼，南宫秀道：
“世兄，世妹不妨事。”
史钊毫无表情的：
“退下！”
史家兄弟愕然互看一眼，掉头而出，
史姑娘委屈得星眸泛红，赌气先一扭纤腰，低头走向后舱。
南宫秀心中一动，迅忖道：
“这只老狐狸，为何如此神秘？难道……”
他刚有点戒备，史钊已闪电般扣住了他的右手脉门，传声道：“聪明一点！”
南宫秀了失了先机，尽管心中又惊，又怒，仍是故作讶然地低声道：
“史老有何吩咐？不必如此……”
“不得不如此！”史钊传声道。
“这叫做先小人而后君子，南宫老弟，现在，关系着你的生死，关系着你的一切！”
南宫秀悄声道：
“如此严重？在下洗耳恭听。”
史钊傅声道：“你必须与老夫传声问答……老夫为人，你是明白的。”他松了南宫秀右手脉门，拗身间，另一只手掌已按在南宫秀的背心命门死穴上。
这样，是为了方便南宫秀能凝功传声。
南宫秀吸了一口气，调匀呼吸，凝气传声道：
“史老，只管惠教，在下决不稍有抗命。”
史钊阴笑了一下，传声道：
“老夫一生，专门多心，等话说过了，老夫认为满意时，自然大方。”
南宫秀不作声，表示倾听着。
“老弟可知道姓匡的来历？”史钊传声道：“必须实实在在，老夫一向是一怒无情的。”
南宫秀暗叫：
“糟了，我未对这老狐狸多用点心……”
当下，他一点头，迅即传声答道：“知道。”
问：“他是谁？”答：“将淡如。”
问“是你把他引进老白家的？”
答：“是。”问：“你和他同谋什么？”答：“没……有。”
史钊掌心加了二成劲，把南宫秀震得血气上涌。
“在老夫面前，别自讨苦吃，就不智了。”史钊又传声逼问，“快说！”
答：“是为了那张图！”
问：“得手了？”

答：“ 尚未。 ”
问：“ 是不是蒋淡如瞒了你？ ”
答：“ 不……可能！ ”
问：“ 为何？ ”
答：“ 该图中间一块在东翁手上，不知下落！ ”
“ 论智计，老弟可能不及蒋淡如？论风流艳福，你和他真是一时瑜亮，哼哼！ ”
南宫秀心头一凛，便知天极全泄，已无秘密可言。
“ 老弟！ ”史钊冷冷的传声道：“ 你可知道谁出卖了你？ ”
答：“ 当是……他！ ”
史钊道：“ 可见你是瑜不如亮。 ”
南宫秀道：“ 史老如何知道的？ ”
史钊道：“ 他亲口说的。 ”
南宫道：“ 东……翁知道否？ ”
史钊答：“ 当然知道！ ”
南宫秀心向下沉，道：“ 东翁为何…… ”
“ 还是昨夜的事，本来，老弟早已难逃大劫，是老夫稳住了老白。 ”
南宫道：“ 先此谢过。 ”
史钊道：“ 如此，将淡如说你与外致勾结，是真的？ ”
南宫道：“ 还谈不到勾结。 ”
史钊问：“ 后山林中和人密谈过甚么？ ”
南宫道：“ 是四大家后人诱我入阱。 ”
史钊问：“ 你愿意站在那一边？ ”
南宫秀道：“ 尚未决定。 ”
“ 你知道东方兄弟失踪，究竟是与那两个丫头有关？抑是蒋淡如的杰作？ ”
“ 两者都可能！ ”
“ 根据？ ”
“ 不言可知，两个丫头与他可能是同谋。 ”
“ 你准备下一步棋如何走？ ”
“ 还得‘ 用心思子路 ’。 ”
“ 不想‘ 得意笑颜回 ’么？老弟不算短命！ ”
“ 尚望史老成全到底！ ”
“ 你肯听老夫的么？ ”
“ 当然。 ”
“ 有具体保证么？ ”
“ 但赁史老吩咐。 ”
“ 那张图的其他部分，都交出来。 ”
“ 仍在迷宫宝库。 ”
“ 真的？ ”
“ 时机未到，在下当然不会轻动。 ”
“ 你能有把握随时到手？ ”
“ 有九分把握！ ”
“ 蒋淡如不会先下手？ ”

“这个……要等在下回‘锦绣别墅’才知。”
“你还敢回去？”
“可以暗进。”
“要老夫如何相信你？”
“咱凭尊意。”
“说实话，彼此心中有数，都不是省油灯，老夫生平只看实际利益，不信空洞保证。”
“史老要我怎样？无不从命。”
“真心话？”
“南宫秀有几条命？”
“那么，你必须先以事实表现，先做到三件事。”
“当全力以赴，有以报命。”
“第一，就在今夜三更前，把那四个小狗解决，把船沉掉！”
“史老认为在下有此能力？”
“这一点，只要你肯做，老夫自会安排。”
“好。”
“第二，现成的财货，你得体会老夫心意……”
“既要杀人沉舟，如何保存？在下虽有孝敬之心，只是难以两全吧？”
“这个，老夫还不知道，那要看你的了。”
“在下可负责事后打捞全部沉金，送到府上如何？”
“那看你的了。”
“在下明白。”
“第三，限你三天里，把该图除了中间一块外，全部送到‘九里关’，自有人招呼。”
“史老不回南庄？”
“老夫现在能回家么？”
“呀，史老要追敌北上？”
“还算不笨。”
“在下领教。”
南宫秀以为自己忍辱负重，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史钊一定会撤手了。
不料，半晌不见动静。
南宫秀竭力沉住气，心中好不恨毒，暗中咬牙道：
“姓史的老鬼，只要南宫秀能逃过这一关，你等着好了，我若不把你这老狐狸碎剐剥皮、难消此恨，难洗此辱……”
猛听史钊哼了一声：
“南宫老弟，你在想什么？”
史钊是不用传声，而是开口说话，把南宫秀惊得心底直冒冷气，忙也笑道：
“史老，还有什么指教？”
史钊乾笑两声，又声传道：
“老弟，你不会恨老夫吧？”
南宫秀忙传声回答：
“岂敢，史老照顾之德，杀身难报。”
心中却道：

“老鬼，我把你恨入切骨，有一天会百倍还报。”

史钊传声道：“你不会和姓傅的那几个小狗联手倒戈吧？”

南宫秀心头一颤，暗道：“老狐狸真利害！”

口中忙传声道：“在下敢么？”

“以‘赛留候’之智，如下了决心，没有不敢的事！”

南宫秀暗道：“老鬼知我！”却不作声，表示沉默。

史钊传声道：“老弟，老夫与你戏耳，你即使有此心，不过自速其死而已，老夫一生防人，当然已有万全的布置，现在，老夫考虑了半天，还得问你一句……”

“请。”

“请老弟说句实话，想动老白那张图的念头，是老弟自己？抑是与将淡如合谋？”

南宫秀心中一动，传声道，“都不是！”问：“为何？”

“为人所逼？”“奇了，当今之世，有谁能迫你？”

南答：“有！”

史问：“谁？”“受人挟制，而不知其人真面目。”

“有这种事？”

七十

“半句假话，南宫秀必丧命今夜！”

史钊又是一阵沉默，南宫秀暗暗奇怪，迅忖道：

“这个老鬼，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却又不敢吐出心事，难道……”

他心中一凉，不敢多想，更不敢轻动一下。

只听背后史钊深沉的叹了口气，传声道：“老弟，彼此是同病相怜。”

南宫秀心神大震故讶然不解状。

“老弟。”史钊唏嘘着：“你该明白了吧？老夫也是受人挟制，不得不如此，实非老夫本意，你要体会此意。”

南宫秀心慌，忙传声道：“史老是几时受制？”

“老弟，老夫也是和你一样，有苦难言，弄不清是何人暗算？噢！就是这次参与截击符，章二家眷之后，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唉，老弟，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有全力下手，奉令行事了，千万不可大意，一个不好，不止你完了，老夫也难保，说不定挟制我们的人已经在暗中监视我们了！”

南宫秀全身如浴，心是冷汗，刚才，史钊随时可以一言不合，把他震毙，他还可镇静自己，这时，却差点全身发抖起来。

史钊突然敞声笑道：“南宫老弟，如何？只管放手做去，大丈夫就应当机立断！”

南宫秀会意，也笑道：“史庄主，在下服了你，真是神机妙算！”

史钊撤了手附耳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南宫秀沉声道：“涂镇江靠得住？”

史钊道：“这只‘独眼龙’，就是水底来得！放心好了。”

南宫秀低声道：“伍震东他们五人，要招呼一句？”

“不行？”史钊道，“不能顾到妇人之仁，我们自己要紧？”

“可是！”南宫秀道，“其他四人还没大要紧，伍震东却是……”

史钊接口道：“老弟，你又糊涂了，这是移祸江东之计……”

“哦！我明白了！”南宫秀低声道：“是想借此激出‘神力宫’主人？……”

“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佩服，佩服。”

“老弟，自家人，不有客气？来，天快黑了，我们好好喝几杯。”

南宫秀一拍掌，叫：“来人。”

那四个大汉和两个俏婢听到呼唤，忙暴喏应声而入，伺候着。

史家兄弟与姑娘，听出乃父和南宫秀“密议”已完，也先后回到中舱，史家兄弟还不怎样，史姑娘兀自坐在一旁生闷气。

史钊也不理会她。

南宫秀心事重重，内心虽然紧张慌乱，天人交战，表面上仍是那么好整以暇和史钊谈笑风生。天黑了，江面上的船只，纷纷靠岸停泊过夜。

如无特殊急事，大江上的船舶很少有黑夜行船的，一则不易看清‘水路”，二则虽然大江上没有礁石，不虞触礁，却最怕潮夕时的一种“半夜水旋”，一个不好，就有翻覆之危，迷信的传说，是“江神”作怪。

前面，就是“武穴”，快近赣北的南昌（九江）。

这一带江面宽，水清浪急，直到“小姑山”，是江面最浩瀚地带，下水船，能早发汉口，晚抵“武穴”，已是最快的了。

所有的下水船，都纷纷向“黄石”与“石灰窖”一带告岸，最快的，也泊向“田家镇”。

只有傅震宇的三楼船和那艘双层楼船始终在前后相差不足十丈的距离直向下驶。

阴雨天气，天黑得快，三条大船，走的是江面中间靠右的水路，那艘双层楼船则是江中靠左的水路。

史钊等三艘船，则是紧钉着前面的三只船的水道而下。

那些船家，当然全是东方青白的手下，不但熟悉水路，而且都是有一身武功底子的，当然比一般船家行船更快更稳。

连城壁已看出船家没有靠岸停泊的意思，完全是日夜兼程赶下扬州的样子，他也不开口。

傅震宇呢，吃过晚饭后，他和林光华已经在后舱入睡了。

连城壁和尉迟玉同在中舱，师兄弟也是满肚子的心事，在烛光下，互以传声交谈。

尉迟玉道：“老大，依你看，此行如何？咱们应该怎样才对？”

连城壁道：“在未奉到师尊再下令之前，当然是遵照上次的命令行事。”

尉迟玉道：“奇怪！师尊为何直到现在，不再派人联络？”

“不必多疑，照师父的意思做就不错，师尊日理万机，也许对他们二人有深意，借此行考验一下咱们的能力。”

“老大，咱奇怪的是师尊，竟为符章二家保驾，又失去南下的踪迹，依你看师尊的意思……”

“不必猜测，师尊有鬼神不测之机，曾经对咱们说过，‘锦绣别墅’对咱们未来有大用，只未到时机而已，以咱的看法，师尊必然是已经北返洛阳。”

“北返？那么师尊一定也会陪着云中惠，万方仪回洛阳了，这不是自露行藏吗？”

“师尊行事，一向是莫测高深的，直到事后，咱们如不经他指点提醒，还想不出所以然呢。”

“老大，如果师尊北返的话，为何近日没有消息？怎样瞒过那多道上人的？”

“这个，咱也无法知道，反正将来会明白的，用不着猜测？”

“昨天，听老史说的，那个符振扬的孩子，发出那种揭贴，老大觉得好笑吗？”

“这个，也要等事实证明了，依咱判断，咱们的行踪，师尊一定知道，这几天，必然有指示下来。”

“老大，姓傅的急着要见师尊，你能知道他的用心么？”

“大约他是想由师尊处打听一下他家被毁的线索？”

“他怎么又不再提起，反而急着赶下扬州呢？”

“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等咱设法探问一下。”

“他和姓林的小子睡得那么安稳，好像笃定泰山似的？”

“老二，如咱判断不错，今夜可能会出事！”

“出事？老大是根据什么？”

“就是根据他二人早早睡下来……”

“咱不懂！”

“老二，他二人不过是装糊涂，养精蓄锐，好应付夜间有事而已，否则，他二人用不着这样。”

“老大，依你看，今夜会出什么岔子？”

“那要看如何发展了，咱们也躺下来，警醒些，跟咱同进退，不要乱开口。”

连城壁说罢，真的躺下来。

尉迟玉也因凝气传声说话，感到费力，也四仰八叉的和衣躺下。

真的是夜行船，除了浪声拍船外，只有两岸的灯火闪烁，很静。

连城壁与尉迟玉却已感觉得到，船在转舵了，难道是要靠岸停泊？

估计一下船行位置，已经过了“石灰窑”，要靠岸的话，必是“田家镇”或“武穴”。

他觉得船在向左方斜驶，他爬起身来，挑开蓬窗一角，一望之下，江水滔滔，一片迷茫，数里外的远处，灯火闪动，尉迟玉也欠身坐起，连城壁轻声道：

“奇怪，他们好像是想转入蕲水，进入蕲河？到底弄什么鬼呢？”

不错，前面的船正斜斜地向着江河合口处驶去，灯火闪动处，就是“蕲春”，也即古“蕲州”。

后舵的傅震宇与林光华也已发觉了，傅震宇一声不响地扎束着，附在林光华耳边，叮嘱了机宜后，他投入了大江，连一点响声也没有，好高的水性。

离岸越近，船行越缓，前面虽是“蕲春”靠江这一带，却是十分荒凉。

傅震宇好像游鱼一样，先由船底巡回了一遍，再潜游向第三艘船。

使他感到“起疑”的，就是一艘双层楼船，已经泊向江河合的左岸。

在后面的二里许处，也有三艘船，正在斜斜驶来，似乎也准备在附近靠岸。

傅震宇趁着伸头水面换气的当儿，一面倾听经三艘船上的动静，一面盯着后面的三艘船。

终于，他瞥见后面的第一艘船上闪烁着灯光，三明三暗。

同时，这边的第三艘船上也由后舵间出现了三明三灭的灯光，竟是那个

姓涂的独眼大盗。

傅震宇忙悄无声息地投入水中。

心中暗道：“好家伙，果然不出我预料，只是，这种拙劣手法，太笨了，即使能够沉船，扬州之约看又如何交代，岂非把东方兄弟的性命当作儿戏？”

傅震宇只能想到对方可能会中途由水底捣鬼，把船沉掉，但绝未料到“锦绣别墅”已经有变，东方兄弟已被人挟走了，“旋风刀”史钊不但沉船，还要把他毁掉。

傅震宇只能断定他们决不敢明攻，只能暗算而已。

这时，那艘双层楼船已经在距离岸边的十多丈外抛描泊住，知道已经到了浅滩边沿了。

伍震东出现在第一艘船头，也在距离双层楼船的几十丈外抛锚。

第二艘，第三艘也相继靠拢抛锚。

只听伍震东沉声道：“傅少侠，你们四位是否要吃宵夜？”

后舵中林光华打了欠呵，道：

“不用了，他已睡熟了……”

在中舱的连壁也道：“不必了。”

这时，正是初更已过，快近二更时分，后面的那三艘船越来越近，却在二百丈外的地方停住，抛了锚。

傅震宇正想潜游过去查探一下，猛听第三艘船上的左弦轻响，一条黑影，投入江中，也是入水无声。

傅震宇暗吃一惊，忖道：“好家伙，水性不在我之下？”

倏地，又瞥见第二艘船上的中舱蓬窗开处，也有一人投入江中，中不知是连城壁，抑是尉迟玉？”

傅震宇隐身在第二艘船舵边，只露出半个头，只见江水中隐约看到两条水纹，一先一后，向泊在二百丈外的第一艘船掠去。

这是泳术中最高明的“踏水穿波”法，全身隐在水面二尺之下，只平分双臂分水，双脚一曲一蹬之下，就能窜进一二丈，在这下黑沉沉的深夜，不易看出水中有人。

傅震宇更不敢迟延，猛沉身，以“鱼潜浮萍”之法，由水底直游，水面上，一点痕迹也没有。

他由水中的船底晃动，知道已经到了，他先露出半面，一看，那三艘船一字排开，他正在靠右第一艘船的左舷之下。

他听到哗啦水响，是有人由右舷上了船。

他忙用“踏水法”，直立水中，以右耳贴近浮荡的船板，只听史钊低沉的声音：“老涂，这一地点妥当么？”

一个沙哑的声音道：“这里是蕲水入江口，泥土沉底太多，只有这一带是沙底，打捞方便，不过，这艘双桅船儿可疑。”

“有什么可疑？”

“这儿不是靠泊地方，过去三里多，才是码头，它怎么会恰好停泊在这儿……”

“这是很简单的事，在劫难逃，连它一并沉掉好了，这是命中注定的，怪不得我们。”

“您老有所不知，它停泊的地方吃水不深，面底不足一丈，不好下手！”

“那么，等下再派几个人去，把船上的人制住，或者干脆喂王八好了。”

“那就交给伍震东他们去做好了。”是南宫秀插上一句。

史钊冷声道：“不行！”

南宫秀道：“为何？”

“老弟。”史钊道：“你好糊涂？那几个，如果一动，就会立即惊动那四个小子，何况，他们五个，除了雷家兄弟外，全是旱黄牛，误事有余！”

“老史的意思是……”

“这很简单，老夫等下再派几个水底来得的，由水底去，那不过举手之劳。”

南宫秀道：“老兄，如果那边船上都是行商妇孺的话，不必太过份，点了他们穴道就够了。”

史钊沉声道：“非做得干净不可！老弟，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如不灭口，必有后患。”

沉寂了一会，傅震宇暗恨道：“姓史的老贼，好狠的心肠！”

只听史钊冷声如刀地：“南宫老弟，该轮到你了。”

南宫秀道：“恭候史老吩咐。”

史钊道：“你与涂老弟同去，一同进退，老夫和大家接应，可以保证做得干净俐落，四个小狗，插翅难飞！”

南宫秀道：“遵命。”

史钊笑道：“这完全是老夫为你设想，不止于表现而已，事过后，老夫好向老白交代，你可远走高飞了。”

南宫秀道：“谢过史老成全。”

史钊道：“老涂，你都已准备好了！”

沙哑的声音道：“只等下手！”

史钊笑道：“涂老弟，全看你大展神通了，老夫备酒恭候，等你庆功。”

沙哑的声音道：“咱走了。”

只听两声轻如鱼跃的水响，有两人下水了。

傅震宇反而停身不动，他正想翻身上船，先把史钊制住问个清楚，猛听后舱轻响，有人下水。

傅震宇心中一动，正要———

七十一

又听到史钊沉声低唤：“阿钺，阿镇。”

史家兄弟同声应道：“爹，有何吩咐。”

“过来。”史钊道：“你们妹妹睡下了没有？”

史家钺低声道：“阿妹生闷气，早已睡了。”

几句话间，父子三人已经集在前舱了。

只听史钊唧唧哝哝，低声悄语了一会，傅震宇凝聚耳力，也无法听清楚，只听史家钺轻哦着：“孩儿理会得。”

史钊阴没沉的声音：“说来，还是为着你们兄弟，一切好处，将来全是你俩兄弟的，一定要狠！”

只听兄弟俩应了一声：“孩儿知道。”

史钊道：“你们快去！”

又是两声水响，大约兄弟俩也下水了。傅震宇忙潜身入水，他又改了主意了。

他刚潜游十多丈远，倏地，觉得有人掩到背后。

他暗吃一惊，忖道：“好精的水性！”

他佯作不知，却猛地往下沉，头下脚上，沉入七八丈深的江底。

果然，后面的人，已由他的头顶丈处掠过。

傅震宇刚掉转身来，猛地，有人迎面直冲下。

显然，那个跟在他后面的人，虽然被他瞒过，但迅即发觉他已下沉，竟立即依样葫芦，跟着追到。

白光一闪，傅震宇吃了一惊，人在水底，是难睁眼的，水性再好，也只能看到三尺至一丈的大略影象，如在白天，有日光反映，傅震宇可以看出面前丈方圆动静，因在黑夜的水底，他也只能辨别三尺左右的东西。

他本能地缩颈，曲腰，侧身，避过直刺过来的一缕白光，右手疾伸，已向来人腕臂搭去。

来人下冲之势很猛，收势不住，立即被傅震宇搭在右臂肘间。

傅震宇猛措施手，向左面斜升而上。

因为，他手指触处，又软又滑，他立时察觉来人是女人，他是守礼君子，如不及时收手的话，势必和对方纠缠在一起。

在水中无法开口招呼，只好一溜了事，想避开她的追踪。

他感觉到身后起了一阵急旋，显然，对方也是受惊之下，本能的挣扎反应。

他刚疾泅出十多丈，身后又有人钉住了。

傅震宇不禁耳根发热，呆住了。

他想：她怎会下水？难道也是奉了父命？

她怎么会追踪不舍？她已看出他是傅震宇？

由于她刚才被他紧口鼻，闭过气去，她手中的兵刃也掉落下底了。

傅震宇当然不会对一个姑娘家下手，可是，又不能让她醒过来后出声惊动别人，正想把她放到岸上后立即回头。

猛听一声幽幽轻吁。

“英雄无奈是多情……”

傅震宇闻声音一起，便循声注目。

那是三四丈外的岸上一块大石后所发。

傅震宇毫不犹豫地沉声道：“姑娘是……”人已伏身上窜出水面，掠上岸。

“傅少侠，你不认得我？也听不出我的声音么？”

傅震宇本就因为听出声音耳熟，而且已知是一位姑娘家，闻言脱口说：“安……姑娘，是你？”

他已轻轻地把史姑娘放下，大石之后，亭亭玉立着一位白衣少女，可不就是安琪姑娘。

他闪身到了她面前三尺外，可不是，虽是黑夜中，他仍看得清楚，最使他注意的，是她唇下那颗美人痣。

傅震宇抹了一下脸上的水珠，沉声道：“姑娘，真想不到你会在此……”

她笑了：“只准你顺流东下，别人就不行么？”

傅震宇心悬船上，无暇多说话，虽然对安姑娘的突然现身这里，十分奇怪，只呆了一下，忙道：“姑娘在这里，好极了，我拜托你……”

她接口道：“你是要把史姑娘交我照料一下？”

“正是”，傅震宇道：“我有急事，马上要赶回船上，等下再谈如何？”

“等下？”她幽幽的道：“恐怕已没有机会见面了？”

傅震宇一震，脱口道：“姑娘，为什么？你不能等一下？”

“我也是马上要离开这儿！”她四扫一眼，低下了螓首。

傅震宇吸了一口气，道：“姑娘，你好神秘，我对你莫明其妙。”

“是么？”她一仰面嫣然地：“在傅少侠的眼中，我是什么样的女孩子？”

傅震宇一呆，道：“这个嘛，我也说不出确切的……只是，觉得你很神秘……哦！姑娘，你真的姓安？”

“你猜猜看。”

傅震宇心弦大震，脱口道：“你，是不是姓龙？”

姑娘娇躯一颤，倏地仰面，樱唇抖颤着，星眸凝视着他，猛的，又摇了一下头，道：“我也不……清楚，你，和姓龙的是什么关系？”

傅震宇失望而又迷惘地道：“不是？……姑娘，你当知道四大家的关系吧？”

“这个，我知道……如果我是……龙家的女儿.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傅震宇心跳如捣，凝视着她，道：“姑娘，据家父说：龙大姑娘是我未过门的……内子……”

姑娘哽声道：“呀……你想见她么？”

傅震宇颤声道：

“姑娘，还用说么？”

“我会安排她……和您见面的。”

“姑娘，先谢过了，你知道她在何处？”

“知道，但未到可以奉告的时候。”

“能约个时间么？”

“一年为期如何？”

“好，我虽恨不得立时可以见到她，但是，这是白首同归的一生伴侣，只要她还活着，我会永远等着她！”

姑娘娇躯轻颤，低头道：“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很羡慕她……”

倏地一仰面，道：“我知道您要说什么？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只能告诉您……我现在是身不由主，此行目的，也是奉令差邀……您将来会明白的……”

傅震宇心神大震，迅忖道：

“她的口气，好像就是……唉，她必有难言之隐，忍受着委屈，我想问她到‘锦绣别墅’的目的以及她的那位‘妹妹’是谁？……她竟预知我要说什么？把话抢在前头，确是聪慧人……”

她一挥手，道：“你该走了，这位姑娘……我可以负责……”

“一幌娇躯便把史姑娘抄起，头也不回的腾身，掠飞消逝夜空，傅震宇猛掉身入江，他和她说话耽搁了一盏茶的时间，这时矍然戒惧，恐贻误一瞬之极，成无穷之恨，人一入水，就全力潜水疾射。

黑漆漆的江面上，这时已经暗潮汹涌，先后有十多人下了水，在史钊指挥下除了南宫秀与涂镇江二人先行下水外，史家兄弟和另外七八人水性好的黑手，也先后分作两路，一路游向傅震宇坐船，一路指向那艘二层楼船。

当傅震宇由水底潜游到他的坐船附近时，他已感觉有异。

“一阵一阵的急旋，向他冲来，深通水性的人，便知附近有人在水底动手或与大鱼搏斗，才有这种现象。

傅震宇行游到坐船之下，不由又惊又怒！

只见一人浮贴在船底，正在摸索着，看不清楚是谁？也看不清楚那人在做什么？

直觉上，已告诉他，此人在船底弄鬼。

傅震宇左掌一抖，右掌一甩，激起两道急旋，贴在船底的人，立时警觉地迴身掉头，双手一分，疾冲过来。

傅震宇就是要诱激对方如此，好认清是谁，双方相距不足二丈，那人水性极精，一冲之力，就是一丈多远，傅震宇以逸待劳，已凝聚目光注视。

当对方冲到他面前五六尺外时，他看出一个大略影子，正是那只有一只眼姓涂的。

傅震宇刚瞥见白光一闪对方已经迫在睫眉。

傅震宇已向左面游出丈许，对方立时发觉扑空，掉头跟着逼

傅震宇已看出对方右手有一柄“分水鹅眉刺”，是水路上的人惯用细巧兵刃，因为在水中，最不好着力，只有这类特制的兵刃，能够分水攻敌，但只利于近攻，距离三尺外，就发挥不出威力。

傅震宇刚才重回到水中时,已经顺手把史家璇姑娘的那柄长只八寸的‘破浪鱼鳞刀”捡在手，这时，面逢劲敌，正好派用场。

他刀藏肘后，故作闪避不及之状，对方已猛冲过来，“分水鹅眉刺”带着一团急浪，劈胸刺到。

傅震宇猛翻身，险到毫发的恰好让过一刺刀道：双方正好交错而过，相距不足尺许。

傅震宇猛翻腕，用阴劲，“鱼鳞刀”一沉！

咕咕咕……一阵水泡响对方正水面疾升。

傅震知道已经得手，但分不清对方伤在什么地方？如让对方升出水面，必然出声，那就误事了！

他双足一踹，左臂一分，紧钉住对方，猛探右手，抓住了对方的脚胫，向下一拉。

傅震宇一沉五六丈深，到了江底，对方也被他带下去，这一来，真是绝招，对方立时身子软了下来，只有大串水泡上升。

因为，傅震宇是有备，对方是在受伤之后，忍痛图逃心急之下，突然又被傅震宇抓住脚，猛向下沉，对方换气不及，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出，立时江中冲鼻入喉，一呛之下，喘不过气来，就成了半死的鱼一样。

傅震宇倒有点踌躇了，他本想把这个独眼贼制住后，带到适当地方去盘问，或者，干脆把他干掉。

可是，稍一思忖，认为两者都不妥当。

因为下水的人太多了，他必须先弄清楚这个独眼贼在船底搞了什么鬼？

另外，他要防备别人突袭。

他略一权衡，便摔掉“独眼龙”涂镇江，向船底游去。

他刚探出头换气，立时发觉形势有变。

只见“旋风刀”史钊的坐船和另外二船正在缓缓移动着。

靠岸的那只双层画船突然亮起灯光。

只听由双层画船中发出冷笑：“不成话！岂有此理！”

傅震宇心中一跳，暗道：“这声音好熟，在何处听过？”

马上，他弄清楚正是自己曾经在“锦绣别墅”中加以特别注意的那位“匡

总管”，由于匡总管很少开口说话，所以，傅震宇想了一下才发觉。

正要下令“动手”的“旋风刀”史钊却心惊肉跳，暗叫：“大糟！”

那因为，他的计划，是要“独眼龙”等先把傅震宇等坐船由船底特制的机关，引发烈性炸药，同时炸掉，连同伍震东与涂镇江的坐船一并下手，一则混淆耳目，二则好移祸江东，激怒“神力宫”主人出山，而史钊的目的，除了想独得三艘船上的全部金珠外，把南宫秀也拉下手，南宫秀只是他一时利用工具而已，事后，他可以向东方青白推诿责任，他用心不谓不毒，一切都是他占便宜……

由于那艘双层画航停泊在近处，史钊为了灭口，也不惜派了七八个水性的高手由水底潜去，要他们把那艘船上的人做掉“干净”，船上一切则由那些人“香香手”大家分掉……

他估计“独眼龙”涂镇江与“赛留候”南宫秀等已经在水中做好了手脚，那一艘双层舫中的人也已摆布好了，才下令移动坐船，只要通知已经下水的史家钺，史家镇兄弟，立时可以点燃“雷管”，来个灰飞烟灭。

他为防万一有漏网之鱼，才把坐船移动，准备包围附近水面，只要发现还有话的，不惜再派手下爪牙下毒手，不留一个活口，而后，他可躇踌满志了，一举而消灭了傅震宇等，不论是向东方青白也好，向“另一方面”——挟制他而不明细底的人也好，他都是大功一件……

“不知先生”蒋淡如突然在双层画舫中发话，可把老奸巨滑的史钊惊得心忙意乱。

他万万未料到蒋淡如竟会与他同路，更未料到竟会凑在一起，更未想到蒋淡如的船会超过他先到。

他这一出声，势必惊动傅震宇等，就有一着错，全盘输的危险。

如果是蒋淡如棋高一着，预先算定他会有这一手，专门来对付也的话，更是大糟！

匆促间，史钊这只老狐狸立作决定，他一扬手，就是三支“旋风飞刀”，并非伤人，而是贴着水面射去。

“旋风飞刀”立时在水面上掠过，不住的旋转，发出嗤嗤的声音。

这就是他下令给两个儿子，火速下手的暗号。

他想先造成事实，再集中全力对付蒋淡如，仗着人多势众，只要能把蒋淡如抓住又恰好截回了东方玉，东方英，东方俊三人的话，更是锦上添花，好运当头。

七十二

只听双层官舫中扬起惨叫，十分刺耳，分明是派去的人被蒋淡如制住，加以严厉手法，果然，只听蒋淡如沉声道：

“好大胆的狗头，竟敢对我及三位公子都下毒手？是谁差遣你们来的？快说！”

一个挣扎的颤抖的声音叫道：“是……史庄主……咱们不知是匡总管，饶恕则个……”

蒋淡如“哼”了一声，“岂有此理……”

猛扬声，叫道：“请史庄主出面答话！”

人已现身在画舫之顶，果然是“锦绣别墅”的匡叫管。

紧随着史钊坐船的另外二艘船上的人，纷纷惊讶，鼓噪起来。

那因为，他们都是“锦绣别墅”中人，平时，除了听东方青白的话外，

只有这位匡总管和南宫秀可以指挥他们，其他的人，都不会卖帐。

他们突然看到匡总管现身，大出意外，所以马上乱了。当然，都不知道匡总管就是“不知先生”蒋淡如。

史钊因为等待惊天动地的爆炸，心急如焚，半晌，还不见动静，口中忙作讶声道：

“是匡兄？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完全是误会……”

“误会？”蒋淡如截口冷笑道：

“史庄主，未免太狠了些，想把别人炸得尸骨无存，还可说，为何连我也不放过……”

史钊暗惊道：“果然都被他料中了……”口中忙接腔道：“全是误会，匡兄，你和三位公子在一起？为何也不打个招呼？”

蒋淡如笑道：“这是我的事，与你无关，我奉东翁之命、此行十分秘密……”

话声未了，史钊刚瞥见左手江面冒出一个人头，正是史家钺，他刚低声喝问：

“怎么了？”

史家钺摔了一下头，抹了一把水，惶声道：“爹快下水！有个丫头……”

猛的一头钻入水中，只留下一个急旋。

同时，水面起了两道“水线。”

史钊立时知道水中有人向乃子攻击，乃子只顾逃命，不暇多说，心中刚一动，船底已起了一阵簌簌的细微的声息。

他大骇之下，猛挥手，喝叫：“大家下水！璇儿，快下水……”

他已在话声中，窜起二丈多高，再以“鱼鹰入水”式，射入江面。

轰！轰！轰！……轰！

巨响震耳，照眼血红，先是伍震东等的坐船红光一冒，黑烟冲天，随着爆炸声音，混着几声惨叫，船板纷飞四射，涌起大片如山的惊涛。

接着，史钊的坐船和另外二艘快船也是惊天响处，碎木纷飞，三堆骇浪，在船上的人，虽然纷纷跳水，有几个迟了一步的，被炸得骨肉四射。

目震心悬中，扬起傅震宇与连城壁的大呼：“光华！”“老二！”

同是关心的呼唤。

只听一声：“我不妨事！”是林光华。

一声哈哈大笑：“咱是稳坐钓鱼台，黄鹤楼上看翻船啦。”是尉迟玉的声音。

果然，独有那艘坐船虽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甚烈，并未爆炸。

“独眼龙”涂镇江坐的那艘船也安然无恙。

在水中的傅震宇与连城壁可吓出一身冷汗，他二人先后下水，只以为是有人想沉船，在船底异鬼而已，未料到竟是这种“绝户计”，如果他们都在船上的话，则这一炸之下，真是不堪设想。

“阿璇！阿璇……”是史钊在惊涛山立中嘶声呼叫着：十分凄厉。

傅震宇暗道：“这老贼，自作自受，他以为史姑娘还在后舱香梦正酣哩，就先让他急急，尝尝害人的滋味也好！”

史钊果然关心爱女，不住的呼叫，一声比一声凄厉。

“爹！”史家钺又由水中冒出头来，叫道：

“有个丫头捣鬼！水底功夫很利害！爹得小心下面……”

说着，又一头栽入水中。

原来，“南船北马”，史钊身为“南庄”主人，从小狎弄波涛，水性当然好，一听儿子示警，立时明白，有位水性极好的女人在水底破坏了他的阴谋，他派下水去炸船的人，一定是先后被这个“丫头”干掉了，反而把特制的雷管与药移到他的坐船之下，变成作法自毙……

他心念爱女生死，又要准备应付蒋淡如，再听到傅震宇等先后发话，分明所谋成空，可能反而白送了爱女一命，他再深沉，也惊魂出窍六神无主了。

他刚有戒意，猛觉水底有人冲到。

他忙双臂分水，一式“鱼跳”，想避开来势，弄清敌友再说

不料，上身刚窜出几尺，猛觉左脚胫被人抓住！

接着，“足三里”、“阳陵泉”、“绝骨”三处左腿的要穴一麻，使他立时脱了力。

史钊转身都来不及，已被人拖入水底，吐鲁鲁地灌了一肚子的水，失去了知觉。

这时，江面上尽是人头，都是“锦绣别墅”中人，有不少是北方旱黄牛，直浸得翻白眼，乱拍着水，由一些水性好的抓住，在水中挣命。

连城壁一跃上船，左手还抓着一人，正是史家镇，放声大笑道：

“雕虫小技，也敢在路们面前卖弄，姓史的老贼，快出头吧，你的儿子，若不是咱手下留情，早已喂了王八了！”

连城壁大约不知史钊已被人由水底抓走，还当作他潜入水中，所以发话恐吓。

傅震宇却另有看法，他因匡总管会在此地现象，且带着东方兄弟，再联想到史家姑娘，凑在一起，他认为其中必有文章。

他立即向连城壁传声道：“连兄，注意那个姓匡的，他来得蹊跷，且看他如何说？”人已由江中跃入中舱。

连城壁一怔，他马上向那艘双层画舫看去，一面传音问傅震宇，道：“傅兄有何发现？”

傅震宇低声道：“还不能确定，我想必有下文，我们还是少说，多看为是？”

连城壁默然不语。

傅震宇抹了头面，匆匆走到船头，迅速地解开缆绳，一面沉声喝道：“各位，发批上来！”

一面抛出缆绳，在江水中挣扎的人，纷纷抢着伸手戮援。

傅震宇喝道：“请一位朋友抓住绳头，一个一个的攀上来。”

那班黑道人物，已是心胆皆寒，只顾逃命，争着攀绳上船，不但凶威尽敛，对傅震宇等也忘了敌意，个个像落水狗似的爬上船来。

那艘双层画舫竟在起锚转舵了。

连城壁挥手扬声，叫道：“匡总管，请过一谈。”

匡总管已经隐入舱中，闻言，在舱中探出上半身，向这边抱拳道：“姓史的居心不正，我不过提醒各位一声，行程匆促，一同在扬州见如何？”

傅震宇扬声笑道：“多谢阁下提醒，容我等过船致谢如何？”

“不必了！”匡总管拱手道：“急务在身，不能耽搁，扬州再谈。”

人已隐入舱中。

连城壁轩眉变色，刚要再作表示，傅震宇笑道：

“如此，阁下请吧，江都再晤。”

又举手道：“开船！”

连城壁讶然道：“傅兄，他们连自己人也不顾了？就这样一走了事？岂有此理？”

傅震宇笑道：“连兄，等下再奉告此中道理。”

连城壁默然沉思。

傅震宇凭一根缆绳，迅速地把几十个“锦绣别墅”中的黑道人物援助上船，个个水淋淋的，向傅震宇等拱手称谢，好不尴尬。

傅震宇讶声道：“你们的南宫师爷和史庄主呢？还有”

那些人一愕，面面相觑。

猛听江中厉声叫道：“姓连的，请别为难我的弟弟，我自有一番谢意。”

竟是史家钺，在五六丈外的江面上探出半身，踏着水，向船上的群雄叫道：“各位，姓匡的和安家两个丫头先劫持了东方兄弟，刚才又在水里……暗算了家父和南宫师爷，姓匡的心虚图逃，各位务必合力截住，才对得住东方伯父。”

他这么一说，船上的“锦乡别墅”中人都骇然相顾，惊疑不定。

因为，太突兀了，信鸽传书的内容，除了史钊与南宫秀和史家兄弟外，他们全不知道，而匡总管是东方青白的亲信，大家怎会相信史家钺的话？

但是，匡总管突然现身这里，又置大家于不顾，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又有可疑。

眼看双层书舫已经掉头顺流而下，转眼间，已经在几十丈外，史家钺喘声大呼：“各位，如不相信，不妨先截住他，查看一下家父与南宫师爷在否？如果我有虚言，听凭各位处置好了厂！”群雄有点相信了，有人喝道：“史少庄主，我们先问你，你的爹为何……乱下手？连自家人都在加害？”

史家钺极声叫道：“各位，都是误会，请先截住姓匡的再说！你们不是看到曾经有信鸽传书么？就是我东方伯父把姓匡的劫走三位东方兄弟的事告诉家父与南宫师爷……！”

连城壁忍不住截口道：“真的？有这种事？”

史家钺忙道：“千真万确的，连少侠，家父即使有千错万错，没有比姓匡的万恶，请先截住他，我父子再向你请罪……”

连城壁向傅震宇问道……“傅兄，你看……”

傅震宇反问“锦绣别墅”中的环扫一眼，道：“各位朋友，有何高见？”

群雄尴尬地互看一眼，有人拱手道：“请四位小侠卓裁。”

傅震宇道：“东方青白待你如何。”

群雄几乎同声道：“还不错！”

“既然如此！”傅震宇一摆手道：“请各位加把劲，冲上去！”又向史家钺招手道：“请阁下上来再谈。”

史家钺应声疾游过来。

群雄纷纷暴喏着答应，一齐动手，人多手众，二艘快船，立即下驶如箭。

在傅震宇示意之下，连城壁又把灌了一肚子的水，被他制住穴道的史家镇用推拿之法，放了水，苏醒过来。

喘息刚定的史家钺竟流下泪来，向傅震宇与边城壁躬身致谢，哽不成声地：

“我兄弟实该死，家父不明是非，几乎害死自己一家人，舍姊……大

约……已经遇难……”

兄弟相对，竟抱头痛哭起来。

尉迟玉不耐地道：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

傅震宇却不是这种看法，想法，他想到“江南四公子”原来不过如此，未免为之感慨横生，像东方兄弟和眼前的史家兄弟，出自豪门巨富，也都有小聪明，资质也不错，可是，脱不了膏粱子弟的虚骄，狂妄，自大的恶习，平时，无往不利，少年得志，为所欲为，便以为了不起，更不知天下之大，唯我独尊，颐指气使惯了，卒至互相标榜，狼狈为奸，可是，经不起严格考验，在狂风暴雨前，他们就显出原形来了……”

又想：如果能够利用这种危疑震撼时机，对史家兄弟有所帮助，给他们真挚的友谊，使他们有所启发，也不失为好事！

当下，忙含笑止住尉迟玉的话，接口道：

“二位贤昆仲，此时冷静第一，令姊无恙，可以放心了……”

史家兄弟矍然拭泪，同声问：“傅少侠，你怎知舍妹”

傅震宇截口道：“我决无虚言，等下自知，倒是请二位先说说姓匡的如何？令尊真的已落在他们手上？请据实相告，我们才好决定如何对付！”

史家钺慨然道：

“说来，原是我父子不对，敢不告实……”

于是，他把乃父如何企图炸船，沉金，以及“锦绣别墅”的三次信鸽传书怎样，扼要述说，听得连城壁与尉迟玉，林光华三人勃然大怒，群雄也为之叫骂不已。

只有傅震宇平静如水地神色不动，直等史家钺说完了，一拉乃弟，要下跪请罪，才含笑伸手，按着他兄弟的肩头，正色道：

“贤昆仲不愧血性男儿，勇于认错，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改过则无罪，不必拘于世俗，我们自当尽力营救令尊……”

一顿，诚恳地续道：

“姓匡的既是‘不知先生’蒋淡如，此人之智可怕，既有预谋，我们未必能够追截得上，只有尽人事了，二位更要沉着些。”

史家兄弟大为感动，同声谢教。

在群雄一齐动手之下，船如奔马，岂有追不上之理？可是，就在这几段话间，本来只相距的几十丈，百十丈的双层画舫已快在黑沉沉的夜影中消失，只见一个黑点在模糊视界的远处……”

连城壁手搭凉蓬，望了一会，脱口道：

“岂有此理！世上那有这中邪门的事？”

群雄也都在发怔。

傅震宇平静地道：“各位，没有什么奇怪，并不是他们舵摇橹的比我们的高明，而是那艘船必有特殊装置……”

连城壁讶声接口道：

“傅兄，你是说姓匡的……不，姓蒋的那只船上有机枢之类装置？”

“当然。”傅震宇点头道：“这是眼前的事实，否则，在各位朋友的合力行船之下，早就追上了。”

“傅兄！”尉迟玉叫道：“你为何不早说？”

傅震宇笑了，目注尉迟玉道：“尉迟兄，我也是刚刚想到。”

“你根据什么呢？”尉迟玉瞪了眼。

连城壁轻喝道：“老二，好好的向傅兄虚心救教。”

傅震宇平静地道：“一是眼前的事实，有目共睹，另一个原因，是我突然想起了安家姐妹到‘锦绣别墅’时，不是坐了一辆自备马夫么？”

“对！”尉迟玉道：“傅兄，这和马车有什么关系？”

“很有关系！”傅震宇仰面道：“因为那辆马车是特制的，有机关。”

“什么机关？”连城壁接口道：“傅兄怎样发现的？”

傅震宇苦笑道：“我不是曾经藉口外出，在门外逗留了一会么？就在那时发现的！”

连城壁“呀”了一声，道：“傅兄，你真是有心人，明察秋毫，再听史兄一说，那安家姐妹，分明是有计划的进入‘锦乡别墅’的，还和姓蒋的有所勾结。”

“是么？”傅震宇道：“所以，天下事没有什么奇妙，只由正面，侧面，反而去分析清楚，就十离九了。”

尉迟玉道：

“这么说，那两个丫头，一齐也在那艘船上了？”

“多此一问。”连城壁道：“老二，她二人既是和姓蒋的勾结，当然会在一起的，何况，没听史兄说在水底弄鬼的，就是一个丫头么？”

尉迟玉道：“咱明白了，那辆马车有机关，这艘船当然也是有鬼把戏的，就这样被他们溜掉，好不急煞人。”

说罢，猛顿脚。

七十三

傅震宇笑道：“事后诸葛，放马后炮，没用，我们必须马上分路追踪！否则，只有让他们安然免脱，以后更不易找了！”

“分路？”连城壁道，傅震宇淡淡地点头道：“分作三路！”

一摆手，道：“请先把此船靠岸。”

尉迟玉道：“就在这里靠岸？”

傅震宇道：“是，我判断他们一定会在前面舍舟上陆！但为了吸住我们注意力，也可能会原船东下，而他们来个金蝉脱壳，自行上岸了。”

连城壁击掌道：“对！咱们别呆到底了！就分水陆两路。”

尉迟玉道：“可是，傅兄说三路！”

傅震宇沉声道：“我的意思，是请尉迟兄和光华老弟随船东下直放扬州，如发现该船踪迹，钉住它！”

“第二路，由我与连兄及史家贤昆仲上陆追截，不论如何，也会在三五天里赶到扬州会面。”

“至于另一路，是请各位朋友……”他向群雄看了一眼，道：“如果愿意随船东下的，可以随船，但必须火速有人上岸，向‘锦绣别墅’报讯，向贵东翁说明此行经过！”

连城壁想了一下，点头道：“就这么办！傅兄指挥若定，这样才最妥当，马上照办！”

尉迟玉道：“在扬州何处见面？”

“就在‘瘦西湖’的‘五亭桥’好了，先到先等，不见不散！”

船已转舵。

群雄略一商议，分出八人随船东下。

其余的人，赶回锦绣别墅。

这时，那艘双层画舫已连黑点也不见了。

两船斜驶，缓缓靠岸，在距离岸边数外丈停住，傅震宇等各打一个招呼，先后掠身上岸。

两船仍是掉头东下。

林光华因已得到傅震宇的传声指示，胸有成竹，始终不发一言。

尉迟玉看了他一眼，暗道：“好小子，你不在乎，咱还怕啥？”

在第四天的中午，这艘船到了扬州码头，却始终没有看到那艘双层画舫。

在林光华与尉迟玉的指挥下，把船上的密封箱子，一一搬上了岸，下了客栈，二人约定，每人半天，到五亭桥去守候。

在第五天的黄昏时候，尉迟玉正要和林光华换班，瞥见史家镇匆匆赶到，道：

“傅少侠与连少侠和家兄已得线索，向北方追踪，要小弟带话给二位，请二位和小弟在扬州等候消息，分头呆在这里，他们要我们三人守住那些阿堵，半月至一月里再来联络。”

林光华只有点头微笑。

尉迟玉却狠狠的顿着脚，连叫：“好倒霉！……”

可是，他又能怎样呢？史家镇又道：“舍妹还真……活着！只有等待他们消息了！”

北上，北上！

傅震宇等连夜驰向北方。

这一天，是“花朝日”，也即“百花生日”。

在太行山的“朝天堡”，可热闹了。

今天，正是“北堡”宫堡主的正寿佳期。

“朝天堡”已经开过三五天的流水席了，弦歌不绝，由于“四大家”被毁后，近二十年来，只有“北堡”与“南庄”并称，好像两支旗杆，矗立在“大行山”与“九连山”上。

身为寿翁的“霹雳剑”宫鹏，早已发出请帖，由于他的盛名，且有一子二女，都已出道，宫家二女，美艳绝伦，想一亲芳泽的人也不少，因此，不但江北道上的人物到了八九，连江南道上的朋友，也有不少辞千里关山，赶来祝寿。

一早，“朝天堡”中已是人头挤挤，集中涌向寿堂拜寿。

今天的寿翁“霹雳剑”宫鹏，身穿吉服，满面堆欢，一团和气，除了钢髯一把外，平日的慑人威严与使人望而生畏的杀气全不见影子。

辰牌时分，刚好一批拜寿的人行过礼，知宾周旋揖让间的空际，突然外面起了一阵骚动，接着，有五人大步奔入。

如此莽撞，全场注目。

一看之下，都吃了一惊。

只见五个长衣吉服的壮汉，都是衣衫破裂，最惊人的是每人面上，交叉着两条青紫血痕，一模一样，好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几乎毫厘不差。

五人一见到扬眉疾视的宫鹏，当头一个躬身道：“请师尊作主！门下等无颜见人了……”

宫鹏风是自己门下五个得意弟子，已尽得自己真传，且都已闯出旗号，道上人称“太行五剑”，竟落得这样狼狈，不由又惊，又怒。

惊的是什么人敢于对付他的门下？偏偏又是他大寿正日，嘉宾云集之时，丢了这么大的面子，来人简直胆得嘛人，也欺人得■人。

怒的是自己门下，吃了这种大亏，不自行避开耳目，反而自暴其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彩，叫他这位师尊如何见人？

宫鹏大怒之下，钢髯一炸，喝道：“气死我也，你们为何不给我一头碰死？你……你……”

他目光如炬，气得抖着手，朝指着五人，一面大步离座，就要……

在宫鹏左右的人，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也尽是北道上的一流高手，见状大惊，忙横身拦阻。

宫鹏叫道：

“让开，我先劈了这几个丢人现眼的脓包……”

“宫兄息怒，不可使气……！”发话的是一青面老者，乃是“燕云十八寨”总瓢把子“青面天王”甘沛，和“北剑”宫鹏是八拜之交，份量够重，面子也大，他双臂一张，拦住宫鹏，大声道：

“宫兄请……回座！”

宫鹏呼了一口大气，道：“甘老弟……”

甘沛接口道：“老哥，就是不看咱这兄弟面子，也得看在这么多哥儿们‘面子’上，先请坐下再说。”

宫鹏定定神，怒火稍敛，一面退回，一面连叫：“气死人也，气死人也……”

吸了一口气，铁青的脸，挤出一丝强笑，向四面拱手：

“恕宫某失礼，请各位兄弟多多担待……”

群豪齐声道：“都是自己人嘛……”

宫鹏目注五个门下，挥手喝道：“你们还不滚……”

那五个门下，一见师尊动怒，已是面无人色，低头不敢仰视，闻言忙躬身后退。

“五位贤侄留步。”是“青面天王”沉声道：“愚叔正有话要问你们。”

他们人忙肃立垂手。

甘沛向直喘气的宫鹏道：“宫兄，凡事要先问清楚事实真相，才可作决定，你何苦生气？今天又是你的好日子，等小弟问过后，再为你出气不迟！”

宫鹏疾声道：“我是气昏了头，你们还不快报上来。”

五人大约也是气怒悲愤之下，只顾来兄师尊，这时，惊魂甫定；也觉得此时，此时，不但太丢师尊面子，自己五人更是灰头土脸，自讨没趣，又恨又愧之下，仍由为首的躬身道：“好教师尊与师叔得知，咱们五个，奉命往山口迎宾……”

“废话！”宫鹏怒喝：“是什么人敢如此无礼？快说。”

甘沛沉声道：“曲同贤侄，只管据实说来。”

曲同就是宫鹏首徒的姓名，他续道：“刚才来了一位……少年客人，单身匹马，指名要师尊立即亲自下山恭迎……”

“是谁家的小子？”宫鹏厉声道：“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家教的小杂……”

话未了，一声雷震劲叱传到：“宫鹏匹夫，小爷在此！还不快滚出来？”

外面一阵乱，几声叱喝继起。

宫鹏双眉倒剔，大吼而起，刚跨出一步。

甘沛一手挽住他的右袖，低声道：“宫兄，你今天为何一再……沉不住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先问清楚再说，难道已送上门来的，还会上天入

地么？”

宫鹏硬生生的咽下一口气，狠声道：“甘老弟，请……请你去一趟……把那……”

门外呼叱暴起，打断了他的话，骇呼声中，响起几声帛鞭打，有人狂笑道：

“挡我者死！谁敢找死？”

话声中，只见一个玉面少年，昂然现身，手执乌亮马鞭，一进门、双目精光暴射，喝道：“谁是宫鹏老贼？来见小爷！”

宫鹏大怒，却被甘沛紧紧地掣住右臂，沉声道：“一定要忍一下，让咱来应付……”

甘沛已一长身，挡住宫鹏前面，向少年一注目，大声道：“少侠来者是客，有话好说，请问少侠是那一位高人门下？尊长是那位大侠？”

曲词等五人早已闻声变色，见人却步，只说了一句：“就是他！……”

三个字，已经够了，显然，他们五人吃了亏，无非是一言不合，被这少年赏了马鞭……

这时，聚集在宽广的寿堂中，准备拜寿的江湖同道，不下二百多人，一齐注视着来人身上，为之愕然。

加之，在门外的也有几十人，有知宾人员，也有客人，刚才分明是有人阻截这个少年，却让他如入无人之境，可知利害，大家也正由门外纷纷向寿堂涌人却是满面怒色。

少年轻蔑地环扫一眼，一转手中马鞭，目光斜脱着甘沛，冷峭地道：“凭你，也配问小爷？小爷是找姓宫的老匹夫，最好别说废话、小爷一不高兴，就不客气！”

甘也为之敢得肚胀，但他老奸滑，城府极深，不怒反笑道：“好说，老夫甘沛，想少侠师门或尊长，也知道老夫是谁？是否有资格请教，少侠意气甚豪，不愧少年英雄，即使主人手下有所失礼之处，也请站在强宾不压主份上，多包涵则个。”

说着，又一抱拳。

在大家看来，以甘沛在江北道上的身份之尊，威名之大，对一个后生小辈，又是他先无礼伤人，能如此客气，可称得天大人情，地大面子了，少年应当改容陪罪才对……

只见少年一仰面，傲气溢于眉字，晒然地道：“甘沛？小爷从未闻有这一号！也许是你万儿太低？家师不屑一提，小爷只找姓宫的……”

宫鹏已经气得发抖，闻到此，再也忍不住了，大喝一声：“谁家小狗？敢……”

少年精眸怒视，声如刀切，道：“滚出来！”

人已大步欺近。

宫鹏刚要……

少年突然一扬左袖，奇光闪电，意是十段半截断剑，交叉着分插在甘沛与宫鹏左右与脚前。

也许是少年出手太快了？有使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着这多高手，连念头也不及转，甘沛也在措手不及之下，刚双袖一拂十支断剑已毫无声息地插在脚下周围。

这种奇快而又奇妙的手法，顿使全场失色。

因为，那十截断剑，大家只见奇光一闪，明明是集中射向甘沛，倏地，又自行垂直下降，插在地面上，这少年，已经到了六合归一，收发由心的境界。

而，最惊人的是，那十截断剑，颜色深赤，分明是“北剑”宫鹏的独门淬炼的“霹雳剑”。

大家都知道“北剑”的门规，有“剑在人在，剑毁人亡”的誓言、昔年宫鹏败在章大钧剑下，就曾发誓不在剑法上挽回面子，不再佩用“霹雳剑”，真的回堡闭门，十多年不再下山，直到最近，才再带剑出堡，分明是剑法上有了必胜的信心……

现在，“太行五剑”，已是剑折鞭伤了，还得了？

宫鹏猛地五官扭曲着，钢髯倒卷，大吼一声，奇光闪处，如响迅雷，溅起一片血雨。

一颗人头，飞出数丈，正是首徒曲同，由脖子内，喷出血箭，其余四徒，同时贴地飞滚。

曲同的尸身，在人头落地时，才倒下。

群豪失声者有之。

却步者有之。

宫鹏“霹雳剑”一出鞘，挡在他面前的甘沛虽然反应得快，反腕一抄，托出了宫鹏的右肘，减去了宫鹏大半的剑势力道，还是免不了曲同一死！

宫鹏双目尽赤，看他的气势，似呼恨不得一剑之下，尽诛五徒。

看那少年，连眉毛也没动一下，仍是猫看老鼠似的盯着宫鹏，只是紧闭的嘴角上，抹过一丝晒然冷笑。

七十四

甘沛激动地大喝道：

“老宫，你太笨了，别人折辱你的门下，只怪门下学艺不精，你做师尊的，应当自愧，只可激励门下发奋图强，报仇雪耻，怎可先毁自己门下，不向对手要公道之理？你若再是失态，甘某羞与为伍，就此割袍断义？划地绝交！”

他猛撒手，头也不回，大步走向一边。

宫鹏惨笑一声“老弟骂得是，宫某若不寸剐这小狗，有何面目活在世上？老弟有什么交代？请快向小狗交代吧？”

少年目涌威芒，不怒反笑道：“这就是宫北剑么？不怪自己教徒无方，只会杀自己门下出气，哈哈，闻名不如见面，不过如此，小爷有点后悔此行了。”

宫鹏只咬紧钢牙，没有开口，也没动手。

他是等甘沛“交代”了。

“少侠不可太狂！”甘沛冷冷地目注少年道：“你看在座这多朋友，都可称得是少侠前辈……”

“有志不在年高。”少年冷冷笑道：“无能空活百岁！你有什么话说？”

他的话，他的态度，皆使人人动怒，他简直把群豪视若无物，有心气人而来。

甘沛沉声道：“请少侠留句闲话，为何上门欺人？与人何仇？何怨？”

少侠晒然道：“当然有理由，何必多说一句？”

甘沛道：“请少侠下师门及少侠姓氏？如今师或尊长是知名之士，老夫

看在少侠年幼无知份上，愿意让少侠安然下山，主人自会找令师与尊长说话！”

“说得很好听嘛！”少年俏皮起来了，他侧脸盯着甘沛道：“该小爷问你几句了。”

以甘沛杀人如草的个性说来，别说这少年闯出这么大的祸，单是对他一再无札，已是早已下杀手了，可是，他一再忍耐，蛮好的性子，那是因为他心中有所疑问。

第一：少年的相貌，使他想起一个人来，有虎赉中朗之似，使他有了顾忌。

第二：少年奇绝的手法，使他要弄清楚来头，又有了顾忌。

还有，这少年会以不可理喻的逼人气势幽北堡，必有所恃？或系受人唆使而来，若不先问清楚，会留下更大后患。

因此，他要捺住性子，只等问出头绪再发狠。

你看他，毫不为忤地点头道“少侠有何见教，老夫知无不

少年一仰面，道：“你能保证句句实话？”

“当然，就平老夫数十年的虚名，也决无向后辈谎言之理。”

“好！……小爷问你，不久前，你可曾参与截劫符，章两家眷属？”

甘沛心中一动，暗道：“来了！难道这小狗就是……”

少年已厉声道：“快说。”

甘沛沉声道：“老夫没有参与！”

“大约是你自问不够料吧？”

“少侠这样说，也凭尊意。”

“你的弟兄与属下，有些什么人参与过？”

“少侠，请问老夫都不够料，老夫的弟兄与手下会够料？”

“好，算你命大。”

一顿，精眸四扫一眼，冷声道：“在场的人，有那几个参与过？老实站出来，等候处置，如有隐瞒或知情不报告，查出加倍惩罚！”

好大口气，群豪为之气结，个个怒目横眉。

半晌，无人答话。

少年又道：“有人能检举指证在场的人中有参与戳劫章符二家的，一经本公子查证属实，当有不次之赏。”

仍是没人回话。

他，毕竟太嫩了，欠缺经验，试问在这种形势下，有谁会贪他一句等于空话的“不次之赏”甘冒得罪同道，先犯众怒么？

少年笑了，一字一句地：“没有一个有种的！最好是真正没有！算是便宜你们了，小爷手上有的是证把，凡是当日参与过的人，不论他逃到天涯海角，小爷能够加以惩罚，今天在场的人，经过小爷一眼之下，化了灰也认清了你们面目——”

一仰面道：“你们，最好老老实实站住，让小他先处置姓宫的老匹夫，你们敢于妄动者必死！少爷特先打个招呼！”

群豪无不大怒，大有恨不得马上一拥而上，把这少年剥皮抽筋之势。

宫鹏呢？他的下唇已被钢牙咬出血来，反而一言不发，只死盯着少年，在凝聚全身功力，准备……

“少侠的话已问过了吧？”甘沛皮笑肉不笑的。

“该少侠交代老人刚才的问话了。”

少年笑了：“小爷看你倚老卖老，好像有点自负，难道你不能看小爷出手路数而知道小爷师承么？何况，事后，你们不难打听到小爷的出身，何必多此一问？”

一轩眉，大笑道：

“不久，小爷就要君临宇内，号令八荒，创下天下武林唯一宗派，如果你们命大，或有效劳小爷之日，现在，小爷命令你，勿自讨死，妄动者杀无赫！”

甘沛阴笑道：

“最么，如果少侠吝于留名，恐怕今后永远没有机会了！嘿嘿……”

“你好像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是不是有意再活几年？”

“好话！”甘沛沉了脸，森森的笑道：

“你没有话了？该老夫告诉你了，小小年纪，短命可惜，就是老夫能放过你，主人和这多朋友也放不过你，你若不留下姓名，不过是北堡多了一个无名的短死夭折短命鬼而已！”

“好话来了！”少年大笑道：“老贼，你这么快就露出尾巴来了，小爷就是‘霸王公子’。”

甘沛冷笑一声：

“小狗至死不悟，还要狂吹！……”

少年慑人心胆的狂笑过处，手一扬，正好甘欺身逼进，十指箕张，闪电抓来——

血雨飞溅！

少年笑哈哈：

“老贼悟了没有？慢走！见到阎老五的时候，不要认为屈死！只说‘霸王公子’要了你的老命！”

全场失色！有的倒抽冷气。

有的连退三步。

还有的想拔步图逃。

“不准动！老贼就是榜样！”少年冷然地向目射骇芒的宫鹏逼去。

一声响，甘沛仆倒在地毯上。

他的双臂，仍是张着，十指仍是屈曲如钩，只是，半个天盖没有了！

宫鹏心寒、胆裂、怒火化为冷汗，杀气成了凉气。

他最清楚，以甘沛之一身艺业，除了剑法不如他这“北剑”外，其他方面，不在他之下，有一二手独门功力，更高过他一筹。

可是，他在这位“甘老弟”就这样莫明其妙的完了！

震骇之下，使他身形连震，执剑的手也抖颤了。

少年瞪着他，一步一步的逼近，倏地在他五尺外立定，淡淡的道：

“姓宫的，你认罪么？”

宫鹏在众目之下，定了一下神，猛觉自己这样惧敌，太脓包了，还能算是宫北堡么？

他拚命的挣扎着：

“老夫有……何罪？……”

“小爷问你，你与史钊老贼是否参与过‘九里关’前的事？”

宫鹏吸了一口气，道：“你……你是……”

“快回答小爷的话！好决定你的生死！”

宫鹏沉声道：“老夫敢作……敢当……，不过……”

“不过什么？快说！”

“老夫是偶然路过，碰着史南庄，临时想起章大钧当年一剑之仇，想找他再决高下……”

“你的意思，是去找……章大侠了结旧仇？而不是意图截劫章符二家妇孺？”

“确是如此，老夫敢以数十年虚名担保。”

“真的么？还有什么理由？”

“老人与史南庄在会见章夫人后，交代过节，约章大侠订时订地再会，章夫人答应转告章大侠，老夫与史南庄立即告退了！”

少年点头道：

“这个，小爷还可再打听查证一下，不过，小爷不能空手回去，可以暂寄你一命，让你受点活罪，聊示薄惩，你要老老实实点！”

宫鹏沉声道：

“老夫并不畏死，你……你是谁？与章符二家是何关系？

少年欺进一步，道：“以后你会明白的，现在，小爷令你的剑，还鞘，再双手呈献给小爷！”

宫鹏张目疾声道：

“你……你别欺人太甚！……”

少年双手往后一背，沉声如刀：

“难怪恩师说‘好人难做’，你是要小爷改变主意，和对付甘沛的一样？”

宫鹏突然厉声大喝：

“你们快退！不准……”

少年身后，突然扬起两声断喝：

“好大胆的狂徒！……”

“鼠辈拿命来！”

还有一声急促的娇叱：“狂徒看剑！……”

话声中，霹雳连串，响如破竹，三条人影；由寿堂外闪电般掠入，三支赤红的剑光，挟着闷雷响声，旋风般向少年背后卷到。

一左、一右、一中盘。

少年状如不见，不闻，文风不动，连眼皮也没动一下。

一男二女，已身随剑到，惊芒三闪，举手可及，眼看三剑之威，集中透过少年背心刹那——

少年一声不耐烦的晒笑：“徒乱人间，滚开！”

他背负着的双手，屈指连弹。

几乎没有人看到他发出指力，根本没有动，只听三声脆响，三条人影向后仰倒，惊芒敛去，地毯上多了三截断剑。

就在使人眼花撩乱口难言之际，宫鹏目光飞闪，一声不响的一振铁腕，九朵目力难辨的剑花连闪，已射向少年胸前九大死穴。

这是，宫鹏突起凶心，凝足全路功力一击，他竟以为在自己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三剑齐攻之下，少年一定会转射应付或向左右闪避，想捕捉一瞬之机，把这少年立毙剑下。

他已把少年视若眼中钉，背上刺，所受的折辱，只想出一口气，幸图一

逞，忘了利害，等到剑罡已发，才喝道：“你们还不退开……”

少年又止精眸一闪，全身笔直倒地。

宫鹏狂喜以为少年中了剑气，忘形之下，脱口狂笑：

“小狗你也……”

少年倏地又笔直起立，一扬手，笑道：“年老昏悖！是你自己找的！”

宫鹏一惊之下，刚要吐剑拼命，猛觉右手“关外”和虎口间的“合谷”穴一麻，“霹雳剑”脱手飞去。

剑已到了少年手上。

宫鹏亡魂丧胆之下，还想弹身图逃，突然，身形被一股吸力吸住，半点挣扎不得，少年已经到了他面前，剑尖顶在他喉间突骨下的“锁喉软穴”上，冷冷地道：

“姓宫的老贼，谁说年老会成精呢？你的年纪活在狗身上，竟想突袭暗算小爷，这就是宫北剑的本来面目么？”

全场张目！

少年四扫一眼，喝道：

“你们听着，一律就地跌坐下来，双手按在头上，妄动者死，抗命者死！”

真是形势比人强，这么多的成名高手，平时天不怕地不怕，这时，却先后老实地矮了半截，照办。

少年怒视着宫鹏，道：“宫鹏老贼，欺世盗名，恬不知耳，论你刚才所言所行，已该死三次有余，现在，小爷告诉你……”

他连弹指，点了宫鹏“左右肩井”，又闭了宫鹏“足三里”与“风市”二穴，宫鹏立时全身脱力，虚软下来，瘫痪倒在地毯上。

少年收了剑，把宫鹏夹脖子一提，面对他半脆着，一伸手，就拔下宫鹏钢髯，沉声道：“你藉词狡辩，图卸截劫之罪，是无勇也，一该杀！”

又是一伸手，再拔下宫鹏一把钢髯，道：“暴怒气燥，惨杀自己弟子，是不仁也，二该杀！”

又拔了一把钢髯，道：“朋友为你而死，你胆怯词卑，只求幸免一命，此不义也！三该杀！”

他连伸手，把宫鹏仅存的钢髯一根一根的拔下，一而道：“趁隙下手突袭，翼图暗算，不顾身份，是不耻也！更是死有余辜！”

可怜，宫鹏穴道被制，手脚无力，根本没有反抗余地，好比俎上之肉，任人宰割，钢髯连肉，被少年一把一根的连根拔下，奇痛澈骨，一扯一缕血，须根成了一片血污狼藉只有咬牙忍痛的份，钢髯一失，威严也全失，不成人样。

少年狂笑一声：

“宫鹏，你听着，小爷冤有头，债有主，恩怨分明，言出必行，今天把你第一个示众，你应该引为荣幸，小爷决不加罪你的儿女家属身上，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在小爷公告的三个月限期里，你准时到洛阳去报到，自有人接待，届时，小爷会当着天同道面前，给你一个公道，如果你认为你有冤屈，可以申诉，要报复，可以当场声明，或者，你当众认罪，听到没有？”

宫鹏双目几时喷出火来，说不出的恨毒，愤怒。

少年笑道：

“小爷很想挖你一眼示惩……”

宫鹏一惊，本能地一闭双目。

少年大笑道：“聊以纪念此行吧！”

二指伸处，硬生生的把官鹏的双眉拔掉，又掌一合，一搓，“霹雳剑”的精钢嵌珠剑柄，立时成了根细细的钢条。

少年再一指敲下，剑身断为两截。

他随手把断剑一抛，仰面笑道：“这就是‘朝天堡’？小爷只要一举手，立成瓦砾，一把火，就成废墟，哈哈，小爷走了。”

他大步转身，扬长而去。

整个“朝天堡”，一片死寂。

整个寿堂里，落针可闻。

直到少年的背影消失在磴道转弯处，没有一个敢于现身阻截。

好半晌，跌坐在寿堂中的人，才先后起身，都是羞愧难当，哭笑不得。

可是，人人一样，谁也不能笑谁。

一阵叹息。一阵咒骂。

大家都在一致惊讶这少年好高的身手，是谁的门下？是谁的儿子？……

结论是这样的——

他就是曾经北到洛阳，南到江汉，发出揭贴的署名者，符学谦。

他是“四海游龙”符振场与“七巧仙子”云中慧的儿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师门呢？是谁？

尚无确定答案。

“‘四海游龙’符振扬的儿子，竟是这样凶横，残暴，狠毒么？

也许，武林是消息传扬最快的？是非最多的？口舌最利害的？

在短短的三里天里，“朝天堡”的一幕，不胫而走，传向四面八方……”有的人相信。

因为述说的人，绘影绘声，活灵活现，叫人不得相信。

有的人，不相信。

因为，世上决不会有这种不可相像的事。

符振扬的儿子更不会，这样穷凶极恶。

可是，不相信的人，也终于相信了。

那因为，一不见“朝天堡”中人出面辟谣。

二不见宫北剑本人有什么表示。

如此，显然是事实了。

尽管在“朝天堡”祝寿的人，信誓旦旦，保证决不向任何人轻泄，一字半句，因为，说出去，对自己身为在场的一份子，也没什么光采可言。

可是，这个消息，毕竟传出了！

由此，茶楼酒馆，客栈市井，都在谈这件事，加油沫酱，一人掩张，十人喧染，百人烘托越说越离了谱，连那少年的相貌，口气，动作，神态，也都被人说得希奇古怪了！

七十五

这一天，在中州（河南）的“辉县”。

此地位处“开封”与“洛阳”的正北之间，由此地可以直叩三晋（山西）门户。也即是进入“太行山”的要道。

这个地方、本是藉藉无名，在古代却赫赫有名，东周册封为百卫国，周厉王封为共伯国，秦始皇时，齐国建国于此，名“共”，汉高祖刘邦曾为“共候”，故”辉县”曾为“伯候之邦”，城高峙，城外有古城残迹。

另外，在它附近的“马家桥”，与赣南之“樟树镇”，四川的“锦官城”（成都）齐铭——共称“三大药市”，凡是药商与名医，无不知道，为精选“道地药材”的荟集之所。

它的东门外，有“苏门山”，山下的“百泉花园”，为雅俗共赏去处。

日正当中，蹄声得得，有人骑着一头骠劲的叫驴，驰出“辉县”东门，直指“百泉”。

那是一个方巾便服，满面病容的中年儒士。

只见他吃力的下了叫驴，随手拴好双目无神地踱着八字方步，一面四顾浏览，一面吟哦着什么。

所谓“百泉”，乃一泓清池，长达五六里，又分为“内池”与“外池”，也等于一个小湖，有界桥，湖亭，水阁凉厅诸胜，盛夏酷署时，有人就地置宜，开设茶馆，供人纳凉品名，奕棋聊天，在春冬季节，则变成酒肆小吃。

中年儒士沿着石坂路，走向池南，这里有人开了一家“小西湖”酒雪高挑，前凭“鹊桥”，后依“苏门”，风景极佳。

中年儒士大约是去小酌三杯吧？却只顾背着手，仔细济览廊壁，壁上，有十二名状元公分题的，扇面石碉，及历代名人诗文镌刻。

“小西湖”分为两层，楼上是“雅座”下面散座。

中年儒士足足在廊壁下停留了半个时辰，才点头哦哦，酸态可掬地进入“小西湖”，一仰面，上了楼。

大约他气派不小，带着铜边老花眼镜，坐在柜台里，翻着一本木刻“洲明诗集”的帐房先生，斜着眼角，瞟了中年儒士的背影一眼，合了诗集，一手托着水烟筒，一千执着“纸媒”欠身走出，也跟着上了楼，一个正要开口的伙计，马上退在一边。

中年儒士上楼入座，楼下倒有七八个客人，楼上，却只孤另另的坐着一个玉面朱唇的美少年，他正面对外，似在浏览百泉风影，本来这儿位置正好，放眼下望，美景全收眼底。

桌上杯盘狼藉，美少年大约已经在此耽搁很久了，在想什么心事？出神了，连有人上楼，他还没动一下。

帐房先生必恭必敬地向已经入座的中年儒士点点头，又把右手的“纸媒”向美少年的背影指了指。

中年儒士微微颔首，道：“先来一罐汾酒，汤热些，下酒随意，检最好的来，还有，你说这里既名“小西湖’，可有‘宋嫂鱼’这一味？”

美少年蓦然回首，气起身来，沉声道：“请问阁下，可是江南客，会由武林（杭州）来？”

中年儒士欠身道：“不错！”

少年欣然：

“我久慕苏杭之胜，人人尽道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请问何谓‘宋嫂鱼’？”

中年儒士含笑道：

“阁下少年英发，一表不凡，吐属清雅，真是幸会，如不晒浅陋，请移席一谈如何？”

少年爽快地点头道：

“正要请教，自当移樽……”

向帐房先生一摆手，道：“掌柜的，再来酒上菜。”

俨然是作东口气。
中年儒士忙道：
“该由我作东。”
少年一面入座，一面笑道：“无分彼此，阁下可是作客中原？抑或……”
中年儒士接口道：
“我祖籍太原，生平嗜游，曾经三下江南，五至塞北，远及六诏，东临大海……”
少年眉飞目动，接口道：“阁下足迹八荒，见闻必广，真使我十分羡慕。”
中年儒士笑道：
“浪游萍踪，身似转蓬，愧惭磋跋岁月，一事无成，人到中年万事休，可称没出息……”
“不然！”少年截口道：“阁下太谦，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阁下仁游天下，正好多领教益……”
目光一转，瞥见帐房先生仍在旁边站着，“噢”了一声：“你有话说么？”
帐房先生哈腰笑道：“小老是想奉告这位老爷，‘宋嫂鱼’这味名菜，咱们大师傅做是会做，只是……”
“没有鲜鱼是么？”中年儒士哑然道：“这也难怪，我只是顺口戏言……”
“不是！”帐房先生哈腰陪笑道：“鱼，是下酒菜，到处有，敝处虽是穷乡僻坏，鱼是有的……”
少年不耐地道：
“既然有鱼，你们厨下司务又会做，还有什么噜嗦不清？”
帐房先生笑道：“公子，鱼虽有，但是……味不如西湖，小的意思，另换一道咱们掌锅大师傅最拿手的‘醋溜鱼’如何？”
原来，帐房先生所以这样牵扯不清的，是因为西湖的“宋嫂鱼”乃是西湖特产的一种青背湖鱼，与江鱼，海鱼，塘鱼不同，与北地的鱼更不同，做出来，决不及西湖的原味。
他不敢明说，怕引起少年的误会，所以吞吐委婉，这原是做生意的自有一套的手腕，既要拉生意，又不能得罪客人，就只有陪笑脸，转弯抹角了。
中年儒士暗暗好笑，忖道：
“凭这个嫩雏儿，还用着多费手脚么？……”
心中却不问，咽了一口口水，道：“好！我倒忘了家乡口味了，记住，多加点‘好味道’，火候要注意，有赏。”
帐房先生连声应着，退步下楼，吆喝着吩咐下去。
少年目光一闪而没，漫不在意的道：“阁下，什么叫做‘好味道’？”
中年儒卫忍笑道：“就是‘醋’，我吩咐厨下我加好醋！”
说着又咽了一口口水。
少年讶声道：
“醋，这种酸东西，和味还可以，怎么可以多加？‘好味道’？”
中年儒士笑了，缓声道：“阁下，我是三晋人呀？”
“这和吃醋有关系？”
“大有关系，大约阁下尚不知敝地风俗，我们老山西认为醋乃百味之祖，每餐少不得此味，越是用陈年好醋敬客，越表示隆重，没有醋，那怕山珍海味盈前，也没味口！”
“有这种事？”少年笑道：“真是无奇不有了，醋可当菜吃了？”

“正是！”中年儒士津津有味地道：“敝地人只要有一味好醋，就可以代替珍羞百味，能够一根蒜头，蘸着醋下饭或啃下几个大窝窝（馒头）。”

少年欣然道：“谢教了，我不知道这些。”

中年儒士笑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大有好处。”

原来，山西人都是嗜吃醋，无醋不欢，贫户人家，啃着粗糙的窝头，只要蘸些醋，就可以狼吞虎咽下肚。

中年儒士若有所思地沉吟不语。

“阁下！”少年道：“天下风景，何处最佳？”

中年儒士哦了一声：“这个，很难说，由于各人的看法，加上学识的高下而体会的意境不同，甲认为最佳的，乙认为不佳，何况以天下之大，可称最佳之处太多了，举不胜举。”

少年点头道：“这个，我知道，好比我，因为我到过的地方不多，就认为由这里看去，风景已很好了，在阁下看来，会笑掉大牙，我的意思，是想请阁下先随便根据尊驾到过的地方试举一例，说不定，我神游之余，有机会亲历其地时，能多体会一些。”

中年儒士想了一下，侧着头，以指敲桌，道：“就以我三次下江南来说，论江南风景之佳，无过于西湖！”

少年嗯了一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沫总相宜，我已由这二句诗概括西湖的况味了，可是杭州风景甲天下，还有桂林山水胜杭州呢？”

中年儒士道：“阁下别忘了，还有‘阳朔山水甲桂林’呢，其实，在有心人的意境中，一座茅亭，一座小桥，都有它的天机妙趣，一花一木，自有诗情画意！”

少年道：“这就是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尽文章的意思了？”

“对！”中年儒士点头道：“说句老实话，据我所知，只有一地方，可说已经集江南山水名园之大成，真是人间仙境，能到这个地方走一遍，无异游遍了江南的山川风物。”

少年目光飞射，道：“什么地方？”

“龟山……”中年儒士吸了一口气，不胜神往之状。

少年先是一呆，继而失笑道：“阁下未免欺人太甚！”

“阁下何出此言？”

少年忿然道：“阁下是欺我没有到过江南么？我虽年纪好学，读过的书也不少，江南山川，等于曾经卧游，龟山可是江汉的……”

“正是！”

“阁下，江汉名胜古迹虽不少，区区一匹龟山，蕞尔土堆，比喻可以代替江南风物，岂非天大笑话，阁下非当面欺人如何？”

“原来如此，”中年儒士也好笑起来，道：

“阁下误会了，也难怪了，我是语意未尽，忘了阁下不是江湖上人，当然不知‘龟山’有一座‘锦绣别墅’。”

“锦绣别墅？”少年目光一闪，笑道：“阁下原来是江湖上人，失敬了。”

“那里。”中年儒士道：“凡是在外面跑过的人，都可以说是‘人在江湖’，我的老家俗话，称江湖上人为‘打流的’，江湖上的一切事情，都名之为‘打流经’。”

少年笑道：“好一句‘打流经’，我很想听听‘打流经’，请教‘锦绣别墅’怎么可以代表江南山川风物？”

中年儒士笑了一笑，道：

“阁下可听过‘江汉一蚨’东方青白这个人？”

“东方青白？”少年点点头，又摇摇头道：“好像听过，是不是一个很有家财的大财主？”

“大财主！”中年儒士笑了，道：“也算不错！如果真正的打个比喻，当今皇帝老头子，同他比，就等于小财主与大财主。”

少年哦了一：“贵为天了，富有四海，怎……”

“阁下，天子拥有天下之财，那只是形容罢了，我说的是实际拥有的财产，如果把皇宫内库的东西全摆出来，大约够东方青白十几个藏宝库中的一个。”

“呀！还了得？”

“这还不奇，据说东方青白拥有一张‘藏宝图’，他现有的财富，只是其中五份之一，另四份，还不知在何处？我听人说，很多人在动他的脑筋呢！”

少年道：“这是另一回事，我只问“锦绣别墅’……”

“阁下想想，只有东方青白那么有钱，才可造‘锦绣别墅’，他把天下巧匠请去，再依照江南风物名胜，依着丹青妙手的图样，建成一座花园……”

少年悚然道：“我明白了，阁下是说，只要能一游东方青白的花园，就等于看到了江南的全部山川风物，对么？”

“正是！”中年儒士道：“那座花园，就在‘锦绣别墅’后面，深藏‘龟山’的山腹，只是，东方青白和一般守财奴一样，十分鄙吝，除了他自己享受外，除非能得到的邀请，否则，无法进入半步。”

“有这种事？”少年哼了一声，“我倒想去……看看。”

“这是他的私人产业，他当然有权……”

“那是另一回事！”少年问道：“阁下有否曾经应邀畅游了。”

中年儒士搔搔头，嚅嗫地道：“惭愧！实不相瞒，我虽曾经投贴拜庄，做过东方青白的座上客，连‘独步园’也未踏半步。”

“独步园？”少年道：“可就是东方青白的花园名称！”

“对！”中年儒士道：“又称‘江南第一园”，联‘独步江南’之意，有人说，‘独步天下第一园’也不为过。”

少年哼了一声：“如此，阁下以知道它能代表江南……”

“人人如此说，到过的人证明了，未到过的人也都知道。”

“眼见为真，我要准备去看看了。”少年笑了一笑，道：

“酒来了，正好润喉，我敬阁下三斗。”

是伙计送上汤好的热酒和下酒的菜上来。

两人对了三斗，少年道：“请用菜，我已用过了。”

中年儒士笑道：“不拘。”

少年举着酒斗，若有所思。

七十六

中年儒士吃了几筷子菜，道：“阁下真正想下江南，一探‘独步园’么？”

“是有此意。”

“阁下有把握能得到主人的邀请？”

“有！”

“失敬了！”中年儒士正襟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此豪语，阁下真了不起。”

少年漫不在乎地道：“ 岂止如此，他邀请，还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哩，我如高兴的话，就是叫东方青白迁出去，让给我住，也不怕他不照办！…… ”

“ 嗳嗳！…… ”中年儒士连声道：“ 是……是……阁下喝酒过量，可要厨下送碗解酒汤来！ ”

“ 什么话？ ”少年轩眉道：“ 阁下是以为我喝醉了，说酒话对么？ ”

“ 那里，那里！ ”中年儒士道：“ 阁下少年豪气惊人，不过，我‘ 打流 ’几十年，有句话奉告阁下，祸从口出，幸而是在这里，远隔千里之外，如在江汉一带，阁下这句话，一入东方青白手下的耳朵，那……那……真难说了。”

“ 哈哈！ ”少年仰面大笑起来，道：“ 多谢指教，我决非信口开河，乱说大话，阁下不妨拭目以待，最多一个月里，请听人家如何讲的，一定是‘ 锦绣别墅 ’换了主人，那个主人，就是我！ ”

“ 是……是……我一定拭目以待，倾耳以听。 ”中年儒士有点坐立不安之状，还不时向楼梯口张望，好像大祸临头样子。

还好，伙汁已经下去了，楼上还只是他们两个人。

少年一顿酒斗沉声道：“ 阁下，在江湖上白跑了？怎么如此胆小脓包？ ”

中年儒士苦笑着，道：“ 阁下别误会，因为，我听人说，东方青白率领手下高手北上，这里，随时可能会有他的手下…… ”“ 笑话！ ”少年轩眉道：“ 阁下可谓杯弓蛇影，草本皆兵了，东方青白怎会北来？又怎会有他的手下来这里？ ”

“ 阁下有所不知，东方青白是专程赶来‘ 大行山 ’拜寿的，这里正是入山的要道…… ”

“ 太行山？ ”少年目光飞闪，道：“ 东方青白给谁拜寿？ ”

“ 阁下可知道太行山有一座‘ 朝天堡 ’？ ”

“ 知道。 ”

“ 那就好了，‘ 朝天堡 ’堡主宫北剑，留名一个鹏字，阁下可知道？ ”

“ 知道。 ”

“ 东方青白就是来给宫北堡主拜寿。 ”

“ 拜过了没有？ ”

“ 大约已经拜过了。 ”

“ 他们可会下山，路过这里。 ”

“ 阁下怕他们？ ”

“ 说句实话，凭我，实在不敢招惹他们。 ”

少年哑笑道：“ 还好，他们没有来这里，如果来了，我就要当面向他们打句招呼了，再没有，可惜……他们运气好，还要我去找他们吧。 ”

“ 找他们？ ”

“ 是么，可免我急于南下江汉，在这里碰面，可以叫他们先准备回去搬家，免得临时手忙脚乱，我如果先到了，临时叫他们扫地出门，未免有点人情上欠周到。 ”

“ 是……是…… ”中年儒士只顾低头喝闷酒，看也不敢看少年一眼。

少年笑了，一仰脖子，干了一斗，大约他的酒量实不大，面上通红如火，舌头也有点大了，道：“ 阁下是不相信我的话 ”

“ 相信，相信，只是，别人定……不会像我一样相信阁下。 ”

一顿，又道：“ 如在江汉，有人听到阁下这么说，不掩着耳朵跑掉才怪

呢。”

少年斜睨着他，道：“阁下，你的消息很灵通啊，连东方青白北上拜寿，你都知道，真不简单！”

“好说！”中年儒士道：“这不算什么，东方青白的财雄势大，所到之处，自有人高接远迎，当然他一到，马上传开了。”

“不错！”少年道：“财可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是因为他是东方青白，等于活财神，当然有人忙着拍他马屁。”

中年儒士只笑笑，没说话。

少年又问：“阁下，东方青白恐怕是迟到一步吧？”

“迟到？阁下所言何意？”

“因为，我也到了‘太行山’，并且很客气的给宫堡主拜过寿

“呀！阁下一定是……不得了的高人门下？或是名父之子？能惠教师门尊长么？”

“萍水相逢，没有奉告的必要……”少年轩眉道：“阁下勿怪，我从来不喜欢挟尊长之名，师门之势，向人眩耀，全靠我自己，天下唯自己最可靠，有成，是自己的本事，败亦是自己无能，如果靠着尊长与师门的威名，成不足荣，败则贻羞尊长，玷震师门，所以，阁下不必本根究底。”

“好说！”中年儒士目中阴芒一闪，连道：“阁下真是了不起，与众不同，我也最佩服阁下这种舍我其谁的大丈夫气概，如果像‘关东大豪’，方不同的儿子那样动辄对人说他老子是谁，就是虎父犬子了，徒为识者所笑，只凭阁下这几句话，我就确实相信阁下不凡，不用问，也知道阁下出身之高明。”

“阁下客气，还是说我们未完的话吧，你知道，我也是去拜寿的，为何不见东方青白？”

“这就奇了！”中年儒士道：“以东方青白和宫北堡的交情而言，东方青白非到不可，何况，听说他和史南庄有和宫北堡同盟另创门户之说，他非来不可！”

“可是，他迟到了！”

“那除非临时有意外的特殊事故！”

少年点头道：“阁下分析得有理，可知是出了什么意外么？”

中年儒士身形一震震熟视着少年，道：“听是听人说，这几天，闹得满天风雨，却不知是真？是假？我本想上山去看看，可是，大病一场，还没痊愈，只好姑妄听之。”

“阁下听到一些什么？”

中年儒士笑了，喝了一口酒，道：“据道上传说，真是叫人不相信，也是不可能的事，我看，还是不说的好。”

“阁下，天下的事，无奇不有，请说说看，也可以比较阁下的见闻着底有多少？我也听人说了不少，正好比比谁的消息灵通？”

“这个么？”中年儒士笑道：“就算我认输如何，愿听阁下的见闻。”

“好吧，大家都说北宫堡被人制住在寿堂上，拔光了硬胡子，折毁了他们师徒的剑，一招抓掉甘总瓢把子的脑壳，让他来去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手阻拦，对不？”

“对！对！”中年儒士道：“正是这样，请问阁下，你相信这种事么？”

“相信。”

“相信？”中年儒士一呆，道：“根据什么？”

“人人都这么说，不过大同小异，当然有其事实。”

“阁下,请问当今之世,谁有这个胆了？谁能一招摘掉甘天王的脑瓢儿？又有谁能把宫北剑的‘霹雳剑’毁去？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拜寿朋友，一切，一切，都叫人难以置信。”

“可是，阁下别忘了，我也在当场呀。”

中年儒士失声呀呀道：“不错！我真糊涂，请问阁下，你是亲眼看到的么？”

“是的。”

中年儒士几乎跳了起来，一掌按在桌上，瞪大了眼，道：“阁下，真的和大家所说的一样？那个小子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

“是，不过，阁下说错了话。”

“什么？”

“那位小伙子，和我差不多大……”

“呀！这还得了？”

“阁下，他有这种身手，算得是一位少年英雄？”

“当然，算是算得，而且，可称了不起的少年英雄，只是，手段太毒辣了些……”

“是么？阁下奈何以‘小子’称之？”

“是……是我说错了话，听说他是一代奇才，‘四海游龙’符大侠的儿子？”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他不久前，还到处贴了吓人的贴子呢？大家当然会猜到他身上。”

“就是这点根据？”

“除了符大侠儿子有这种吓死人的身手外，别人的儿子，也无此能力！”

少年点头道：“还算有理。”

他一仰面，道：“可是，大家并也知道符……大侠的儿子却是只会读书，不会武功的。”

“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因为符大侠已十多年不知下落。”

“我知道。”

“呀！请教阁下如何知道的？……”

“因为，我和他们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阁下到底是……”

“同住在一个村子内，又是邻居，当然知道。”

“这就奇了，请问阁下是住在什么地方？”

“胡家村。”

“胡家村在那一边？”

“黄河之南。靠近‘龙驹寨’。”

“呀！龙驹寨？只不是以前龙家的……”

“不错！”“阁下认识符大侠？”

“当然。”

“也认识符大侠的夫人和公子？”

“还用问？”

“可认识章大侠和他们的家里人？”

“也认识。”

“阁下怎会知道符家的公子不会武功？”

“我和他们在一起读书，从来未见过他们会武，连我也可以把他们兄弟打得爬不起来。”

中年儒士笑了。

“阁下不信么？”

“当然相信，只是，阁下到底年轻，不知道深藏不露的道理，符大侠的儿子，即使功力再高，也不会眩露出来的。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少年道：

“阁下，还是谈东方青白吧，阁下可知道他们如果不下太行山，会在什么地方落脚？”

“知道，呀，不太清楚！”

“什么话！”少年不悦道：“阁下为何这样不干脆？”

“阁下勿，我实不太……清楚。”

少年突然笑了，道：“阁下，免了，我不会自己去找他们么？”

“阁下请便，不过，最好还是……”

“阁下，你总是不相信我，把东方青白当作天神一样……”

“我是一片好意，东方青白最不好惹，他手下的高手又多，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是么？”少年笑了，道：“我也是，而且，比他们更不好惹。”

“这个……”

“阁下，可要试一下我的斤两？”

“不！不！”中年儒士刚站起身来，少年笑道：

“别怕，请安坐。”

一股无形的压力，硬生生把中年儒士安回座位，一点也反抗不了，中年儒士暗暗心惊，迅忖道：

“主公真是功参造化的神人，短短的时间，竟把符家小子造成这样高不可测，真是叫人难以相信，主公既有如此不可恩议功力，尽可把符振扬，章大钧毙于掌下，又何必掩掩藏藏，反而造就仇人的儿子，让他成了养虎，万一反噬，岂非失策？……”

又想道：“主公有鬼神不测之机，或有他的深意，我吴百用只是奉令行事而已，何必多想这些！”

他心中这么想，面上已变了色，更是赤黄难看，呆呆地瞪着少年，吸了一口气，还是说不出话来。

少年笑了，道：“阁下，只管轻斟慢酌，能告诉就告诉我，怕死，可以闭口免谈，我不会勉强你的，我还要找人呢，也该走了……”说着，有起身离去之势。

七十七

中年儒士，正是“黑心吴用”吴百用化装的，他是奉令而来，装神像神，扮鬼像鬼，嘘了一口气，唉唉地道：“阁下慢走……”

少年看着他，不耐地道：“阁下有什么见教？我看，你还是好好吃喝的好，祸从口出，万一东方青白的手下恰巧到了这里……”

“阁下。”吴百用嚅嗫的道“阁下真是高明，好利害，请问阁下是不

是……”

“我只是要找东方青白而已。”

“找他做什么？”

“刚才不是说过了，我向他打个招呼。”

“阁下，这要好好……商量。”

“还有什么商量的？”

“阁下，除非你就是那位……少年英雄，或者，身手和他一样，才可去找东方青白。”

“阁下，我不算是少年英雄么？只有那一位？”

“不！不是这么意思，我是打比喻。”

“阁下是认为我一身所学，还不比那位闹大行山的小伙子，是么？”

“我是一片好意，阁下！”

“好了，说不说由你，找不找东方青白，是我的事。”

“好吧！”吴百用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道：

“阁下如一定要找东方青白，那也容易，只是，只怕东方青白仍在‘朝天堡’！”

“为什么？”

“他是宫北堡的好友，宫北堡出了事，他会袖手不管？一走了事么？”

“有理！他一定会上‘朝天堡’？”

“当然，即使他真正迟到了，一见‘朝天堡’出了事，他当然会留下来，和宫北堡共商大计。”

“有理，看来，我该上‘朝天堡’去找他了。”

“其实，也不必……如真的要找他，只需到‘药王庙’去走一趟！”

“药王庙离此多远？”

“不远。”吴百用道：“就在西北面的‘马家桥’！”

“马家桥？”少年一闪，哦了一声道：“可是当年四大家中马如风的老家？”

“对！马如风三十岁后，才西去青海鸠建‘神凤山’。”

少年道：“阁下怎知东方青白会在‘药王庙’？”

吴百用飞快地道：

“我并不知东方青白会一定在‘药王庙’，但是，‘药王庙’中的住持，是宫鹏的俗家堂弟，当然也是东方青白的好友，东方青白如上‘太行山’，必然会路过‘药王庙’，阁下如要指名找东方青白，一问便知。”

“我明白了，谢教！”少年举手道：“我走了，阁下慢用，希望一个月后，你再下江南时，能到‘锦乡别墅’作客，我欢迎你，一定让你畅游‘独步园’。”

吴百用欣然道：“固所愿也，届时一定造扰。”

少年大步下楼，随手抛出一锭碎银，当的一声，落在柜台上，帐房先生忙放下水烟筒，站起身来，拿下老花眼镜，道：“请公子爷稍待，马上找帐。”

“不必。”少年一挥手，道：“连楼上那位朋友的照算，余下赏你。”

帐房先生连连哈腰道：“谢赏，公子爷有空请多来。”

少年已扬长而去。

帐房先生匆匆上楼，满脸陪笑，向化装成中年儒士的吴百用躬身道：“他走了。”

吴百用冷然道：“倒底还是一个小孩子，嫩雏儿本座只三言两语，就把他不知不觉的引上钓，你等着看好戏吧。”帐房先生连道：“堂座出马当然无往不利，尚望多多栽培。”

吴百用道：“自从龙飞分舵主失手后，‘玄龟堂’堂主已被主公严厉斥责，罚降三级，新成立‘巡风’、‘督察’、‘铁卫’三堂，本座蒙主公特别擢升三大督察使之一，此行任务艰巨，派你来此，是看重你，也等于‘太行’之南的重要耳目，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来此的人，尤其是一个目有重瞳的少年人，一有发现随时信鸽飞报。”

帐房先生躬身道：“是！是！属下理会得，有一点……”

他吞吞吐吐的说不下去。

吴百用道：“有什么事？只管报来。”

“是！属下有一点不明白，请问他真是姓符的儿子么？”

“当然是。”

“那末，主公怎会不借耗费灵丹与三大长老的功力，为他脱胎换骨，骤然使他拥有不可测度的功力？”

“这个么？”吴百用想了一下，道：“主公行事，一向高深莫测，以‘九转轮回’的绝世方法，把他短短半个月中，造成一个小杀星，必有深意，你不可胡思乱想。”

他们二人口中所说的“他”，就是指刚才离去的少年。

帐房先生忙道：

“是！是！属下怎敢对帝君有半点怀疑？”

吴百用站起身来，道：“知道就好，本座尚有急务！”

他一拂袖，大步下楼，一面自语道：“就这么办，哼哼……”

“马家桥”，在辉县西北，有一句老话：“不知辉县，只知马家桥”，神话传说，神农氏尝百草，制药时，就是用百泉之水和配而成，所以每年四月“药王诞辰”时，大江南北的药商，都会来此参拜药王，顺便交，订购大批药材，成车的满载而去。

“药王庙”规模极大，大殿高阁，共有十几进，隐现松柏参天的半山岩际。

日向西斜时，一位美少年出现在庙前，他大步人门，由于天色已快入暮，进香的人都已走，只零零落落的几个香客在收拾香纸包里。

少年直向内走，刚进入中殿，几乎和一个大步冲出的壮汉撞个“喜相逢。”

少年只一挺胸，那壮汉猛觉撞着一股极大弹力，一连退出丈许，才站住马步，他本是心中有事，向外匆匆冲出，等到发觉少年一脚跨进门槛，连缩步闪退也来不及了，就丢了一个大人。

少年哼一声：“好狗不挡路！让开！”

那壮汉本来已经吃了一惊，正也没气，又挨了骂，忘了利害，凶睛一瞪，喝道：“好个小子，撞魂呀，报丧呀，跑到……”

少年漠然地向他一指，道：“你，最好永远闭住你的臭嘴！”

壮汉如被雷殛，身形一震，张口无声，僵立着。

少年一扬，隔空打了壮汉一个耳光，壮汉的脖子都打歪了。就那么歪着头，一动也不动。

脚步声响，又由后殿匆匆走出两个壮汉，一个道：“什么人在

“我！太行山下来的人，要找东方青白！”

少年说着，冷冷地向两个壮汉走去。

那两个壮汉大约瞥见少年来得突兀，又发现同伙的那一个壮汉好像泥塑木雕，立知有黑。

闻言都是一怔，左手一个红脸的粗声道：“你……是谁？”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少年傲然地：“东方青白在吗？”

红脸壮汉刚一翻眼，道：“那有这样的冒失小子？……”

少年一扬手，一声响，把壮汉打了一个嘴巴，道：“真是天生贱格。”

目光一注另一个暴退三步的青脸壮汉，“快说，别自讨苦吃！”

红脸壮汉被打尊牙脱了几个，满口是血，跄踉几步，一张口，吐出大口断牙血水，大吼一声：“好个小……”

少年一指飞点，道：“还嫌不够么？”

红脸壮汉身形一震，也张口无声，呆在当场，只有嘴里的血，不住地流出。

那个青面壮汉目射骇芒，神色连变，栗声道：“不错，咱们都来自‘锦绣别墅’，阁下是……”

少年接口道：“你还算老实，我最喜欢实话实说的人。”

他换上了笑容，走进一步，又道：“东方青白在么？”

青面壮汉是又怕，又恨，他当然已知道眼前这个少年惹不起，功力高得可怕，目光一转，点头道：“咱们正是去接他，他刚由‘朝天堡’下来，大约还有一个时辰的路程。”

少年缓声道：“很好，你们怎么知道东方青白会来这里，这儿还有几位同行？”

“就是咱们三个，刚才‘朝天堡’有人来，才走不久。”

少年轩眉道：“这次东方青白共带了多少人来？”

青面壮汉想了一下，目光一闪，道：“不多，不多，只有十多人。”

他心底却在暗暗发狠，只要等东方青白和大批高手赶到，就够你这小子受的。

实际上，这次东方青白北上，拜寿“朝天堡”，只是顺便的事，却是为了找寻东方兄弟下落而来，而且，为了壮声势，带了大半的高手，留守“锦绣别墅”的人，不足三分之一，同行共有七十多人，不过，分为三四路搜索敌踪，依照预先约定，今天正是会合做一路共同商议的时间，青面壮汉故意少说，不过是想把这少年引去，以便为两个挨打的同党泄恨而已。

少年摇摇头，道：

“太少，太少，真叫人失望！”

一仰面，道：“好吧，你带路，我去见他。”

青面壮汉正中下怀，忙道：“可以，请少侠先……放了咱的兄弟如何？”

少年笑道：“他两个是自讨苦吃，如像你一样老实，我懒得污手，我最讨厌这种有眼无珠的粗胚！”

说时，水袖轻拂，那两个壮汉咳了一声，吐出大口稀涎，直发怔，已知厉害，只有心底发狠。

少年道：“走！”

青面壮汉道：“请少侠跟着咱们。”

他当先大步走。

另外两个壮汉青肿着脸，忍着痛，捺住怒火，也开了腿。

少年向殿后看了一眼，笑了一笑，道：“鬼鬼祟祟，不敢见人，我走了！”

四人出了“药王庙”，在暮色苍茫中启开了脚步。

竟是直奔苏门山，也即是百泉花园那边。

不过，是经由“孔子庙”，直向高处。

那就是有名的“啸台”。

据传，共国人孙登，居此山地窟中，茅服散发，不拘世俗，喜欢读周易，弹古琴，乐其所乐，晋文帝仰其名，命名士阮藉往访，孙登但微笑而已。

阮藉扫兴下山，行至山腰，突闻啸声起于高处，震澈山谷，乃孙登长啸也，另有名士稽康从之游三年，屡问道，孙登仍不发一言，稽康激之道：“先生自知腹俭，无一言可教乎？”

孙登破了惯例，回答了：

“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用不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识其真，所以全其年。”

寥寥数言，寓意甚深，大有弹理，不失为“高人之语”也，后人乃筑石为台，下圆上尖，就是“啸台”，有人题四字刻石，即“一啸千古”。

四山烟雾中，四条人影，向“啸台”掠到。

青面壮汉向少年道：“到了，敝东翁大约也快抵此。”

少年漫不在乎地四顾一眼，道：“可以等等，本来，我应该叫东青白来见我，因我另有要事待办，只好委屈自己了。”

三个壮汉，不吭声，实在也难于接话，只有肚中暗骂：“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等下该好好消遣你，等着吧！”

少年背着手，在“啸台”石垒间走来走去，好不悠闲。

青面壮汉搭仙着问道：“请教少侠大号，找敝东翁何事？”

少年闲闲地道：“等下再说吧，我还要考虑要不要对东东青白提名道姓？你们三个，算得老几？如果能老实些，说不定将来会给你们一点好处。”

七十八

三人为之又窘，又气，这三人，也是黑道中闯出万儿的凶神恶煞，骄狂横暴，只是震于少年太不可测，才忍气吞声，再被少年这么轻视奚落，都恨毒地只有咬牙。

少年笑道：“你们怎么不开口了，可是心中不服气？我最讲理，要不要再试一下，你们三个一齐上，如果我三招里不能让你们爬下来，就算我只会说大话如何？”

三人互看一眼，都是心中一凛，凭他三个，实在不敢再惹这个少年，青面壮汉忍住气，道：“好说，咱们自知不行。”

少年点头道：“还是你老实，你叫什么名字？”

青面壮汉为之啼笑皆非，自己三人，都已年过四十，这少年竟是以大人对小孩的口气问他们，青面壮汉沉声道：“咱是田丰。”

一指另两个道：“红脸的兄弟林松、那位是步超。”

少年点头道：“你们三个，跟东方青白多久了？”

田丰道：“快十年了。”

少年惋惜地道：“十年，只换东方青白一碗闲饭吃，太不值得了！”

田丰好不尴尬，岔言道：“奇怪，怎么还不见……”

少年笑道：“东方青白怎会到这里来？”

田丰道：“是敝东翁如此吩咐的。”

少年道：“我催促他们走快一点。”

仰面，发出一声长啸。

田丰等竟为之掩耳不及，身形连晃着。

啸声并不强烈，但一入耳，田丰等便觉耳中一痛，好像被无形的力道撞了一下，站不住脚。

少年啸声一敛，道：“一啸千古，大有意思，不知我这一啸，比当年的孙登如何？我想，东方青白听到了我的啸声，会赶来报到。”

田丰等三人心胆皆寒，少年功力之高，出他们估计之外，这种把罡气贯入声音中的威力，不在其声音大小，而在罡力之深浅，少年又笑道：“这叫做‘天鼓鸣’，我只用二成功力，你们如果能丝毫不觉，就有资格列名我的座下。”

田丰等已心服口服，步超由衷的道：“少侠好高深的功力，能惠教师承么？”

林松突然一指，道：“来了！”

四人都已看到二三里外，出现飞掠的人影，不过，是分由二个方向，集中向这边驰来。

大约都是为了避免耳目，不见有人骑马，一律步行，身法都快，眨眼间，已可大略看出来高矮胖瘦及衣着颜色来。

少年道：“东方青白是那一路的？”

田丰道：“还没来！”

少年道：“那末，这些人是什么人？”

田丰硬着头皮道：“是咱们的弟兄。”

少年失笑道：“难怪，都太差劲，只有跟着东方青白跑腿吃闲饭的资格！”

田丰等只有苦笑，黑道人物，欺软怕硬，他们动也不敢动，更不敢顶嘴了。

几句话间，由三个方向赶到的人，已在半里外集合一处，略一停顿，好像在互相交谈着，再各展身法，向“啸台”飞掠而来。

少年负手仰面，一副目中无人的神态。

一共是三十多人，先后在十多丈外一顿身形，显然，都已对这个陌生的少年感到突兀的困惑。

少年目注田丰道：“田丰，你告诉他们，我是东方青白的朋友，他们如果要见我，等东方青白到了再说，或者，干脆站在一边，我的脾气大，你是知道的。”

这何须田丰再说？大家都已听得一清二楚，都有点惊疑不定，田丰心中有数，少年那句“我的脾气大”，就是表示不喜欢别人冒犯他，否则，就会和在“药王庙”里对付林，步二人一样不客气。

田丰心中连动，忖道：“咱本是想把这小子引来这里，让大家教训他一顿，可是，这小子功力高不可测，如果被他再倒几个，也不是好事，怎样才恰当？”

他略一沉吟，少年已疾声道：

“听到没有？说！”

田丰只好“小儿学语”，向群豪复迩了一遍，还加了一句：“等东翁到了再说！”

群豪尽是杀人如草的黑道中人，只有他们向别人发狠使横，那愿让别人

任意摆布？其中一个青衫瘦长老者咳了一声，道：

“老田，这位老弟是谁家之子？那位朋友门下？”

田丰只有摇头，道：“不知道！”

青衫老者目注少年道：“老夫请教一下，如何？”

少年直起威棱，冷声道：“田丰，我已不耐烦了，别让我发脾气！”

田丰张口结舌，不知如何才对。

群豪赫然变色，几乎全成了怒目金刚，横眉罗汉，少年的兀傲态度，冷峭的话，都使他们动怒，认为岂有此理？

一个黑脸钢髯的壮汉怪笑道：“那里来的混帐小子，没有大人管教么？”

少年一轩眉，目光瞪住了对方森厉已极。

尽管林松与步超二人连向他们挤眉弄眼，示意不可轻举妄动，那个黑脸钢髯壮汉仍不识相，吼道：“咱们东方老大，会有这种有臭未乾，胎毛未退的朋友么？”

笑话！群雄立时发出轻蔑的笑声！

“田丰！”少年厉声道：“你明白的告诉他们，我把东方老奴当作朋友，是最大的客气，抬举了他，玷辱了我，这班混饭吃的奴才，如不闭嘴，我会叫他们永远不能开口！”

田丰心中一动，迅忖道：“这小子真的扎手，说得到，也可能做得到……”

转念一想，暗道：“这多弟兄，各有拿手，就让这小子狠到底，只要自己保住了就好，不论这小子伤了多少人，也是他的事，如果能把这小子搁下，岂不更妙？”

大凡黑道人物，就是幸灾乐祸，损人利己，惟恐天下不乱的德性，田丰和林，步二人已吃过亏，大失面子，如果拉大家下水，大家一样，有面子，也一同沾光，所以，他当时大声道：

“各位弟兄，这位少侠十分高明，咱和老林，老步，对这位少侠十分佩服，你们千万别得罪他，自讨苦吃！”

群雄早已被少年几句话激得竖眉瞪眼，跃跃俗动，再被田丰“明为泼水，实是加油的一煽，个个怒火高腾，凶心大炽，那个黑脸钢髯的壮汉首先暴叫一声：

“气死俺了，老田，丢你妈的没种……”

少年大喝一声：“你有种是不？”

黑脸壮汉吼道：“俺，当然有种，奶臭小儿，你下来，俺劈了你，挤碎你这小杂种的蛋黄……”

少年星眸涌起红丝，狂笑起来，道：“难怪恩师说世上该死的人太多了！我不想杀人，你们偏要找死！”

目光疾扫群雄一眼，喝道：“要命的，站在前面去，该死的冲着我来！”

青衫老者喝道：“老田，老林，你们三个是死人？这小子辱骂东方老大，骂了大家，你们还不把这小子劈了！”

田丰苦笑道：“武兄，别糊涂，咱们行，还用你说么？”

群雄确实糊涂，明知田丰等三人已乖乖听命于少年，不知利害，大约是气昏了头，怒火攻心之下，死星照命，黑脸大汉首先嘿了一声，涌身虎扑而上

少年飘身如电，人影一闪，他不曾看清他是如何出手的，已经凌空伸出拿云手，在半空一把抓住黑脸壮汉的后颈皮，回到原处。

只见黑胖大汉直翻白眼，没有半点挣扎，已被少年制伏得动弹不得！
少年一伸手，便把黑脸壮汉下巴拉脱。
手指屈伸间，就把黑脸壮汉的牙齿逐一敲落。
猛伸两指，硬生生的把对方舌头连根拨出，笑道：“你再骂一句给我听听！”
黑脸壮汉早已气绝了帐，这不过一眨眼间的事，少年手法之奇，下手之辣，立时把这班凶神恶煞吓碎了胆。
田丰倒抽一口冷气，面如土色。
林、步二人不由自主地连退几步，呆住了。
少年向青衫老者一指，道：“老不死！该你了！”
青衫老者震声道：“你，可是‘绝绝魔宫’中人？”
此言一出，群豪惊上加惊，怕上加怕，有的为之股栗。
少年一怔，怒道：“废语！你这老夫匹还不滚过来。”
青衫老者阴声道：“别逼人太甚，老夫就是武士元！”
武士元，匪号“青衣幽灵”，本是丰都“鬼圣”阎皇的师弟，不知何故？会和东青白搭上线？
少年晒然道：“管你是谁？犯者必死！是要我动手？”
他缓缓扬起了右掌。
武士元本是想以凶名唬吓少年，以为少年人功力甚高，其师，其父必是有名高人，对当代武林成名人物，必然会告诉，不料，少年毫不为动，且有立即下手之势。
双方相距十丈左右，武士元是成精老鬼，迅忖道：“这小狗可恶，非下杀手不可！”
一面提聚功力，准备歹毒玩意，一面喝道：
“少年人，别没大没小，你师门是谁？可能是老夫知交，你出身名门，当知敬老礼数。”
少年笑了，道：“老匹夫别想套交情，拖时间，就让你先逃出百丈，我也可以杀你。”
武士元冷笑道：“少年人，太狂妄，是会后悔的，老夫与师兄可说交游满天下，你如不报出师门，勿怪老夫以大欺小……”
少年目光一闪，道：“老匹夫，你师兄是谁？”
武士元心中一喜，暗道：“倒底小孩经不起唬吓。”
他一仰面，沉声道：“鬼哭山河动，神号日月昏，小兄弟，你懂了？”
这是江湖上称道“鬼圣”阎皇夫妇的口号。
少年人目射厉芒，倏地大笑起来，道：“可是阎皇老鬼？
武士元怒喝道：“好大胆的小辈！”
少年人狞声道：“老鬼，你非死不可！阎皇老鬼是你师兄，你为何做了东方老奴的奴才？”
武士元怒哼一声：“小鬼胡说……”
少年已凌空电射，一晃扑到。
武士元大喝一声：
“你们站开……”
双手一甩，就是两大蓬蓝光碎霰，正是“鬼圣”阎皇的“落神砂”。
少年身在半空，双掌向下一按，迎着大蓬“落神砂”，喝道：

“你自己赏赏！”
“落神砂”突然如暴雨般反射！
武士元大吃一惊，猝然间，闪避不及，只好贴地一滚。
刚滚出丈外，少年大喝一声：“那里去！”
人已星曳而下，屈指飞点。
武士元只觉脐腹间左右“天枢穴”一麻，立时软瘫。
少年已借下坠之势，把武士元夹脖子提起，笑道：“凭你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唬人？只有这点下流歹毒的暗器么？”
原来，大片被少年反震的“落神砂”，落地之处，焦黑大块，微冒黑烟，山草立时如被火烧过，乃毒性酷烈所致。
群豪为潮水般后退，不但脱气尽失，怒火都变成了冷汗。
武士元是刚不久前投到东方青白手下，早已凶名远震，一身所学，在“锦绣别墅”中可称数一数二，可是却不够少年人一招之威，还敢找死？
少年一掌按在武士元头顶上，道：“老鬼是要死？还是要活？”
武士元喘声道：“少侠，有何吩咐……”
命悬人手，不得不低头，和刚才判若两人，也不过一瞬眼的事，他连称呼也改了。
少年笑了，又疾声道：“阎皇老鬼何在？”
武士元吃力地道：“已回丰都了。”
少年狠声道：“还要我多跑一趟！”

七十九

一抬下巴，道：“你能够为我带路么？”
“行！行！……”
“是实话？”
“是！是！……”
“好吧！你给我在一边等着，我要和东方守财奴说一句话！”
田丰突然扬声道：“少侠，咱们东翁来了。”
群豪一震。
少年点头道：“总算来了，叫他快来见我！”
猛听百十丈外有人喝道：
“是谁？好大的口气！”
田奉叫道：“时师爷，快来，有一位少侠要见咱老大。”
少年已腾身掠回“啸台”。
只见北方里许外，冉冉走来一行人影，拥着一座大轿。
百丈外一条人影飞射而来，转眼临近。
正是“锦绣别墅”三大师爷中的时师爷。
田奉忙向少年道：“少侠，这位是时师爷。”
少年点头道：“我问你，东方青白可就是坐轿的？”
时师爷绿豆眼珠一滴溜，已扫视了现场，一蹙眉，自语道：“怎么一回事？”
一听少年毫不礼貌的语气，冷然颔首道：
“正是，少侠有何见教？”
少年道：“我就再等一下好了！”
时师爷目光连闪，目注田丰，问道：“你们是怎么搞的？……”

田丰忙躬身道：“回师爷，这位少侠要见咱们老大，和老丁与武大侠一言不合……”

不用说，已够明白了，时师爷惊愕地向少年拱手道：“少侠要见敝东翁，何必伤人？……”

时师爷一顿而止，田丰正测面向他飞快递来一瞥奇异眼光。

少年状如未闻，或不屑理会，正向那一行大轿眺望着。

时师爷目中阴芒一闪，心中是又惊，又怒，再扫视群豪一眼，个个都是木然无表情。

这真叫他气闷，放着这多人，没一个有用的，都被这少年人吓呆了？

这是最尴尬的场面，叫人怒又不敢，忍又难忍，沉闷得使人窒息。

好容易，那乘大轿在十四五人簇拥下，越来越近，阳师爷在百丈外扬声道：

“老兄、弟兄们都到齐了么？”

时师爷暗松了一口气，道：“都在！”

少年倏地大笑道：“多了一个死尸，一个活死人。还有一堆土鸡瓦犬！”

好刻薄，好挖苦。

群豪都紧挫钢牙。

时师爷刚陪笑道：“阁下别开玩笑？……”

“玩笑？”少年沉声道：“这不是活生生的事实么？”

那位阳师爷大约听出不对，喝道：

“老时，是什么人胡说八道？”

少年轩眉道：“是我！狗眼没有看清人以前，最好免开尊口？”

又是存心找人麻烦的口气。

阳师爷大怒，哼道：“我要看看是那一方的神圣？如此无礼？”

说着，他飘身疾掠而来！田丰等心中发毛，暗叫：“要糟！”

时师爷忙传音道：“老阳，小心，这小子太扎手，老武和老丁都栽了……”

阳师爷已疾掠而到，听到时师爷传声，呆了一下，放缓身形，道：“是那位朋友？”

少年冷声道，“谁是你的朋友？”

阳师爷已经走近五六丈里，目注少年，忍住气道：“老弟是……”

少年人笑道：“别怕！也别拉交情，彼情素不相识，用不着称兄道弟！……”

一顿，一指已经变色的阳师爷，沉声道：“你说谁胡说八道？”

时师爷忙道：“少侠，请勿误会，阳师爷不知道情况……”

少年看着时师爷，奇怪地神色，道：“谁同你说话？你又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时师爷忍住怒火，陪笑道：“少侠，敝东翁就到了，不必……”

“闭嘴！”年喝道：“不容任何人冒犯我！我没有问你，不必多嘴！”

时师爷硬生生地把一股直冲顶门的怒火忍住，哑声不响。

阳师爷冷丢丢地道：“是我说的，怎么样？”

少年厉色道：“不怎么样，你自己打四十个嘴巴，算是便宜了你……”

“笑话！”阳师爷怒道：“那里来的野小子？……”

少年断喝一声：“这年头，千万不可做好人，不能客气……”

猛地右手闪电飞探，大喝道：“让你认识野小子！”

阳刚爷刚已得时师爷传声警告，已经畜势凝功，他只觉得大家表情异样，

气氛不对，又觉得这陌生少年胆敢对他不逊，尚不知已有一死一伤的事，少年一出手，他怒笑一声：“小狗找死！呀！哎……”

他力刚吐，成个暴跳起来，一只左眼，已射出一股血箭，成了一个血洞。

痛得他本能地以手掩面，惨哼不止。

时师爷脱口骇呼：“少侠手下留情……”

原来少年右手一探一收间，挖掉了阳师爷的左眼，身形继起，已到了阳师爷面前。

太快了，时师爷等想阻截也来不及，何况不敢，时师爷只好脱口求情了。

少年已点了阳师爷“左右肩井”，阳师爷穴道被制，双手无力下垂，只见他左眼血流如柱，满面是血，双手也是血。

少年把阳师爷抓小鸡似的抓住一提，飘身回了原处，笑道：“我已特别客气，留下你一只狗眼，仔细看看，是不是一个死尸，一个活死人，一堆土鸡瓦犬？是谁胡说八道了？快说！”

可怜，阳师爷失去左眼，奇痛攻心，四官扭曲着，右眼也难眼开，只有惨哼的份儿。

还能说什么？

不过是一句话不合少年的意思，就落到如此地步，群豪只有抽冷气的份儿。

少年厉声道：“看清楚没有？快说，小心你的右眼！”

阳师爷抖着声音道：“是，是我，胡说八道！……”

少年笑了，把他向时师爷抛去，道：“这是你的事了。”

霍地旋身，声如霹雳：“东方青白！你还不滚下轿来！”

这一声，如春雷迅发，叫人掩耳不及。

声烈震耳还不怎样，最惊人的是由声音中“爆开”的强劲潜力！

靠近少年的群雄，只不过被震得冒金星，心血上涌，而膜发闷，马步浮动而已。

大约少年是针对那顶小轿一方向而发，那面受震撼也最猛烈。

只见抬着大轿的轿前两个壮汉好像被千斤巨杵猛然撞了一下，双双闷哼，猛退三步，仰面翻倒。

轿后的两个，当然受了池鱼之突，一个轿杠离了肩，连打踉跄，最后的一个，虽然急稳马步，无奈大轿已向前倾翻，力道失去平衡，也被轿上横杠绊了一个狗吃屎。

这种猝然的变化，实在叫人措手不及，紧随着大轿前后左右的十多个高手，也被骤然强烈罡气贯注的音波震荡有点头昏眼黑，纷纷气沉丹田，立定身形，等到瞥见大轿有变，想要伸手已来不及。

只听东方青白发出一声肥猪挨刀似的怒叫，轿门砰蓬响，他整个胖大的肥躯随着大轿前倾力道，撞破了轿门，好像滚出一个大肉球！

总算东方青白一身功力不凡，虽在意外打击之下，身形一出轿门，猛投双臂，消去了向前栽翻的急势，脚下在脚尖抵地，沉腰仰身之下，巧立千斤桩，总算没有当场出彩。

这时，靠近大轿的两个黑道高手，疾伸手，抓紧了歪倒的大轿，也稳住了。

这一下子，已够大家一身冷汗，惊怒交之下，都神色怒变。

东方青白确是去“朝天堡”拜寿，准备与宫鹏共商大计。

不料，他们一行迟了一步，午时前才抵达“朝天堡”，堡中已是一窝蜂般的混乱。自那少年在当天一早大闹朝天堡后，一直等到少年离去半晌，大家才忙于料理善后死的人土为安，草草收殓，真是“大吉大利”。

伤的要医治施救。

“霹雳剑”宫鹏感到自身难保的泥菩萨，眼看爱子与爱女也是狼狈不堪，死里逃生，悲愤羞怒之下，以宫鹏之个性刚烈，真恨没有地缝可钻，在祝寿群雄的安慰与保护之下，总管没有横剑自绝！

当东方青白等一行赶到时，宫鹏与子女早已卧床不起，还谈祝什么寿呢？一片喜庆繁华，被少年搅得一天星斗，七零八落。

在主人遭遇这种痛心不幸之余，祝寿群雄除了聚讼纷纭，争论少年来历及名姓，商讨如何走下一步棋外，连寿宴也没心情受用了。

东方青白一到，立即为群雄包围，述说早上的经过，东方青白除了又惊，又怒，空自生气外，也是无法呼负吸。

由于群雄都推断那个自称“霸王公子”的少年就是不久以前散发揭帖的符学谦，更使东方青白惊心动魄！

他在连串意外挫折之下，已成惊弓之鸟，既痛爱子存亡未卜，又撼老友宫鹏受辱于人，大寿日几乎成了丧门忌，好不晦气！

他再想到那封“绝绝帖”，更是心乱如麻，蒋淡如的背叛劫人，“锦绣别墅”行将易主，一切，一切，皆使东方青白六神无主，除了恼羞不堪，咬牙切齿外，也只有提心吊胆的份……

当天，祝寿群雄勉强吃过中午的寿宴，便各自致意离去，各自东西，只有东方青白和宫鹏关系不同，当然不能匆促抽身。

经过与宫鹏交换意见，细细商量后，一方面，由宫鹏以“北堡”身份，通知各地道上朋友注意东方兄弟与安家姊妹及蒋淡如的下落行踪，一方面，共商报仇雪恨之策！

今天，东方青白下了“太行山”，他是想就此连夜赶回”锦绣别墅”，准备应付“绝绝宫”中来人，只想藉献出别墅的情面，借重“绝绝宫”中人援手，为挽救东方兄弟作最后的努力……

当他们一行在发觉少年制住阳师爷时，都加紧脚步驰援。

不立，被少年一喝之威，咤叱之下，又丢了一个大人，简直栽到了家。

东方青白一肚子的怒气，真气得他不住的翻白眼，气喘如牛，只一挥手，吼着：

“拿下这小子！”

跟着他的十多个人下，乃是东方青白的死党，全是黑道中凶名素著的元凶巨憝。

在东方青白令下，他们个个在怒火攻心之余，集中向少年逼近。

少年状如未见未闻，以睥睨不屑之状，闲闲地道：“东方老财奴，滚过来吧！我已不耐烦了。”

东方青白定定神，喝道：“兄弟们，一齐上，摆平这小狗，不管他是什么人的门下或是任何人的儿子，先拿下再说！”

那十多个死党高手已经把少年包围在核心，蓄势待发。

少年冷笑道：“东方青白，各人做事各人当，不必牵累别人，叫别人垫背，不算脚色！”

东方青白一向挟财雄势大，目无余子，过惯了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日

子，眼前的少年，竟直名其姓，活像东方青白平日叱奴使婢，又严然是老辈对小辈的口吻，颠倒报应，把他气得连叫：“快快拿下……劈了这小狗……”

那十多个高手，都是东方青白多年挑选的心腹死党，早已成名多年，各有独门杀手，虽然刚才都已领略了这少年的惊人功力，却仗着人多手众，欺对方年幼，想以多为胜，来个车轮消耗战，立时有两人同发冷笑：“小狗接招……”

“打！”

双双揉身欺进，一个施展“竹山派”的“寒鸦爪”，飞抓少年头面，一个用“怨魂缠足”地堂脚，疾卷向少年下盘。

其他的人，也一动齐动，滑开脚步，虎视鹰顾，准备下冷子出杀手。少年双目红丝涌现，喝声：

“去！”

未见他身形动作，右手一划，惨叫声起，那个出身“竹山派”的好手暴退丈许，哼哼不已。

血雨飞洒，他使出“寒鸦爪”的五指，齐根中断，如被快刀切掉。

十指连心，当然奇痛。

“滚！”

少年舌绽春雷，右脚起无影，一团人影，应脚飞起二丈多高，砰地一声，摔落地上，抽了一口大气，立时了帐。

只流出一肚子的肠子，少年那一脚，正挑在他肚子上。

群雄为之骇呼惊退。

少年仍站在原地，举手投脚间，一死一伤，而且是两个一流好手，能不使人丧胆？

少年冷冷地向东方青白一招手，道：“胖子，你过来！”

东方青白一头冷汗，胖脸扭曲着，眼珠呆定，他实在受惊过度了。

凭他半生不知见过多少大风大浪，大约这种杀人的场面，他还是初开眼界吧？

少年轩眉喝道：“东方青白，你是要我过来么？我一动手，你就比他们下场更惨了。”

东方青白才如梦初觉，只觉双腿发软，寸步难移，本能地向群雄一指，道：“你……你们还不快上！”

他自己就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刚掉头腾身，少年大喝一声：“站住！”

东方青白肥躯一震，又呆如木鸡。

已被少年隔空弹指闭了独门偏穴。

“好大的架子，竟要本公子迁就你么？”少年大步向东方青白走去，双方相距六七丈，少年好像只跨进了三四步，就已到了东方青白背后。

群雄噤若寒蝉，无人敢动一下，可是，都本能地为东方青白的生死一瞬而紧张震怖，进退两难。

那因为在江湖义气之下，他们有拼命维护东方青白的必要，必须立即抢攻。

但是，他们明知上去也是送死，不论谁先上，谁就先倒霉，在自私自利的心理下，谁又愿意给东方青白做陪死鬼。

这份难受的心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八十

东方青白空负一身绝学，半点施展不了，求生之念，在一瞬间，他顾不得身份尊严了，他喘声道：

“公子要怎样？老朽无不照办，听凭吩咐。”

他的心却如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只怕少年举手之间，就要了他的命。

又恨这多手下，都只会眼瞪瞪的不动，没有一个为他效忠尽义的。

少年道：

“这还像话，为何不早说？你先叫这些人滚吧！……”

东方青白道：

“大家退？”

群豪如死囚听到大赫，悬着的心，松下了，都几乎应声撤身退开！

少年挥手道：

“滚到远远的，各走各的路，如果有愿意为本公子效忠的，可以在山下听候处置。”

群豪有点犹豫了，为了面子，为了身份，能逃命就够了，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改口向少年投诚，到底厚不起这张脸皮。

东方青白沉声道：“请大家快走！……”

少年疾声道：“这全是我一片好意放生，不愿多污我的手，如有不服的，可站出来，接我三掌再说！”

群豪互视一眼，早有十几人应声拱手道：“咱们告退，后会有期！”

是对少年说话，也是向东方青白“暗示”，打个招呼，表示是在情势所迫之下离开，等此险过去后再见面。

纷纷腾身中，如群鹰乱飞，眨眼间，各作乌兽散。连四个抬轿的也挣扎着快溜。

黑液沉沉，只存下少年和东方青白二人了。另外一个昏死的武士元。

东方青白已定过神来，道：“公子有何见教？”

少年仰面，沉吟了一下，目光四扫，看出大家背影，已在黑影中消失，才沉声道：“本少主……派人到你家去投帖，收到没有？”

东方青白心惊道：“果然是……”

口中忙道：“收到。”

“可曾看清楚？”

“清楚，老朽并已照办，在收到帖子后就已遵命离开‘锦绣别墅’。”

少年道：“是实话？”

“事实俱在，老朽不是已经……”

“好吧，本少主言出必行，赏罚分明，所言属实，即仍任命你为本府总管，以收驾轻就熟之效，原有人手，你自己斟酌可用者留，不可用者遣走。”

话落，举手间，东方青白立时如释重负，忙躬身道：

“属下谢过少主。”

少年道：“你也是老江湖了，不需本少主多说，这是本少主额外成全，为了保全你的面子，你要善体此意！”

东方青白悚然道：“属下知道了。”

少年道：“本少主尚有急务，你走！”

东方青白应声起步，施了一礼，弹身而去。

以“江汉一蚨”东方青白的身份来说，真是生平梦想不到的奇耻大辱，

他为何会这样乖乖的听话。”

尤其是少年要他据任“锦乡别墅”的总管，等于以主人自居，把东方青白这个原来主人当奴仆班头相待，而且是“恩施额外”，试问东方青白如果真的唯命是听的话，还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这不是存心开他玩笑，近于戏弄侮辱么？

可是，东方青白一口答应，道谢如仪？为何？

这正是他的老奸巨滑得不着痕迹的地方，因为，他当前求能苟延一命，有命在，他可另出杀招，不在乎一时受辱，只要他能得手，还怕不能百倍索回？

如果此时激怒了这神秘难则的少年，老命难保，至少会多吃苦头，在年老成精的东方青白看来，未免不智，如果这少年真是继承绝绝魔君轩辕一脉的“少主”，以“绝绝教”昔年的杀人为乐，残酷狠毒来说，能让东方青白活着，真是“天大恩典”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现场只有东方青白与这位“少主”，没人听到他的恭顺卑词，无人看到他的乞怜丑态，这正是他自命聪明的地方。

至于少年说是为了保全他的面子，难道允许东方青白对外说是“暂借用或把少年说是客”么？

东方青白一走，少年晒然一笑，自语道：“恩师说得不错，人生在世，不可无权，先临之以威，示之以猛，而后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强者存，弱都亡，能无敌于万人，始可居万人之上，真是至理明言，对极了，对极了，恩师一身所学，恐怕还在我爹之上，恩师才无愧于天第一奇才，他以未来天下第一人勉我，我一定要做到！”

一偏头，又自问道：“我这样做，对么？”

又自答：“对！对！”

大约自感得意，目射奇光，握拳连摇着，自笑道：“大丈夫岂可无志哉！我要一夜成名，让天下人知道我是谁？恩师说得好，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瞧着吧，哼哼……”

他迅速地由襟底探出一密封柬帖，匆匆展开，那是一份名单，他疾扫一眼，自语道：

“宫北堡，已经去过一趟了，且留着慢慢消遨，下一步该轮到谁呢？史南庄，我本拟顺道南下江汉时找东方青白，再到九连山，现在，东方青白已自己投到，搁在一边，就这样，下江南去

他猛弓身，一把抄起武士元身如怒矢离劲弦，眨眼消失夜空。少年一走，距离“啸台”二百丈外的一抹丛林中掠起两只大鸟！

不，是人。是两个黄衣人，各由大树上飞坠林际。双双一伸手，取下掩面蒙头的黄布，是两个面目奇丑，深目高颧的老者。

二人同样的阴沉可怖，目射碧光，无异恶鬼。

彼此相视一眼，一个啧啧道：“主公真神人也，行事之奇，预料之深，皆出我们估计之外，全是主公袖里乾坤，老大，我只有佩服，值得我们为他效命到底！”

那个“老大”点头道：“是么？老二，我常说‘帝君’有鬼神难测之机，通天澈地之能，你看着吧，符振扬，章大钩算得什么呢？”

“老二”道：“符振扬天下第一奇才之称，完全是欺世盗名，你看，在主公策划下，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天下第一人，只有主公当之无……”

一顿，又道：“老大，我有一点奇怪！”
“什么？你又多什么心？”
“不是谁，猜猜也有趣，老大，你比我们懂得多，这个问题，我还是想同你赌一赌？”
“老二，别笑话了，你们四个，每次噜苏，逢赌必输，还不……”
“就是不服！”老二道：“老大，这次我敢赌，当然必赢。”
老大失笑道：“不知听你们吹了多少次了，每次输得两眼翻白，你一定要孝敬，愚兄却之不恭，赌什么？”
“黄金百两如何？”
“太少！”
“再加一！”
“没意思！”
“千金怎样？”
“还差……点没味！”
“老大，你会输的啊！”
“你赢了岂不是越多越好？”
老二发狠道：“另加一颗珠子如何？”
“什么样儿？”
“这么大的！”老二用二指打了个小圈。
老大忽然笑了，神秘地眇下限，道：“再加一个彩头。
“老大，你要什么？”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老二笑了，道：“一句话，行！不过就是‘大同府’，大同的小脚女人，是一宝！”
老大吸了一口口水，强扮正经道：“你问吧。”
老二沉声道：“姓符的与姓章的，恁地没用，我们随时可以合力把二人‘切掉’，主公为何迟迟不动手？好像还有什么顾忌？就以这点打赌，谁料对了，谁赢！”
“胡扯！”老大道：“这不是几天半月可以‘解决’的事，也许还要等几月几年，这种赌，我没兴趣。”
老二急道：“老大，逛窑子，捧小脚女人的腿，可以行先请，彩金以再说如何？”
老大嗯了一声：“还差不多！”
老二道：“我听着。”
老大道：“你先说说。”
老二道：“当然得先听老大的。”
老大道：“这很简单，是主公认为时机未到？”
“时机未到？要怎样的时机？”
“那是主公的事，他认为时机已到，当灰会命令我们行动！”
老二失望的搓手道：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老大不能说个期限？”
“谁知道？你知道？”
老二尴尬地道：“我推断，一定会在一个月里！”
“是主公漏了口风给你？”

“不！不过，主公也说快了，快了？”
“快了？我已听了十几年了！”
“老大，赌吧！我说一个月内。”
“好！一个月后，你先准备彩金好。”
“老大，你呢？”
“废话！如果是一个月内有行动！就是你赢了，我另外送你对‘蟒珠’。”
“行！一句话！”
“我几时有二句话？”
“老大，我一定会赢！”
“赁什么？”
“就是这小子……”
“这小子怎样？”
“老大，你糊涂了，他上太行山，大闹朝天堡，已经传遍了道上了，姓宫的已经关闭了朝天堡的大石门，誓言不了断此事，不开大门……”
“这又算得什么？”
“老大，宫北堡在我们眼中，固然没有什么了不得，在江北道上的道上人来说，可是惊天动的不得了！何况，还牵涉了十八寨？听说十八寨已大起人马，要为他们老大严厉报复……”
“笑话！不过便宜了寿材店发财罢了！”
“老大，这小子杀人虽不少，手下也辣，就是还不够痛快淋漓
“不久，自然有更痛淋漓的，十八寨的人不少，死得多了，还怕不够过瘾？”
“老大，你想，姓符的和姓章的如果还活在世上，不会马上出面过问？哈！他二人一出面，主公当然会叫我们……”
“扯蛋！如要下手，在‘胡家村’不是早下手了，还用等到现在？”
“老大，那次又不同，是‘帝君’临时改变了主意！”
老二，老实告诉你，主公的事，不必胡猜，我们只有听令而行，你别小看了姓符与姓章的，他们二人如果还活着的话，仍是我们心腹大患……”
“笑话！他二人自身难保！”
“老二，我不同你废话，据主公私下告诉我，姓符的功力已入化境，超出主公原来估计十倍！”
“十倍！有这种事？”
“主公再三告戒我们，对符章二人，千万不可大意，表面说来，现在是他二人失败得灰头土脸，但他二人都是一样鬼神莫测的，不动则已，一反攻，必然是狠的，主公不是说过，我们八人联手，不是姓符的十招之敌么？”
“那是主公长姓符的志气……”
“老二，主公向不轻言，不今之世，他只对符章二人如此看得起，自有他的道理……不必多说，我们更要处处小心……”
“老大，你也怕……”
“胡说！怕什么？我问你，如果他二人中有一人突然现身在我们面前你怎样？”
老二心头一凛，强作镇静地道：“拚！”
“拚得赢么？”
“溜总可以！”

“好丢人！闭起你的嘴吧！我们快复命去！”

“这小子表现得不错！难怪主公夸赞他聪明过人，没有白花心血……”

“哼！这也是主公的‘奇怪’，只有他知道他的意思！把仇人的儿子造就了……噢，走！”

老大话落，人已弹身。

老二虽听出老大有话未出口，也没再说下去，随着弹身飞射，转眼消失。

一声深深的叹息，起于他们二人刚才隐身的丛林中，现出一条质的面罩白纱的人影，是一个白衣人、如玉树临风，飘身上了“啸台”，看了被少年惨杀的残尸一眼，又叹息一声，紧随三个黄衣老者逝去的方向划宽而去。

这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随着白衣人身形去后，三百尺外的一座古墓后冒起一条人影，哼了一声：

“几误大事！我低估了符振扬了……”

猛一场手，一支特制旗花，冲天而起，在十多丈高空爆开，洒了一个半月形的绿色焰火，半响不散。

人影像幽灵般消失。

已经驰出数里外的那两个黄衣人，已经带上了蒙面罩子，正在一座小峰上四面扫视。

“看！”老大向来路一指。

老二咦了一声：

“这个讯号，不是主公已经离开，叫我们不必见面报告的……”

“废话！走！”老大鹰眼一溜，老二立时警觉，吃了一惊，还未开口表示，老大已笑道：“就上‘大同府’去！”

掉头向北。

老二会意，道：“好得很，老大，真是奇怪，就是不能想女人，不提起还好，一提起女人，就心里发痒……”

好粗的话！

老大笑骂了一声：“不像话！说有什么用？……”

老二道：“对！做才有味！”

两人暧昧的笑着，放快了脚步，低头疾驰向北，直指“大同”方向。

在他们二人身后十多丈外，一条白影，冉冉隆现于似有似无中，这人的轻功已到了化境。

八十一

这时，白衣人在一块巨石前停住了身形，自语道：“怪！怎么又转了弯？”

又忖道：“这两个，明明是当年‘乌蒙五魅’的老大，老二，十多年未知去向听他们口口声声称‘主公’，又是什么‘帝君’，必是他们上头的人，当今之世，谁能驱策这五个杰傲不驯，无恶不做的魔头呢，看他们突然中途转弯，难道已知道我在盯梢？”

这不可能吧？一定是来路上那串半月形的绿色焰火作怪！

不由心头一寒，暗道：

“竟会有人发现我？而对大二两魅加以警告？这人是谁？好深沉的心机，好利害的手段连‘乌蒙五魅’也只有当奴才听命的份儿。”

他当然不肯放弃这种难得的线索，一定要盯到底，看大二两魅到底弄什么鬼？

他不愿现身，也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想弄清楚二魅是向谁“报告”。

身形一闪，他又紧盯上去。

眼看大二两魅，一声不响地在夜空中如箭飞射。

二魅虽然表面上吊而郎当，好像急着去找女人，说句笑话，由这里到“大同府”，还有千百里呢，真亏这两个色中饿鬼，好大的兴致。

实在，二魅心中正在发毛。

由于看到了绿色焰火，他二人虽未发现白衣人在追踪，却知道“主公”一反常例，中途命令他们改向，必有重大原因。

二魅也是出名奸诈，连头也不回，只顾赶路，他二人，无非故示从容，没有起疑而已。

他二人，一口气驰出十多里，老二常百乐向老大严百川传道：

“老大，我已回头看过，并无异状，不知主公……”

“住嘴！”严百川急促传声道：

“千万别回头，如有人跟踪的话，那能瞒得过我们两人？如果能瞒得过，我们两人那是人家的对手？你若乱回头，被人家发觉我们已经注意了，是自找麻烦上身！……”

常百乐一凛，真的不敢回头乱瞟了，只顾紧迫老大严百川之后，低头飞奔。

白衣人暗想：

“这两个混帐，自己骗自己，看你们怎样逃出我的手去？”

严百川和常百乐，只知向北，但他们忘记了自己说的话，露出破绽。

那因为，“大同府”位处三晋之北，靠近“万里长城”已近塞北大漠，由“辉县”穿过“太行山”，到大同，至少有一千六百里，常人要步行半月以上，武林人物，以轻功行程，最快也要五天。

然严常二人的口气，他们是要到“大同”找乐子，为大同的小脚女人，惜千里奔波，连夜赶路，在不近情理，稍有头脑的人，一听便知道是遁词，也可当作笑话。

约在初更过后，二更未到时分，已到了“临淇”。

以白衣人的身手，如果他要对付严常二人的话，根本用不着跑了这多冤枉路，只由举手投足之劳，就可把二人截住。

可是，白衣人一路盯下，一点没有动静。

因为，他的目的，并非对付严百川与常百乐二人，是想看他二人的最后落脚点在何处？想由他二人身上找出他们“主公”的线索，最好是能够和他们“主公”面对面。

也只有白衣人能这样耐烦，没有一点急燥，不发一丝火气。结果还是严百川和常百乐沉不住气。

常百乐放缓了身形，吸口气，低声道：“老大，别唬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凭我们，还怕了谁？”

严百川也因毫无发现，不见一点有人追踪的动静，也以为是自己庸人自扰，眼看市镇在望，村舍相接，犬吠可闻，已入平原地带，“淇河”就在几里外，回顾百十丈外，绝无人影，也心神弛，缓下了身形。

严百川惊疑不定地沉吟道：

“老二，主公发出‘半月’形旗花，明明是表示不能直接见面，这种事，还是第一次，主公心思缜密，必有所见，我们应该怎样？”

常百乐道：“现在，一点苗头也看不出来，只有继续开路，或者，就在

前面村子里找个地方歇宿。”

严百川点头道：“就到临淇下栈好了，我肚子也要塞塞了。”

常百川苦笑道：

“我们由‘药王庙’一直钉到‘啸台’辛苦了大半天，该好好的吃喝一顿了。”

说着，两人放开了腿，一直进了“临淇”大街，找了一家“悦来”栈，仍是没有遇上岔眼的事。

两人叫酒叫菜，抹过脸后，严百川道：“大约是主公本身有急事，临时抽身了，叫我们吊了半天的心，下一站，该往何处？”

常百乐道：“老大，你要考考我？依我看，主公原约定我们去见面后，有所指示，既然临时改变了，当然由我们自己决定到何处，碰到我们的人，再赶路不迟，如主公有事差遣我们，一定会有安排，或叫老三他们来找我们的，担什么心？还是叫两个粉头，将就过一夜吧。”

严百川摇头道：“不行，老二，越是这样风平浪静，我越觉得不对头，心底老是发毛，你有什么感觉吗？”

常百乐道：“没有什么，老大怎么啦？你今天怎么变得这么胆子小了？”

严百川沉吟道：“连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依照我多年的经验，一定有什么事故要发生了。”

常百乐也有点心神不定起来了。

倏地，马蹄声入耳，由东而西，一到了大街，就放缓了疾驰之势。

严百川道：“夜行骑客多半是道上人，或有急事，可能也准备下栈的。”

常百乐道：“老大，你说得不错。”

听来，蹄声越来越近，就在离“悦来栈”十丈左右停住了。

因为那边有一家“平安”栈。

常百乐道：“我去瞧瞧。”他离座出栈。

只见他要栈门抹了一下脸，侧目一瞥，突然一呆，迅即回头走进。

严百川闲闲地道：“有熟人？那一路的？”

“老大，他们来了你说是谁？”

严百川问：“几个人。”

常百乐打了一个手势。

严百川说：“三个人？”

常百乐点头示意。

常百乐接着道：“只是阿璧不见阿玉，却是阿璧和另外两个小伙子正在一起，已经在那边下栈了，牲口也被伙计牵进槽屋了。”

严百川嗯了一声：“别管这些，快点吃喝。”

常百乐会意，大吃大喝起来。

在“平安”栈下店的，正是连城璧。

常百乐口的另外二个“小伙子”、就是傅震宇和史家钺。

他们三人，为何来此？

他们本是一路北上洛阳，可惜白费气力，毫不发现，不但没有再见到“不知先生”蒋淡如，安家姊姊与东方兄弟的踪迹，连想找“正主”东方青白及他手下的人联络，也茫无头绪。

一行四个人中，各有心事。

在傅震宇而言，以其说是追踪劫夺东方兄弟的“点子”，不如说是想由

这件事上找到他心目中最希望得到，也最紧要的线索，但他不能说出来，表面上，还只是一种江湖间的“道义”而已，由于毫无所得，使他了解对手十分扎手，对自己的计划进行也特别困难，当然十分焦虑，但他能镇静自如。

史家兄弟，则因乃父史钊已落人手，不知死活，骨肉关心，当然心急如焚，又悔又恨，也特别情急。

本来，他们兄弟还担心着乃妹史家璇，还是傅震宇心不忍，抽个便，透露了一些“情况”给他兄弟，他兄弟听说乃妹竟被安琪姑娘带走，虽同样忧心，到底总比原来以为她已被炸死在大江船上的好，感愧之余，当然不能怪傅震宇当时会把妹交给安琪姑娘手上的，依照当时情况，傅震宇又不知安琪的底细，乃妹先向他下手，既被傅震宇所擒，如换了别人，乃妹早已轻则受伤，重则葬身江底了。

其中最轻松的，还是连城璧，东方兄弟的死活，与他无关，他所关心的，还是“盯”住傅震宇，静候师命，另外，他对那三船金银珠宝很有兴趣，一肚子的密圈，思忖着如何把它吃掉？

反正已有尉迟玉留在扬州，还不必急于下手。

他四人略一商议，唯恐留在扬州的尉迟玉与林光华久候不耐，先让史家镇南下通知。

因此，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

三人再一研究，这样盲人找瞎马，不是办法，由史家钺提议，一同到“太行山”朝天堡找宫鹏去。

因宫鹏与史钊一北一南，友情甚笃，又曾有合作密议，大江以北，正是宫鹏兜得开的地方，找以宫鹏，可以请宫鹏协助，以“朝天堡”人手之多，如果再由宫鹏出面，向各路朋友打个招呼的话，就不难事半功倍了……

依傅震宇的意见，以他的身份，他没有去“朝天堡”的必要，何况又当宫鹏寿期，这个时候去不合傅震宇的身份，免被别人当作傅家后人有攀附逢迎之讥。

连城璧呢？本是无可无不可的，再听史家钺提到东方青白一定上“太行山”，正好利用这个时候去和东方青白谈谈，立即赞成，并怂勇傅震宇同行，还加上一段话，他对傅震宇说：“傅兄，难得有机会，同上太行山，对傅兄大有……好处？”

傅震宇笑问：“有什么好处？”

连城璧道：“第一、藉此机会，可以向东方青白交代清楚，乃是他自己不对，误了事，与咱们无关，咱们不向他追究沉船之罪，已太客气了，就叫老财奴，哑口无言，就此撤手，了结了这件臭事……”

史家钺红着脸，刚叫了一声：“连兄……”

城城璧又道：“第二，咱们到了‘朝天堡’，趁群雄云集祝寿之便，见机而作，说不定能使傅兄赢得群雄注目，等于向北方道上宣布，泰山傅家的后人……”

傅震宇静静听着，这时截口道：“连兄，我谢美意，第一点，还可考虑，第二点，这和无谓的招摇，非我所为者……”

连城璧笑道：“傅兄，那末，你此次到‘锦绣别墅’不是为了显示身份而去嘛？”

傅震宇沉声道：“完全是另一因事，我找东方青白，只是灵机偶触，逢场作戏，让东方青白心疼肉痛，以示对老财怒的惩戒而已，绝无出风头，亮

旗号之意……”

他一顿，惨然一笑道：“连兄，你想，我以劫后孤子之身，家破之痛，父仇未报，飘泊无家，有什么值得显示的？再说，我岂是那种浅薄的人么？”

连城璧忙道：“傅兄，别误会，咱是一片好意，放下这些不谈，就算去看那些江湖道，多认识几个人也好，何况，家钺兄为了救父……”

傅震宇接口道：“好吧！……”

史家钺称谢道：“小弟先谢过了。”

“不过。”傅震宇道：

“到‘太行’可以，必须在宫某人正寿之日的下午再进‘朝天堡’，或者，由二位先去，我后一步再去。”史家钺刚一楞，连城璧会意道：

“行，咱们也愿太委屈自己，以种的身份，既未接到请帖，更不是代表师门尊长，用不着去凑人家拜寿的热闹。

史家钺也懂得了，忙道：“拜寿，另一回事，决不会为了小弟，让二位太委屈。”

连城璧道：“是么？因为咱们和傅兄的身份，和你兄弟不同。”

史家钺点头道：“当然，我们就走吧。”

等到他们一行赶到“太行山”，已是宫鹏正寿日的午后，还来不及登山，有人大闹“朝天堡”的消息就比风还快，沸沸扬扬，到处可以听到一片议论之声。

傅震宇等三人也为之大吃一惊，感到意外。

那因为宫鹏的声威，那少年的惊人行动，实在皆叫人不可置信。

傅震宇唯恐是“误传失实”，还特地由几处分别仔细打听过。

结论是虽然有这边添带叶，那边加油添酱之处，但事实十不离九不会错了。

连城璧目射精光，一迭连声地表示要赶快上山，一会那位少年人。

史家钺却是啼笑皆非，进退两难。

如此就上山吧，“朝天堡”已经遭此大变，自己又在这个人家倒霉的时候去向宫鹏与东方青白报告丧气的消息，岂非不识相？

如不上山吧，老远的赶来，白跑一趟，心念乃父安危，不知如何才好？

傅震宇却在一旁，沉吟不语。

连城璧道：“傅兄，如此大事，如此奇闻，岂可坐失良机，当面错过？”

史家钺也苦笑着向傅震宇“请问”如何？

傅震宇反问连城璧道：“连兄，你现在上山，就可以碰到那位闹事的朋友吗？”

连城璧道：“那位仁兄真了不起，咱们即使不能碰到他，就此顺便看看‘朝天堡’的‘事后’情形，也不虚此行。”

傅震宇谈淡地道：“连兄，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上‘朝天堡’，好有一比，抬棺去拜寿，有心咒人，这种事，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的。”

连城璧黯然皱眉，啧啧道：

“可惜！那位仁兄已下山了，如能找到他，多好？”

傅震宇道：“连兄，似乎又欠考虑了。”

连城璧道：“如何？”

傅震宇道：“这太简单了，此君显系？心生事而来，他一走，依情依理，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再公然到处招摇要找他急切问是无法可想的。”

连城璧侧目道：“傅兄，这位仁兄既然是存心生事，他的意思，也即是借此成名，为了杀人扬威，以及证实是他，多半自会在附近现身的。”

傅震宇道：

“连兄，多说无用，我们不妨打个赌。”

连城璧道：“好的，赌什么？”

傅震宇道：“这样吧，我们在这一带逡迓，以三日为期，如果此君再次出面的话，一定立时惊动许多人，我们就可找到他，就是你赢了。”

连城璧点头欣然道：“就这么办，反之，咱就输了，赌注！”

傅震宇道：“必须说明一点，就是必须证明是此君，有人指证或他自己承认，我们三人也看到或听到才算，如果没有根据的捕风捉形，就当作谣言不算。”

八十二

连城璧道：“这个当然。”

“好！”傅震宇道：

“家钺兄是现成的证人，如果你赢了，我答应依你的意思去办一件事，反之……”

“行！”连城璧叫道：“当然一样，闲话一句。”

傅震宇道：“可不能藉词推托。”

连城璧道：“什么话，傅兄连这点也不相信？”

史家钺忙道：“有小弟为证……”

他又苦笑道：“傅兄，我现在真是……不知该如何做？”傅震宇道：“此时既不宜下山，急也无用，我们不妨逗留三天，依我看，这三天之内，宫鹏手下一定会有动静，说不定有发现，何况，也可能碰到东方青白下山。”

史家钺苦着脸道：“只有这么办了。”

可惜，他们三人，不凑巧，既没有到“百泉花园”，也未到“啸台”那一面，只在太行山下的出入要道来回逡巡，除了发现不断有道上人蜂涌下山，可能都是拜寿的人，纷纷赋归外，只在第三天的午后，看到十多匹健骑，鱼贯下山，一到路口，分路飞驰而去。

所见到的如此。

所听到的，也是大同小异，就是少年在“朝天堡”如何的事。

那多武林人物，都是神色严肃，好像都有一种默契……就是不开口，也不互谈笑，只有分手时，点头挥手，各走各的。

这种“反常”情形，已经充分证实传闻的确实情。

至于另外的十多匹健骑的骑士，傅震宇断定他们是“朝天堡”的人，十九是向各方投帖传讯的。

不错！史家钺也说由他们的红巾包头的特有标志，都是“北剑”手下的“霹雳剑士”。

只是，没有一个人向他们三人搭讪开口，傅震宇等当然也不便自找没趣。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

连城璧摊着双手，认了输。

下一步怎么走？

依傅震宇的意思，仍是折回洛阳去。

如果再无头绪，只好先回扬州再说。

史家钺的意思，即使不便上山去找宫鹏，也该在这一带再打听一下，主

要，打听宫北剑和燕云十八寨准备如何行动？未便出口的意思，当然是想再寄希望于能找到乃父的线索。

连城璧马上附和史家钺的意见，他认为，千里奔劳，如果就此空而回？太扫兴了，实际上说，他在焦急地等待“指示”，如就此与傅震宇南下，太乏味了，他必须请示一番，及对扬州的三船金银珠室如何“下手”？

另外，他确实想和那位大闹朝天堡的少年见面。

因此，傅震宇在勉强迁就之下，一路向北，来到临淇，正好投宿一“平安栈”。

傅震宇自有他的打算，他又岂愿就此徒劳跋涉？废然南返？

他的心事更见沉重，表面上越是若无其事。

三人洗过热水澡，净了面，全身一轻，叫了些宵夜酒菜，作品字形围着八仙桌，在房中吃喝。

连城璧一轩眉，道：

“好极了，咱们已是夜行客，还有比咱们更迟的人呢？”

原来，他听到了街口上有牲口跑过麻石街面的清脆蹄声。

傅震宇毫不在意地道：“管他哩。”

连城璧道：“傅兄，咱认为，如果来的是道上人，不妨拦下来谈谈太行山的事，也许可以下酒？”

傅震宇笑道：“何必找人麻烦？半夜三更，妨碍别人睡觉，也是不近情的，何况，人家可能是有急事，才赶夜路，呃，是一头‘长耳公’……”

连城璧突然惊讶地道：“傅兄，你怎么隔了这远，能知道它是一只驴子？”

傅震宇道：“很简单，马行石上，蹄声冬冬，骡行石上，蹄声得得，只有驴子走在石上咯呼的响。”

连城璧一挑大拇指，！：

“傅兄，真是无所不知，这一点，咱从未注意过……噢，好像也是在这儿下栈的？……”

话未罢，蹄声已在栈门外二三丈处停住。

连城璧道：“咱去瞧瞧。”

傅震宇摆手道：“不必，我已由来人脚步，听出是道上人。”

连城璧讶然地问：“真的？”

傅震宇笑道：“连兄，这是最起码的事，你何必明知故问，一般人走路，其声重浊……”

连城璧侧耳一听，道：“这是两个人？”

傅震宇道：“一驴双骑，大有可疑……”

猛听伙计惊哦道：“这位爹是有病？还是……”

有人咳了一声，接声道：

“店家，这位朋友大约碰到‘胡子”了？恰好被我碰到，请你们多送一桶热水来。”

伙计道：“呀……呀……这个……嗳嗳……”

咳声又起：

“小二哥，这个拿去……好好给我这长耳朵的牲口多上些料。”

伙计噢着道：

“好……吧，您老放心，小的就来伺候。”

蹄声咯咯，伙计牵着牲口入槽。

连城璧暗忖道：“难道会是他？”
他心中一喜，暗道：“来了！”
忙站起身来，低笑道：
“听到么？不知伙计得了多大的赏？就这么乖了，咱去瞧瞧……”
人已走出。
史家钺低声道：“傅兄，‘胡子’就是关东马贼，一定是有人被赏了刀……”
傅震宇目光一闪，暗道：“这人的声音，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似乎又有点装腔？”
口中漫不在意地接口道：“十九是有人挂了彩，大约还有一口气？难得有这位好心的朋友，把他带了来，我有丹药，去看看也好。”
人已走出。
史家钺也忙跟出。
来人已经在“堂前”现身，双手捧着一个小本生意打扮的汉子。
那汉子，全身沾了泥土，满面是血，也沾了泥上，十分岔眼。
汉子双目紧闭，气如油丝，和死人差不多。
再看来人，竟是一位有病容的中年儒士，喘着气，把那汉子平放在八仙桌上，拍拍袖。
连城璧正在查看着那汉子的伤势。
却是嘴皮连动，好像在自己嘀咕什么？
他在传声说话呀？
和谁说话？
中年儒士频频以袖拭汗，一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的样子。
连城璧突然道：“奇怪！怎么一回事？”
傅震宇淡淡一笑道：
“他就是吃了这个亏，谁叫他假装呢？”
中年儒士连连摇手道：
“到底怎么……一回事？”
“怎么搞的？”
史家钺也道：“就是这么一回事！”
傅震宇走近三步，一伸手把那汉子的前襟一拉，道：“明白了吗？”
史家钺呀了一声。
为何，那汉子外面穿着很破旧，也平常，全是北方一般做小买卖的生意人打扮。
可是，他里面却是貂皮紧身小袄。
最使人惊奇的，他贴身穿的，竟是雪白的白狐轻裘。
天下有这种怪事么？
以他的内面穿着来说，御千金之裘，貂皮之袄，注定大财主的公子少爷。
那末，他为什么又外套破农作寒酸相呢？
这就是叫人奇怪的地方。
史家钺仍有点不懂的问道：
“傅兄，你说是怎么一回事？如说这人是因为穿得好，被人起意劫财？为何……”
“这很简单！”傅震宇道：
“一定是此君身上另外携有珠宝之类，比他这身千金之裘更值十倍百

倍，歹徒得手后，立即遁走，来不及脱下此君的皮裘……”

“不可能吧？”连城壁道：

“傅兄，照你所说，歹人见财起意，已经得手了，尽可灭口，不过举手之劳，大可从容地连皮裘剥去？”

傅震宇道：“有理，一般惯例，是要财不要命，要命不劫财，如财命两要，必是挟仇，无留下活口之理，不过，唯一可能，是对方以为此君已经必死无救，或因另有人来，急于脱身之下，匆匆遁去……我们先救人再说。”

他说着，已探怀取出一个小玉瓶。

中年儒士呵着白气道：“这位公子，真是好人，咳咳。”

伙计已经端出一桶热气腾腾的沸水来。

傅震宇道：“连兄已查出此君伤在何处？是仅有外伤却是内伤或者……”

连城壁接口道：“好狠！内外都有伤，而且，好像是中了旁门的毒手。”

说着，已迅速地把那汉子的小袄，轻裘解开，露出贴肉内衣。

史家钺脱口道：“原来是……”

却一怔而止，神色变得好快。

已见那汉子当胸口处，有一块泼墨似的手印。

另外，左腕有三寸多长的一道血槽，为水袖所掩。

加上满面的污血，左颊青肿浮起，真是内外俱伤。

那些血，可能是齿牙被打落出血，也可是内伤太重而喷血？或二者都有。

傅震宇暗忖道：

“奇了，倒底在搞什么鬼？我原以为是苦肉计，他们是串通好了，有所阴谋而来？现在，又真的是被人伤害，显然此人曾经和人动过手，是和谁动手，就是这个中年儒士？或另有其人？”

如是另有其人，则这中年儒士真是好意，在路上碰到，把伤者带来。

如果就是中年儒士的杰作，把人伤得这么重，决不是自己人。

傅震宇思忖着，手上可不闲，一捏伤者下巴，口张开了，他迅速投下一粒丹药。

中年儒士搓手呀呀道：“他还有救么？……”

傅震宇点点头道：“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必能活着。”

向史家钺一注目，笑问：

“家钺兄，你已看出门路了？”

史家钺刚摇下头，连城壁哼了一声：“这，算得什么？傅兄，不过是中了‘小天星’，或‘珠砂掌’、‘大手印，、‘黑砂手’之类的旁门功夫，火候不算深……”

八十三

傅震宇点点头接口道：“连兄真是好眼力，一见即知……”

连城璧没来的脸一红：

“傅兄好说，以天下武学之广，也许大多近似，无人敢说都能一见始知请傅兄再看一下如何？”

傅震宇却向中年儒士漫不经意地问道：“阁下的看法如何？”

中年儒士心中一凛，尴尬地道：“不敢，这些全是外行，咳咳……”

傅震宇笑道：“客气，说不定阁下也是真人不露相之流，满瓶不动半瓶摇，这世上，不愿轻于眩露的高人太多了……”

中年儒士心中发毛，口中连连道：“那里，那里，别笑话了。”

连城璧道：“这些，都是另一回事，只要傅兄丹药有效，等这位朋友醒转后，一问即知。”

傅震宇点头道：“好的……”

目光一注中年儒士，抱拳道：“阁下古道热肠，救人之急，傅某十分敬仰，敬请小酌，敬阁下三斗。”

中年儒士谦谢道：“不敢，不敢，好说，好说。”

一面拱手还礼。

连城璧道：“都不用客套，咱们有现在的酒菜，也省的店家费事，来，喝杯酒再说。”

一手挽着中年儒士，豪爽地往房中走。

恰好，伙计来说：“客官，已烧好炕子了。”

中年儒士笑道：“我听说，见血的人，不能见风，我把这位老弟安顿好再说。”

傅震宇一把拉住对方，笑道：“这种事，交给伙计好了。”

那个伙计便上前平托起那个汉子，进了另一间厢房。

远处，正打过三更梆子。

四人相对落坐，外面一阵风声一阵的响，下起雨来，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

傅震宇敬过中年儒士三大斗酒后，笑问：“阁下为何深宵赶路。”

中年儒士一皱眉，忧形于色，又强笑道：“有点事！”

傅震宇哦声道：“我还以为阁下，驴背觅诗，为山水佳景所迷，误了归途呢。”

中年儒士苦笑不语。

傅震宇道：“阁下心事重重，如嫌交浅言深，能见教否？”

中年儒士忙道：“没有什么。”

傅震宇淡然笑道：“天下本无事……能不放心上就好，是我冒昧，罚一杯……”

说着，自己斟酒，干了。这种言外之意，好像是他歉咎自责，实际呢，谁也心中有数。

中年儒士一副欲言又上，仓促之状。

傅震宇爽然道：“千万勿介意，我们只管喝酒，谈谈别的事。”

连城璧道：“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不可出口的，就不必勉强，干！”他一仰脖子，灌下了一大斗。

中年儒士挣了一挣终于怔忡地道：

“实不相瞒，不才承亲戚推荐到关东方府去找碗闲饭吃，不料，碰到吓死人的事，几乎……咳咳……”

他有点惊魂不定，余悸仍存的说不下去。

史家钺皱眉道：

“关中方府？可是‘关东大豪’方不同的家？”

中年儒士连连颔首，道：“对！对！就是方老爷子处？”

傅震宇目光一闪道：“你去过了？”

“还没有，不敢去了。”

“为何？”

“不说也罢，几乎连命送掉！”

“怎么样”

“说来话长……”

连城璧道：“长话可短说。”

傅震宇沉声道：“连兄别急，让这位先生慢慢说，凡事必须有个头绪，才易听出眉目。”

连城璧看着中年儒士道：“阁下，好像吓掉魂似的？”

史家钺也不耐道：“到底方不同家出了什么事？”

中年儒士道：“事情是这样的，不才世居‘苏门山’，得亲戚之荐引，摒挡行旅，准备方府，就在今夜天黑不久前，‘啸台’出了吓死人的事！”

史家钺道：“啸台？在那一边？”

傅震宇道：“就在苏门山那边，是孙登的故事。”

中年儒士道：“那儿距离舍下，不足十里，不才骑着驴子经过那边，看到许多人由山下飞奔而下，都是了不起的好汉，一个起落，就是几丈远。”

连城璧急道：“出了什么事？”

中年儒士道：“不才当时呆住了，牲口也吓得乱窜，把我摔下来。”

连城璧为之直皱眉。

这叫做急慢风碰到慢朗中。

你急，他不急，这中年儒士，也像习惯于温吞水，不慌不忙如像讲评书似的续道：

“喝，那多好汉一下子走得没了影，不才刚刚爬起身来，又看到一个大胖子，比射箭还快，一下子就不见了。”

“‘大胖子’？”史家钺道：“难道就是东方青白？”

连城璧道：

“对！一定是他，傅兄，只有东方胖带了不少人……”

“且听他说下去！“傅震宇目注中年儒士道：

“阁下，后来呢？”

中年儒士道：“不才正在疑神疑鬼，又瞥见人影一晃，真和鬼一样。”

“鬼话！乱扯！”史家钺不耐烦地截口道：

“看你一把年纪了，又是圣贤之徒，连子不语，怪力乱神也不懂？”

连城璧也不耐烦地沉声道：“朋友，别鬼话连篇！”

只有傅震心中好笑，暗忖：

“由你们乱话三千吧，倒底能捣什么鬼？”

那中年儒士被窘住，只有干笑，说不下去了。

傅震宇淡淡地道：“怎么样？是人？是鬼？”

中年儒士嗳了一声：

“先以为是鬼，不料是人，那时已经天黑啦，不才刚叫了一声‘有鬼’，眼前人影一晃，竟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

“小伙子？”史家钺忙问：“倒底有多大？什么模样的？”

中年儒士道：

“也许是天黑看不太清楚？总比你们三位还年轻些。”

连城璧看了傅震宇一眼，等于是表示：

“一定是那位……”

口中忙问：“那小伙子怎么样？”

中年儒士道：

“那位小兄弟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大胖子？刚由上面跑下来？’不才连说‘看到了，刚过去’只望他快走……”

“他走了？”连城璧逼着问。

“没有，他竟一把扣住不才的右手脉门，问不才是不是什么东方青白的手下？不才当然说不是，他又问什么是道上人？不才当然说不说，他又问不才到何处去？据实说到这里，咽了一吐吐沫，喝下一口酒。

史家钺道：“他笑什么？”

“不才也是莫明其妙。”中年儒士道：

“他笑完了，才说方不同不久就要家破人亡，是要去做一个替死鬼么？他又说那个什么东方胖子，和方不同一样，两家都会一个月里换了主人……”

史家钺接道：“这是什么话？”

中年儒士道：“是那小伙子的话嘛。”

傅震宇笑道：“阁下，这就管是‘吓死人的事’吗？”

“不！”中年儒士道：

“是那位小兄弟见不才发呆，就说：‘不相信么？我先带你看一看。’他说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不才一把挟住，好像腾云驾雾一样，直上‘啸台’，呀哟，只见这一个人，那半截尸首，有的滋牙咧嘴，有的肚破肠流，有的……呀哟哟，你说吓人不吓人？”

“少见多怪！”史家钺哼一声：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

连城璧笑道：

“家钺兄，在咱们看来当然不算什么……”

“这也难怪。”傅震宇接口道：

“这位老兄不是我辈中人，一个书生，当然见死人而心跳胆寒。”

中年儒士连忙道：“是么，正是如此。”

傅震宇道：“后来呢？”

中年儒士道：

“那位小兄弟说他身有急事，马上要下江南，知道不才老家就在附近，他要不才等天光了，找邻居来把死人埋掉，以免惊官动府，连累无辜。”

傅震宇嗯嗯道：“有理，有理，那位老弟不算太坏。还有吗？”

中年儒士摇头道：“他一说完，就像鬼一样，一晃就不见了。”

傅震宇笑道：“那未，阁下为何又跑到这里来了？”

中年儒士道：

“不才当时吓昏了头，越想越怕，那位小伙子既然那么利害，说的十九是真的了，不才幼讲诗书，长明礼仪，不论如何，总得尽份人事心意，给方老爷子送个讯去。”

傅震宇嗯了一声：“阁下，很够义气，因此连夜赶路了，又恰好救了一命，看来，阁下积的德很大。”

中年儒士忙道：“那里，那里，这是做人份内的事。”

傅震宇以手支额如有所思。

实际上，他正凝聚耳力，在“捕捉”一种似有似无的声息。

说它“有”，极像轻功甚高的衣带破风声息。

说它“无”，又似风沉单劲，一时不可分辨。

尤其是这种风雨之夜。更有听不分明之感。

傅震宇心中立时有了确定——

如果是夜行人，则此人之轻功，已是一流身手，如再高明一筹，就是飞行绝迹，无形无声了。

但愿不是。

假定是的话，意图如何？

应挡如何应付？

他正想砌词离开，潜身外出一探，连城璧突然猛击掌，道：“有了，傅兄。”

傅震宇只好随口应道：“连兄有何高见？”

连城璧眉飞色舞地道：

“现在，咱们有事可做了，而且有两条路。”

史家钺忙道：“连兄，可是南下，北上？”

“对！对！”连城璧连忙道：

“家钺兄真是一点头透，也可说英雄之见……”

傅震宇笑道：“我就是点不透，请教。”

连城璧窘然道：“傅兄爱开玩笑……”

“不！”

“咱是这么想……”连城璧看了中年儒士一眼，道：“根据这位老兄所说的，已很明显，是东方青白和他的手下已吃瘪在那个小伙子手上……”

史家钺接口道：

“连兄的意思是那位小伙，也就是我们连日要找的人，他对这位仁兄说要下江南，但又有方不同这挡事，那么我们可以决定追踪南下，或是以逸待劳，北上方府……”

连城璧欣然有得色的笑道：

“如何？不论怎么说，总比咱们去大海捞针的乱找好得多了，总算有了眉目啦。”

傅震宇因分神听话，那种不可捉摸的声息已难兼顾，忖道；“不论来人动机如何？只要他临近了，如是针对这里而来，一进十丈之内，决难瞒过我，如只是过路，由他去，且先应付眼前的事再说。”

因此，他微笑摇头道：“没用！两条路都行不通。”

“为什么？”

“为何？”

连、史二人和中年儒土都脱口发问。

“这很简单。”傅震宇道：

“先说方不同这一边，如方某人已经知道了，要明来，以他的个性，必然摆开‘关东大豪’的架势，准备充足，你想，以方某人的身份，地位加上他的自负，如他需要帮手的话，尽可一呼百应，有的是人，我们去了，是‘狗捉耗子’，就算是去助拳，也显不出我们有什么份量，我就不屑为之了……”

连城璧咽了一声道：“有理，咱未想到这些，这个时候找上门去，真是没意思。”

傅震宇续道：“如方某人尚不知道这些事，或准备暗来，那就是他根本不愿惊动任何人，如果们上门投帖，说出来意的话，是存心去触人霉头，如真有其事，人家不会道谢，万一是别人虚声恫吓或开玩笑的话，我们是吃不着羊肉，惹了一身膻，自找没趣，甚至会引起意外的误会。”

八十四

史家钺皱眉道：

“这一条路，行不通了。”

傅震宇道：“不是行不通，而是不合时宜，如果我们愿意委屈自己，不怕他不把我们当作贵客看待，如事有确切根据，也不怕方某人不信，只有在这种不清不白的状况下，妄动不得，假定形势有意外的话，我首先会赞成马上赶去方家。”

连城璧道：“那未，追下江南，为什么也不行？”

傅震宇道：“这更明白，我早就分析过，这几天，大江以北，无异步步雷池，撒下了天罗地网，随时会有流血大劫，我们在这个时候，跟着人家屁股后跑，有什么意思，岂非自找麻烦？”

连城璧道：“咱们只是要找到这位老兄，看看他是谁？有多大能力？袖手旁观，必要时，就是帮他一手，也是值得的！”

傅震宇摇头道：“连兄，这种浑水淌不得，不是逞意气之勇的事，依我判断，那位老弟明天会有消息。”

史家钺道：“根据什么？”

傅震宇道：“这有两种假定，如果那位老弟仍是以在太行山朝天堡的面目出现，立即会被宫鹏手下与燕云十八寨的人马发现而加以包围截杀，这是人人可以想到的事。假定那位老弟是易容化装或藏身隐迹，可会混过一时，明天也一定会有消息，不论是他有无现身。”

连城璧道：“如果没有，现身消息也等于没有消息，神仙也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甚至，当面也会错过。”

傅震宇微笑道：“连兄，敢不敢再赌一次？”

连城璧欣然道：

“赌什么？小弟十分有兴趣。”

傅震宇道：

“我赌他明天就会有现身的消息。”

连城璧目光一闪道：

“好吧，咱就赌反面，彩头呢？”

傅震宇道：

“小彩没味，大彩又怕老兄输不起。”

“什么话？”连城璧叫道：

“那怕是黄金百万两，咱也敢说输得起。”

傅震宇笑道：

“戏言耳，不要认真赌气。”

连城璧笑道：

“傅兄胆怯了？那就免了，且喝酒……”

一举杯，照了底。

傅震宇徐徐地道：

“伤筋动骨的赌不好，连兄不必激将。”

连城璧笑道：

“不必提了，咱怎好意思赢傅兄的……”

傅震宇轩眉道：

“就以我向东方老财奴的‘借款’赌输赢如何？”

连城璧一怔，但迅即豪声道：

“行，一句话，反正都是得来不费吹灰之力，落得慷他人之慨，一点也不伤筋动骨，用不着自己掏荷包，就这么决定吧。”

傅震宇笑道：“连兄好像稳操左券似的？”

连城璧道：“既敢赌，当然要先有信心，不然，谁愿找输家做？”

傅震宇点头道：“有理，别忘了，这是我们第二次赌。”

“咱记得很清楚。”

始终在一旁倾听，啜着闷酒的中年儒士突然道：“二位真好兴致，可肯先泄漏一些天机么？也好教不才这外行人增高一点见闻。”

连城璧摇头道：“赌！全靠是开采的刹那，天机岂可先泄？”

傅震宇笑道：“先说一二也无妨，反正是有人作证的，反正在一起，谁也作不了弊，明天就可以听到的事，何妨先露些‘自信’？

连城璧想了一下，中年儒士与史家钺已轻轻鼓掌助兴了。

连城璧无可奈何的道：“遵命，我的根据，是此君敢于大闹朝天堡还是我那句老话，也是为了露脸是存心故意的，那么，他一定会以本来面目出现。”

连城璧沉吟了一会，道：

“咱现在看法相反，为了成名亮万是事实，但是他并不笨，如他聪明的话，当知道见好就收，如果仍以那副面目出现，势必面对重重截击，也等于公开和大江以北的道上朋友作对，咱相信他不会这么傻，一定隐身或易容一段时期后再露面。”

傅震宇笑道：“打赌的趣味，就在这里，都认为有赢的把握，或者碰运气，才敢下注，连兄，我认为，你是真教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

连城璧心中一动，佯笑道：

“傅兄，已认定必赢么？”

“当然。”

“咱要请教。”

“这很简单！”

傅震宇道：“此君既有横扫朝天堡的胆气，他就敢于面对江北人物，因为，江北道上，只有三个人比较有份量——即是方不同，宫鹏、甘沛，此君把这三位作死狗土鸡，又有何惧？”

连城璧道：

“不然，傅兄，当知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只怕人多的道理，那位老弟再强，又怎敢与整个江北武林为敌？”

傅震宇道：

“那只好等明天听消息了，但愿顺风吹向老兄，输的是我。”

中年儒士悄然在桌下轻踢了一下连城璧的脚尖，同时点头笑道：“是么？”

傅震宇道：

“等我赢了这个东道，好好请请阁下。”

中年儒士道：“先谢过了，不知彩头有多大？”

傅震宇笑道：

“反正总在千两以上，够阁下享用一辈子的……”

“呀！”中年儒士目光一亮，道：

“一定大有可观，一定大有可观。”

史家钺本想直说，好让这家伙大吃一惊，大吓一死，但一想到涉及如此巨数，凭他不敢随便开口了。

连城璧道：“打四更了，就快天光，咱们歇一下吧。”

傅震宇道：“好的，我去方便一下。”

他一笑起立，大步出厅，偶一俯身，作拔鞋状，目光已电闪一瞥。

桌子底下的暗影中，中年儒士的一手，正与连城璧一手相握，迅即各自收回。

傅震宇暗笑：

“果然不出我所料。且看你们捣什么鬼？”

他匆匆而出，猛抽身，人已上了屋。

他八面疾扫，没有什么岔眼之处。

傅震宇忖道：

“可能是我多心了？或者，刚才是路过的夜行人？”

他匆匆入屋。

隐约听到连城璧和史家钺有一阵疾促的急语，声音很低，一听到傅震宇的步履响，就寂然止住。

傅震宇豪爽地自己斟酒，一连几斗，摇了摇酒壶，已所剩不多，他笑了：

“虽未尽兴，不好意思再麻烦伙计添酒了，睡吧……”

他有点酒涌上来，醉近九分的模样，中年儒士刚起立，准备回房去。

傅震宇突然盯住他，咦咦道：

“阁下，我们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中年儒士陪笑道：“就是刚才嘛。”

“不！”傅震宇道：

“好像是十年前吧？唉！让我想想。”

中年儒士一怔，笑道：

“老弟喝得太过量了，不必再用心想了，明天再说。”

一面递过眼色，示意连城璧扶住傅震宇或者……

连城璧刚要伸手，傅震宇已手出如电，一把扣住了中年儒士的双脉门，笑呵呵地：

“真正面熟得紧，真是在不久前会过面？什么地方？什么……唔唔……”

中年儒士神色立变，一坐马步，正要行功化解或立下杀手。

傅震宇已经十指用力，中年儒士立感两臂麻木不仁，一直麻向骨里。

连城璧与史家钺同时面色一变，史家钺是既惊且喜，而又有三分恐惧。

连城璧则是惊骇之下，三分心慌意乱，一面讶声急问：“傅兄，怎么一回事？……”

一面有意无意地作劝解拉架姿态贴近，一手闪电搭向傅震宇左手脉门，另一手已斜划傅震宇“笑腰穴”。

这是连消带打，围魏救赵的辣手妙着，不论如何，傅震宇如果不及时闪避，就非反被连城璧制住不可。

二人都近在咫尺，回旋移转不便，傅震宇倏地哈哈狂笑不止，似乎“笑腰”受制或酒醉不支，一个踉跄。

中年儒士惨嗳一声，全身抖颤，冷汗如雨，他的右脚背已被傅震宇踹了一脚，骨肉皆碎，奇痛攻心。

同时，右手脉门一松一紧间，涌起一阵透骨奇痒，这一痛一痒间叫人哭不出，笑不出，比死还要难过。

连城璧也疾退一步。

因为，傅震宇这个踉跄，实在出人意料之外，斜斜歪歪好似一个醉汉，不但卸掉了连城璧一搭之力，也无形中错开了“笑腰穴”，连城璧只觉得一股极大的潜力撞向胸前，傅震宇的一只左脚已经踏进了他的裆下，如果膝盖一顶，他就完蛋。

连城璧这一惊，非同小可，总算他一身所学不凡，临危不乱，小腹一吸，脚尖一顶，就毫无痕迹的退了一步。

虽然侥幸让过傅震宇这一记险招，也是一手冷汗。

弄巧成拙，正是连成璧这一刹那的写照。

瞥见中年儒士已是面无人色，五官在扭曲着，痛苦可知毫无还手之力，显然系被全身制住了。

连城璧杀机顿起，心中迅作决定，故意骇声道：“傅兄你醉了，家钺兄，快……”

人已拗步转身，到了傅震宇背后，疾伸手，作欲挽扶状。傅震宇漫不在乎地随手一拉中年儒士，他身形一歪，就移转了位置，恰好把中年儒士做了替身。

连城璧猛沉气，疾撤十指之力，顺势把儒士扶住。

谁知中年儒士竟如杀猪般的惨叫起来。

连城璧为之一怔，不知所措。

忙传声问中年儒士：“怎么样。”

一面连弹指，为中年儒士解穴。

不料，他每一指力落处，中年儒土就像挨了一刀，一声比一声叫得惨。

只见他全身痉挛着，就要软瘫地上，连城璧只好扶定他，他竟嗳哼，哟呀地惨哼个不止。

连城璧一头大汗，不知如何是好！

只听傅震宇笑哈哈道：

“谁说我醉了？再来十斤如何！”

他歪靠着桌子，一仰面，又灌了一斗。

连城璧倏有所觉地神色一紧，忙笑道：“傅兄，你好高明的手法，请放了他吧，如问出有什么不对，咱们谁也饶不过他！”

傅震宇端着酒杯，呵呵地猛一抖手，灌了中年儒士一头的酒，连城璧狡不及防，也沾光不少，烈酒刺目，一阵奇痛，几乎脱手，睁不开眼来。

只听傅震宇哈哈道：“连兄，快放开他，我要看看他是什么变的？”

连城璧心头一凛，一暗想：“好险，如果姓傅的对咱起了疑心，要下手的话，被他这一下，就够死掉三个有馀！”

口中忙道：“好的，傅兄接着。”

他把中年儒士向傅震宇推去。

连城璧这一推，也是不怀好意的。

他因双目沾酒，刺痛难忍，唯恐傅震宇万一对他下手，他使推人之势，避开了正面。

如果傅震宇是真正喝多了酒的话，他这一推之力，不下二三百斤，儒士只要能撞到傅震宇身上，至少会让傅震宇跌一交重的。

不料，耳听一阵呼，又是一声惨叫。

中年儒士被推出一丈多远，身不由主，猛向墙有撞去，顶碰硬，墙角正是一张小木杌，放着油灯，火光一闪，灯灭杌翻人仆倒。

中年儒土已经昏死过去。

傅震宇噫了一声：“阁下，怎么啦？什么事想不开，要撞墙，是和谁过不去？还是练一种铁头功？”

连城璧好容易以袖连拭眼角，眼泪汪汪的，勉强能够半睁开眼，瞥见傅震宇大步走去，一把抓起了中年儒士衣领，口中忙道：“家钺兄，快点灯，亮火摺子也行。”

连城璧又怒，又恨，又气，意想连袖手旁观的史家钺也一并毙掉，双掌贯劲，正要猛下杀手。

一缕悉熟的传音入耳：

“阿璧住手，妄动不得……”

连城璧一呆，心中一喜，忙停立不动，也忙连气传声问道：“璧儿尊命，恩师有何令谕？”

八十五

传音回答：“你师父刚才来过，又走了，他此时不便现身，快沉住气好好应付。”

连城璧心神一定，忙截口传音道：“可是，吴百用已落在他手……”

“我自有办法！”

火摺子一亮，史家钺一幌“夜明子”……这是江湖道随身必备的零件之一，一块松脂，内嵌独蕊，装入铁筒里，有机括转动，同时，只要一转机括，一擦打火石，就可以见光，在大风中，也不会熄。

傅震宇噗地一声，喷出大口酒，也即是喷了中年儒士一脸的酒。

傅震宇以手托起中年儒士的右臂，以袖拭脸，笑道：

“古人唾面自乾，阁下，应有这份娄师德的修养。看阁下到底是什么东西？”

经过傅震宇一阵拭揩，史家钺连先咦了一声。

连城璧则竭力沉住气，故作怒声喝道：“这厮易容术不错，咱被他瞒过了，到底傅兄棋高一着，洞悉奸谋，让咱来消遣他，看咱是不是好骗的？”

傅震宇笑道：“都好骗，也都不好骗。”

连城璧噢了声：“傅兄此言何意？”

傅震宇道：

“太简单了，他刚才连篇鬼话，把我们三人都骗得昏头转向了，就是都好骗……现在，露出了狐狸尾巴……”

“好家伙，咱明白了。”连城璧截口叫道：

“让咱来问他，骗咱们南下，北上，是何居心？”

说着，气忿地大步走来，一把抓住中年儒士，就往墙上猛撞，口中喝道：“好家伙，清醒了没有？”

这时的中年儒，露出了本来面目，正是“黑心吴用”吴百用。只是，刚才把鼻子也撞扁了，头青额肿，皮破血流，更是难看。

傅震宇忙道：“连兄，别扰别人安眠，我们斯斯文文，好好地和他谈谈。”

一面向呆立一旁，神色异的史家钺笑道：“家钺兄，可会认识此君？”

史家钺一怔，摇头道：“素昧平生……”

“今天总算三生有幸，未曾缘悭一面了。”傅震宇笑道：“家钺兄，闻名不如见面，此君名头不小，如在十年前，万儿不在令尊之下。”

史家钺一呆道：

“谁？”

连城璧哦了一声：“难道他就是当年和‘活曹操’魏世才发起共组‘七智盟’的‘黑心吴用’吴百用？”

“然也。”傅震宇道：“只不知他现在何人手下高就？落得这样不伦不类四不像，枉负有智之名！”

连城璧道：“这个，咱们可以慢慢问，傅兄怎么认识他的？”

“我就在不久前，在一处河神庙里，这位老兄擅长用短，竟以独门‘乌风抓’对我暗算……”

“乌风抓？”史家钺道：“一定是了，他一定是‘赤手天尊’门下，曾听家父说过……”

傅震宇笑道：“正是，难怪家钺兄刚才看到那位受伤的仁兄，就有似曾相识，又不敢断定之状，大约是对赤手天尊的凶名有点顾忌吧？”

史家钺面一红，窘促地道：“我实在不能与傅兄比……”

“大丈夫何自卑若是？”

史家钺一挺胸，仰面道：“没有什么顾忌可言，小弟并不怕死……”

一顿，又哦了一声：“傅兄，这样，那位挂彩的仁兄一定是……”

傅震宇目光一闪，悄声道：“快去看看！”

史家钺会意，疾掠出房。

傅震宇已拉住连城璧，笑道：“连兄，不必冒火，姓吴的虽称有智，看来也是受人利用的工具而已，其志不大，其才可知，器小易盈，我们不妨问问他背后的人？”

连城璧幸然放手，仍是狠声道：“可恶，可恨，傅兄，这种专门害人的人，不知‘坏掉’了事，免得……”

“不可！”傅震宇一把拉过已经半死不活的吴百用，沉声道：“阁下，你说明白点，姓傅的并不好骗，人生何处不相逢，我约你师徒端午节子夜见，你倒先投到了，你师父呢？”

吴百用成一窝囊废，一句不吭，只是哼哼，好像要死的人一口气要断未断。

连城璧心焦如焚，暗忖：刚才明明是‘二护法’和我传声交谈，为何还不快伸手？”

傅震宇叹了一口气，道：“是要我再动手么？我的独门手法，共有四种，一种比一种‘舒服’，你是想多‘享受’一些，我只好成全你了！”一指刚要点出，吴百用身形一抖，促声道：“你，要我说什么？”

连城璧脱口喝道：“废话！知道什么就说什么，难道要试试咱的手法？”

说着，就要伸手。

“用不着！”傅震宇摇手道：“连兄，他已被我点了三处偏穴，‘逆血倒脉’，并不好受……”

连城璧心神一震，失声道：“傅兄，可是‘一尘千斤’的手法？”傅震宇点头。

连城璧道：“这是当年‘八缺和尚’的独门心法，傅兄怎会……”“我也仅得皮毛而已。”

傅震宇岔言道：“所谓‘一尘千斤’，以后再谈……阁下，说！”

他是逼着吴百用。

连城璧呀呀道：

“难怪，据说中了这种手法的人，血脉如沸，肌肤如火，路体任何一处沾了一指头，就有澈骨之痛，是了，姓吴的刚才那么……乱叫，咱还以为他太脓包呢，嗯嗯。”

他这么罗嗦，目的除了延缓时间，以待“大援”外，也是为了分散傅震宇的心神，间接透透口风给外面的“二护法”听。

实在，连城璧心中发毛，他这时的心情，紧张与恐惧，并不在吴百用之下，只是没有吴百用身受之惨痛大苦而已。

“快点！我的耐性有限！”傅震宇剔了一下指头，看他十分悠闲，毫不在意的样子，却叫吴百用感到“压力”如山。

连城璧心中一跳，他是大行家，连傅震宇弹剔一下指头，这种毫不起眼的小动作，他也十分注意……只听窗外微有声息，又消失，使他心如吊桶，七上八下直忡忡。

吴百用有气无力的开口了：

“请……请先松下手……如何？”

“可以！”傅震宇随手一拂，道：“本来，半柱香里，你就会功力报废，现在，我给你一柱香的时间，你要识相点，如不敢说，由你，一柱香后，你就会全身喷血，不必拖延时间，无人能救你，即使我愿意把你交别人，也无人能解我的独门手法，懂了么？”

连城璧先“懂了”，他恍然大悟，“二护法”所以迟迟不下手救人，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就是傅震宇说的无人能解独门手法，即使把人救走，也是死命一条。

第二当是“二护法”也对傅震宇有了顾忌，不敢轻举妄动！

实际上呢？两者都有，还有其他原因。

因为，在“悦来栈”的严百川与常百乐二人已早来了，但已迟了一步——由于他二人想先了解一下情况，弄清楚傅、史二人与连城璧的关系，所以，都隐身在六丈外的屋檐暗角里没动。

等到吴百用被制，常百乐就要伸手，却被严百川拉住传声道：“姓傅的小子，十九已得不传绝学，千万妄动不得，主公叫阿璧阿玉同他混在一块，必有深意，不到非出手时，绝对不能出手！”

常百乐只耐住性子，传声道：“老大，真是的，把这小子抬得太高了……”严百川死盯了他一眼，等于表示：“这是命令！”常百乐就不敢吭声了。

严百川打个手势，两个老魔，一东，一西，施展身法，悄无声息地向傅震宇等那间房掩去。严百川一双鬼眼最利害，黑夜中也能分寂麦，当连城璧准备向傅震宇猛下毒手之际，严百川正好在窗外七八尺处由窗隙中看到，忙传声阻止——常老二认为严老大说得那么“利害”，姓傅的当然不简单，如任由连城璧乱动，一个不好，岂非立时“露出原形”？

为了给连城璧壮胆，还特别“说明”一句，说汪浩然也来过了。

当傅震宇在向吴百用逼供的时候，提到“一尘千斤”和“八缺和尚”，连严百川也心惊胆寒。

那因为“八缺和尚”乃百年前的一代怪侠，言聋、鼻塌、嘴歪、鹤膝、短胸、眼斜、右手五指全断，右手仅剩二指，故自称“八缺”。

这样不幸的残废人，却能坚苦卓绝，练成一身超凡入圣的功力，凭天性聪明过人，比正常人还要精灵古怪，由于只剩下二个指头，经他苦心潜修，练成一种奇妙的指力，能软如绵，二指可以反贴手背，硬如钢，无坚不摧，当指力发出后，能发出一种弹震之力，用以专打独门偏穴，中指者，除他本人外，无人可以言救。

他自己称之为“痛残指”，神奸巨恶，望风丧胆，故又名“降魔指”，“一尘千斤”。

常百乐惊骇之余，也自胆怯，暗道：“难怪老大也重视这小子。”

可是，人心好奇，常百乐很想一看傅震宇的真面目，又以为自己已经近在咫尺，傅震宇还没有察觉，可以证明傅震宇即使得到了，这种心法，也真的仅知皮毛，其他功力尚浅，但又怀疑傅震宇虚声恫吓，另用了什么鬼花样！

所以，他急于弄清楚，何况，“乌蒙五魅”，一向狂妄自恃，当年横行时，除了败在符振扬掌下与章大钧剑下外，未遇敌手，他以为即使傅震宇当真已得到不传绝学，发现了他，也奈何他不得，竟想在连城璧面前充面子，准备猛占丁现身，杀人，救人，一得手，不失为一大奇功，不可向盟兄弟夸耀一番……

常百乐在这种心情下，一幌身，掩向窗下，又一伏身，再缓缓地伸出头，向窗隙窥视。

就在这时，他猛觉背后风生，好个常老二，一缩脖子，右手翻腕一抄，已抓住了突袭他脑后“玉枕穴”的暗青子。

竟是一小块瓦片！

常百乐刚心中有此，想找人算帐，猛地一瞥之下，几乎倒抽一口冷气。

为何？

窗格横框上，一洞洞穿，却是一点声息也没有，如果不是一眼看到，也不会知道。

显然的，适才是傅震宇发出了指力，而常百乐并未觉察，设非背后有人示警，他的头缩得快，真是……

他想也不敢想，先疾伏身形，再化“潜龙升天”式，斜窜五丈，一挺腰，“八步登空”，上了屋面。

严老大正在斜对面二丈外向他招手。

常百乐一身冷汗，还好，傅震宇一未发声，二未追出，倒像是常百乐多心，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其实，弹指透窗，正是傅震宇一剔指头之际，毫厘之间，落了空。

常百乐如果没有背后瓦片示警的话，他不死，也必挂彩。

至于傅震宇为何明知窗外有了强敌而不作表示？那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常百乐在严百川怒视之下，头也不敢抬，悄然地向西方飞射，直到几十丈外，严百川才低哼：

“年纪活在狗身上了……”

常百乐不敢回话，只有认了。

严百川又传声道：“姓傅的小子已得绝学，实是未来大患，现在，凭我们二人，也无把握……”

常百乐传声回了话：

“怎么办？非快救出老吴不可……”

严百川哼道：

“自己要紧，老吴如完了也是该死……等我多想想……”

在房中，傅震宇眉间溢起了一抹红晕。

这是他生了气，动了怒的表示，还有，当他凝聚功力准备杀人时，他会这样。

其他房中的客人，当然早已惊醒，可是，在外面跑的人，多少知道利害，一发觉是江湖好汉在“做事”，谁也不敢出声，大气也不敢透一口，只有发抖的份儿。

傅震宇突然笑道：“姓吴的，你虽工于心计，这一次实在不智，或系你的‘一失’，不止于你的易容之术不够高明，口音未亦，主要的是你真以为龙像龙的话，自露破绽，试举一例，你以一介寒儒姿态，即使方府需要这种人才，有人荐引你，你该知道，不论你如何心急，也不会在天黑以前就骑驴赶路的，这是不近情，以你乔装的身份，竟敢在深夜救助重伤垂毙的人，这是不合理，下店前，不知掩饰，脚下轻灵，使内行一听便知你是会家子，言行自相矛盾，安能不便人起疑？大约是你恶贯满盈了，我成全你这份死硬不开口的勇气好了……”

连城璧骇然脱口急道：“傅兄别……”

八十六

傅震宇沉声道：“这种人，奸诈阴毒，何必浪费口舌？连兄，我要他先尝遍百般痛苦，再了结他……”

又要出手。连城璧欲阻不便，一时急得变了色。

吴百用已成鹭弓之鸟，平日的镇定功夫已难自制，神色惨变，凛声道：“我能说的……一定奉告。”

傅震宇冷然地：“你为何要伤害那位方家的人？又为何把他带到这里？据实说出你的意图。”吴百用失声道：“这是误会！阁下怎知他是方家的人？”

“这很简单，他项下有项炼痕亦，据我所知，凡是方家的人，都有标记，子弟辈从小有佩带项炼，男者金制，女的用珠制，弟子左腕有火印‘方’字，家将都带腰牌……”

连城璧脱口道：“傅兄真是博闻。”

吴百用默然不语。

傅震宇伸手道：“交出来。”

吴百用拌着手，探怀取出一串精工打造的紫金项链。

傅震宇目光一闪道：“果是方不同的儿子！”

他扬声唤：“家钺兄。”

没有回应。

这回可轮到傅震宇心中一惊了。

他因身负绝艺，又极具深度，遇事从容不迫，连刚才发觉有功力甚高的人窥伺，由于来人意向不明，在未明来意前，他都得沉住气，不住表示，可见他超人的镇静工夫。

现在，他发觉有“意外”了，史家钺决不会无故外出，为何不回声呢？

以傅震宇的自信，百丈里有任何异动，他能立时察觉，同在一个客栈里，相距咫尺，如果史家钺离去或有外人潜入，决瞒不过傅震宇的耳目。

刚才，他明明听出史家钺已经到那边厢房探视那个受伤的少年去了，旋即寂然，难道就在那时出了岔子？如此，则来人功力已入化境了。

连城璧一呆，说道：“怎么搞的？”

傅震宇一声：“我去看看。”

人已闪电出房，掠入那边厢房。

真的，受伤的人不见了，史家钺也没影子，一片漆黑中，空空如也。

傅震宇正想追出，连城璧也已掠到，讶声道：

“有这种怪事？”

傅震宇心中一动，低声道：“去照料姓吴的，我出去看看。”

人已穿窗而出。

连城璧又惊，又喜。

惊的是竟会有人能不动声色地把两个人挟走。

喜的是傅震宇已经离开，能趁此机会，正是把握放走吴百用的唯一契机，他迅速回房，只见吴百用一脸喜容未敛，一看到连城璧，一呶嘴，促声道：“快看！”右掌一摊，显出一个纸团。

连城璧一把抓过，迅即展开，四个草字入目：冷静待援。

太熟悉了，竟是师父汪浩然的手笔。

连城璧大喜，脱口道：“恩师来了，好了……”

他叉掌一搓，纸条成了碎屑，他安然坐下，吸了一口气，低声道：“你吃苦了，几乎把我急死。”

吴百用只是苦笑。

连城璧道：“你快运下气，看是否被姓傅的做了手脚？”

吴百用合目垂帘，运一口气，突然倒抽冷气，冷汗冒出，惨哼道：“不行！”

连城璧忙道：“别急，有恩师，忍一回儿。”

又自奇怪地自语道：“恩师来了，为何不先把你带走？难道连恩师也无办法？不——世上没有比恩师更高明的人……”

吴百用有气无力地道：“大约是主公要先对付姓傅的小子……”

连城璧道：“不错，那方家小狗和史小子一定也是恩师带走，咱刚才还以为是常护法做的哩。”

两人一阵沉默。

他俩决未想到，“追敌”而去的傅震宇，正隐身在窗外偷听着呢。由于他运行“龟息”，一点声息也没有。

听得他目射威芒，暗忖道：“果然是汪浩然这匹夫做的好事，姓连的和尉迟玉竟是被派遣钉住我的人，姓汪的果然深沉可怕，哼，我非斗斗他不可！”

傅震宇为何会来这一手？

他因为那受伤的少年人和史家钺失踪，他确实想加追截。

可是他迅即明白，如果是被人劫走，则以此人身手之高明，决不会是他事后可以追得到的，即使追得到，也别想占到便宜。

那么，来人只把只家钺和受伤的人带走，并不惊动他和连城璧，似又并无恶意？会是谁呢？

就在他沉吟未决之际，耳中突然听到细微的声音：“傅贤侄，是我把二人暂时带出，想有所利用，你火速隐身去听听姓吴的与姓连的说些什么？一切等下再说？”

傅震宇闻声知人，大喜莫务，因为，传声的人，竟是在“龙驹寨”向他显露身份又突然失去连络的符叔叔——“四海游龙”符振扬是也。

他刚要回话——

传声又到：

“快！贤侄要好好的把握运用，一切等我约你面谈。”

傅震宇立时按定猛跃的心情，悄然掩到窗下。只听连城璧问道：“恩师有无授你机宜？”

吴百用摇头道：“没有。”

又道：“如有的话，就在……”

连城璧哦了一声“刚才你给的，咱还没看。”

说着，探袖取出一团纸卷，就着灯光，迅即看过，道：

“原来如此，恩师真神人也。”

吴百用道：

“主公有鬼神不测之机，真叫人没话说。”

连城璧道：

“好险，你这条命，还在未知数，还要等恩师如何运用了。”

吴百用道：“能为主公效忠，虽百死不辞。”

连城璧道：“咱坐不住了，想出去一趟。”

“快天光了，还是一动不如静的好。”

“好吧！只不知姓傅的怎么了？”

“以主公之能，要杀这小子，易如反掌，如让这小子多活几天，也不过是想弄出那份绝学心法罢了。”

“咱真有点提心吊胆呢。”

又沉默了。

傅震宇只能听，尚不敢临窗窥看，所以，他不知道连城璧看了什么？只能由语气中捉摸出是汪浩然来了？将对他不利，想由他身上得四大绝学中的“指定乾坤”心法。

屋屋难啼，东方已现鱼肚白色，风雨已停，各个客房中动已有了起床响。傅震宇略一思忖，一吸气，飞身向三丈外的屋面，上故意哼了一声：

“好家伙！”

再飞身入房。

连城璧已迎着，问：“傅兄，怎样？”

傅震宇故作愤然道了：“我们栽了，人被劫走，无从追截，也不知是由那一方走了？”

连城璧恨声道：“不知是谁来这一手？有心和咱们过不去。”

傅震宇道：“快天光了，等下再说。”

又伸了一个懒腰，打着呵欠道：“这种事，急也没有用，人家并没有‘招呼’我们，怎能知道是谁来这一手？”

连城璧哦了一声：“傅兄，可能就是方不同……”

“根据什么？”

“傅兄是不是说那受伤的人是……”

“不错，但不会是方不同。也不会是他派来的人？”

“为何？”

“第一，如是方大侠，决不会放过我们，至少会交代下的……”

“噢，也许他们把家钺兄当作‘点子’，所以一并挟走？”

“也不对！”傅震宇道：“第二点理由，就是以方大侠的亲来的话，也决无这种不可思议的身手，我有这点自信，当今之世，没有几个人能够在我

毫无警觉之下把人带走。”

“傅兄，事已至此，只好歇下再说。”

傅震宇嘘了一口气道：“我也太疏忽了，只顾说话，忘了家钺过去了好久没有回房，被人利用这个空隙，神鬼不知的得手而去。”

又哼道：“连兄，当今之世，除了家师与符叔叔，章叔叔外，只有令师有此可能，而又实际不可能，以令师的身份，也不会做这种下流事！”

连城璧自己心虚，忙道：“歇着吧，咱们老是东奔西跑，竟连家师去向已搞不清了，咱向傅兄致谦。”

傅震宇强笑道：“好说，是我想拜候汪叔叔，被这些麻烦事耽搁了，快天光了，我们下一步……”

连城璧忙接口道：“连日辛苦，又一夜没睡，咱们歇息一下再说。”

傅震宇盯住吴百用，沉声道：“我还没有和你说到正题呢，我问你……为何向姓方的人下手？”

连城璧刚想岔开，傅震宇已厉声道：“快说，我不能再多噜嗦了，也不能带着你同上路！懂么？”

吴百用低头道：“说来抱愧，是吴某不该一时见财起意，碰到方家小子赶夜路，一人落单，吴某认了。”

“为何不灭口，反而救他？天下岂有此理？”

吴百用含愧道：“出手后，又后悔……”

“这是你素日行径么？必是另有害人打算，老实点。”

吴百用惨然道：“阁下不信，也无办法。”

“好吧，你是专为冲着我而来，如此消息灵通，可见你的那一个人很厉害。”

吴百用挣着连叫：“没有此意，没有此意。”

在一旁的连城璧大为惊骇，忖道：“姓傅的真厉害！”

他忙岔言道：“傅兄，依咱看来，姓吴的是笨瓜一个，没有什么不得了，何必问他废解？”

傅震宇微笑道：“连兄准备怎样处置呢？”

连城璧想了一下，道：“切掉他，未免污手，也不好善后，放了他，又太便宜了他，不如带他走路，也可藉他为饵，诱出他的同党，不难发现他有什么鬼把戏。”

傅震宇只是笑，把连城璧笑得心中发麻，又莫明其妙，只好讪讪地道：“咱只是这么想，由傅兄卓裁，如认为不方便，或另有其他办法，由傅兄决定。”

傅震宇欣然道：“连兄高见，谢教了，可是要考验一下我的胆气？”

连城璧道：“咱没……”

“行！”傅震宇接口道：“就这么办，我倒要看看他的同党是谁？背后撑腰的又是何方神圣？不失为上策，也让人家知道傅某敢作敢为，不惧任何卑鄙手段与阴谋暗算。”

连城璧有被当僧骂秃，受了掌掴耳光的感觉，口中强笑道：

“傅兄这份豪气，小弟实佩服，也以能附骥为荣……

傅震宇道：“我们就上路，避免惊扰人家，如等伙计发现少了两人，一定大惊小怪，只有快走了事！”

说着，取出一锭碎放在桌上。

吴百用苦着脸道：“吴某问心无愧，要到那里都行，只是……咳咳……”

连城璧叫道：“傅兄，就让他好好走路，还怕他作什么怪？”

傅震宇挥指一点，笑道：“连兄大方之至，我怎会小家子气，我把他交付你了，万一我要和人动手时，你好好‘照料’他。”

“一句话，走！”

曙色空蒙中，三骑驰向北方偏东，由“临淇”到“汤阴”。一驴，二马，不疾不徐。

一路上，吴百用拘谨，老实之至，三人同行，谁也看不出他们之间是敌对的，各有心事。

有一点相同的，就是各有所“待”。

连、吴二人期待的，当然是他们的人能及时对付傅震宇。

傅震宇也是期待对方有人出面。

这也是他沉着地，耐烦地等待的原因。

主要的，昨夜“四海游龙”符振扬的传声，给了他更大的无形力量，他自己的自信，加上这股无形力量，凝结成巨大的坚强忍耐。

他既已明白了吴百用和汪浩然之间的主从关系，杀掉吴百用，此时此时无好处，使严刑逼供，吴百用也不会招出汪浩然师徒的，那又何必？

遗憾的，由早到晚，毫无可疑的人或事发生。

除了晌午在“汤阴”打尖外，目薄崦嵫，三人到了“丰乐镇”，也即“临漳”在望。

八十七

夕阳如血半天红。

三人一进市街，便听到蹄声震耳不绝。

只见马上骑客个个绷紧着脸，眉目间，怒火与杀气隐隐，也有僵硬得毫无表情的，却不见一个有笑容的。

这种反常的现象，一种使人窒息的沉闷气氛，使人心慌。

都是马头向东，纵辔飞邓，急同救火，忙如奔丧。

不用说，每一个骑客，都是道上人，且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可由他们的眼神与鼓凸的太阳穴看出。

傅震宇作欣赏热闹状，目遂滚滚蹄尘，半眯着眼，毫无表情。

冷眼留神，却已瞥见吴百用面上，掠过一抹难测的阴笑，连城璧目射异采。

傅震宇心中有数，暗暗好笑，也暗暗心惊。

好笑的是连、吴二人“欲盖弥彰”，尚沾沾自喜，以为把他蒙混得好。

心惊的是一定又发生了极大变故，才惊动这么多的缘林豪客，道上“硬生”。

不过一顿饭的时间，已有三十多骑过去。

连城璧突然问道：“傅兄，你可看出什么？”

“没什么。”傅震宇淡淡的道：“大约这班朋友生意茂盛，有大油水可捞，难怪争先恐后。”

连城璧奇怪地侧目看着傅震宇道：“傅兄，以咱看来，多半是出事了，有人踢了江北道上的盘子，才激起众怒啦。”

傅震宇哦了一声：“连兄，你知道他们是那一路的人马？”

连城璧断然道：“十九是燕云十八寨的哥儿们。”

傅震宇笑道：“能打听一下才知道。”
“傅兄何不问问。”
“连兄，看他们个个红眼绿眉，好像要吃人，或去拼命讨债，岂可自找钉子碰？”
“傅兄真会玩笑，不敢惹这班人？”
“然也。”
“真叫咱有点失望！”
“只好瞻似连兄一展神威了。”
“只是问句闲话不打紧，傅兄何必危言耸听？”
“但愿和和气气，我在看着。”
连城璧哼了一声：
“好吧，看咱的。”
他一挑眉，下了马。
恰好，有两骑怒马，聿聿骄嘶着腾飞驰过。
连城璧扬声叫道：“马上朋友，借问一声……”
两骑怒马，飞跃正急，倏地，前蹄■立，又轻轻落下，二骑同时文风不动，好精深的骑术。
马上是一胖一瘦两个中年人，都是密扣大褂，挂着披风。
胖的白面，瘦的黑面，四目一注连城璧，又扫了傅，吴二人一眼，胖的欠欠身，道：“老弟有何见教？”
真是蛮客气的。连城璧欣然抱拳，道：“二位行色匆匆，能惠教何往么？”
对方二人同时神色一紧。
“大名！”瘦的吐出二字，很干脆。
连城壁飞快地道：“咱姓连———”
“连兄。”傅震字接口道：“这位老兄说的是地名。”
连城壁才知自己一时会错意，表锗情，有点尴尬地笑道：“谢教了，不知有什么急事？”
“当然有事广那瘦汉子冷笑丢地一转马鞭，道，”有兴趣不妨同行。”
胖汉子适时于笑道：“三位看来也不是‘外人’昨夜出了大乱子，三位不知道？”
连城壁摇头道：“实在不知！”
胖子神色一惨，凛声道：“昨夜在‘新乡’城外，横尸三十一具，都是咱们江北道上弟兄……”
连城壁哦声道：“原来如此，难怪大家生气，是谁如此辣手？大胆妄为！”
“一个少年人！”声道：“咱们急于赶路，三位如无意同行，就此别过。”
左手已抖丝僵，要放马了。
胖子深注了三人一眼，低声道：“这骨节眼儿上，弟兄们都是肝火大，对年轻如老弟的，都……不顺眼，咱招呼一声，下回见！“\
瘦子已经驰出数丈，胖子也加了一鞭；卷起一片黄尘。
连城壁等人在江湖，当然能知江湖话，不用多说，也明白胖子的言外之意了。
傅震字刚道：“我们先下店吃喝……”
蹄声震耳，三骑黑不溜秋，如三道轻烟滚滚而来。
涟城壁刚飘身上马，只听一声断喝：“好小子，挑个旗儿来。…是要他

报名？

三骑黑马，荡起大蓬灰土，在数丈外打着急旋，正是当头一个虬髯壮汉扬鞭发话。

连城璧双眉一剔，理也不理，向傅震宇一笑道：“咱们走。”

虬髯壮汉怪叫道：“兀那小子，大爷问你……”

连城璧目光一射，厉声道：

“鬼叫什么？你是谁的大爷？”

壮汉吼道：

“好小子呀，你敢不敢到‘方家堡’去？”

“有什么地方不敢去？”

“好呀，有种，开路吧。”

“只是咱没有这份兴趣。”

壮汉怪叫：“不去也得去，大爷要霸王请客啦。”

人已骤马向连城璧冲来。

连城璧双眉一立，道：“世上有这种莽撞鬼？”

傅震宇也大为奇怪，起初，他还当作对方有什么误会？或认错了人，所以如此冒失。

越看越不对头，眼看那壮汉倏地由鞍上窜起丈许高，身如巨鹰，向连城璧疾扑，连城璧一扬马鞭，右掌一翻，冷知一声：

“滚！”

轰隆大震！

那壮汉也变抓为掌下按，双方掌力相遇，发为巨响。

连城璧双腿一夹，牲口窜出丈许，壮汉怪叫一声：“那儿去？”

半空振臂挫腰，横空再扑。

连城璧俊目喷火，哼了一声：

“凭几把蛮力，也要找死？你这笨牛！……”

他霍地窜起，闪电般向壮汉迎去。

又是震言巨响，两条人影，同时下坠。

大股急旋，卷起大片惊尘，牲口为之惊嘶猛跳。

壮汉怪笑起来：“好小子，真有几下子，难怪咱们少堡主会失手，再接大爷三掌试试。”

连城璧玉面血红，喝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意思？”

壮汉狞声道：“小子招子不亮，自己做了，不知道？还要反穿皮袄装羊啦？……”

“慢着！”是吴百用开口了：“朋友可是方大侠手下‘五虎将’之首？……”

虬髯壮汉豪声道：“咱家正是狄雷，你是谁？”

傅震宇适时笑了，他淡淡地道：“那么，三位要怎样才相信？”

紫面壮汉斩钉截铁的：“请三位移驾去见咱们堡主。”

“如果我们不愿呢？”

“只有得罪了。”

狄雷虬髯一炸，翻眼道：“大爷没有错下手吧，吓吓！”

傅震宇笑了：“看样子，我们要走一趟方家了？……”

狄雷嘿嘿：“还算识相，请吧！”

他翻身跃上马背。

傅震宇轻摇马鞭道：“阁下一厢情愿，未免欠缺礼数。”

狄雷瞪眼道：“你说什么？”

傅震宇威严地道：“如果贵堡主确有诚意邀请，就请回堡转报，请他专人持帖来，我们可在镇上耽搁一宿。”

“什么话？”狄雷怪叫道：“凭你这小子……”

傅震宇一鞭挥出，淡笑道：“莽撞无礼，略示小惩！”

大吼声中，狄雷滚鞍下马。

黄面与紫面汉子同时色变，双双飞身而起，落在狄雷身边。

狄雷哇呀呀地怪叫着，一挺而起，一手掩脸，暴跳如雷。

只见他齐眉斜过鼻梁，直到左颊，一条血痕坟起，鲜血冒出，涔涔成滴，他左手掩着的，正是右眼。

狄阵雷怪吼一声：“砸碎这小子！”

铁腕一翻，呼地一声，撤下了腰间皮袋，金光闪处，海碗大的一对八解金锤已飞闪而出。

黄面和紫面汉子也几乎同时抖腕，也是同样的八角金锤。

狄雷势如疯虎，向傅震宇马前窜来，一指，大吧：“小子下来！”

连城璧刚一轩眉，傅震宇神色安然地道：“我久闻方不同手下有‘五虎上将五雷阵’之说，惜未见过，你们只有三人，未免美中不足，我看，你们还是快回堡……”

狄雷怪叫道：“小子接家伙！”

呼呼响处，八角金锤猛砸傅震宇。

黄面与紫面汉子子响斯应，同时出手。

强烈破风之声，隐有闷雷之威。

连城璧刚叫：“岂有此理！傅兄小心……”

人在马上，要想应付六柄金锤，难！

至少，牲口会完蛋。

金光电掣！人影疾退！

狄雷等三人蹬蹬——急退八步。

同时的，都是两手下垂。

金光敛处，六柄金锤，已纠结在一起，锤索交缠在傅震宇的马鞭上。

目不及瞬中，连城璧也没有看清，傅震宇如何出手的，这种八角金锤乃精铁白金紫铜事铸，列入重兵刃中。每上重达六十四斤，能用这种兵刃的，行要有千斤神力。

三对，已近四百斤，傅震宇一鞭在手，由鞭梢到鞭尾，笔也似直，不见一点弯曲下垂，显然系鞭身贯注了内劲所致。

叫好的暴采骤起。

原来，又有五六匹牲口先后驰到。

马上骑客因眼前有人“开片”，停马观望，傅震宇露了这一手，所以他们脱口叫好。

傅震宇左手绷指，连弹数指，六个金锤，好像瓜熟蒂落，冬！冬！坠地。

都是锤索刘柄处中断。

傅震宇一旋马鞭，六条白金锤索，缠在鞭上，他徐徐道：“所谓五虎将，不过尔尔，值得不同一张帖子么？你们走吧，如果方不同尽地主之谊，锤索当面交回，我可以等到明天辰时，过时不候！”

向连、吴二人一抬下巴，道：“走。”

二马一驴，鱼贯进入大街。

狄雷等三人满头大汗如豆，神色大变，连金锤也不要了，翻身上马，低头放辔驰走。

八十八

“如何？”

在一家“铜雀楼”的酒楼上，傅震宇轻敲酒杯，侧目看着连城璧。

“只有佩服。”连城璧由衷地笑道：“真是痛快，傅兄一出手，乃有并剪哀梨之妙，相信不出三天，江北道上会传遍这件事了。”

傅震宇道：“这不算什么，我是说你我昨夜的赌约。”

连城璧神色一变，好生肉痛，却蛮不在乎地道：“咱认输了，三十一条命，一定是那位老弟台的杰作了？”

“眼见为真。”傅震宇道：“为了取信，我们非要和这位老弟照过面不可。”

连城璧道：“傅兄，那多人，是去‘大名’？昨夜出的事，明明是在……”

傅震宇截口道：“这很简单，这些人，明明是去‘方家堡’，必是方不同把他们召去，乃是对付那位……”

连城璧哦声道：“难道那位老弟台会去方家堡？”

“想当然耳，不然，方不同也不会惊师动众了。”

连城璧大喜道：“有好戏看了，傅兄，咱们正好赶上这场热闹，何不早点赶去方家堡？”

傅震宇摇头道：“此时此地，被人专诚邀请，较作不速之客为佳。”

“咱也跟着沾光了。”连城璧道：“只是，傅兄折辱了五虎将中的三个，等于刮了老方的胡子，只怕……”

傅震宇笑道：“连兄担心方不同恼羞成怒么？我断定他会派人来，连兄敢不敢再赌一次？”

连城璧苦笑道：“事不过三，咱已输了两次，不敢再下注了，输不起，傅兄为何对赌有兴趣？”

傅震宇笑了：“也许我们身处险境，就会有赌徒的心理。”

连城璧哈哈笑起来，道：“傅兄为何能所料必中，十拿九稳？请教？”

“那因为方不同正当四面楚歌，惊心动魄之时，急需外援，何况，以他的个性，如果为了手下自取其辱而迁怒于人，还算得上是‘关东大豪’嘛？”

连城璧一挑大母指，道：

“傅兄料事如神，咱没话说，只是，以方不同的个性来说，他如求助外人，岂非表示内怯？有损他的令名？”

“豪者不拘小节。”

“这么说来，傅兄是决定助方不同一臂了？”

“还不一定。”

“为何？”

“要等事实发展。”

“傅兄有信心与那位老弟台一搏么？”

“看有无这种必要。”

“嗨！傅兄一举成名的机会来了！”

“为何？”

“如傅兄能大展所学，力挫那位不可测度的老弟台，岂非强中之强者？”
“我无争名之意。”
“那又何必……”
“为所当为，有所不为，要看那位老弟来意而定，是非曲直，择善固执，如果是那位老弟讲理，做得对，说不定，我们还该助他一臂。”
“唉，那太不值得！”
“连兄之意？”
“那等于和方不同为敌，也即与江北道上的人作对！”
“为了正义的话，就与天下为敌又有何不可？”
“咱……咱怕不行。”
“人各有志，连兄尽可袖手看热闹，作自了汉。”
连城璧红着脸道：“傅兄，咱是怕自己学艺不精！”
“汪浩然的门下，是这样‘谦以自牧’的，很好。”
连城璧愤然道：“那就走着瞧吧！”
傅震宇笑了：“戏言耳，这年头，是‘直八’世界，认真不得！”
连城璧道：“咱倒要认真一次了。”
“好！敬你三斗。”
“舍命奉陪。”
两人举杯相照，笑了。
“我们早点歇息吧，昨夜又熬了个通宵。”
傅震宇揉揉眼，透出倦意。
连城璧忙点头道：“不错，能早睡最好。”
在“铜雀楼”的一箭外，有一家“四通栈”。
三人分住二间上房，吴百用在傅震宇这边加搭了一个硬铺。
真的好倦，傅震宇呵欠连连，一上炕，就酣然入梦。
吴百用辗转反侧，睡不着，也只好装出鼾声。
初更过后。
连城璧悄然地离开栈房。
疏星无月夜，他向“漳河”方向飞射。
“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连城璧竟是奔向“三国”有名的“铜雀台”遗址。
它在“丰乐镇”之北。
“魏志”原建临漳三台，前名“金凰”，后名“冰井”，中名“铜雀”。
“临漳志”说：“建安十五年，曹操于漳城西北作铜雀台，高六十七丈，有屋百余间，窗皆铜龙，日光照耀，上加铜雀，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金凰台在铜雀南，建安十八年建，高八丈，有屋百十间，安金凰于山顶……冰井台在铜雀台北，十九年建，有冰室，故曰冰井，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间，井深十太藏冰及石墨……”
此台之建，正当曹阿瞒征蜀伐吴，不可一世之明，曾在台高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忧，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其音响气盖，足为玉者。
现在，已是黄土成丘，棘生瓦砾，只有漳河呜咽。
一条人影，射落一堆土阜之上，正是连城璧。

只见他引颈四望，神色紧张，不见有人跟踪，才松了一口气。
突然，他消失了，好像陷入土阜。
那是一块残碑断碣之下，有一土穴，荒草迷凄，任何人经过，也当作是土獾野狸之穴。
连城璧竟自陷穴而入。
一坠数丈，有人阴声道：
“是阿璧？”
“二护法，正是璧儿。”
巨石轻轻移动，现出烛光，石砌地道，一人当门而立，竟是常百乐。
连城璧一闪而入。
烛光敛去，又为巨石堵住。
连城璧悄声道：“昨夜……”
常百乐沉声道：
“好险，若非主公及时以焰火示警，我和老大几乎栽在临淇平安栈外，你今天可见不到本座啦。”
连城璧骇然失声：
“有这种事？是谁？……”
“你去见过主公再说，很要紧，很严重，你小心点！”
常百乐已闪身退去。
连城璧心神一凛，顿感有窒息之感，那是一种无形的恐惧，积威之下所造成的压力。
地道很乾净，转折处烛光磷磷，连城璧耐住怦怦心跳，向左转，渐渐感到，冷意侵入。
他明白，这儿就是昔年的“冰井”遗迹。
也有乃师“四绝诸葛”汪浩然的“别府”之一。
连城璧由心底泛起寒意，有悚然之感。
脚下一软，他进入了甬道，踏着了地毯。
刺目珠光，灯烛生辉，幻成一片璀烁。
异香扑鼻中，连城璧已停身在九级大理石阶下。
他面对着雪亮的巨大黄铜宫门，肃然脆下。
宫门两边，各立两位宫装少女，衣分四色，各捧一剑。
她们本是纹风不动，好像泥塑木雕，连城璧一脆下，黄衣宫女曼声道：
“右尉应如晋见。”
宫门里有人大喝道：“准予晋见。”
连城璧顿感全身发热，如绷紧的弓弦。
这里全是帝王排场，他就是“右尉”？
他应声起立，低头上阶，不敢仰视。
所谓“心随境换”，环境能够影响人的心理情绪，这时的连城璧，就是臣下去见君上，有诚恐惶的心情。
一低宫门，先有一佩剑的黄衣武士引导。
再登阶，转过照璧，黄绫高张，流苏夺目，蟠龙玉柱，图凤影璧，由半月拱门进入正殿，连城璧为之心跳如捣。
黄衣武士一声朗呼：“右尉带到。”
连城璧俯伏在巨大玉案之间，行过大礼，恭声道：

“臣尉连璧壁叩见帝君。”

宽敞堂皇的大殿上，气象万千，衣分七色，雁列两边，安序井然。

正中一座丈二巨大玉案，铺着黄绫宫锦。

蟠龙白玉床上，是檀木镶玉逍遥椅，塾着虎皮，端坐一位蛾冠博带，金珠垂冕，绣龙黄袍的“帝君”赫然竟是“四绝诸葛”汪浩然。

咦！汪浩然竟是“帝君”？“几时‘登基’的？

这时，是臣见君，而非徒拜师，汪浩然一手按在龙头扶手上，沉声道：

“把此行经过呈奏上来。”

俨然是皇上对臣下的口气。

连城璧凝神定气，把由龙驹赛与傅震宇，“牛家父女，丑鬼龙武结识同行开始，到江汉，下扬州，折向洛阳，至“丰乐镇”为止，大小巨细，所见，所闻，及所思一一述说。

汪浩然领首道：“当无大陨越，无过即有功，有功者赏，先升三级，由右尉晋升右锦卫。”

连城璧忙磕头道：“谢恩赏。”

汪浩然又道：“着赏御酒一席，偏殿候令。”

黄衣武士朗声应着，连城璧低头退下，由黄衣武士带进偏殿，已是一身汗透。

酒席立上，四个宫女，执壶把盏，伺候着，使连城璧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忘了生辰八字之感。

虽是不论不类，自有番风光。

汪浩然沉声道：“各位爱卿，有何意见，依序奏来。”

“臣有拙见。”一人越班走出躬身俯首，却是严百川。

汪浩然道：“说。”

严百川肃声道：“据右锦卫所言，可以分为二点，第一点，是在扬州上岸的三船金珠，有林光华与史家镇在，必须火速下手夺取。”

“第二点，傅震宇既得‘指定乾坤’真传，只有立予擒拿，逼取秘芨心法，不然，应速除去。”

“不！”汪浩然摇手切出，道：

“此说乃属下策，应毋庸议。”

严百川哑然回原位。

如依常理，严百川所说的应是“想当然耳”不料，汪浩然竟斥之为“下策”，使其他想附议的人为之噤口无声。

汪浩然又问：

“尚有何人献策？”

半晌，无人开口。

汪浩然沉声道：“孤座下人才还不够多！这也是孤尚不能明示身份，君临天下武林的原因，哼！”

大家低头，大有愧色。

一个黄衣武士，在拱门报道：“右丞相带人报到。”

汪浩然欣然道：“孤有请。”

一面离坐，震声道：

“卿等勇有馀，智不足，唯有智有谋，可成大事，蒋淡如独成大功，可为卿等教法，孤当亲迎。”

说着，移步下阶。
八个宫女簇拥相随。
拱门外又报道：
“右丞相到。”
汪浩然加快脚步，大笑道：“辛苦，辛苦……”
有人朗声道：“些小微劳，何劳主公移驾。”
一人躬身而井，正是“不知先生”将淡如，却是一身车把式的打扮。
汪浩然上前执手，一手抚着蒋淡如左肩，笑道：
“多年委屈，卒成大功，孤甚怀慰！”
一摆手，道：“伺候右相更衣。”
蒋淡如躬身道：“容再见拜。”
折入殿偏，自有宫女伺候。
汪浩然欣然回座，游目一扫，道：
“各位爱卿，右丞相奉孤密令，屈身‘锦绣别墅’，为东方青白手下多年，而不为东方青白所知，这份耐心，这份机智，卿等要多体会。”
大家一齐躬身，称：“是。”
汪浩然道：
“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将相本无称，男儿当自强，就是这个道理，不论是谁，只要他能坚苦，坚忍，就必有所成，要出人头地不难，难在一般人都怕苦怕难，故世间凡夫俗子多，皆与草木同朽，虚度一生，默默无闻，成大事，成大名者少契机在此，卿等列孤座下，能矢志效忠，必能同享富贵，予取予求。”
大家一齐躬身道：“谢主公恩典。”
汪浩然顾盼群雄轩眉大笑道：
“曹孟德千古一人，孤所敬佩者，亦只曹公一人耳，世俗皆一曹公为奸雄，曹公不以为忤，而以奸雄自负，是笑世人无能而已，卿等认为曹公何如人也？”
严百川躬身道：“曹公，一世之雄也。”
汪浩然笑道：“孤如何？”
严百川道：“主公，当代之雄也。”
汪浩然欣然道：“孤亦当仁不让，卿等对文事尚不精通，右丞相来得正好，有劳右丞相为孤等一论曹公。”
原来，蒋淡如已换上了丞相衣冠，容光焕发，正缓步入殿，刚要行下大礼。
汪浩然忙道：“免礼，平身，卿乃吾之子房也。赐坐。”
两位宫女，应声移过太师椅，就在汪浩然右手偏侧。
蒋淡躬身肃声：
“谢主公赐座。”他欠身坐下。
汪浩然道：“孤适才与诸卿论曹公，卿可试述一二。”
蒋淡如平静地道：
“曹公精通兵，擅于武略，更长于文事，建安七子，皆不足与曹公相提并论，若‘短歌行’与‘万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步出东门行’，其意气吞岳，故多悲凉之句，陶敖孙有云：‘曹操作品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后世文人，或‘三河少年，风云自赏’，或‘皓首穷经，

寻章摘句’，虽一赋千金，万言倚马，皆不及曹公‘志在千里，闱心示已’的气魄，故曹公身兼文武，不止‘三国’一人，亦千古一人也……”

汪浩然以指敲案道：

“痛快，扼要而言，尽得三味，丞相不止是曹公之知己。亦孤之心腹也。”

蒋淡如又道：

“世称曹公有二短，一为多疑，二为好色，乃俗人见耳，多疑为深思，深思则能明道，乃帝王必具之条件，好色为人性，唯大英雄能本色，率性而为，不如此，不足称为曹公。”；

汪浩然仰面大笑，道：“唯卿知我，唯卿知我，孤比曹公若何？”

蒋淡如道：“各有千秋。”

“如何？”

“论万夫无敌，风流多情，曹公不如主公，论帝王之道，牢宠英俊，睥睨庙堂，主公不及曹公，故，主公只宜号令武林，而不宜庙堂富贵。”

汪浩然抚掌道：

“一言中的，孤能为武林一人，再筑铜雀台，得二乔以娱晚年，亦足自豪矣。”

蒋淡如道：“尚有‘大儿耳’与‘紫髯儿’，主公尚不足言已定

天下。”

汪浩然矍然道：“孤正欲与卿等共商大计，符振扬竟未入阱，章大钧仅是受伤，二人不除，大患在后，丞相有何以教之？”

蒋淡如徐徐地道：“如果臣下老眼未花的话，符振扬已经来了。”

此言一出，群雄大震。

汪浩然目射厉芒，沉声道：“先生有何所见？”

蒋淡如道：“臣下驱车过丰乐镇时，曾看到一位白衣人。”

“白衣人！”汪浩然目射凶光道：

“果然是他？”

蒋淡如道：“臣下身信眼力不差，虽在一瞥之下，除了没有看清面目外，身材，举止，皆是符振扬的影子……”

汪浩然霍地起立，道：

“可恨，他是对孤起疑了？”

八十九

蒋淡如平静地道：

“臣下斗胆，请主公先把这多年对符章二人策划见示，或有一管之拙见。”

汪浩然沉声道：

“孤的心事，丞相尽知……”

蒋淡如肃声道：“主公具曹公未竟之志，英雄多情，臣下知之，符振扬与章大钧虽妄盗虚名，也确有实学，臣下要请示者，乃主公对付他二人的事实经过？”

说到这里，四扫一眼，又道：

“主公如有未便之处，臣下不敢冒读。”

汪浩然目光飞闪，立即平静地笑道：

“孤失态矣，以孤今日之成就，加以卿等辅佐，天下莫京，符某人又何足道哉？”

轩眉一笑，大马金刀的又坐下，目注蒋淡如道：

“丞相警语提醒，孤甚感之，在座各位，皆孤之肱股，孤决无不可告之处，卿等不妨听孤道来……”

蒋淡如离座谢道：

“敬当恭听。”

阶下群雄，凛然肃穆，一片岑寂，表示诚敬。

汪浩然目射神光，震声道：

“孤不讳言，美人，孤所欲也，令名，亦孤之所欲也，而此二者，当代武林，唯符某人与章某人兼而有之，孤有憾于心，不辞万苦，衔恨忍辱多年，皆为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卿等当知孤之大敌，即符章二人，此二人，亦卿等之强仇也……”

说到这里，汪浩然缓了口气，续道：

“孤苦心孤诣，终于探出符章二人隐迹‘胡家村’，且侦知符章二人终年外出不归，当然是为了‘四大家’之事到处觅仇，只有每年大除夕回家过年，孤因不知二人多年来进境若何，乃亲率‘八将’（即八护法）与‘四军’（即四堂）抵步，以孤之预计，趁符章二人未抵家门前，先毁其家，擒杀其家属为人质，先使二人气浮急怒，再胁以夫妇，父子，儿女之情，迫其俯首，一举成功，可恨孙无量这匹夫危言耸听……”

汪浩然接口道：“孙无量已效忠主公，他可是奉令潜伏胡家村？……”

汪浩然点点头道：

“是的，事后才知这老匹夫胆敢背叛！孤已下令处以极刑，唯尚在逃未获！”

蒋淡如道：“他当时对主公如何说？”

汪浩然切齿道：

“他已做了胡家村的塾师，符章二人子女，皆是他的弟子，随时皆有下手的机会，他偏偏说已经下了慢性奇毒，让二家子女病发病矢折，比直接下手更好，孤一时不察，于抵步之时，召他询问情况，这匹夫竟说……”

一顿而止，群雄为之一愕，只见汪浩然移动了一下身子，向蒋淡如低声道：

“丞相可相信当年‘八缺和尚’尚有传人否？”

蒋淡如一怔，道：“不相信。”

汪浩然道：“但孤已相信了。”

“主公已有证实？”

汪浩然道：“就是昨夜由傅家小子处证实。”

“孙无量怎么说的？”

他说常有一个游方和尚在胡家村化缘，他曾经暗中用毒，试了一下，那和尚竟无所觉，他就施展‘鬼不觉’无形奇毒，反被那和尚点了一指，就是‘八缺和尚’的‘痛残指’……”

蒋淡如“呀”了一声：“有这种事？孙无量没有说谎？”

汪浩然沉笑道：“这匹夫，当时说得活灵活现，孤虽然不相信，但这匹夫硬说他多年来苦心练制‘鬼不觉’与‘神不知’两种奇毒的解药已被那和尚作为解开他‘痛残指’的交换条件……”

蒋淡如脱口道：“太可惜了，一定有诈！”

汪浩然道：

“孤因时机急迫，无暇与他多说，但多少有了顾忌，被迫临时改变主意，先命火攻二家，以探虚实，结果，火烧了符家，把符威老匹夫诱出，加以围攻……”

蒋淡如道：

“符威已死，据说毛发无存，臣下已听人说起。”

汪浩然目射凶芒，轩眉道：

“是孤临时走了一着险棋，因符某人已经快赶到，乃决定暗中下毒，趁以援救符老匹夫的姿态，藉阿璧、阿玉二人之手，在符老匹夫身上了手脚，再与符某人见面，以故人身份，到了章家，还化了一瓶‘空青雪莲丹’！”

蒋淡如道：

“臣下明白了，主公惊才绝代，此乃‘舍身喂虎’之计也，当然得手了。”

汪浩然略有得色，沉声道：“当然，符某人决定未想到孤救了